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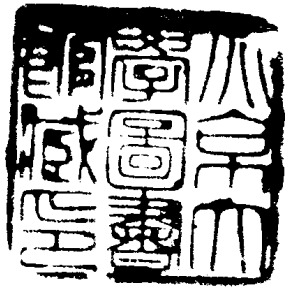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0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3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六經三註粹抄不分卷

〔明〕許順義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萃慶堂余泗泉刻本

一

五經讀五卷

〔明〕陳際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三一八

五經翼二十卷(一)

〔清〕孫承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四七八

六經三註粹抄不分卷

〔明〕許順義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萃慶堂余泗

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經三註

粹鈔無卷數》提要

六經三註粹抄

六經總論

替溪宋漁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而大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之符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已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其通達知來。則有得於書之教。其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其潔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其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軍。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用逐。無所不至。美尚何望其能克敵哉。心乎正。則治和。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騁於外。不知六經之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詳。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忘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其善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則為小

正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入經經之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灰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不可謂之一心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論

易經三義

易經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有言也廣大悉備幽明之故並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筮去古雖遠經猶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者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違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以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辭以得其意則存乎人焉

朱子序畧云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地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

萬物之生負陰而托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備出焉萬緒起焉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不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

易經三註粹抄

晉江和齋

建陽泗泉

許順義時制甫

註抄

周易上經易字從日從月一奇一偶也其義有交易與劫一陰一陽

也朱子所謂流行者是也其卦本伏羲

所畫而後到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

乾五健元亨利貞乾道大通而正故占得乾者凡事皆可為而元亨而

初九潛龍勿用神明之德而時若勿用不可輕於求用也

沈毅齋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言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

坤言履霜堅冰則防小人之易長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利見以成成字之治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君子大責重之地而德要動佐理之心履

九四或躍在淵不為息進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審而又審无咎則相時而

九五飛龍在天以聖人之德居大君之位膏利見大人君子見之得以行

上九亢龍有悔有悔不知變通則

郭氏曰三陽而惕故无咎上過而无悔龍德真善於惕莫不善於

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伊尹復政厥辟周公不以

龜利居成功皆善處亢也

斤九見群龍无首六陽皆變剛而能濟之以吉剛柔相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萬物資始萬物資始萬物資始

萬物資始萬物資始萬物資始萬物資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

以道觀之

知得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變化而各正性命

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

見龍在田

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

反復道也

有悔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者生

利者事

君子體仁足以長

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其西山曰

天無心而人有欲

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而利而貞

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機之命終古常新

惟其有欲也故

大明終始知得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變化而各正性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有悔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者生利者事君子體仁足以長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其西山曰天無心而人有欲

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而利而貞

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機之命終古常新

惟其有欲也故

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其西山曰天無心而人有欲

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而利而貞

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機之命終古常新

惟其有欲也故

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其西山曰天無心而人有欲

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而利而貞

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機之命終古常新

惟其有欲也故

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其西山曰天無心而人有欲

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而利而貞

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其正性則吾之一身道體皆仁隨解
則隱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之欣說也吾之動容周旋亦不
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之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
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變實而有實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負固
有年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物所由以出也人之
與天其果有二乎哉

君子行此四德者君子本於健是以能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經文於元亨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下世也而隱者也下世也
而發易不成乎名不街亦長而遜世無悶世不我知而吾有
所守不見是而吾有樂則行之從而行之則憂則通之
其不可接不可得而奪替龍也夫是之謂龍德而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常言無庸行之謹有不信則閉邪存其誠意惟恐不信不謹中之時則
善世而不伐信存誠則善蓋一德溥而化以是於物而人亦忘其德而
不知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言雖未居人君之位而已有人君
之知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
所以進德也主之以忠信則內無妄念尤而精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前辭立誠則言則其行率而信之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德之修政者為
其至而後已焉則舉神化性命之精所知終之之可與存義也知業之
為業而後已焉則舉神化性命之精所知終之之可與存義也知業之
則之德所以泛應曲當者與吾身之德而俱融矣夫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而何所於在下位而不憂然何所於憂故乾乾固其時而惕難危
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不安於位則
取之知也進退无恒非剛群也所為而非剛群在下之群也君子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君子之心以德已進業已精欲及時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一和而相應同氣相
求一應而相求水流濕火就燥火就燥則燥氣升雲從龍而升故雲
從風從虎虎從風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理人作於上天下應於下
上動物得陽氣之多本乎地者親下植物得陰氣之多則各從其類也
上見下各從陰陽之類則聖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民怨而
不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有可用之賢而无非吾有
潛龍勿用下也居下未值見龍在田時舍也君人之德有時於一終
日乾乾行事也行之事或躍在淵自試也未嘗有為必飛龍在天
上治也居上以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必至有災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君道剛而能柔則治功務治
本立天下歸於太和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天道閉見龍在田天下大明雖未居君位天
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變革之時飛龍在天乃
位乎天德必有天德乃且居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天之法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則必亨利貞者性情也性靜則壽
朱子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故元不生於元而生於
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而仁智交際之問乃萬化之機軸
此理循環不窮際合无間不負則无以為元也論乾元性情者於此見

之矣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一元方動乾之始而始於一元之氣。

而兩之則為陰陽。實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不偏不倚，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粹精也，不雜。

六五之居，柔得中，而應乎天，也。天之道，不可亂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乎也。以出治則德化之行，一雲之行。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成之為德，已譽夫可行之德，則不

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今初九有成德而曰勿用者，時當隱

也。可見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無非可否。寬以居之，優游渙沫，決

以行之。大公无我，使理實於身。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未

得位而居人之德養之。

九三，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以氣質之偏居任重之地，雖危无咎矣。始所以上進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心不卷於自退中。

不在人，德業无位於進，情故或之，此所以欲進不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所謂或之者，言其詳嘗於天命之剛而有所

疑也，由是而進則不失時夫，何咎之符。

夫大人者，以道為德，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四時合其序，四時合時，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其吉凶。

夫大人者，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道通，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濟。

况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為天地之情華，四時為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

地之功，用者哉。天者，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先天之意，而有所

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因其時序之

常，而制為時措之宜，无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乎天，而天不違我，后

乎天，而不違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后乎天，而相與之和

同也哉。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時有知存而不知亡，位有知得而不知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處以道之當，然要歸於不失

而已。其惟聖人乎。此所以善處危也。

祭而齊曰：聖人之處，元豈有他哉。天道有消長之會，人道有變通之宜。

而要之時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知其時之如是，而順時以慶之，是處

之以道也。是積而不離乎經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是也。

坤，至順元亨。順則不拂人之性，而人可利。北馬之貞，順也。君子有攸往，先

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居後不居先，主利不主義，往而

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實中之以為形，乃順承天，順乎天之理，順乎

天道變化草木蕃出而地乎天地開闢人隱不生育已乎易曰括囊無咎

象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正位居體君子處崇高之位而常存謙遜之心虛心以應

陰疑於陽必戰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君子始遇而道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舍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四乘馬班如大匪光振振之才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蒙身以亨行時中也

蒙求我志應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張南軒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象曰山下出泉

初六蒙蒙利用刑人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罰立而後教化行則民漸知善道而革其非心

九二包蒙吉

象曰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五之象也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

上九擊蒙治蒙過剛利用刑人不利為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

需有孚光亨
象曰需有孚光亨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

象曰需有孚光亨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九五需于酒食以中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

有孚室
象曰有孚室

項平菴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
象曰項平菴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

難之端夫豈在太曹劉共地分於七筋之間
象曰難之端夫豈在太曹劉共地分於七筋之間

初六不來所事
象曰不來所事

九二不克訟
象曰九二不克訟

六三食舊德貞
象曰六三食舊德貞

九四不克訟
象曰九四不克訟

九五訟元吉
象曰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

師貞以安眾之心
象曰師貞以安眾之心

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患
象曰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患

象曰地中有水師
象曰地中有水師

劉氏曰古者兵未合一居則為比出族黨之民彼則為卒伍軍旅之容之畜之於先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眾即此民也

胡氏曰容之則保愛而不備畜之則聚虜而不散有以容之故無事之時無害生意之民莫非有勇知方之士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披堅執

銳之衆莫非服田力穡之夫此先王所以先養兵之費而後有兵之用才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此得古人封建之法

功之師出以律將不敗焉就令否臧凶不以律則士不用命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李氏曰其誓是不攻左右不攻右柳非其馬之正皆不恭命按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師

魯侯既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古之用兵未有不重律者

兵法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則不可敗有能之將無制之兵必不可勝制即律也荀卿曰齊之技擊不足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

以敵湯武之仁義則律固用師之要而仁義亦用師之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以左成才德而在師中必王三錫命第二之善於將特也關外之爭爭先而小者以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王者以安輯萬邦為念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生及則謀其暴亂之惡師出有名者也

何者長子帥師弟子帥師不謂相繼使之以進也貞直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揚誠齋曰秦皇漢武動於遠畧第山林以索禽獸不知執言之道也

河曲之戰趙穿獨出必之戰先殺過命不知弟子與尸之凶也

劉永新曰光弼河陽之捷由於執中之刀曹彬江南之功本於匣中之劍執謂人君命將而可以匪人象之辭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功之大有報從其後故開國功之小者小人勿用小人雖有功不可使有爵士恐

朱氏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廣分封之制天下之大公也小人勿用者所以絕禍亂之原天下之大慮也聖人之意深矣

比擬補吉原筮元求貞无咎大君為人所現補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

寧方來者亦將甘來歸之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求貞无咎以剛中也

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下之發制也

胡氏曰師之容民畜眾井田法也可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聖人制作之善見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立於服官之始則建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朱氏曰揚雄為莽大夫苟或仕於高操其自失也多矣

象曰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也。以內之民自吉。得大臣之正道而上行。力。象曰：外比於人。

九五顯比。上德也。以明有節也。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

象曰：顯比之吉。位中也。不道也。邑人不誡。言。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人當積業。積善。積善。積善。積善。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秩秩威儀。濟濟為一。言。

初九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象曰：復自道。義吉也。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九二牽復。剛柔未中也。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九五有孚。攸如。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象曰：有孚。不獨。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楊誠齋曰：文王之徵。柔而羸。不能成。其性周公之謙。下而流。言不能。

殺其金。可以識。復之義。矣。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象曰：復。柔復。剛也。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象曰：上天下澤。履。然之禮。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學至而君求之。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有定志。而天下之心。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賈自志于富。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不亂。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分。以定民之心志也。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初九素履。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履之往。獨行願也。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九二履道。坦坦。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九四履虎尾。愬愬。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九五夬履。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程子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復自道。君子以自新。言。

上九... 象曰元吉在上... 泰而氣通...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交而萬物通也

泰而氣通...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交而萬物通也... 下交而其志同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相天地之宜...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象曰拔茅茹以其類... 初九拔茅茹以其類... 九二包荒用馮河

九二包荒用馮河...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象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象曰翩翩不富以其鄰... 上六繻繻不富以其鄰

上六繻繻不富以其鄰... 象曰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象曰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象曰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象曰繻繻不富以其鄰... 繻繻不富以其鄰

六五... 象曰元吉中行... 上六城復于隍...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否之匪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九拔茅茹以其類... 象曰拔茅茹以其類

象曰拔茅茹以其類... 九二包承小人吉... 象曰包承小人吉

象曰包承小人吉... 九四有命... 象曰有命无咎

象曰有命无咎... 九五休否... 象曰休否大人吉

象曰休否大人吉... 位正當也... 象曰位正當也

象曰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 象曰傾否傾否

象曰傾否傾否...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利君子貞... 象曰利君子貞

象曰利君子貞... 利涉大川... 象曰利涉大川

傳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德

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

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而合乎乾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在中央交而其性同也君子以類族辨物類賢惡貴賤之族使不

初九同人于門無咎無咎不稱私情不象曰出

門同人又誰咎也私以公而不同以

六二同人于宗吝吝不貴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君臣同心者也然始問於終未免有憂也大師

克相遇也然終而後笑君臣同心者也然始問於終未免有憂也大師

大師相遇言相允也而後得與以濟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同人于郊無咎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元亨元亨王制也大有元亨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有天子大有元亨大有元亨

○其德剛健而文明剛足以有漸而明足以應乎天而時行而因時以立

於外者善是以元亨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初九无交害也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无交害也初九无交害也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以專主莊民之才任社稷有攸往无咎无咎

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吝也小人吝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吝也

九四匪其彭功高而無功无咎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六五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信以發志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言而无備也吉言而无備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王氏曰舜之贊禹也而曰濟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

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

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負焉矜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

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无不利上無其謙而不設為謙然居功臣之上不可無謙謙則功

而無功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人君能謙則臣民共戴不待利用侵伐納有不服者則

象曰无不利蒙之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終吉利行師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象曰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則應而忘行

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其有不察其行也

日月順其序

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

以配祖考

朱氏曰用之崇德則有以和乎人

用之崇德則有以和乎人

二介于石不終日

終日言吉以中正也

九由由大有得

非賢不保賢非誠不致必至誠以來

象曰由由大有得志大行也

揚誠齋曰神禹集治水之大勳伊尹任伐桀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

計此皆大有得之事三聖人之志所以大行也

上六宜謙成有渝

胡氏曰楚莊王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

賞秦穉子般之悔漢武輪臺之詔其皆成而能渝者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

上六指係之乃從維之隨人之誠固結而不可解王用亨于西山誠意之極象曰拘

係之上窮也結之固揚誠齋曰人生斯世執無隨人非難得正為難遊戲徵逐下奔

投石隨而險者也下車伏謁美新獻頌隨而妄者也洛蜀交詆道俗分

爭隨而私者也信乎善隨之難也

象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前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

行也天運當然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報作乎民以治民德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則无咎也象曰：幹父之蠱，承考也意在承君之志也

大禹治水善友鯀之道蔡仲率德蓋前人之德正得此義

九二：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不可貞然當順其以輔事

六四：裕父之蠱，得中道也象曰：裕父之蠱，得中道也往見吝吝者象曰：裕父之蠱，往

未得也其蠱終不可效矣揚誠齋曰：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

斷世世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幹蠱之悔，天下事

從此日非矣，雖然單為幹之悔，然為吝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慎

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

八月，則其道消矣。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

防其滿極而圖其求，又若既衰而後戒，則死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

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但安富則驕侈生

樂，肆則紀綱壞，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君子以裨萬民。○說而順，見於面而剛壯不

而地為剛中而應，我善用剛而無戾，惡已甚之夫人，婦其

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義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義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義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咸，臨，無咎。○象曰：咸，臨，無咎。○象曰：咸，臨，無咎。○象曰：咸，臨，無咎。

也。若其有欲能性

六五知歸大君之宜。君不自用而任人吉。君不勞而

之宜。行中之謂也。君道以用賢為中。屋心。天下治矣。象曰：大君

程子曰：人君以一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

任其智者，適足為不智；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

是不自任其智，則其智大矣。帝舜能用禹、皋，而臨下以簡，斯謂之大智

也。與。上六敦臨吉。敦厚於臨，則无咎。无咎，君。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下臨天

觀以中，示人而。盥而不薦，用不顯其德也。有孚順若，則孚信在中，順

剛之。象曰：大觀在上，為觀順而巽，為觀中正，以觀天下。下觀之道。○觀盥而

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觀上之中，皆化於中。○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大極然也。而與天之神相為感矣。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矣。呈極道遠，若與聖人之神相為感矣。具臨川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道如

天之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天下觀感之，其應捷如

影響，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

故所適即化，如上天之無聲無臭，而萬邦皆作，此其所以為神道歟。

象曰：風行地上，為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善否而後，為其中表正之

教使天下同歸於中正此也。王之治所以如風行地上也。按劉勰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養，示術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

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禮之類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

亦所備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

及矣。此三代成王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後世巡待之禮不行，米計

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矣。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童，問也。小人道也。童，問也。小人道也。童，問也。

六二闚觀，吝。非高明志不及遠，獨處一室之中，不

六三觀我生，進退。非失之，則謂君子之度其身者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已仕者利干朝，觀以廣

六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則君位。象曰：觀我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則君位。象曰：觀我生

上六觀其生君子无咎。則君位。象曰：觀我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問其志未可成，懼也。

嗑而合之也。亨。凡君臣之情不通者，以小人間之，利用微，正所以去

象曰：頤中有物曰嗑。嗑，天治和平之時，而有強梁者，獨發以問。○嗑而

身剛柔分。主之以仁厚之意，動而明。果斷足以察精，偽雷電合而意發而

用微也。雖於治者，若為難治之微，而再啟

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微明不如雷不能察，微不柔則失之暴，柔而

不中則失之終甚哉用獄之難也

象曰雷電皆威電明以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其輕重之等審其出入

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

猶有犯刑而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用刑焉

初九履校滅趾而有所懲先王不得已而用刑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懲其惡則不

六二噬膚滅鼻也乃強使之徒而不免於激刑之用

象曰噬膚滅鼻柔剛也過強使之徒而不免於激刑之用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也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象曰噬乾肺得金矢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丘氏曰聽訟之道豈苟哉必訟者難於訟非不得已不訟也而所訟者

皆據理直而執詞堅聽者難於聽非得其情不巳也而所聽者皆存

心正而守理固如是則得聽訟之宜而用刑之道得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也居得用刑之道故雖難貞厲貞則出入之法凡當

象曰貞厲無咎得當也刑罰合天

有攸往文成其章而質反焉此嘉會之典無咎也

象曰有攸往文成其章而質反焉此嘉會之典無咎也

象曰有攸往文成其章而質反焉此嘉會之典無咎也

象曰有攸往文成其章而質反焉此嘉會之典無咎也

象曰有火則賁君子以明庶政元改折獄明可以勸其利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賁也退以道德為厲而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取舍於義非於利也

九三賁如濡女負且其車永貞也然不可過於所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吝有喜也

上九賁白賁當文極及質之時變其為儀文

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也剝上以厚下安宅也

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

六三剝之為心也如來巢穴是也

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也

象曰以宮人寵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象曰君子以自強也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

胡氏曰：天地之心，即人心也。天地不可以終息而動，則其天露矣。故復也。天地人心之至妙，而所以維持。

象曰：雷在地下，動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養正以。

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無所不至矣。

初九：不遠復，光祿悔。○合之則微有對，八便能省察。元吉，天理日明。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不為身之私，而為天理之公。

六二：休復，吉。○休，不勞也。復，德也。人而日進，索困人而。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不勞而復，而能吉也。

丘氏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願聖人不禁人，以過而教人，以補過當其。

六三：頻復，吝。○頻，頻頻也。復，復也。吝，吝也。○復則終於吝。

象曰：頻復之吝，義无咎也。○過於吝，又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身處於渾渾之中，而放然以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

六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居臣同德，國家之元氣已張，或有內患外災。

象曰：無妄之疾，不可試也。○意外之變，治之則反。

初九：無妄，實心。○所存无一毫虛假，則無妄。象曰：無妄之吉，動而後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其性命與物與，無妄也。先王以茂對。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其可獲也。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言其在田而無私，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係于象。○象，象也。係，係也。○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此為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其无二三之咎。象曰：可貞无咎，固。

有之地，固守其本。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居臣同德，國家之元氣已張，或有內患外災。

象曰：无妄之疾，不可試也。○意外之變，治之則反。

六三 大畜剛健 主而卓然不群 有威儀故利

利涉大川 應乎天也 剛上君子若 而尚賢人君下能止健類

象曰 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

九二 輿說輟 知時不可進 象曰 輿說輟中无尤也 有德則能

九三 良馬逐 君子止不進 象曰 輿說輟中无尤也 有德則能

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 志合故往无不利

楊誠齋曰 諸闕駭策 如王仲淹三上相書 如韓昌黎可謂報負乎 樊英

被召大夫時望深源一出無功坐廢可謂日閑乎

六四 童牛之牯 君子於和惡未形者 豫以制之 猶童元吉 上不勞於禁制

六五 碩豕之牙 人君欲止天下之惡 先於未發則元吉 下不傷於刑戮

揚誠齋曰 漢之趙張 設鈞鉅捕盜賊 豈不能使奸人屏迹哉 然君子以

為不若穎川之教化 渤海之佩犢何也 秦之商君 刑棄灰制連坐 豈不

足散秦人之心 而懲其惡哉 然君子以為不若虞之化 說周之化 頑

民又何也 彼趙張之於牛 不特之童而惟治其觸商君之於豕 不去其

方而欲制其牙 故也 論治者可以觀矣

上九 何天之衢 道也 得道既成 治道

象曰 頤貞吉 養正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上九 何天之衢 道也 得道既成 治道

象曰 頤貞吉 養正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也 頤之養正 則吉也 觀頤 觀其所養也 審其人心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

六過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下難成之功時中之大過也 棟樑之

初六 藉用白茅 柔在下也 貞吉 有攸往 利有攸往 乃亨 柔而

九四 棟隆之吉 不撓乎下也 剛柔

上六 過涉滅頂 凶 不可咎也 剛柔

有尚 道也 當大難之衝而有功也

象曰 習坎重險也 險而水流而不盈 水之洊注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

也 行有尚 往有功也 失其所亂 故處無

險 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利兵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

大矣哉 戰地通乎天也

程子曰 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 看奪卑之辨 賈賤之分 明等威

也 戰地通乎天也

象曰 水洊至 習坎君子以常德行 習教事 於教事也 既三令之

六四 樽酒簋食 用缶 常祀 拘者 故必累其頰文 而後中 則不可

象曰 樽酒簋食 剛柔際也 必拘拘於儀文之間也

象曰 離麗也 日月麗乎天 百穀登 木麗乎土 地以形運百

象曰 明兩作 離大日以繼明 照于四方 在我者 繼續光明 無以

初九 獲錯 獲新道 喜事之中 獲新道 獲新道 獲新道

六二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黃離

元吉 得中道也 池臣華居文武高懸張

上九 王用出征 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 人君剛明及遠 無咎 威震

李氏曰 繼體之君 自當出征 有危之征 咨所以承禹尚愈 淮夷之征

王所以繼武周公 作立政終之曰 其元詰 爾兵以陳 禹之迹 召

命康主他者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寔命而已蓋不如是不升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周易下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天婦人倫之始所

成也身有感則情及以相利貞之正然後得成通之取女吉正則剛柔分明而天

象曰威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剛柔之止而悅德順之男下

女上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此皆感通之得其正者○天地感而

萬物化生天地以氣感萬物而或以氣感天地而天地以理感萬物

無不化也或以形生感而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以理

相感而通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一施一受萬物則

張氏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

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會

聞聞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修飾禁率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

人聖人即天地也

象曰山上有澤以感君子以虛受人天下之感

程子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是也君子之處世未嘗無心亦未嘗有

心顧事之未感則此心之中空空洞洞如明鏡止水一毫不染及其既

感則此心之中隨感隨應如鏡之照如水之流是惟虛故受未有不虛

而能受者也

初六咸其拇事有方接意見先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心主必感是

六二咸其腓事有感動之時不能以事心休之虛明既守居吉能克其妄

主之以靜則心通太虛而象曰錐凶居吉順不害也不妄動故可以感

天下之事而不至

張氏曰動靜之間豈易言哉有得於理則深居淵默固靜也耶時而

迎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魚得於

而徒狃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耶攝心戒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

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肯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

有惡物之心譬彼太虛澄然無形而天下之物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

之善感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不能以理自制終日紛紛與往吝頤德而難本原之

執下也日流於高明而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中亦與妄動者而交馳也志在隨人所

九四貞吉悔亡君子居則靜而動則應不虛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齊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則於來也無迎於去也無將既應之後

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之

龜山曰心猶鏡也君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鏡隨物以

度其形其照幾何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人以言而不以心者也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

也口說徒說

恒也亨守固无咎无二三利貞所久者皆聖利有攸往成天下之大功

不始也

象曰恒也剛上而柔下上下雷風相與運巽而動常行剛柔相

不始也

象曰恒也剛上而柔下上下雷風相與運巽而動常行剛柔相

不始也

恒○恒亨元亨利貞○於其道也○所又者皆大中至正之道而充之也

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此道者體之即造化之成終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月之氣與天依附而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聖人以道治天下仁義聖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九三不恒其德○利遯也

象曰不恒其德○利遯也

自其不已者○則嚴常皆不得恒之正也

知不已者○則嚴常皆不得恒之正也

遯○君子能避則身小利貞

象曰遯而亨也○君子能避則身小利貞

李陸山曰○寒暑陰陽之通各有時

必德忍退避○以待天命之定

不知天時○必取凶

向來雲之徒○不遂其迹以避終以及禍

而李膺陳蕃武之徒○不遂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則當位而

程子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言未便遽已也

故有與時行小則之教○聖人於天下雖知之將登豈肯坐視其亂

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聞○強此之衰報彼之進圖其變安有得

為之孔孟之所肩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滄海是也

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君子以遠小人

胡雲峯曰○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

小人自絕於君子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

象曰肥遯無不利

程子曰○大壯者即其勢之盛而為君子喜利貞者慮其理之非而為君

子謀慶曆之壯○失之肥遯或者慶曆君子之疎元祐之壯失於為聖

論者登元祐君子之激利貞之嚴矣哉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其間大者。剛也。剛以動。故壯。君子本正大之德。以此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效法以正而反。可以諸大也。正大而天

地之情可見矣。○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效法以正而反。可以諸大也。正大而天

張中孚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

象曰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

張氏曰。小人之好其為善也。有象善心之私。其為善也。無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靈。而能去國家之靈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家賊。去吾心賊。難。

初九壯于趾。壯於小人者也。征凶有孚。聖人不順勢。又有時不惟為。象曰壯于趾。壯於小人者也。征凶有孚。聖人不順勢。又有時不惟為。

九二貞吉。大壯所利者。自君子相其見。而不驟。則其勢而不。象曰九二貞吉。大壯所利者。自君子相其見。而不驟。則其勢而不。

九三小人用壯。小人恃其氣力。而君子用剛。君子見世故而。象曰九三小人用壯。小人恃其氣力。而君子用剛。君子見世故而。

九四貞吉。悔亡。君子順理而動。則音道之正。得以自。象曰九四貞吉。悔亡。君子順理而動。則音道之正。得以自。

六五喪羊于易。不處。才不足。理天下事皆。象曰六五喪羊于易。不處。才不足。理天下事皆。

晉健康侯用錫馬蕃庶之。書曰三接。象曰三接。晉健康侯用錫馬蕃庶之。書曰三接。象曰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明道也。新實時。順而麗乎大明。以。功者其德。居柔進而上行。以溫恭之居。崇尚賢。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日三接也。當是時。具是德。遷丹。君此。象曰明出地上。不。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德之在我者。常明。常亮。明出地上者。明。

丘氏曰。晉之自昭明德者。君子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者。君子力行之學也。知行之學。皆君子已分所當為之事。此乾晉二象。皆以自昭。

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獨行。貞吉。必以道自重。則。象曰晉如。摧如。獨行。貞吉。必以道自重。則。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象曰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晉如。蒙。象曰六三晉如。蒙。象曰六三晉如。蒙。

九四晉如。鼠。象曰九四晉如。鼠。象曰九四晉如。鼠。

貞厲位不當也。象曰貞厲位不當也。象曰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象曰六五悔亡。象曰六五悔亡。

明夷見地。利艱貞。象曰明夷見地。利艱貞。象曰明夷見地。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

女內外之辨其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而健主形覆於上地陰

順主形於下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

柔順為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

肅為本父母者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於所謂嚴者非

猛暴之謂也蓋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

下漸無或必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天下無不正者故

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皆本於躬行

初九閑有家閑有家者有室之始而閑防之悔亡象曰閑

有家志未變也志未變者人心未變而防之象曰閑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中饋者中饋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嗃嗃者威嚴也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

六四富家富家者治財之資又指治財之權象曰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假有家者假借也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揚誠齋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

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此之謂也

上九有孚威如威如者威如也象曰

威如之吉交身之謂也交身之謂也

象曰天地睽睽而其事同也睽睽者睽睽也

睽睽者睽睽也睽睽者睽睽也

象曰上天下澤上天下澤

胡氏曰常同於理而不同常同於理而不同

習非以為同也習非以為同也

李氏曰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

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

初九悔亡君子當睽時獨力不足以濟睽而有悔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遇主于巷

象曰遇主于巷

傳曰當睽之時君心未合當睽之時君心未合

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

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巷未失道也

九四厥...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象曰利西南不利東北... 利見大人

象曰... 往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水... 君子以反身脩德

六二王臣蹇蹇... 終无尤也

胡氏曰復六四中行獨復不言吉

利之說以為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

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而不當論成敗也

九五大蹇...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 象曰往蹇來碩吉

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象曰利西南... 往有慶也

象曰利西南... 往有慶也

象曰... 往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水... 君子以反身脩德

六二王臣蹇蹇... 終无尤也

胡氏曰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

象曰九二貞吉... 得中道也

象曰... 貞吉

象曰... 貞吉

象曰... 貞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君子既有利則小人自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 隼之獲也

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傳曰二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誠而已誠為本也

末之勝也... 武本于征討凡人之欲之過者皆本于養其流之遠則為害

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 後人沉于末者人欲也

象曰損下益上... 其道上行

利有攸往... 用二蓋可用享

象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 皆所當損也

也如水之浸淫... 魚痕跡使人不覺

惟用心之剛者... 即能制之窒慾不惟用剛

初九已事遄往... 報已私家之事

九二利貞... 征凶志在自守不肯妄進

象曰已事遄往... 上合志也

弗損益之... 變乃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 中以為志也

六三三人行... 則損一人

六四損其疾... 疾起我柔

六五或益之... 十朋之龜

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

上九弗損益... 之而不費

象曰弗損益... 之大得志也

利涉大川... 利涉大川

李氏曰損下益上... 則謂之損

之資則軍使在民... 不在已儉薄之用

瘠人者民貧而已... 無所奇已

下以自益君子... 以為自損以益下

象曰益損上益下... 民說无疆

依往中正有慶... 君臣同德

天施地生其益... 无方

象曰風雷益... 交相助益

利而不復之而不殆者防乎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素

然之防其謂易之大綱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剛居下非人精所頭而柔居上非物所感也

不可與交也而長之終以編羅于政矣故不可天地相遇物或章也

天下交於地也而長之終以編羅于政矣故不可天地相遇物或章也

其氣者物自形也自色自成者著可見矣○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以

德遇中正之位而天下之成其德者○始之持義大矣哉程子謂天地不

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立聖賢不相遇則道不亨

事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大也

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

數求遇不遇而已察遇竟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萬機阜陶遇而六府

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于衆人之中后世誰知之哉始之時

義大矣

象曰天下有風萬物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行而上得以遇乎下矣

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入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

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臣之

心始遇矣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小人能自止不進以害君子則所

有以防乎已然後可以防乎人也

九二包有魚有魚不及負也小人有可制之不利

九五以包魚包魚在下始生之小人含章有噴自天

色制天命可則小人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君子有德而不

天志不舍命也勝天而命自我回

萃也王假有廟王假有廟王假有廟王假有廟

李氏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

以係人心也

傳曰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非大

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博妄

得乎乎故利貞

象曰萃聚也聚則合順以說元后聚於中而應

假有廟致享也下親親之義利見大人身聚以正也

大姓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不宜上下交字時可以行理不得不行

其府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

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成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無患矣

五氏曰天生五材能去兵用去亂也去兵亦亂也子當幸聚之時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慮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景當虞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萃者聚之時有急聚之心信于正若號一握為笑

六二引能而相與力王治吉无咎 得集思廣益之道孚乃利用禴有此德不以致飾於儀又而居心謀之信用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固之心

九四大吉 以道事君无違迎以高說以道使 无咎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民

九五萃有位无咎 人君有德故人不孚 匪孚 元永貞悔亡 若或大順之者是真之德德之末至也當然之於身以修元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有

升而南征則一德運 用見大人勿恤 婚升而見大人則一德南征吉

象曰萃以時升 以柔居剛下而應大行之會所 聖而順 功而美 匪元乎此又无干進之 謂河行於天下而行之者也 欲速之心外順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行君則道類 南征吉 志行也 貞則道行

象曰地中生木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其德性之良則理得於

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

初六允升大吉 上合志也 君子與之合志故交相

九二孚乃利用禴 臣精而得也 遂其進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志得大行進以遂其進也 无咎 臣道及而君

九三升虛邑 有可進之德當可進之時諫則行言則听 象曰升虛邑无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順事也 吉 无咎 中孚得信可以得君而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 順事也 吉 无咎 中孚得信可以得君而

六五貞以歸于王 吉 无咎 中孚得信可以得君而

象曰貞以歸于王 吉 无咎 中孚得信可以得君而

困于極下小人 身負 困窮窮能泰然自得則守於

象曰困剛揜也 君子見揜于小人 正 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 身

張南軒曰慶險而悅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窮窮而不憚

張氏曰拘美里以演易厄陳蔡而絃歌此皆善處困者也

九二困于酒食居高而卑困于酒食者朱鼓方來其所以得此者以道德

九三困于酒食居下而卑困于酒食者朱鼓方來其所以得此者以道德

九五困于酒食居下而卑困于酒食者朱鼓方來其所以得此者以道德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以任天

井改井不改井善矣之成雖在而無喪無得无所增損往來井井明是

張南軒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明是

胡雲峯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

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蓋性妨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以任天

象曰木上有水止行井君子以勞民勸相行井田數樹畜以勞勞斯民而

九三井渫不食有王民之吝而為我心惻以賢人而困於下位亦世

九四井渫不食有王民之吝而為我心惻以賢人而困於下位亦世

九五井渫不食有王民之吝而為我心惻以賢人而困於下位亦世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行道之人求王明受福也

揚誠齋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為井

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

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宗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

乎哉故微明拂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

野之香靡

六四井甃之无咎修井也君子之道義雖身以名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君子之道義雖身以名

車... 日乃事... 元子利貞... 象曰水火相息... 文明以說... 湯武革命... 楊氏曰革而當者... 安然而無所疑... 取封建而郡縣之取... 象曰澤中有火... 本氏曰晝夜者... 無窮之章君子不治... 初九章用黃牛之章... 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 九三征凶貞厲... 象曰革言三就... 象曰革言三就... 象曰革言三就...

九四悔亡... 象曰改命之吉... 九五大人虎變...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象曰木上有火... 胡氏曰... 兩受之命正者... 象曰木上有火... 胡氏曰... 兩受之命正者... 象曰木上有火... 胡氏曰... 兩受之命正者...

九二四有...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 小人不得免之可作也

九三... 其行塞維膏不食... 象曰... 象曰... 象曰...

九四... 折足覆公餗其刑渥... 象曰... 象曰... 象曰...

傳曰...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 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亂矣

乃不勝其任可愧之甚也... 六五... 黃耳... 象曰... 象曰... 象曰...

上九... 王... 象曰... 象曰... 象曰...

李氏曰... 王和物也... 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三和五... 象曰...

震來虩虩... 震來虩虩致福也... 象曰... 象曰... 象曰...

楊誠齋曰... 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 象曰... 象曰... 象曰...

張中溪曰... 宣王周成世之居也... 象曰... 象曰... 象曰...

六二... 震來厲... 象曰... 象曰... 象曰...

六五... 震往來厲... 象曰... 象曰... 象曰...

上六... 震索索... 象曰... 象曰... 象曰...

于其躬于其期... 象曰... 象曰... 象曰...

不言... 象曰：履索索中未得也... 象曰：履其身止諸躬也... 象曰：艮其止... 象曰：艮其止... 象曰：艮其止... 象曰：艮其止...

六五... 象曰：敦厚之吉... 象曰：敦厚之吉... 象曰：敦厚之吉... 象曰：敦厚之吉...

九五鴻漸于陸
九三不獲其貞
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胡雲案曰二君有用之位有益于人

地亦足為人之表儀而非與用者
二志不在溫飽上志真不可亂士
大夫之出處于此當亦取焉
婦人曰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象曰澤上有雷
九二眇能視
下之時為小人
象曰利幽人之貞
九四歸妹愆期
象曰愆期之志
六五帝乙歸妹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其娣之袂良也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其娣之袂良也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其娣之袂良也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其娣之袂良也
象曰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象曰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則食履必中
况於人乎
毛氏曰豐大也
故不食知日中之宜則知日中之可戒矣

天下之事...

揚誠察曰... 姚宋之經...

六二曾其節... 疑疾...

象曰有孚... 程子曰...

誠意能動... 肅君暗主...

桓公孔明... 九四重耳...

象曰其節... 見斗...

六五來章... 五之吉有慶...

象曰六... 旅...

吳氏曰... 楚是也...

象曰山... 而不番...

象曰...

象曰...

揚誠察曰... 六二旅即...

象曰得童... 六五射雉...

象曰終以... 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 中正而志...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象曰利見... 利見大人...

六四悔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吉悔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中德不偏於自用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

父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

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勤民與民自勸相去幾何

周宣之域朔方非說而忘勞者乎

象曰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四商兌 象曰商兌未寧

象曰九四之吝象也 人臣事君而有喜則功有所休而有所

九五孚于剝 象曰有厲必終

象曰上六引兌 未光也

楊氏曰 驩兜薦共工而堯呼

象曰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

李氏曰 卒因民之聚 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

楊氏曰 濟難者才也 散難者非才也

象曰風行水上 散難者非才也

丘嫂山曰 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之散而咸依乎祖 是以享祖於廟

象曰風行水上 散難者非才也

始重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涣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
 生一天也願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涣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
 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家之心不散則氣倫叙九族既睦聯路而親
 比確萬聖之宗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
 一姓莫不識其水木本源之恩江漢胡宗之心勢雖隔越而心則嚮往
 不出禮壇之間望陞之近而天下之大信兆之衆其心畢萃于此矣元
 儒謂信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信也

初六用拯馬壯壯之馬力既居又得陽剛之才而備吉天下之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之可以濟天下之困而得壯馬也吉天下之濟
 九二濟其躬也明果於濟也時而濟不偏又悔亡始雖窮險在
 濟之象曰濟其躬也下之心從矣

六三濟其躬也志在濟時故利在一身一家者不謀而利無悔濟其躬也
 象曰濟其躬志在外也心既存於天下必不顧其身之危也

六四濟其躬也無攸遂元吉無攸遂者無所成也元吉者無所成也
 象曰濟其躬無攸遂元吉無攸遂者無所成也元吉者無所成也

九五濟其躬也大號以濟其躬也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濟其躬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濟其躬也

上六濟其躬也無攸遂元吉無攸遂者無所成也元吉者無所成也
 象曰濟其躬無攸遂元吉無攸遂者無所成也元吉者無所成也

揚誠曰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已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非有得於
 漁號令渙王居之道乎

可以與終朋受之節不可以為常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節道也
 節不可自其道也剛柔分而剛得中節道也
 節以制節而後節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節而後節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節而後節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
 象曰不出戶庭知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
 象曰不出門庭知時也

九三不戒而暴
 象曰不戒而暴知時也

九四不節而亂
 象曰不節而亂知時也

九五不戒而亂
 象曰不戒而亂知時也

上六不戒而亂
 象曰不戒而亂知時也

王夫曰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分齊之數階級之度存乎
 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
 為德發於外為仁隨時合宜無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類
 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卒是也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也

初九不出戶庭
 象曰不出戶庭知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
 象曰不出門庭知時也

九三不戒而暴
 象曰不戒而暴知時也

九四不節而亂
 象曰不節而亂知時也

九五不戒而亂
 象曰不戒而亂知時也

上六不戒而亂
 象曰不戒而亂知時也

張南軒曰節之道要知時識時初九魚位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無
 吝九二有位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虞禎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
 獲之位不可守禎子之節於是失節矣

象曰安節之吉承土

九五其節者皆當天理合人情中之中則極人情位上俗所無天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不及之弊所以謂之非而得吉也

上六若節用過乎檢而流於困行自出安故雖貞亦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貞之規而人情亦苦節矣

胡氏曰勝魚至愚魚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

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大夫死黨小人出肺肝

相示而遂背之其為子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如之何其能感物而

承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則人欲為之內而剛中說而聖學乃

化邦也下能以應上上能以順下則上下相信○勝魚言信及豚魚也居

信之及于豚魚以無知也利涉大川乘木舟盛也君子年世之積可以濟

○中孚以利貞為應乎天也而誠有天之道無有不正之信故信

鄭氏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

言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勝

魚然後為吉

象曰澤上有風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楊誠齋曰風魚形而能震川澤鼓也潛誠魚象而能動天地感人心

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

議獄緩死蓋好生治民舜之心

也他行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

魚也他行司天下之心孚于

山之陽乎欲欲有求其入之

初九虞吉也中孚之初也

九二鳴鶴在陰和之也

我利貞吉與爾靡吝

朱氏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方氏曰月幾望不盈也馬匹亡

咎矣馬之不伐周公之不

九五有孚學如人君信賢而

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

象曰翰音登于天

初九虞吉也中孚之初也

九二鳴鶴在陰和之也

正乃... 利可... 言不宜... 吉...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象曰... 兆氏曰... 有短世... 六... 九... 既... 胡氏曰... 而... 終... 象曰... 當也... 善治... 故初...

六四繻有衣袽日戒行綴湯之念如來者有衣袽以備緝漏且於目
或視如有備不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而不致自安

胡氏曰君子處既濟能預備而戒慎譬如乘舟者不可謂無恙而忘衣
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忽然不知戒水覆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
乃旋矣備患之懼不失於登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
之道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不如其禴君事而時已過天命去
下多上少之象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時已過矣不可
祭也禴也 禴者春之祭也薄於黍稷者也 禴之於祭猶水之於濟也
水濟之時也 禴者春之祭也薄於黍稷者也 禴之於祭猶水之於濟也

未濟之時也 禴者春之祭也薄於黍稷者也 禴之於祭猶水之於濟也
未濟之時也 禴者春之祭也薄於黍稷者也 禴之於祭猶水之於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水不為用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辨君臣父子夫婦長
商賈使各止其所

九二以行正也 能行乎君之小不也 象曰九二貞
九四貞吉悔亡 氣貞之偏有悔也 悔者其備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國 然以不貞之實敬勉而自非可以易能也必勵志之剛用力之 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猶備戰也

六五貞吉无悔 氣貞之偏不也 以濟天下未有悔然能憂心以求下 君子
之光有孚吉 由是見于事宗光四表格上下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
也 君于之德德中於外固可以煥其光由是推之 象曰君子之光其
也 君于之德德中於外固可以煥其光由是推之

上大有乎于飲酒 惟自泰之後命有所歸可以有所而無 無咎法世之
德澤濡其首有孚失是 而命有所歸安而人事亦必及以逸樂焉
承天命而成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戒不反則信時之過其不
知節亦

楊氏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
之潤人滿其一身酒之潤人滿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降水之害小
於儀仗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澤水

胡氏曰功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亦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
用之春月未貞之夜平未濟非不濟也未焉而已故曰未濟亨
係辭上傳

天厚地卑乾中應坤 乾中應坤 天厚地卑乾中應坤 乾中應坤
動靜有常 陰陽之象 動靜有常 陰陽之象 動靜有常 陰陽之象

是故剛柔相摩 八卦之象 是故剛柔相摩 八卦之象 是故剛柔相摩 八卦之象
相日月運行 陰陽之象 相日月運行 陰陽之象 相日月運行 陰陽之象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言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言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言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 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 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
有親易知則其功易從則有親易知則其功易從則有親易知則其功

而自備者有功則大有功則兼人之功可又則啓人之德曰天又曰
 聖故可大有功則兼人之功可又則啓人之德曰天又曰
 人之德可大則啓人之德曰天又曰
 天下之理得矣則不思慮而心與理一不待作爲而事無理一大下
 揚簡之外事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地以商位乎下吾以易商位
 乎中矣至此則休道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彖象而明吉凶此言聖人作易見非
 之象也則則吉者憂慮之象也則則凶者憂慮之象也則則吉者憂慮之象也
 也則則凶者憂慮之象也則則吉者憂慮之象也則則吉者憂慮之象也

右第二章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言君子本易而

右第三章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言君子本易而

右第四章

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揚氏曰謂講復之象者如行夷途如逢陽春如對克齊周孔何其氣象
 之和樂也其辭感力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則遊之綠者如涉
 風濤如獲霜雪如釘架紉盜距何其氣象之涼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
 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右第三章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言君子本易而

右第四章

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言易道之理也

九言言行君子之權... 之主也... 切要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不可不慎乎

真西山曰鳴鶴子和... 出於一室之閒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 君不密則失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同心之言

楊誠齋曰... 道于其心不干其迹... 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 可與金可與玉

初六藉用白茅... 錯諸地而可矣... 慎之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

之至也... 德言盛禮言恭... 則言語以為階... 君不密則失臣

楊誠齋曰... 唐高宗吉武后以上官儀教衣發汝... 此君不密則失臣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負且乘致寇至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九地十... 三五七九

蔡節齋曰... 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 流行之分限也

六爻之義務以首變者... 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 胡五峯曰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著卦爻之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者也

足以致來其習自足以藏往即著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 胡五峯曰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

是以明於天之道... 天能生之而不能使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與其尸也

自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聖人於考占之暇湛然統一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者自勝者也

○天地之道有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默然示人簡矣

○夫交象動乎內

○功業見乎外

○夫聖人之精

○夫聖人之大實

○夫聖人之位

○夫聖人之德

○夫聖人之生

○夫聖人之居

○夫聖人之師

○夫聖人之位

○夫聖人之德

○夫聖人之生

○夫聖人之居

○夫聖人之師

○夫聖人之位

○夫聖人之德

○夫聖人之生

○夫聖人之居

○夫聖人之師

○夫聖人之位

○夫聖人之德

○夫聖人之生

○夫聖人之居

右首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

○於是以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

○以備五帝三王

○之治

○而天下之歸

○於之

○如

○也

○矣

○哉

○乎

○矣

○哉

○乎

○矣

○哉

○乎

○矣

○哉

○乎

丘氏曰

義黃之時

人害雖消

而人未著

衣食雖足

而禮義未興

為之

君者

方且與民並耕

而食饗食而治

則

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

之分

於是三聖人者

仰觀俯察

體乾坤之象

正衣裳之儀

使君臣分義

截於天高地下之間

天下其有不治乎

斯義也

其世道一新之會

而

黎民於受之機也

劉木虛其為舟

劉木末為楫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上古穴居而野處... 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蓋取諸大過... 喪期無教...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 是故易者象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一君而二民... 君子之道而大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何思何慮...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天下何思何慮...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不以善小而弗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不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以傷其質。噴其身。亡其家。其為小人之禍也。則亦何以異於錫君者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正小人積惡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德薄而位尊。名高而實寡。天之譴之。地之訾之。人之誅之。是以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水火相濟。萬物成。金木相雜。萬物興。此之謂道也。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子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省德而自修。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文王受命之謂也夫聖而後易以時中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之曰非偏世道之實故其所係之詞則危危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易者使傾以投易為心者其道甚大百物不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與以變之其要歸可以獲安乎之福免禍之患而
得先此之謂易之道也

揚誠齋曰紂殷王也仲尼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揚紂之名而不諱
稱文王之王而不抑文王不過於紂而有過於仲尼其千載之屈朝
之伸也

右第十一章

夫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文王受命之謂也夫聖而後易以時中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之曰非偏世道之實故其所係之詞則危危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易者使傾以投易為心者其道甚大百物不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與以變之其要歸可以獲安乎之福免禍之患而
得先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文王受命之謂也夫聖而後易以時中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之曰非偏世道之實故其所係之詞則危危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易者使傾以投易為心者其道甚大百物不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與以變之其要歸可以獲安乎之福免禍之患而
得先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文王受命之謂也夫聖而後易以時中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之曰非偏世道之實故其所係之詞則危危者使乎易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易者使傾以投易為心者其道甚大百物不察夫易之詞也夫易之詞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與以變之其要歸可以獲安乎之福免禍之患而
得先此之謂易之道也

天地定位... 水火不相射...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萬物皆養... 故曰勞乎坎...

右第四章... 帝天出乎震... 萬物皆震... 故曰勞乎坎...

也故以象言... 有於無... 故以卦言... 故曰勞乎坎...

東北之卦也... 揚謫齊曰帝... 故曰勞乎坎...

石第五章... 坤也者... 故曰勞乎坎...

右第六章... 乾健也... 故曰勞乎坎...

得乾中首三畫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坤三畫故謂之一

女艮三索而得男坤三畫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坤三畫故謂

之少女此論易理

揚誠齋曰乾坤一大父母也而為男女之所生六子各一男女也而為

父母之所續二稱名之間而生續之大義長幼之大節舉辨于此盡學

之妙何如哉

右第十章

原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

之始生也○震必有所比王之有象也必以比為師故受之以比比者

比也○必有其所而後受之○小畜物畜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此所謂始之而事象也○履而泰○後安○則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故

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需○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人者好與

一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者有而不

能謙○謙者有而不能謙○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隨者事也○有事而

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功○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

後可○大有者事則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既大則

故受之以觀○觀而後有所合○上可觀則大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

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苟有合則易離○故受之以賁○賁則不妄矣

則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者後可畜○畜者養也○養則不妄矣

物畜然後可養○德有可畜則從○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養則不可動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然後有男女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

然後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然後有上下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然後

不可以不義也○夫以禮為功則人盡其力以義為利則人盡其財

益德則財不比他功則人盡其力以義為利則人盡其財益德則財不

則和順也○夫以禮為功則人盡其力以義為利則人盡其財益德則財不

外其財也○夫以禮為功則人盡其力以義為利則人盡其財益德則財不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求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夫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者進也○君子居則思道○道不可

也恒也也則聖人人心而天下和平王道之伸遠也○大有教也○
人親也○人有則萬和泰獻共為中臣勢之統于一也○章去故也○
也○則以取新焉○亦有日新之功焉○取則有維新之化也

一註粹抄

詩經三註粹抄序

或問於子曰詩何為而作也子應之曰人生而靜天地絪縕萬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聲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者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宣王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無事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藉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者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言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

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時
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隱之心陳善閉邪之意
无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
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者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
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童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審
之性情隱微之間察之言行權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
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詩有忘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
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謂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謂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序畢

周南
周南者南國之風也周文王受命而居南國故曰周南也
周南之風其詩曰關雎之風也周南之風其詩曰關雎之風也

○曾南豐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始所以施之家人者必
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而史之戒戒所瑣瑣之飾威儀動作之
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之也故家人之善
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
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
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
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

天下治也

關雎
關雎者周南之風也周文王受命而居南國故曰周南也
關雎之風其詩曰關雎之風也關雎之風其詩曰關雎之風也
朱豐城曰文王聖人也而諫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以
聖女也而諫其化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
息純亦不已所以為德之德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為地
之順也

以差若菜... 求之... 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內戚之助焉... 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不由此者也

卷耳... 不深嘉而屢嘆之... 呂氏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 桃夭... 陳止齋曰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女之女不關於婦道... 不堅於臣節

免置與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免置之野人而其才之可謂也
 蕭蕭鬼蕭蕭也下下也武夫武夫也公侯公侯也干城干城也
 夫公侯腹心夫公侯腹心也野人野人也而協德之而協德之也
 朱豐城曰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是何
 人才之盛哉蓋奉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遇溺聖人
 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械櫟之詠文王曰宜弟君子遐不作人早
 先之誅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與固本之文王之德
 元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
 涵養之也深雖以兔置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任官使者從
 可知矣

采芣采芣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采芣采芣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采芣采芣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漢廣漢廣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漢廣漢廣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南有喬木南有喬木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南有喬木南有喬木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不可休息不可休息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不可休息不可休息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矣不可泳思矣不可泳思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矣不可泳思矣不可泳思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矣不可泳思矣不可泳思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矣不可泳思矣不可泳思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志不同行志不同行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志不同行志不同行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女女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女女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彼彼彼彼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彼彼彼彼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孔孔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孔孔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
 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如此詩序所謂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離別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
 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俗
 之美皆可見矣

麟趾麟趾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麟趾麟趾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張子曰麟出於上古蓋極治之日也以紂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
 不滅於極治之日彼周人歌之以為是麟也周公取之以為關雎之應
 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
 行之在已樛木采芣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止於后妃然其實則皆
 所以若明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采芣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治矣若麟之趾

則又王者之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國
明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者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

召南召南也召公奭之采邑也小序曰鷓巢
鷓巢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詩純一之德故婦於諸侯而其家人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鳥者巢最完固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人居之
于歸百兩御之之於歸夫人一車而兩御謂之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采芣芣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詩亦謂之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亦祭也采芣采芣

于以盛之維管及會管也宗室庸下庸下也誰其尸之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其棠棠也

羔羊之皮... 委蛇委蛇... 劉安城曰文王作人之化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論在野則剋剋之武夫公侯腹心親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

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也...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既見君子之詩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

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答之辭則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可見矣...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也...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迨其言兮...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勝委而勝委盡其心江池之嫡也不及勝委而勝委不怨蓋雖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 唐棣之華... 唐棣之華不實維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王姬之車...

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朱豐城曰公子之志無以異於麟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駟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輟禮樂者由是而唯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又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

采芣之故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其廉厲者無不靜貞而純一為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有守分之義遠之虜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自守而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駟虞則王道成矣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

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

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邶邶邶三國名在為黃州及商之季而封邶焉武王克商分自邶城朝歌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不與衛之國而此謂之邶邶邶之謂也邶邶邶之名者母乃

思之寤辟有獲也○日月諸語謂此也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此言思之不能奮飛也

朱子曰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

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難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

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朋友之不相信皆當

以此為法如出於不忍其憤慨以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

而相與若何以懷也○又失之遠矣

朱豐城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

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

致此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為變風之首也

綠衣此莊姜自處於變矣夫入

綠衣今衣綠衣黃裳○此言正色也而為黃裳者皆失其所以也

易維其已○此言思古人無怨矣

思古人有遺此而善處之者○此言思古人無怨矣

獲我心○此言思古人無怨矣

朱豐城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夫以若夫

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毒流於一國怨生於社席而禍延於后也則其憂也豈一人之憂乃耶
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

張竹房曰莊姜處夫婦之變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而以
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無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
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鄰御居變風之首者也

燕燕于飛燕燕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充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
燕燕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充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差池其羽差池不齊也之子于歸之子于歸也遠送于野遠送于野也
望弗及泣涕如雨望弗及泣涕如雨也仲氏仲氏也任只任只也其心塞淵其心塞淵也無遠弗届無遠弗届也
其思淑慎其身其思淑慎其身也先君之思先君之思也以勗寡人以勗寡人也賦也易也

城曰余請是詩城曰余請是詩也不羨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
為之主俾戴嬀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太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碣
為之輔則國本定矣石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
此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

擊鼓擊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

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

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擊鼓其鼓擊鼓其鼓也

朱豐城曰後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滑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

與宋者又此民也死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
所緩未聞衆伐並罷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
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凱風自南也吹彼棘心吹彼棘心也棘心棘心也母氏母氏也劬勞劬勞也母氏母氏也聖善聖善也我無令人我無令人也
其音有子其音有子也人莫能我人莫能我也其音有子其音有子也人莫能我人莫能我也

陳止齊曰替晷日頑弊則負罪望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
矣七子痛自責感動母心抑以見一門昆弟有變耕歷山氣象

謝上蔡曰君子之於詩非徒以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
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其深微之意而
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家而無怨

謝上蔡曰君子之於詩非徒以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
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其深微之意而
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家而無怨

范氏曰衰此之世風大...共姜得禮之正執志不易所以首耶風也

墻有茨...不可埽也...不可道也...道謂所可道也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君子偕老...不可謂之...如之...何之...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是宜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相鼠有體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其美武公

朱豐城曰母出因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為兼公孝當

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兼公能盡

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蓋其孝發於慈母則內亦不失

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撤

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

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

可以少慰矣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
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

陳氏曰鑄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鑄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則宅中土以益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鑄京定鼎則攝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遺意歟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離賦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王中與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則吾之甲兵也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則其偷安忍耻類靡豈特王之罪是亦群臣之罪也噫周祚之不西有由然矣

靡豈特王之罪是亦群臣之罪也噫周祚之不西有由然矣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于役賦也大夫以役於外

志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政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所攻故周人之成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以此也哉

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遺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中谷有推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怨也
下谷有推也嘆其乾矣嘆其化離也嘆其嘆矣
人之艱難矣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弃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爰爰也兔離于淮淮水也今兔狡得脫而難於殺爰爰也
我生之後此百歲尚寐無吶及我生之後而後時多難然無如之何則但無幾寐而
葛藟與也世衰民散有去其里家者

我顧他人為已在河之濶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
鄭地也子以封其弟也為米地

緇衣之宜兮緇衣也散予又改為兮散予之館兮館
子授子之祭兮將也散予之館兮館

叔于田叔也叔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美且仁
叔無服馬叔也叔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洵美且武

樹也山曰仁而且武馬固宜國人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幾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凶政

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者亦以義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是而已以足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鄭求嘉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戈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傳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無亂得乎
清人在彭清人賦也清人賦也彭水名也公惡高克便將清已之女樂飲於

也美以朱羽為子飾也二示並河上乎翔翔久無事而不得解相與也
此如其勢必至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
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然而退之可也愛惜其下以禮馭之亦
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
奔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賦也此大夫之詞
羔裘如濡如濡謂大夫之服洵直且侯洵信直侯彼其之子其詞命不偷
生也之深反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也○羔裘豹飾也羔裘
石以豹皮孔武有力其詞命不偷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直
○羔裘晏兮晏鮮三英聚兮三英聚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者士
也

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僥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
則必不阿設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
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

鷄鳴賦也此詩人述賢夫婦相敬成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昧旦謂明也

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惟其門內之吹其君于親賢友
齊王以封太公望之地
○齊王以封太公望之地

鷄既鳴矣胡既盈矣匪則也於地之聲實地於將且之時
○鷄既鳴矣胡既盈矣匪則也於地之聲實地於將且之時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淫之禍若非特有忠臣義士
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美后齊侯之衛妃楚莊之
樊英是也

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教化生於一時之
放心齊俗之好尚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

東方未明頭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既早矣而又已有後君所而來
○東方未明頭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既早矣而又已有後君所而來

無田甫田謂耕治維務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
○無田甫田謂耕治維務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維勤

角雖未幾見守矣而拜兮未久而終出之說非也
也其能其序而修之則可以明小可大也
何能其序而修之則可以明小可大也

胡氏曰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也
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數
叱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見其
父母而父母已終以享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吾乎

倚嗟此山齊人極道齊公威儀之美
何適兮此山齊人極道齊公威儀之美
巧趨兮此山齊人極道齊公威儀之美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
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
母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
敬之不足威命之不行耳

李三山曰莊公有威儀之美而不免倚嗟之刺昭公晉威儀之美
而不能止乾侯之譏漢成帝善修威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
氏之橫雖多才多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魏魏國名本齊再改都而在西與州首之北
葛履與也魏地履俗俗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糾若糾若也葛履也
葛履與也魏地履俗俗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葛履與也魏地履俗俗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張廣漢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
則至於吝節迫貶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

且如興也此亦儉
彼汾沮洳彼汾沮洳水名也言采其芣也彼其之子美無度以寸量也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公路者掌公之路車以解大夫之馬子為之若

園有桃其實之殺而無故故作疑詩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我歌且謔彼歌曰誰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我歌且謔彼歌曰誰不知我者謂我士

園有桃其實之殺而無故故作疑詩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我歌且謔彼歌曰誰不知我者謂我士

陳彼古兮陳彼古兮山無草曰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陳彼古兮陳彼古兮山無草曰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陳彼古兮陳彼古兮山無草曰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陳彼古兮陳彼古兮山無草曰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陳彼古兮陳彼古兮山無草曰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之子行役夙夜無已此想像父念已

十亩之閒也思其國也不樂於其朝也行與子遠令也

伐檀也不稼不穡也胡取禾三百廩兮也

坎坎伐檀兮也其流既西也不稼不穡也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也彼君子兮也不稼不穡也

不稼不穡也胡取禾三百廩兮也河水清且漣漪也

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碩鼠碩鼠也無食我黍也三歲貫女也莫我肯顧也

適彼樂土也樂土樂土也爰得我所欲也

唐詩名本帝堯都居在禹貢冀州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為唐侯民貧勤儉貨財愛深思

蟋蟀在堂也憂心忡忡也無日其除也

已太康也於臺也戲也其居也好樂無荒也士矧也

不飲少休及成也後開之也方收相與宴飲也以為樂也

安城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

曰今我不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遊于樂矣曰職思其居

無虞矣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矣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思

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

前聖遺風之遠也

朱豐城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而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

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

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

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然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財之所居夫

斯民之戕不在乎他君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稼穡而已女子之所務者

桑麻紡績而已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原無餘粟穢有餘布而仰

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過亦不過如此而豈

不可以為美俗哉

揚之水也白石鑿鑿也素衣朱綰也從子于沃也

既見君子也云何不樂也言水淺弱而石多於沃也

○揚之水也白石鑿鑿也我聞有命也不敢以告人也

李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倉然

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

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輔慶源曰昔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積不振

日就萎縮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

善之與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嘆乎

車者必先使寺人馬之故國人制見而後美之也

有車鄰鄰車律有馬白顛白毛未見君子若子指寺人之令小臣令

馬戰也此亦

張南軒曰讀車鄰駟賦之詩則自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

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

習乎是而已

小戎賦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秦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收也收也收也

五蔡梁朝五五束也蔡歷錄文章之貌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其文亦以皮為之係於軾中而後所以制馬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先王遺世猶

胎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

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衣賦也秦俗強悍樂於戰

子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仇與子同力與子同仇與子同力

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

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

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且質無郵衛矯矯浮靡之習以善導

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矣

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

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尊民之藉尤不可不審其所

之也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警也

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警之心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辭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

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俗未入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

朱豐城曰岐豐之地雖已為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與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言

賦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以此而諸侯秦復不以此而匡室致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善然好戰之旨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渭陽賦也昔公于重耳出在公召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送之於也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而

張廣溪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免於令狐之役怨欲寧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權輿不知初賢者之

於我乎真登渠渠也每食無餘子嗟乎不承權輿

謝靈運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為夷欲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戎狄不得蓋乎中國之會盟秦秋夷之已於岐豐用文武成康

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日惡人欲而崇天理而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象有禮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始大愛其將有中國矣

陳國名犬碑伏義氏之墟在禹貢梁州之東周武王時帝舜之

死丘賦也人見此人常遊於

之今人地滿也宛丘之上兮四方

而可樂矣然賦何樂也

衡門之下

言衡門雖淺然亦可以遊息

非適乎株林

胡為乎株林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瑤有次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之終於槍之卒篇曰思周也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矣

下之無伯也

乃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計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十月禾熟...

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

同我父子... 彼彼微行... 春日載陽... 采芣苢...

劉安城曰人之常情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

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

月之舉趾若寒至而始索衣饑至而始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女執懿範... 女心傷悲... 春日載陽... 采芣苢...

女心傷悲... 春日載陽... 采芣苢... 采芣苢...

七月流火... 八月載績... 九月授衣... 十月禾熟...

七月流火... 八月載績... 九月授衣... 十月禾熟...

陽赤也... 為公子裳... 七月暑退... 八月推薄...

○四月秀麥... 五月鳴蜩... 八月其穫... 十月鴈雉...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鷄振...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嗟我婦子... 為改歲...

嗟我婦子... 為改歲... 十月穫稻... 九月食瓜...

○六月食鰯... 七月亨葵及葷... 八月剥棗... 九月穫稻...

○十月穫稻... 十一月黍稷穫... 十二月荔藿... 正月采芣苢...

○正月采芣苢... 二月采芣苢... 三月采芣苢... 四月采芣苢...

○四月采芣苢... 五月采芣苢... 六月采芣苢... 七月采芣苢...

○八月采芣苢... 九月采芣苢... 十月采芣苢... 十一月采芣苢...

○十二月采芣苢... 正月采芣苢... 二月采芣苢... 三月采芣苢...

○四月采芣苢... 五月采芣苢... 六月采芣苢... 七月采芣苢...

○八月采芣苢... 九月采芣苢... 十月采芣苢... 十一月采芣苢...

○十二月采芣苢... 正月采芣苢... 二月采芣苢... 三月采芣苢...

宮功或以宮功為公 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

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可見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升於農事其心則不

忘于君上君天下者未能使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

朱豐城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已居之當修屋之方乘

若可以少緩也而後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欽欣

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勤勉勸戒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愛

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其所以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水冲中也冲中鑿水之意三之日納于凌陰也納水所以

四之日其蚤朝也也厭蒸祭非司來而後祭非九月肅霜也肅霜而

十月修也稱彼兕觥也萬壽無疆也萬壽無疆也萬壽無疆也

嚴氏曰古者藏水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也譬如火之著

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而末發其盛在下則納水

於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垂起陽始用事則亦始發水而廟薦之

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水于是大發食由之祿老病衰浴水無

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

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

朱氏曰藏水鑿冰其供上後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

故其開水也獻羔祭羔以為饗廟君既得以致誠孝於神其務閑也

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

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夫婦

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朝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此七月之義也

王臨川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農桑之事而已不責異物也致美乎田

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於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

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真西山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閔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

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

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拭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

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

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其論最為懇至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鴝鵒也

或於流言則公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子室而不為嫌良以

曉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

於他日風雷之變又以見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以見信也

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東山賦也成王既得歸之詩又成晉之變始語而迎周公於

而言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我祖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蟠蟠者蠋

朱子曰東山之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

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輔慶源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

人之道也鴉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且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

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履乎鳥卵之上履不破矣而

豈伊乎三年之久也朱氏曰文王深仁厚澤其浚漬於西土者雖深而

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

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惓惓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

也况又益之以會祭之派言在我者有衆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

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于友邪之訓誨懇懇于魯民之戒傷使

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

其枝葉將不必斧鉞于威之用而罪人斯得矣然則周公之於庶幾非

以力勝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

離別之苦而無死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

破斧 破斧也從軍之士以前蓋周公勞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四國謂四方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將大也言東征之後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甚矣然周公

豈不謂之將 將大也言東征之後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甚矣然周公

大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

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空之雖至而從後之士豈能不怨也

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仁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

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

朱豐城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獲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九設之魚鱉九設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我觀之子我觀之子我東人自欲交衣交衣謂衣也鴻飛遵渚鴻飛遵渚謂鴻雁飛於水濱也公歸無所公歸無所謂公歸無所適也於女信宿於女信宿謂於女信宿也是以有交衣是以有交衣謂是以有交衣也

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狼跋其胡載疋其尾狼跋其胡載疋其尾狼跋其胡載疋其尾狼跋其胡載疋其尾狼跋其胡載疋其尾狼跋其胡載疋其尾

至於折屐詩人以赤烏几見周公之聖其真大聖人也至於折屐詩人以赤烏几見周公之聖其真大聖人也

范氏曰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

當其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而亦為凡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小雅雅者正也小雅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又各有正變之別其篇本有大小之殊又各有正變之別

鹿鳴鳴之食野之苹鹿鳴鳴之食野之苹我有嘉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吹笙吹簧鼓瑟鼓琴吹笙吹簧承筐是將承筐是將我有嘉賓我有嘉賓

君臣之分以愛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敬嚴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蓋所望於群臣賓客者惟在於示我以大道也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子則是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子則是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示我以教示我嘉賓嘉賓嘉賓嘉賓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既安也... 采芑... 于彼新田... 吉甫之德... 功以自張... 而修懷之功... 采芑... 于彼新田... 吉甫之德... 功以自張... 而修懷之功... 采芑... 于彼新田... 吉甫之德... 功以自張... 而修懷之功...

子于前... 鴻雁... 我矢... 呂東萊... 以見綜理... 鴻雁... 我矢... 呂東萊... 以見綜理... 鴻雁... 我矢... 呂東萊... 以見綜理...

爰及於人哀此鵲寡謂物若鵲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澤水澤也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五版為堵則功勞其究安宅○朱豐城曰惠鮮鵲寡文王之所以興也

以凶也爰及於人哀此鵲寡宣王之所以興也夫鵲寡孤獨乃民之
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不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鵲
寡孤獨始誠使鵲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矣宣王
之步來還完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欽

庭燎賦也宣王常晏起晏后庭燎則辨罪於未晏
夜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于至止君子辨辨辨辨辨
庭燎之光君于至止君子辨辨辨辨辨

汜彼流水汜水也朝宗于海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無肯念亂者誰無父母豈不為一身念獨不為父母念乎

鶴鳴于九臯鶴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也聲聞于野言誠之魚潛在淵或在干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藿藿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藿藿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
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麓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
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
處也樹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

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祈父賦也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
祈父馬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言故

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祈父賦也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
祈父馬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言故

呂東萊曰越勿時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皆遺歸魏公子無忌
救趙亦令荷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
從戎使吾親不免於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白駒賦也白駒食之而肥食之而肥爾公爾侯
白駒食之而肥食之而肥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思勉爾道思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思勉爾道思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

我行其野彼黍稷言飲爾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彼黍稷言飲爾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養友
睦鄰任郵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
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鄰里鄉黨相
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收也故教以師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
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
不睦不端不弟不任不郵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干賦也此集寧既成而賦
秩秩斯干秩秩有聲也此詩南山之詩如竹苞矣而猶生如松茂矣而
之於水而而水之清也此詩之清也此詩之清也此詩之清也此詩之清也
其戶而東首而西其戶在東首而西其戶在東首而西其戶在東首而西
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能維能維能維能維能維能維能
林斯之也林斯之也林斯之也林斯之也林斯之也林斯之也林斯之也
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斯皇帝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也載衣之也載衣之也載衣之也載衣之也載衣之也
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無非
議無父母言惟道父母之愛則可矣

無羊賦也此牧豎賦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其羊也三百為群誰謂爾無羊九十其羣豈牛豎
九十非多也爾羊來思其角濺濺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也爾豎
者尚多也爾羊來思其角濺濺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也爾豎
來斯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何筮
新以烝曰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以烝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上其人之盛衰故素牲以告曰博碩肥腍
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脂膏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
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
節南山賦也此詩家父所作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持天子是此詩也
不弔昊天不弔昊天不弔昊天不弔昊天不弔昊天不弔昊天不弔昊天
此賦不見也此賦不見也此賦不見也此賦不見也此賦不見也此賦不見也
自為政卒勞有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之姓
朱豐城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川崩竭將興必有

積祥將必凶有妖孽固未可盡去之也蓋以為天意歟則武丁因承
 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宜且以雲漢夢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
 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之有盛衰此皆治亂
 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委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
 轉禍而為福轉凶而為祥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
 也使自能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
 小人問之則宜至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夫善為國者惟反求諸已而已

正月以刺幽王也我心憂復我之詛言亦孔之將大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疇咨以瘁
傷矣而為病之言以成疇咨又瘁大
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憂心惓惓念我無疆
不本民之無辜非其臣僕
謂山蓋早為岡為陵
詛之言而王猶安召彼故老
老莫之也
厲矣
其水懷又寤陰雨
載車所乃奔爾輔
將謂伯戎之先也
非所樂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初有旨酒又有嘉穀給此其隣此皆昏妲孔云
 朱豐城曰祭之凶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約之凶也非武王滅
 之也妲已實滅之也幽王之凶也非申侯大戎滅之也
 然祭凶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凶於妲已而天下遂
 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凶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
 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
 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
 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群小人以亂於外而先自絕于
 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身而已矣

十月之交此亦大夫所作
十月之交正更亥之月交日月朔日辛卯
陰之月而地維解
見故有日月之食
微不月行而地維解
不用其行
則維其常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
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若國無政不用等便臣子背君父矣婦乘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
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朱豐城曰周幽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小人以燭亂於外此災異之所

以與而亂之所以莫救也

火燄震電 電光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 山家幸而

高岸為谷 高岸前而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 胡憐莫憐

豈曰不特之 昨胡為我作 不即我謀 徹我墻屋 田卒汗萊

曰予不戢也 禮則然矣 我謀乃過 徹我墻屋 田卒汗萊

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 嗚呼有愴 職競由人 職主職力

也 嗚呼有愴 職競由人 職主職力 職主職力

不我里 亦孔之痲 四方有疾 我獨居憂 莫不逸 我獨

不敢休 天命不徹 我不敢做 我友自逸 我獨居憂 莫不逸

謝靈運曰 君子不以一身之憂 勤為賢 亦不以衆人之逸 樂為非 凡以

命有窮通 而我之憂 勤乃天之所付者 如是安之而已矣 不敢做我友

之自逸也 其詞甚婉 其志堅而不可變也

兩無正 賦也 昏主惡忠 亂而好說

周宗既滅 姓也 靡所止矣 正大夫 離居 正長也 謂大官之長皆上大夫

因以 謝靈運曰 莫知我勤 我不去者 自三事大夫 卿及中下大夫也 夫六

夜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 庶曰式滅 覆出為惡 禍其也 見將有易世之

善乃 覆出為惡 禍其也 見將有易世之 善乃 覆出為惡 禍其也 見將有易世之

朱豐城曰 人臣之義 有與君同休戚者 有與國同休戚者 與君同休戚

者 君憂則與之同憂 與國同休戚者 國亡則與之同亡 今而曰正大夫

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 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 三事大夫

守者而已 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 有民社者也 而莫肯朝夕 則雖未至於

亦何救於宗周之滅哉

戒成不退 鑄成不遂 曾我誓 衛衛 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 則聽言則答 誓言則退

能言匪舌 是維躬是 辟言非也 出謀口而 巧言能言 巧言

如流 俾躬處休 其言為於 安樂之地也 亂世世 巧言能言 巧言

朱豐城曰 聽言則答 告君不盡其誠也 謔言則退 引身以避其禍也 斯

人也 愛君不如愛身之厚 憂國不如憂家之深 其自為計 則得矣 而以

君臣之大義 責之 能無愧乎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 始免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有者有者者其雖不多然有者者有者者有者者但王不用

死彼鳴鳩鳩鳴也輪飛戾天戾至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以相成以不能已矣○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不為酒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中原有故庶民采之○庶民采之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頭彼奔奔○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或飛或鳴○頭彼奔奔

木樹薪之○莫高匪山莫後匪泉○莫後匪泉君子無易由言○君子無易由言

我後○我後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

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

于垣之謂也○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

言詭以為階也○言詭以為階也

亂之初生○亂之初生僭始既誦○僭始既誦不始不信之端也○不始不信之端也

君子信○君子信如社○如社如亂○如亂庶幾○庶幾

何人斯○何人斯胡斯○胡斯不胡斯○不胡斯不胡斯○不胡斯

伯氏吹壎○伯氏吹壎仲氏吹篳○仲氏吹篳不胡斯○不胡斯

我知出此三物○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以詛爾

巷伯○巷伯成是貝錦○成是貝錦有之彩似錦○有之彩似錦

彼何人斯○彼何人斯胡斯○胡斯不胡斯○不胡斯

伯氏吹壎○伯氏吹壎仲氏吹篳○仲氏吹篳不胡斯○不胡斯

我知出此三物○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以詛爾

巷伯○巷伯成是貝錦○成是貝錦有之彩似錦○有之彩似錦

彼何人斯○彼何人斯胡斯○胡斯不胡斯○不胡斯

伯氏吹壎○伯氏吹壎仲氏吹篳○仲氏吹篳不胡斯○不胡斯

我知出此三物○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以詛爾

巷伯○巷伯成是貝錦○成是貝錦有之彩似錦○有之彩似錦

彼何人斯○彼何人斯胡斯○胡斯不胡斯○不胡斯

其之詩則有燦燦衣服者有蒼履獲霜者北山之詩則有偃息在床者
有不已於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脫哉

小明 賦也大夫行役既自備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除舊生新謂也 曷其展歲 二至莫念我獨分我事孔

庶幾心之憂矣 惓惓不暇 惓惓不暇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念彼其人 傷者 惓惓不暇 惓惓不暇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君子 惓惓不暇 惓惓不暇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言君子無以安處為常 勞而勿懈 安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楚茨者 楚茨也 言抽其棘 抽其棘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我黍與稷 我稷與黍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酒食以饗以祀 以安以宿 安也 宿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將飲我此 飲我此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以牲以粢 以牲以粢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祭于初 祭于初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皇也 皇也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執事 執事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致君 致君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為賓 為賓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禮儀 禮儀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壽彼 壽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徂賚 徂賚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齊既稷 齊既稷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禮莫 禮莫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乎此 乎此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神保 神保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之意 之意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而祭 而祭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皆入 皆入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既飽 既飽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以飲 以飲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不廢 不廢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另氏 另氏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致力 致力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明遠 明遠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信彼 信彼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

我觀之子我心爲兮我心爲兮是以有
○家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章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桑扈此亦天子燕
交祭桑扈也
○之屏之翰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頰弁既而興又此也亦
有頰者弁也
伊爾酒既百爾故純嘉音嘉音
豈伊異人兄弟匪

間闈車之牽兮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觀爾前皆以慰我心

朱豐城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
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
然則仁之不知竟也孝之不知彈也學之不知孔子也猶之嗔高山而
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則所謂半塗而廢豈不惜哉
青蛇此也詩人以上好蛇言故以青

賓之初筵
左右秩秩
○筵豆有楚
既設樂而飲
射夫既同

相折於行射之飲
○筵舞笙鼓
樂既和奏
錫爾純嘏

狀其未醉止威儀
○賓既醉止載號載呼
亂我邊豆屢舞

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史司正之屬立之監以察其儀之大彼醉不戒
不醉及耻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式勿從謂無俾大怠使勿至於大怠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言所不當從者勿由醉之言俾出童妾無角之
無之物也醉而妄言則將三爵不識短敢多又記矣况敢又多飲乎
劉氏曰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乃盛陳

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
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過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
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也哉

劉氏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考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
若武公謹酒而言酒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
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矣武公此戒
言德言威儀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魚魚漢也此天子燕饗侯而
魚王何在魚王何在乎任乎編
魚王何在魚王何在乎任乎編
魚王何在魚王何在乎任乎編

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垂予之以衣衾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
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
如此吾遵而行之非有加於常禮之外也

維柞之枝柞木也其葉蓬蓬蓬蓬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
亦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
亦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平平左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
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都人士賦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
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采菽

既清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隔桑有阿

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還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白華兮白華

之子之遠

英英白雲

露彼蒼蒼

之子不猶

有鶴在梁

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

不可救也

何草不黃

何日不行

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

匪兕匪虎

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

命而代商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有周不顯

降在帝左右

王命不訥

陳錫哉

周之不振

世之不顯

厥猶

維周之積

文王之

於緝熙

敬止

天命

不僖

上帝

既命

侯于

周

天

命

靡

常

之政

然考

之詩

書

則

上帝命于孫乃如此... 命之不... 爾躬... 宣昭... 有虞般自天... 無葬無臭... 刑文王... 萬邦作孚... 則安城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 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 在於是也... 故仲也湯誥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意者吉... 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是也... 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是也... 敬則成王... 所以念祖修德備刑文王之業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 而已... 又若召公告王亦曰者其奈何不敬又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 德曰王其疾敬厥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語意尤為詳後... 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大明文命者以成文王之

明在下... 赫赫在上... 易維王... 之不得... 乃及王季... 維此文王... 小翼翼... 昭事上帝... 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 天...

此文王于周之京... 維維... 朱氏曰述牧野之事言其極事之... 言尚父之鷹揚而不及乎徒御之... 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矣...

此收其大雖不... 德成大小子有造... 朱氏曰先神而後人... 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字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皇矣上帝大臨下有赫... 惟此二國其政不獲...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帝省其山柞棫斯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文王可為而不為... 故皆謂之至德... 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

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 非武王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錫之光受祿無... 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文武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

行... 物... 以... 之... 傳...
 既醉... 既醉... 既醉...
 威儀... 威儀... 威儀...
 朋友... 朋友... 朋友...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夫大也... 四國... 計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夫... 大... 也... 四... 國... 計... 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夫... 大... 也... 四... 國... 計... 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乎乎小子未知... 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 民之靡... 盈... 誰... 風... 知... 而... 某... 成... 則... 以... 其... 德... 曰... 匪... 匪... 命... 之... 言... 提... 其... 耳... 夫... 大... 也... 四... 國... 計... 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夫... 大... 也... 四... 國... 計... 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夫... 大... 也... 四... 國... 計... 謀... 命... 下... 之... 威... 維... 民... 之... 則... 言... 其... 言... 其... 維... 德... 之... 基... 其... 維... 哲... 人... 告... 之... 話... 也... 順... 德... 之... 行... 其... 維... 德... 人... 獲... 請... 我... 德... 不... 信... 也... 民... 各... 有... 心... 同... 聲... 相... 和... 也...

不能胡斯畏忌
何敢言王政暴虐不敢諫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按厲王得衛巫使監諺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
吾能弭諺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于列士獻詩鼓歌曲少獻言師箴賦賦誦誦百工隳厥人傳語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督史教誨老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雲漢賦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則身躬行
倬彼雲漢天昭回于天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謝靈運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豫之方必預期來年于天宗農
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登實秋報社稷又碩詞
歲之方登其為民事之慮何其深哉

高維嶽山之大而高曰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仲山甫之德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朱氏曰明哲保身者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身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維此聖人

利避害而後生以全軀之謂也然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舍生取義
又不如是論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以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山甫之柔非欲美之謂而保身
未嘗在道以○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中興也宜哉
韓奕以賦之序亦以爲尹吉甫所作今未詳也

維馬甸之句治有偉其道韓侯受命王
匪解慶共爾位朕命不易也餘不庭方來庭之國以佐戎辟又戒以修
其詞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之在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徐而曰吾之來也淮夷是求我車既
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雍有
爭王心載寧此言既伐成功

朱氏曰天下之未安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未息者以王化之未
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之在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徐而曰吾之來也淮夷是求我車既
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雍有
爭王心載寧此言既伐成功

爲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人臣之功成王者
之心安矣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召公武式辟四方徵我疆土微并其匪攻匪棘
國來極極中四方所取正也于疆于理至三南海言淮夷既平王又命召公
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也○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王國而巳於楚楚之由也○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以肇敏戎公
公用錫爾祉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柄
也我之命召虎以來召來宜豈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女能
開敏女功則我因當錫爾以福祉矣勉之以先人之業繼之以後日之

報宣王其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程卮一也告于文人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程卮一也告于文人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晉福明明天子令昭天
天理人心以感動之也

虎拜稽首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晉福明明天子令昭天
天理人心以感動之也

夫治此四國命之謂也
公既受賜遂逃稱天子之美命作廉公之稱語而助王
之不記勳其君以文德而不欲極其意
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揚龜山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茶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與有吉甫召
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獫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
多宜王何力哉

常武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大祖師皇父也
也宜王自將以伐淮此

子之功也而不知宜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不回則王道之大
信有以服其心宜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
即武王哉千戈而繫兮矢求懿德而肆時長之時乎

瞻印賦也此制王變

哲夫成城則立國豈婦傾城則覆國然彼哲婦為象為鵲為鸞

為婦有長舌非不維屬之階豈多言過也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其言多非有教誨之益○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勸人伎武能以前言而後言也

陟止齋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奭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風雅之終係以召風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劉安城曰召吳居變雅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猶下泉之終變也歟

頌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也

頌頌之形器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於穆清廟清廟深遠蕭蕭雖顯相與和濟濟多士事之興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在廟其助祭公厭著厥且而德在人之無不執行

在天駿奔在廟其助祭公厭著厥且而德在人之無不執行

有承乎信乎其無不

維天之命文王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假何溢我其收之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迺用有成維周之禎

烈文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高山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吳天有成命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有密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園丘掃地而行事喜用陶甗牲用豬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後稷配焉後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言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實右序有周言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實左序有周言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實左序有周言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我時邁行諸侯天其子

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覆臺以百神則莫不懷柔神人受戒如此則信乎武王能蓋君道也

輔氏曰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嘒嘒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與之一相期以文德洽諸夏而無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所謂偃武修文者是已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執競武王執競武王也此祭武王也無競維烈不顯成康言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也帝是皇言武王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敵也其明言武王明德之著也

既醉既飽福祿來友言既醉既飽福祿來友也

思文思文也此尊祖配天也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言思文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也

嗟嗟臣工嗟嗟臣工也此戒也敬爾在公言敬爾在公也王登爾成言王登爾成也來咨來言來咨來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噫嘻成王既昭假爾也亦服爾耕言亦服爾耕也

朱氏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后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言朱氏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后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也

蘇氏曰民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言蘇氏曰民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也

之問交相忠愛如此

振驚也此王之王

振驚于飛振驚也此王之王于彼西維西維也我客天止天止也

亦有斯客斯客也在彼無惡無惡也庶幾夙夜以求終春夙夜以求終春也

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絕且

示天下公器又使特君常以獲重為蓋爾

豐年豐年也亦有高廩高廩也萬億及秬萬億及秬也

豨昇祖妣豨昇祖妣也以洽百禮以洽百禮也降福孔皆降福孔皆也

有有也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在周之庭設業設虞也

宗牙極羽宗牙極羽也五舞五奏五舞五奏也應田縣鼓應田縣鼓也

乃考乃考也蕭管蕭管也備舉備舉也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也

觀厥成觀厥成也有以感乎神也有以感乎神也求親厥成求親厥成也

成和是聽成和是聽也有以感乎人也有以感乎人也

荷與荷與也涕洟涕洟也有有也多魚有多魚有也鮪鮪也

以祀以介景福以祀以介景福也

自來維自來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既右也既右也亦右文母亦右文母也

載見載見也亦右文母亦右文母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有有也

以松楠有挺旅楹有開是謂是遷 陸彼景山松栢九是謂是遷 登龍澤也明厥靈與之盛如此壽考且享以保我後生 以松楠有挺旅楹有開是謂是遷 陸彼景山松栢九是謂是遷 登龍澤也明厥靈與之盛如此壽考且享以保我後生 以松楠有挺旅楹有開是謂是遷 陸彼景山松栢九是謂是遷 登龍澤也明厥靈與之盛如此壽考且享以保我後生

三卷
 鈔書經三註粹抄序
 慶元己未先生文公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沒又...
 千萬言嗚呼書善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
 見於薄書足以盡發經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
 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
 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
 極樂教化心之發也此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
 至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
 及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
 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
 教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詞與自多述舊聞二...
 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
 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
 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亦可以得其肯意之大概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
 序畢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放至勳功言堯之
安安無所勉言其德允恭克讓足以信恭而能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
性之美皆出於自然也允恭克讓足以信恭而能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德之威即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稱堯之
德莫備於此且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第一義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不勳加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百姓昭明
百世俾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時雍時雍和也此言堯德其能自而
所調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親九族至和萬邦者推此德
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曆所以紀數之吉敬授人時
必執曆授之有司使春而東作夏而南耘秋而西成冬而
閉易四時作事皆符以四時氣之早晚以為緩急之宜也

呂祖謙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
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此聖人所以事天治民也

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書至青鳥氏
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世步

占曰欽曰敬最為詳讓及夏羲和合為一其職已畧至周為大史氏正
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為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則其官
益輕蓋造端創始推測天度非止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

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虞書朱官次名曰暘谷蓋取日出之義也
實出日平秩東作也欽也虞書朱官次名曰暘谷蓋取日出之義也
實出日平秩東作也欽也虞書朱官次名曰暘谷蓋取日出之義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蒼龍七宿以正仲夏厥
民因時而民愈康也鳥獸布疇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實
綏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危室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星
虛之中也厥民夷鳥獸毛毨也毛毨者毛落也○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州黎民罔不懷○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氄毛也氄毛也
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氄毛也氄毛也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氄毛也

既命羲和造曆制節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理
人之敬天動民其謹如此是以術不遠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獲
百工庶績咸熙也信誓治也工官也庶安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曰與月會而
一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為朔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于之
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

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致閏
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天之
經星猶机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分晝夜而

經星猶机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分晝夜而

經星猶机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分晝夜而

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没
 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合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逆天而右轉
 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今日以退然舍難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
 而行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帝曰嗚呼若時登庸我訪問也若順也則用也言難為故齊曰亂子未啓
 明也開也言其性也帝曰嗚呼若時登庸我訪問也若順也則用也言難為
 若予未離死曰若時登庸我訪問也若順也則用也言難為故齊曰亂子未啓
 靜言庸遠則謂庸也庸與庸同象恭滔天心不測也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
 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
 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
 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
 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湯湯洪水乃已帝曰帝曰岳

神以啟摩廣之治乎惟可呼故一呼而天下莫不異可命則命
 故一命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威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也協于帝也澤深格也文明溫恭允塞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也帝曰嗚呼若時登庸我訪問也若順也則用也
 帝曰嗚呼若時登庸我訪問也若順也則用也言難為故齊曰亂子未啓
 呂氏曰教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
 嘗教陳以言故堯於此其言與實相稱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也受終者受其成也文祖者文王也受終于文
 王德以齊七政也受終于文祖也受終者受其成也文祖者文王也受終于文
 王德以齊七政也受終于文祖也受終者受其成也文祖者文王也受終于文
 王德以齊七政也受終于文祖也受終者受其成也文祖者文王也受終于文
 王德以齊七政也受終于文祖也受終者受其成也文祖者文王也受終于文

西巡符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符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特姓

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
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
患也

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
於是命巡符正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
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符辟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符者一諸侯來朝者四天子始侯雖有尊卑而一律
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和洽也

陳氏曰隆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濶川

陳氏曰隆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
濶川者防護塞之患也州十有二山亦如之至於川之濶者則不可以
數拘焉川之大者濶濶之小者亦濶濶之不以小而濶也夫天下之
患當起於微聖人之知嘗察其幾山之表識無俟於致詳水之疏導則
不容以或畧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此者常也五刑墨劓剕宮大
便作官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亦作教刑
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蓋之矣雖其輕重取舍合賜舒
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

重乎廢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
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或言堯舜之世有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又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其必不
然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教則所謂傷肌骨以懲
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絕謠言
帝崩于泰山○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四門有以天下為家之氣象焉○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為
一身之精神焉

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言其食之道惟柔遠能懷而德之博德允
堯而難壬人也堯厚允信元仁厚之人舜禹率服此亦治于州牧其書其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言有能奮其忠事功以廣帝
亮采惠疇明亮厥事而兪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兪汝往哉此未總○帝曰棄
黎民阻兀饑汝后稷播布時百穀此因禹而中命○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放敷五教在寬放敷若故以布之寬若故以待之
朱子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折為三
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之意可見

帝曰臯陶瑋夷猾其寇賊臧其汝作士五刑有服服其罪也五服三三刑大

宮下室五派有宅五派五等家三居大雅居四居次則九
惟明克允此因萬業而印命

夏氏曰帝命契教以一言曰首命皋陶教以一言曰明

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董氏曰帝者之世詳於
化而畧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故虞氏禮樂之官分為二而
兵刑合為一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

帝曰嗚呼予工余曰垂哉帝曰嗚呼予工余曰嗚呼予工余曰嗚呼予工
稽首讓于父折登伯與三厥也帝曰俞往哉汝詒和共職也此○帝曰
嗚呼予上下草木鳥獸上下山林倉曰蓋哉帝曰俞咨蓋汝作朕屨山澤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為之厲
禁獵於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昆蟲未熟不以火田之類皆順施政
教若之之事也故獸魚咸若所以為夏后鹿濯魚躍所以為文王然至
於禽獸繁殖則有益之烈而於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
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為若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與三禮記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宗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直哉惟清直哉惟清直哉惟清直哉惟清
伯拜稽首讓于璆龍二臣帝曰俞往哉

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為交於神明之本也故敬則此心收斂而
直矣直則此心虛明而清矣此時之心即天地地人鬼之心也

帝曰嗚呼汝典樂教胥子曾長也天子公卿直而為寬而栗則而無愆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帝曰嗚呼汝典樂教胥子曾長也天子公卿直而為寬而栗則而無愆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九官十欽哉惟時亮明天工

丘氏曰帝舜初咨四岳以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堯之載以
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九官十欽哉惟時亮明天工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帝曰龍朕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聖說殄行
胡新安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
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
信何憂說說之得入哉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
者皆此職也

不曰堯舜之功而曰堯天之功以我今日所咨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歷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而用匪人以敗事朝廷之政得人脩舉天下之民由是又安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出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考績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不肖之別失

陳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蔽使徒考績於三載而不俟陟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於三考而不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欺矣故考績於三載

時加黜陟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家宰歲於受會詔廢登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

舜生三十徵也帝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亦

董氏曰舜方攝政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澤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厲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德

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史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恭惟格降舜無是事而卑陶猶不

是戒為君者可以監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布于四海祗承于帝
呂氏曰堯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意見禹有君

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報為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言一語未嘗不以艱難為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報為之治也

陳氏曰君臣克艱乃政治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勿其艱則玩其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與畏而沮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

曰艱而必曰克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舜其得之言以為信節

真氏曰知為君之難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而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而不

知遺于野者之難達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德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已以求

人情之公易置者不置易廢者不廢皆克艱一念為之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聖大而化之神乃武乃文有威可畏為武皇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唯熙罔遠道以千百姓之舉罔弗百姓以從

已之款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人君能守法度不從逸樂則心正身脩理昭著而至於人之賢不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者皆有以審其終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以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

不可遺執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弗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致

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肯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九功惟叙九功合三事六府叙九叙惟叙叙而錄之也 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於

此者有無窮之責重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以事之出於

勸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卿

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之欣歡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

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趨事赴工

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篇童吹陶雅頌頌與夫為春酒

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道制備有存者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水五金木土谷也三事德刑用允治萬世求

賴時是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堯期倦于勤十

日者百汝惟不怠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龜臯陶遭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言舉○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兄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念功者念其功也○帝曰臯陶惟茲

臣庶罔或干犯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言始雖不克干刑而實民協于中時乃功德○帝曰臯陶惟茲

林之奇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

刑出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舜之本心也臯陶體此意

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為能

惟士師不執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

臯陶曰帝德罔懈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大刑

故無小罪厥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簡者不煩也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矣父子罪不相

及而賞則遂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

犯雖小必刑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

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

殺可以無殺疑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

之意而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

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

用刑用賞或有疑則管屈法以伸息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

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遷違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

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民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

不犯于有司也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而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不易之理其宥

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與如天地

之尊寒暑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發之所四方風動化四聲

惟乃之休是乃汝○帝曰來禹治水啟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其言試功

而能其功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也唯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大績功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言汝位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必以此治之之法而傳之其見於經如此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則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無稽之言勿聽無稽者不考于古言弗詢之謀勿庸弗詢者不咨于衆謀○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可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好言也戎兵也言之分利害之朕言不再吾之何汝蓋已至矣

上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以聽言處事之要而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儆之欲其戰兢兢兢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

禹曰枚卜之也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朕志既定謂謀食同鬼神其依龜蓋協從卜不習吉

曰咨禹惟時是也有苗弗率不循教汝阻征禹乃會群后誓師曰濟濟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

一乃心力其充有勳○三旬苗民逆命蓋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田召罪引惠祇載見賢聖亦允信若至誠誠感物感神

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格非以舜于羽而后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舜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楊氏曰古之時文武一道故于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武頭則為文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倫矣

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明弼諧謀為君而信為臣則臣之所

陳氏曰禹皋陶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諛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言令色孔子云惡之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德也

商而燕剛而塞... 三德九者之中... 受敷施九德威事... 惟時撫順也于五反也... 統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勢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豫見及其者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降卿得以反玷大夫得以雍撤

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 陳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

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蓋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實恭恭敬又...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敬哉有土有土有財有財有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 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功不可忘也所恩日孜孜者在此而已...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順適乎道心之正也

天之不暇又何以幸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居其所故能為... 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而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帝曰吁臣哉鄰哉以人言鄰哉臣哉之義重不可忽也臣曰命命而卿曰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雖不至於苛鄰而復臣亦不至於流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猶也日月五星取其明也山龍取其文也六者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宗彝取其威也華蟲取其文也

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明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

志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

陳氏曰舜以臣命禹見君臣之志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

志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

為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

予欲汝爾汝無面從有後言欽四鄰○虞碩說說若不在時時是也

侯以明之侯以明也侯以明也侯以明也侯以明也侯以明也

款並生哉款並生也款並生也款並生也款並生也款並生也

處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威之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其至必不得已而後威之其至必不得已而後威之

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禮書之以愧耻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賜

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款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將不格

與並生之心不獲遂威之不容已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登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是

舉敷納以言○陳而上納明庶以功成也明庶以功成也○其車服以庸厚其報也誰敢不讓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南功○帝不如是則遠之臣對○無若丹

朱傲惟慢遊是好傲是作○傲是作也傲是作也○傲是作也傲是作也○傲是作也

度土功滿成五服○度土功也度土功也○度土功也度土功也○度土功也

其各迪有功○其各迪也其各迪也○其各迪也其各迪也○其各迪也

真氏曰帝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是陶以逸欲戒

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能廢類

做之君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也

慶曰長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擊也擊也○擊也擊也○擊也

歷賓在位群后德謀○歷賓也歷賓也○歷賓也歷賓也○歷賓也

之成鳳凰來儀○之成也之成也○之成也之成也○之成也

鳳儀獸舞原其所以感召如此若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憐也

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而深美之則

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慶曰於予擊石拊石重擊曰擊輕擊曰拊擊

王氏曰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有舜之德不可無樂以發之有

樂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

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時也惟時也○惟時也惟時也○惟時也

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惟幾也惟幾也○惟幾也惟幾也○惟幾也

百工既成，則拜手稽首，願言曰：念哉，聖作，此事慎乎！意欲成慶，
 者乃成，欽哉！欽哉，成也。欽哉，成也。欽哉，成也。欽哉，成也。曰：元首明，股肱良，庶民康，
 又歌曰：元首叢脞，股肱惰弛，國事日非。元首明，股肱良，庶民康，
 惟時惟幾，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功成禮備，樂
 和然頃刻，敬與之不存，則危之汙自起，豈意微之不察，則禍患之
 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奔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且陶言人
 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以樂於其事者，易至於紛更，故必謹乎成
 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猶必履者，乃成欽哉，不可玩夫也。為也，當
 帝以股肱喜，故責其臣，則怨其不知率作與事之道，以元首起，故責其
 心，則怨其不知慎乃慮之道，以百工既成，則期其效，則怨其不知履者，乃
 成之道，此身陶將歌厥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舜作歌而責難於
 臣，與陶厥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如此，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
 及也。
 真西山曰：范大史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成也。若夫君
 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弛矣。此萬世所以警也。斯言待之
 矣。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仍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
 以勅天命也。
 新安陳氏曰：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怠戒謹之意，惟虛辭能
 之後世歌工頌美之歌，安識此意。又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
 幾，歌之所謂喜者，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謂則
 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以戒敷天命而求你之矣。

陳氏曰：備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故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故
 功難已極，聖心本無極也。
 馬氏曰：高水之規模，次第與水乎后。
 高敷土，九州。隨山刊木，與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
 陳氏曰：水患未平，擇其下流之蔽障者而疏通之，區域未辨，因其山川
 之高大者而奠之，皆行其所無事之勞也。至于先决九川之水，以距
 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畝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
 流以疏其勢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若九山刊旅，列茲疆理。東漸于海，西流于野。九川
 既流，九澤既辟。四海會同，各居其所。○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
 慎財賦，咸則三壤。則曰：前地九州土，載又皆成賦中邦。○錫土姓，錫田
 以祿之。○德先不距，遠朕行。○五百里甸服，甸曰甸服事也。百里賦納
 三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事也。○五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要服，而後五百里甸服，三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荒服，而後五百里甸服，三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
 廢龍路契丹至，重責有耶律之難，緩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馬氏曰：向候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
 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蠻夷則法度宜畧，治以不

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脚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于四海風聲教化至于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董氏曰自黃帝經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其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

先用力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勞然後用功於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唯河

為大水患唯河為甚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河之下流而交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交則冀濟之下流也自青而

徐則流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流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

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

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北始於河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筆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

機實關乎德教之感化故曰格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抵德之心

其言其計較伐罪之意嚴其坐作也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其則有危之怯強檢懲

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所以深討其

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措陳之戒也

至曰六事之人非但六卿凡有事皆告汝○有危氏威侮五行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

狂予則擊汝

董氏曰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也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啟承繼禹之道者莫若啓猶有有危

之亂况不如禹啓者乎吁萬世可以監矣抑又有感焉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華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

以征有危召六卿而誓與會群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三正與侮慢自賢交讓厥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討爾尚

一乃心小者同詞蓋死於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講于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

其為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大康失邦兄弟五人怨

大康尸位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也以逸豫厥德謂民咸感也民咸感也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河此使不得更也

呂氏曰奸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被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授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廣勝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江充何所因哉

陳氏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頂傳為遊畷而民遂二何也民之於禹如類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二也然羿能承大康

於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歌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成以作歌五子朝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祖訓之訓五子之怨尤後結終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序於首也

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事畢之分如蠶葉之不作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德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邦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必滅亡而已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苗三失言所心怨皆不待彰者而知予臨兆民壞乎若朽腐索之御六馬六馬易為

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而作也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於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隕通也百二十斤為鈞鈞石和平也三

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後世應詳○其五曰嗚呼曷歸予且遠也奈何大康荒墜其德覆宗絕祀而絕其祀乎懷之非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予予心頗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不可

董氏曰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其食之殺人犯之致死輕生者身試之卒至禍敗大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哉

仲康下有夏中表之運拜執國政社稷安宅在其尊帳而仲康能命命侯以掌六師能承仲康以討有罪其罪未能行非不道之誅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脈中絕之際而能與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察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

林氏曰拜廢太康而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義和之罪雖曰沉酒于酒然當惡于羿故胤侯承王命征之以剪羿羽翼故仲康之世非不得以是使仲康虛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

告子矣曰嗟予有衆理有諛訓明徵定保明有徵豈可先王克謹天戒臣

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官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不亂于酒昨官離次昨官離其所居之館也倣擾天紀倣擾天紀還棄厥司天紀也

月星辰不敷敷敷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房房也琴鼓琴鼓也鼗夫馳庶人走日食也義和尸厥官聞知昏迷于天莽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

朱子曰日月之虧皆有常度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天子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

夏昆阿王石俱焚天吏說德之善惡而殺之也。人烈于猛火，殲厥渠魁，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嗚呼！成厥受允濟，愛充厥威，允罔功。明也。受其也，嚴明勝則信其也。其爾來士懋戒哉。

仲康之命胤侯。見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詳諸侯敵愾之義。其詞直其義明，非若五伯撥諸侯以伐諸侯，其詞曲其義迂也。

董氏曰：大康失邦，仲康肇位。正天下仰望新政之日也。義和天官所主曆象而立，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此而不誅，何以責其餘哉。胤侯之征，所不能免也。曰承王命，征征伐自天子出也。曰干先王之誅，去令自先王制也。曰以爾有衆，奉將天討，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仲康之克嗣祖考也，宜哉。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孤。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我湯不恤我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言湯不恤我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正有夏也。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多矣。商衆言：桀無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夏王率勗。民力斃刑，以殘民生，代國受曰：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罔殺汝，罔有攸赦。

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而故縱罪人也。

董氏曰：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為治。君逆天而臣違君，則為亂。湯初不敢違君而為亂，而桀則不能承天以為治。彼既多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於天命，有不獲已。湯何以知其然哉？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畏亦在民。始於匹夫匹婦之復仇，而終於西夷北狄之咸望，吾非彼君也。而曰：俟我后，我何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啓之也。天之所啓，我固違之，是逆天矣。是意也。天下之民皆知惟亮之民不知，故有議湯之稱亂者。有議湯之不率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敢於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率我衆也。將以安天下之衆也。此湯之誓，所以為毫民而發也。其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吁！湯之不率，乃天下之大幸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勲德。曰：予恐後世以台為口實。後世者，利之人也。藉我以為口實也。

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后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所以為民。其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與。王勇智，義正萬邦，維維禹，舊服茲服。厥典奉若天命。

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用奕厥師。用使昭明也。○商賢附勢，寔繁有徒，言其附勢，人同聲。肇我邦于有夏，若重之有莠，昔粟之有秕，不相容之勢，小大戰戰，罔不懼也。于非辜，矧予也。

先王方祿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豐鳥獸魚鱉咸若三王
子孫也弗率皇天降災假也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也白其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
二敬惟親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咎也先民
時遷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是有萬邦
茲惟艱哉

呂氏曰湯於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
人心未離事桀之心為常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倫檢身之誠有
一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感業日以廣天命歸
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於有萬邦也

數也求哲人伴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也常歌舞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淫風也淫風也過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也亂風也亂人之所好也惟
茲三風十愆○三風懲之也也卿士有一干身家必幾邦君有一干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加之不能正者具訓于蒙士詳悉也蒙家之士則
蒙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也嘉言孔也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

薛氏曰善不必小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惡不必大故有一干身家國
必喪虞公以垂棘之璧亡其國冥大宰以越之女色覆其宗聖人之戒
豈誣也哉

太甲上式甲既立不明伊尹故諫攝三年
伊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柱我宗廟罔不抵庸天監也厥德用集人命也○有無綏也萬邦惟尹躬克
左右厥辟宅師也身許左右成肆嗣王丕大承基緒

陳氏曰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聖人於天之明命而曰顧上天於理
人之明德而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引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
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忘乎聖人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也自周也信有終相亦惟終夏之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也○伊尹乃言曰
朕辟辟不辛言君
先王味也○王惟庸罔念祖德也伊尹乃言曰
自後命以自取亂也

陳氏曰聖人之心惟恐終于己有未至而施于事有未及故既謀矣而
不頭坐待止而行之○道不止此也誠以吾身之德能備於吾身而不
能使吾之子孫常備其德吾之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
行其政則吾之仁為有限而吾之心為有缺矣故廣求賢才求之一鄉
而不足又求之一國為求之一國而不足又求之天下焉夫求之所以
如是其廣者誠使吾之子孫有所依據款有為焉則有闕而發之者有
順而導之者於是吾之子孫可保其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若虞張張者括括于度則釋也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爾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
高而不惜也王祖維桐宮發夢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親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相匡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祐有高俾嗣王克終厥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親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相匡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祐有高俾嗣王克終厥德

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固惟厥終

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伊尹之迷今之復其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銘一復其舊而光彩炫耀萬境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君成王之下者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德誠於上協和于下惟明后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有國者厥降之民乃曰僕我后不致忽視遠惟明德惟德承王之休無斁之美而無所厭敷也○王赫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先思孝其不敢下思

太甲下

伊尹申誥重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帝學于克誠天位則德惟治否德亂則治同道不同道則不與與亂同事則不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謀其所與始於如也○先王惟時懋厥德克配上帝今正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持勝必自道○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慮胡獲非慮何得哉○成其為何成哉一人元良萬民以貞一人元良萬民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疑而

成有一德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伊尹既復也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誥信也命靡常厥

求於民而民求歸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惟吉內不備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特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

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陳氏曰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

君子蓋言川人之常一也君德之一未始不出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

亦足以見其君德之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木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

無以遠萬殊一木之妙博而求之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

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偏之見學既有所得不可忘一貫之理

仰萬姓咸曰大哉王言無一理一哉王心無一私私克緩先王之祿求底蒸

民之生而求底蒸先王之祿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后非民間使民非后罔事無行廣以狄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蓋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之事使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

以一理付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

也譬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始終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

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

則不思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

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言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則我民無不歸我民之

明哲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翼命
子簡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德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憂帝
齊子良弼其代子言。

陳氏經曰有高宗有傳說則可若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劫其所為必
有以私意害公者若漢文以愛得御通光武以誠得王梁豈足憑哉
陳氏雅曰天之生賢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意
賢之處世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繁傳嚴之野惟肖也○爰立作相王置
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川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修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旆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陳氏曰君有理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為江海何憂百川之
不歸君無罪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
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
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立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治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義○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玉惟戒茲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則則有起羞之患○重則則有衛身也○輕動則有起
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
笥者○戒其有所輕與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
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應善以動動
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倫有倫無患○無
啓籠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顯于祭祀時謂弗欽○
不敬○禮煩則亂○不敬○禮煩則亂○不敬○禮煩則亂○不敬○禮煩則亂○
服言謂可服行乃不良下言于罔聞于行無所聞而行之也○說拜稽首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亦不為難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
有啟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傳學于其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稷暨
厥終罔顯○爾唯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醴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
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
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不師古訓而能長治

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
理明理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
事為一故精義所以利用利用所以崇德木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
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祖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不嘗
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
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禮可識

惟學志務時歎厥修乃求允慎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也率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賞監下先王成憲其求無怠

陳氏曰佛老之學其疑神坐忘幾於德脩罔覺矣惟不知監於成憲故
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止所德而非先王之德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厥位

陳氏曰為君之道莫大於法祖訓以行其政為相之道莫大於求賢不
而任之職然必君德脩而後相職舉蓋人君之德苟未至於無缺則威
於聲色而便嬖之臣得志惑于貨利而聚斂之臣得志相臣雖欲招俊
又而用之其可得乎故進賢之責雖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君
德之脩皆乃賢才進退之所係此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怠之後而旁招
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腹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
先世長保衛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一夫不獲則曰肆是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
衡也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不與共治惟賢非后不食○不與共食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末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有雉雉○宗廟之明曰又祭祖已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然後正其非○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與○厥義理之降
年有未有不來○非天民民中絕命以非義而中絕其命○
民有不若德○不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其如我何則天必○嗚呼王司啟民○

西伯既歿○王既受命○西伯之國不道於其舉兵伐而勝之○
西伯既歿○王既受命○西伯之國不道於其舉兵伐而勝之○

蘇氏曰祖伊之諫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
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謂是篇而知周德之至
也祖伊以西伯之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之黎不利於
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商者是知周家初無利
天下之心其載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將守臣節
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與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
故因載黎告紂又覆乎天命人情之可畏而思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
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也○正四方○我祖底求厥
干○我祖成湯致我用沉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我祖伊尹既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言○吾欲遂于荒○我求老成○
今爾無指告予頭爾若之何其○

王子孫天壽降災荒股邦方由言力與
其所嗜也其考長之人備有位人皆謂
受其政其備商其論我周為臣僕我
去為道我舊云刻子不從卒立紂必
王子弗出我乃願齊宗祀而無所託
王以自達其志於先王我不願行逃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
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
士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
此可見矣

張廷堅曰若下之去純死生其志在於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而去
比于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
忠皆異行而同情也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上 泰誓上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
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
款其君長乎人而推天地父母斯民
王發此是雖一時皆師之言而實為
今商王受也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

今商王受也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
今商王受也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
今商王受也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
今商王受也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

世惟官室臺榭池侈服以殘害于
天震怒命我文考王肅將天威大
以爾友邦旁親政于商惟必罔有
遺厥先宗廟弗祀百神宗廟之祀
乃曰吾有民有命南極并侮而無
陳氏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
能付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
養之為一師以教之為君師者當
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
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
同力盡德同德度我受有臣億萬
實通盈滿天命誅之于弗順天
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永
于民民之所故天必從之爾尚福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
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
力行無度力行無度力行無度力行
作仇相為仇相為仇相為仇相為仇
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發香為
惟天惠愛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惟天惠愛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惟受罪浮過也干桀刑矣元良賊臣諫輔謂已無天

飲不足為謂祭無元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

憂協朕下也于休祥我商必克此言天意有德兆夷人其人言

心離德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至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徃

我武惟揚事侵入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孫之臣則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

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易故夫子子也周武無畏事執非敵心以湯非我所也百姓

庶幾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董氏曰勛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

群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黍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今商王受神侮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昔也朝涉之

聖冬月見朝涉水者謂朝涉人之心視此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發

四放桀而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交祀不修宗廟不享作苛投淫巧以况

婦人為炮烙之刑上帝弗順祝斷降時喪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文共大惟作威乃汝世

世桓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延大以爾衆士殄滅乃讐汝之世爾

教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時以成汝君功多有厚賞不迪不聽行有

罰戮○嗚呼惟我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

受多方○予克受非武惟朕文考無非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

董氏曰三篇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怨已極人怨已深不特牧

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牧誓武王華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時甲子昧爽明王親至于商郊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旟以麾

曰惟我西土之人其速而聽命之○嗚呼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

爾于立爾手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自牝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已常厥肆祀弗谷之祭祀而不報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其王受不以道之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效克于

商邑○今予發武王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子○尚桓桓武如虜如奴如奴如奴于商郊弗遘克奔以役西土勛哉

夫子爾所弗勛謂不勉也其于爾躬有戮

此臨敵誓師之詞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戒其輕進也攻殺擊刺之法

戒其貪殺也勉其武勇而戒其綏降也

武成武王伐殷帥師至于郊外二月既死三月既葬五月既克六月既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也越翼明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底致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特有大正于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虐虐庶民為天下逋逃主茲北淵蔡言謂
 如天下而逃罪人之主如魚之來淵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過也亂亂
 彘蠻猶罔不率俾也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匪作神蓋既戊午
 師渡孟津矣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徒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啓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也既生明明也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脩文師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之
 既生也庶邦若暨百工受命于周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
 亦先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也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
 邦啓十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
 克也厥勛也膺也天命以撫也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恭天成命也肆予東征發厥士女惟
 其士女也黃昭我周王也文事周之來也德也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也民用歸附也大邑周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
 能重氏五教惟食喪祭也悫信明義也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大勳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
 定商以常典大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共範武王勝商滅受立武庚訪則其
 以範子以天道故箕子以洪範陳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之禹謨
 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陳氏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之大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極倫攸叙也
 所以叙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也乃震
 怒不昇也共範九疇也敷敘攸叙也敷敘攸叙也敷敘攸叙也敷敘攸叙也
 九疇攸敘攸叙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也次三曰農用
 八政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也次五曰建用皇極也次六曰
 又用三德也次七曰明用稽疑也次八曰念用庶徵也次九曰
 次九曰罔用五福也威用六德也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為五行在人事為五事在天合天政者人之所
 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
 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合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
 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
 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止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也稼穡以德行土蕪五行無正位也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金天五生土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
 也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實
 大為五

三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慮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慮作聖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陳氏曰盡性踐形之孝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貌言視聽在外

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

百體各供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而從

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冢八

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皆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

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

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冢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

殘禁暴也五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

星辰之所為而人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不能

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

保極

極猶北極之極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之所建福

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

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比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

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此

九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言民無邪黨而臣惟皇作極惟君為之

正取○九厥庶民有猷謀為有為謀施有也汝則念之不忘不協于

極本合不惟于咎不惟于咎則受之謂不和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而

和之也發於中汝則錫之福時是也人斯其惟皇之極汝於是錫之以福而

美○無履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使蓋其行而邦其昌

人之有才智者能進其行則○人既富方穀穀善也在官之人有視

言使皆皆贊才而抑其行則○人既富方穀穀善也在官之人有視

汝弗能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章○人既富方穀穀善也在官之人有視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人既富方穀穀善也在官之人有視

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

之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

所以化采此者淺深不一也○有有不同而此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

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陳氏曰朝廷有以尊尊○富之祿之雖所以為

君子計而實所以為斯民也

無偏無陂○中道王之道無有作要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也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也無友無側○不

也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極正之體也王道直也

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又

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和思創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風詠

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正大之理人

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

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机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教言是德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五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昭德而化○剛克燮友柔克○克治也○沉潛剛克

高明剛克柔克

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平康正直無所事事矯拂無

為而治是也澤弗支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

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功以訂之陰以飲之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至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曰世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其此曰柔其此曰剛

繇繇不居曰克交謂相勝之曰貞曰悔九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也推人舉

其此為龜曰克交謂相勝之曰貞曰悔九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也推人舉

之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尸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尸

龜之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其達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

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

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用人用靜吉用作凶○八極徵曰兩曰陽曰煥曰寒曰行五者來俗

以其叙庶章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

又時暘若曰哲時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

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

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

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

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陳氏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適然之數周未無寒風秦土無燠年

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

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災而堯湯亦不無旱之變蓋或然

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造化也

曰王省惟歲王者得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教用成又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于廟日月歲時既易百教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

用儆家用不寧

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治理大而要職卑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

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

又是則為咎徵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

庶民之君土猶星之屬于天也民不官官者庶民之休也保乎上人心

以風雨

得失故但以月之復是以所以從民之欲者如耳夫生民之衆寒者欲衣即者欲食寒者欲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相好雨之共而日月之行則不各有其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知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陳氏曰五福之目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其曰攸好德則德是也德是也則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考老無德而壽固之生也好德則得祿之言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山而而能戰兢以歸全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後言豈不本於建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自初一日五行之傳也先經以明其源後傳以明其流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而人言蓋人主不以身為福極而以天下均福為民之福也民皆均夫桀紂之極也

林氏曰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界實自告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叙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

大抵一二三四皆常經之曠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曠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曠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

族教武王既勝殷四族獻樂召公以為族教非所當後故曰族禁以戒武王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族底貢厥教天保乃作族禁用訓于王陳氏曰聖人往遠矣而振於一念之微流金鑠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防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為易待其著則難為功矣

三鳴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迓華獻方物方土所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昭示方物于異姓之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分寶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無黨其職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諸侯使之益其親人不易物惟德且物故諸侯亦不其以物也

陳氏曰四夷不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私其物所以示錫與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亦昭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

德或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望也然而夫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而狎侮使能盡其力也○不復耳目百度惟貞也○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主性不善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至行室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信能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而王業可末也

人主一身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儆戒之者猶如此後之

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其氏曰族獻藝而求受也召公已作之以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皆於

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世之人士於有益之特多不肖為

而惟無益者是為是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

無用者是貴是故征伐多而民不足唯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功不

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矣不然也小駟乘而

晉師以敗非土性也白狐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公之言蓋無不驗

金滕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懼長未繼根本易搖請命於三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而憂懼我先王也公乃自以為為功事乃三壇土

曰同墀墀地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所以禮神乃告太

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

子元子之青乎天以旦周公代某之身○予仁若考○乃命于帝庭歆

蕪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歆

祐四方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用能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有所賴以存也○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

珪屏蔽也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三人所一習吉○三龜之答皆見書乃

分是吉○書一併是吉○公曰體兆之王其罔害言其無所害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也○公歸乃納冊于

金縢之匣中王翼日乃瘞瘞愈也王於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

召之曰鴟鵂王亦未敢謂謙公○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盡其弁以啓鬲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言此則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

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公以

禮亦宜之○王出知天乃雨友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董氏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

重難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違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

一髮非天其孰能儆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而

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故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為之

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肅非天也耶

大誥三叔與武庚叛成王命

陳氏曰武王以大義討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

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弗從舍三叔而任公

武庚雖欲叛而不敢

韻泰極救警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武王安商之難

王若曰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不為天所恤天降謗也于我

家不少延天降謗于我國家武王惟思我切冲人而無疆大歷服我切

冲之君詞守邦造格迪民康弗能道明哲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是

有未盡言者○寧王也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以定吉凶即命曰

有大觀乎西土人亦不靜... 有十夫... 王所... 大授... 史氏曰文武成王之際... 非能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 齊協朕卜與周之基自此而定... 并吉故周公寧遠... 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 主曰若昔而朕其逝...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 予建子曷敢不越... 能自已而又覆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

天下之業非聰明... 蓋以人謀既協乃卜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 徵子之命... 王若曰朕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皇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德曰篤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也乃有... 民永綏厥位...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林氏曰... 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 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 之賜伯禽之受乎... 康詒...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 侮寡寡庸也... 我一二邦以脩... 我而王惟時... 造我區牙

休明德昭升開于天乃大命文王... 惟時叙各得其理乃寡元勳... 述文考紹開衣德言行文王之德... 大連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封惘厥乃身民不安如疾故天畏... 人難係往盡乃心無康好逃... 封有叙次序時乃大明服... 有亦惟民其軍棄咎... 王曰封元惡大懲... 則也厥父事大傷厥考... 顯乃弗克能養厥允兄亦不念... 我政人得罪天其與我民... 大眼窺而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 武王封康叔倦於文王明德... 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敬戒之... 卒與周家相為長父吁豈偶... 酒誥商安釀酒天下化之... 酒誥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揚考... 越少正惟事朝夕曰祀茲酒... 非酒惟辜... 小子... 四力純其蕤... 貢用者養厥父母... 致其... 爾乃飲食醉飽...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爾亦自謂... 不忘在王家... 畏於行也... 人自用自成... 我其可不...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 達大家以厥臣... 王若曰

監厥亂為民言王者所以謂置監國曰無齊威無管虐命監之詞曰與相
其氏至于敬慕至于屬謂人之窮窮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合由以
保是而容蓄之也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局以御事者其命何以執
引卷引恬惟欲引振斯民於安自古王若茲監國彼辟自古王者之命監
無所用乎刑辟惟曰若稽曰格治先勤敷苗卓特惟其陳修為厥疆
以成聖人可也○惟曰若稽曰格治先勤敷苗卓特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渠若作室家既動垣墉惟其塗暨茨茨蓋也若作梓材為器者既
勤樸斲惟其塗暨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小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
敷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小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
壁塗茨舟楫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召告成王至豐欲祀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召誥以戒成王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
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
之於王其書奉七於歷年之久近天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
小民為所天求命之本以疾敬為誠小民之本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
遠慮蓋如此
嗚呼皇天上帝改敷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為其奈何弗敬
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
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疆之美亦有無疆之
憂奈之何其不敬也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
用舍不違乎夫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孰有要於
此哉

天既退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也後民茲服厥命
乃終知厥厥在年致賢者退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且厭
亡出批出見拘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赫至其疾敬德○相
古先民有夏天地從子保而保之謂之曰也而稽天若心數順無違
宜若可為後今時已墜厥命矣有夏安在哉今相有殷天迪格保格正夏
世德若舊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遠壽考位不可讓無所遺
命而保之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遠壽考位不可讓無所遺
我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言王雖知冲乃其不能誠也于小民今休和小民為
不之休王不收後用顧畏于民若王當不敢讓於敬德用也○王敬作所
也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知知曰
在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王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初服何如再○宅新邑也切服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求命而祈天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夏歷年天命大如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天命大如有夏歷年式
以小民受天命蓋求命之道惟德德與愛民而已一篇之中言敬者九
七八若臣事少王德之心也與時成王為守文命主而周家上
世小年過於夏殷且過其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國之著也
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召公於歷年不其延
首不敬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
矣君臣一心以勤恤民隱庶幾王受命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公月乎稽首曰朕後子明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也。
無文祀典不載也定都之初始舉成禮大享群祀祀典不載者成
而賜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
自今以始未實仲士新鴻休也

呂氏曰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
都之始亦後一心對越天地建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
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顛若收其放而合其維蓋格君心萃
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功臣皆祭於大蒸而勤勞之最佳命曰
女受命篤弼命當益厚補王室。○丕視功載功載績乃汝其悉有教工
為百工所
視也

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勵功臣於方來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明此也言不可
其往無若火始談談厥攸灼叙弗其絕

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
禁之於未然也如漢之朋黨始於其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
終縉紳綈禍海內塗炭是也。

鞅若葵及撫事如予。其順常道及撫國事
惟以用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官
勿泰以私
人任新邑伊嚮即有侏
各就其末
明作有功
而述功
悖大成俗
原

汝未有辭。有辭於后世矣
○汝其敬識百辟諸享亦識其有不享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復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業儀
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
左夷借侮王度而為叛亂哉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復
忘于物而不復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春秋傳曰趙文子以政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
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
賄取方鎮爭資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矣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
子公稱丕顯德明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秦蒼天命和恒但使不乖四方
民居師也其
○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無方作穆穆和遷
也衡不迷失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茲祀○王曰公功業
也厚不若時言公之功所以備我營我者○王曰公定予往已言公定于
也周宗公功肅將祇獻之狀而祝之公無困哉母來去以我惟無教其康事
無敬其安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也○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列考武王弘朕恭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列考武王弘朕恭
大

孺子來相宅其大禋典。典與獻也民言言大厚其典章及獻之
茶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禋典
章獻也民言言大厚其典章及獻之
也亂為四方新辟四方新主作周恭先恭而備後王也曰其自時
甲又宅宅中國治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萬邦咸成休美則○予旦聞公
以多子越御事薦前人成烈答其師以答天下之衆作周乎先王臣信以
而備後考成朕昭予明刑乃單也文祖德成我明于爾刑而禱盡文王
人也

仔來茲殷乃命寧予。王使人來或教殷
○仔來茲殷乃命寧予
民而會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秬鬯金香
也也自中尊也明祭極敬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也也事神也此也
而祭於文武也

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
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掃皆識其替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

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多士商民遇活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治也初政

至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則天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之命

時天明威致王罰奉天以明威勅殷命終于帝勅正殷命而格之非

我小國敢取之也殷命惟天不界天不與殷信猶我

之治而天位我其敢求位我敢有求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

道不自適於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我敢有求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

命大造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而天罔念聞之厥惟厥元命降致我

陳氏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

之引逸也然乃不適於逸日趨於危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

以儆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亦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

有則生無則死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改正俊民旬治四方明揚俊民以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血祀明德以修其身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立保有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祀天其澤帝之則無不在天以澤民也○在今

後嗣王紂証罔顯于天天道紂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亦王之勤勞

者升証淫厥沃罔顧于天顯民祗道民之敬也○惟時是上帝不保降若

效大喪身○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善承帝事之所為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告其勅正惟我事不試適言割殷之事非有私

適惟爾王家我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存不敗蓋示以確然

無述之依為一篇知小人

述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成王

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先書以訓之上自天命精微

下至賦詠艱難閭里怨語言皆時成王之所當知哉嘗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民非稼穡則無以生故雖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

之基起於后稷以民之業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

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豈有必哉

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教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既既誨安無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勞苦而不知所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猷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

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獲勞于外爰暨小

作其即位乃或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也不敢荒寧嘉

殷和於政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於著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嘉

民休然於安居樂樂之中也漢文帝與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尊迎

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精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太和日

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高宗敬厥祖與立祖甲以為不惟為小人作其即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

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康功

田功之微... 不違服食... 文王心在乎民... 傳怒代有司之任者... 以知文王之逸

呂氏曰此章言文王... 橫欽皆文王無逸之實... 人生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 折順時人不則有愆

周公曰嗚呼... 正刑也至于小大民... 先王之法其便於民

便也而君之殘酷者... 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

之形于外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之衍其所謂... 厥不聽言... 此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

寬平人之怨... 悍疾憤戾... 則民安而君亦安

廣君心使下無怨... 陳氏曰召公所陳在

之悅之留者... 周公若曰君... 時則有若保衡

乙時則有若巫... 率惟茲有陳... 天惟純祐

綱用之厥... 綱用之厥... 綱用之厥

綱用之厥... 綱用之厥... 綱用之厥

若善之望天下
無不敬信之人

陳氏曰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佑之助故能得天命之
純是以賢維持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周公此意欲召公知我二人
其進退係於國體不可以威滿難居而果於求退也

公曰君爽天嘉平格天無私善惟至平通保又有殷有殷嗣天威厥嗣
我新造邦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若若執叔有若開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兩宮括又曰無能往來

茲迪彞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此五人者不能為文王性來奔走於此專
○武王惟茲四人號叔先死尚迪有保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劉取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天下至平稱德天下無匹無匹之助也

公曰嗚呼君肆大其監于茲視上文所陳我文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歎告君肆所以寬裕不以後人迷不後人迷不後人迷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憾擊撞欲其鎮定辛井燥温欲其調齊
盤錯紛結欲其解紆濁濁欲其始納自非曠度弘量者未嘗無翻然
一舍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此

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
必至然思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
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亦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也

終展布四體為人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嗚呼萬其時二人其於輔君者我武克至于今日休我休能至于我成
天三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不怠大獲民使海隅出

自之地無不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祿若
然後可也

此召公已留周公饋遺就職之詞然依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
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蔡仲侯命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致言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之子蔡仲之子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
諸王邦之蔡

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
公之位則係於天下國家維茲安妥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身處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蔡仲之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

敬哉○爾尚蓋前人之行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
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遠王命

陳氏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戒以武庚今命仲而尤
其父若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有所諱而不敢盡
言是愈疏矣成王於仲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仲故蔡叔得

以世祀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於酷吏沈克叛臣也其子勤
以死節者李義甫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是皆可謂克蓋前人之行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乎治為惡不同

司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以困窮○
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
著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若曰嗚呼小子

胡汝律哉... 朕命

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 貴於求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累... 尤諛和奸言，每乘其急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籌訂，則... 不得售，乃聽覽之大法也。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

多方 成王歸自亳在宗

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訃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際，三者亦合其情，至此是固周之不告實則天之大扶，持保祐有周者也。人之惟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生傷性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其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力也。成

周八百年之基，可於此占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發語。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氏，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言商意大，惟我圖天之命，自祀。○惟帝降格于夏，天降災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謀乃大肆。言出諸口，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終日之間，不誠少勉，於是天譴乃爾攸聞。○天惟時求民主，乃大猷，禎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商攝湯也。代夏作民主，而歸之。○慎厥麗，乃勸，湯深達其民。厥民刑用勸，而用勸也。○以至千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亦能用以勸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言時而當罪，亦開釋無辜，亦克用力。力有而放過亦能用以勸也。

陳氏曰：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后世用之，而為民毒，何也？先王之

刑禁之，窮后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約也，而仁見於不綱不紆之際，文王非不寬也，而仁見於一不再舉之時也。

乃惟有其圖厥政，不集于享，其政不集於享，國之天降時喪，有邦國之禍，有殷代之。○乃惟爾商，格于逸厥迪，以逃厥咎。圖厥政，不蠲其政，不蠲而愈。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又未忍遽絕之，猶待五年之久，而後。○惟我周王，靈承于天，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文武善承其克堪，念聽者。○惟我周王，靈承于天，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文武善承其克堪，念聽者。○惟我周王，靈承于天，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文武善承其克堪，念聽者。

王曰：嗚呼！猷，發語。告爾有方，多士既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之遷，民者。王曰：嗚呼！猷，發語。告爾有方，多士既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之遷，民者。

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話。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輝然益於簡冊也。立政：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羣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血鮮哉。林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綴衣虎賁之類，則朝夕與王。夏最親而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尊榮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頽俊尊上帝，當玉室大強之時，而

拘于九德之行也如者如非拘也乃敢告厥厥后曰得乎稽首
侯曰宅乃事也宅乃牧也宅乃事也宅乃牧也宅乃事也宅乃牧也
訓德而後用以為大厥厥德則乃宅人而之茲乃三宅無義民則生
宅之人皆後

呂氏曰以爲任三宅之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夫親近之職
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亦越成湯陟不墜上帝之厥命昭昭於天下所謂陟不墜上帝之厥命也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則俊三宅謂若常伯常任常之也
嚴僅不式克用三宅三俊之法也故嚴僅不式俊三宅謂若常伯常任常之也
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之協則純之至也四方不式見德遠者及之
其德未易備現法也亦說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敏
之同則大之至也

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灼見而皆曰心者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授之位故

一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
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間而俯仰無
愧作者以是也夏尊帝商之不墜周之敬事其義一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陳氏曰天下之賢固莫難於俊其用尤莫難於盡其用而不盡猶不
用也文王之心與三宅之心相合交契無毫髮之隙故能立此常
事司牧人而其有才有德不竭盡其道無敢或隱其賢是豈徒常事
牧人之所能哉皆以文王克之而後能也

文王周倭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
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

陳氏曰庶獄庶慎文王周敢知于茲
陳氏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於三者一無所蕪但於有司牧夫之用遠
則訓之而已訓其用命則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命則事可以
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於此三者而下侵於衆職哉抑有司者治
之耳有司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於此三
者固罔倭蕪而於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焉罔倭蕪者委任之至不敢
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已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論者以為
人之道循天然天無為而成功成者四時之佐五行之更分其氣矣
人無為而天下治者百官分治群賢共理代其職也知天之所以為天
則知文王之所以為文王矣

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
此君臣之分也
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言以王率備文王之功於率惟謀從
容德之人從之不致遠也以此並受此上玉基
吳氏曰拯民危急必資剛毅之能貽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繼
志述事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乎人牧夫哉其克灼知厥若明如
順不乃俾亂惟心大委任之使相我父民和哉庶獄庶慎則勿有問之
陳氏曰克灼知厥若者此明於知人特則勿有問者此誠於任人始焉
而非知之明則無以得賢才之用終焉而非任之誠則無以盡賢才之
用成湯之克宅克俊即文武之克灼灼見皆克灼知厥若之謂也成湯
之嚴僅不式即文武之罔倭兼罔敢知者皆特則勿有問之之意也

庶言庶獄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
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庶慎

有一話一言。戒則末惟。未終成德之彥。美士以我受民。以治我所嗚呼。曰。周公。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立事。牧夫。非人。則克宅之。其其也。○自古。商人。亦越。戒周文王。立政。○國。則。有。立。政。用。儉。人。政。用。儉。人。者。不。訓。于。德。是。固。顯。在。厥。世。○小人。不。願。于。德。是。無。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力。相。我。國。蒙。○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張氏曰。儉。人。者。傾。巧。辨。給。之。人。詐。非。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舉。樂。為。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
今。文。子。文。孫。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獄。氏。命。國。命。所。係。宜。周。公。備。官。而。明。之。
其。克。詰。治。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之。刑。而。繼。之。以。治。其。之。戒。
呂氏曰。周。公。詰。在。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陳氏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亂。之。所。由。起。苟。安。於。逸。樂。憚。於。自。強。則。偷。惰。之。氣。自。是。而。生。勝。行。格。之。衆。由。是。而。難。化。觀。之。奸。由。是。而。或。生。豈。所以。匡。王。室。而。壯。天。威。豈。所。以。繼。志。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與。有。家。之。託。者。乎。子。攷。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兵。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偷。惰。操。操。其。衆。而。不。使。行。格。推。壓。其。奸。而。不。使。觀。覲。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

以。刑。兵。后。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嗚呼。繼。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德。之。人。
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每。多。重。遲。不。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煩。舌。之。間。故。世。王。或。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深。深。警。於。其。意。也。
周。官。成。王。之。訓。殷。命。成。准。
惟。周。王。撫。萬。邦。侯。甸。四。征。弗。戾。緩。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重。正。治。官。
呂氏曰。天。下。大。功。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何。也。成。王。不。出。閭。閻。之。僞。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軋。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道。其。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重。正。治。官。訓。督。我。正。品。式。倫。具。本。末。以。外。休。政。相。承。萬。國。皆。入。其。維持。不。知。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氏曰。庶。官。莫。大。於。三。公。而。其。亞。為。三。孤。又。其。次。為。六。卿。而。其。下。各。有。屬。昔。非。無。是。官。也。有。是。官。而。紀。綱。之。未。定。昔。非。無。是。職。也。有。是。職。而。統。之。未。明。故。立。三。公。使。論。道。而。三。孤。則。輔。之。於。后。命。六。卿。使。分。職。而。其。屬。則。任。之。於。下。如。絲。牽。而。絕。絜。如。臂。動。而。指。隨。以。立。一。代。之。定。制。以。承。歷。代。之。弘。規。庶。事。之。官。亦。無。有。統。之。而。不。治。正。之。而。或。紊。者。傳。所。謂。外。陳。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者。如。此。
王曰。若。昔。大。猷。大。道。世。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庶。獄。外。有。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稟。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陳氏曰。唐。虞。之。特。建。官。惟。百。內。外。相。承。何。其。簡。也。而。當。特。之。政。以。和。

以寧其商之官。因時制宜亦何簡也。而當時亦能用以致又惟百而治倍百而又治。是果何道哉。昔放唐虞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乂之才。夏商之官。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即宅即俊之上。一故自其數而論則曰惟百。曰官倍。自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乂。所以致是者有本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效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

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撻也。兆民。○宗伯掌邦禮。辨

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

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兆民之眾莫不

呂氏曰。冢宰管攝百官。非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

所操至簡也。所謂制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

所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一呂氏曰。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

之六卿。何哉。網固在綱之中。而首亦非處於身之外也。乾坤之與六子。

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

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非時有以振之。豈無滯滯而不達乎。六年

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乃時巡。所以修其

廢也。諸侯既覲。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又復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

四達而不悞矣。

至曰。嗚呼。凡我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其。行。不

而。不。行。也。以。公。滅。私。氏。其。之。懷。則。令。行。而。民。皆。信。德。順。矣。○學。古。入

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疑。敗。謀

息。忽。荒。政。不。學。而。墮。在。事。惟。煩。

蘇氏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

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

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

闕。豈非人法。無行而吏。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

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出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我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

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

惟畏。弗畏入畏。○知畏則入。推賢讓能。廢官乃和。不和政靡。廢官不推

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

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也。爾有政。以佑乃辟。求康兆民。萬邦惟無。敢

君。陳周公。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也。茲東

王若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

昔。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故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慎其文

一師氏曰遷殷頑民于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教之者至矣
之保則所以養之者至矣今周公往矣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
郊之民所居之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謂之民前日周公之民也繼周
公之職治周公之民其道豈在他求哉亦惟率循其常法昭明周公之
訓而已

我聞曰至治之世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用時是周公之
訓惟日孜孜無敢說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
其哉爾惟慎氣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也○有廢有興必出入及庶言同則繹又深思之而後行也○爾有嘉謀嘉
獻則入告退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獻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願哉○當知若君以是歸其臣則不可○王曰君陳爾惟
克勤克慎

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般民在辟
平曰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宥惟厥中
陳氏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
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
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爾于汝改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茲允敗常亂俗三
細不宥○此三者雖○爾無分疾于頑無念疾人無求倫于一夫無不修
不○必有為其乃有濟有德乃大○爾厥修亦爾其或不修有不能
離而別之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或行義之良者以率其○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敦典在德時乃罔不慶允升于大歡惟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祥于永世

顧命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托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謂之顧命之臣漢唐
末國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必亦人為詞群臣拱手莫
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厥立紛然顧命之書誠焉法
王曰嗚呼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不聽陳教則肆肆不道言文武
德克民所依陳則陳則用克達殷集大命○陳大命於周也○在後之
民皆服習而無敢違之者○其教遠上天詞守文武大訓述天
天訓無敢以昏昧○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力安不能與爾尚明時
而少有逾越焉○朕言長政言用敬保元子釗名○弘大濟于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小
大厥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思人之所以為人爾無以釗賁于非幾
爾也爾無以元子○茲既受命選出級于于庭退散出極極於度越
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倕齊侯呂級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也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翼室在左翼室在右宗室在右
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勤威顯諸侯統尊藏極
机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
翼室為憂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
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倫謀雖一條
一節亦不可廢也

越王五重棟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兩序大王夷也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魯之舞衣大具義鼓在兩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壁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王夷
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室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

翼室為憂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
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倫謀雖一條
一節亦不可廢也

越王五重棟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兩序大王夷也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魯之舞衣大具義鼓在兩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壁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王夷
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室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

翼室為憂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
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倫謀雖一條
一節亦不可廢也

一國衣觀美者成王平日之所親閱乎澤在馬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二人雀弁弁士服雀弁執事立於單門門內四人基弁弁士服基弁執事之

執戈上外交兩階階也一人冕大夫執劉劉也立於東堂一人冕執

執鈇鈇也立於西堂一人冕執立於東堂一人冕執立於西堂一人冕

呂氏曰古者執戈執以宿衛王宮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

容養德而有賞澤之謂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慮

及秦漢陸橋執鈇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

刻而周禮陸橋或環以推埋露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見補裝入即位大史秉書衛王册命曰皇太后君憑王几王力

見道揚末命道揚末命汝嗣命汝嗣命汝嗣命汝嗣命君周邦世也率循大下法也

大也和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也答曰眇眇予末

小子眇眇予末其能而和亂治四方以敬已天威如祖父治四方

真氏曰此見周公養成君德之功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

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康王既為天子遂誥
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王出在雁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雁門左無公率東方諸侯入雁門

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降王畢畢也協和賞賞也戰戰也定定也厥

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疆我高祖武寡命

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國盛成之久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

東遷之後而幾微已肇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三公已預見先憂於未

然之前矣後世歷先王之業忘祖父之仇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

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君曰朕拜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海博地

言文武德不務然不務然不務然言文武德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底至齊

其誠也故光輝於天下則亦有能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

命于上帝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皇天用訓天下之大也東王言此指

諸侯之德○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尚顧顧

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先公之臣以臣服于我先王之德以臣服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室用奉恤厥若用奉恤無遺鞠于羞無遺鞠于○辟公既皆聽命

相折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陳氏曰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公之忠

誠則社稷危乎殆矣召公畢公老於更事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

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書冊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

成周之教命畢公保釐東...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慮予一人以寧... 不戒厥戚不善民罔由勸... 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輔導四世風采... 德而稱其德不稱其德... 矣於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 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 史氏曰忠厚者迂濶老成近運... 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 容觀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 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 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必動而不... 怠正色端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 之任舍公其誰...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 善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以四海... 京郊之政以保為壘旌別叔... 蓋也欲其累暴而同歸於

非率訓殊才強使人知惡之可畏... 則易玩時諱而屢省之乃所以... 政賢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奸異...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 心開之惟艱○資當能訓惟以... 德義者人之同然也古訓者德... 已然而民易信開之道莫過於... 王曰嗚呼父師和之安危惟茲... 惟不剛不柔則德允修而商人... 呂氏曰泰始皇以安危係於向... 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不剛不...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張氏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 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 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

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逸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有勸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水父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雄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奸者無所觀而居者常思危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惟中國尊卑而四夷亦受其賜矣此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力如四時之運溫涼寒暑之具生長收藏之殊而相資成歲功一也

君牙穆王命符牙為周同姓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治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厥考○弘敷五典武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爰畀爾小民惟曰怨咨冬和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實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落祐我后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陳氏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至矣武王之烈大而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至矣文顯於前武承於后曰謨曰烈所以開啓佑助我之後人者無一事而不出於正亦無一事而不致其周前王之為子孫慮者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敬明乃訓則為教之道得矣如

見其符司徒之責能盡已將以奉若先王之道無待之也立世先王之道德未若之而已將以追配前人之美在於此也於先王之道見其承承而不墜若順而不違於社父之政見其追及而不失配合而不變是則所當深勉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惟與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同命 魏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氏曰昔漢辨御之臣後世所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休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諄頭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嗚呼大虎賁知恤者解則君德之所

係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定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爾先人宅丕后不敏于德爾前人居大君之位怵惟厲中從以與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咸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懼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純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藝進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敢犯其顏及其退近君臣之情甚附故可糾其過失故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力懲修乃德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則當有以奉承之而不慢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發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勤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無不成民之德無不成則民之亂無不齊矣

王曰吁我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也謂之祥刑則刑之祥者刑也刑也謂之祥刑則刑之祥者刑也

何擇非人何故非刑何慶非及非非已造而為人所累曰及及連也○兩

造且備師聽五辭聽於五辭謂其平無可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則實于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實于過而

張氏曰兩造非備詳師聽非備見一人獨聽恐聰明不及思慮者未

至故衆聽之也呂氏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

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刑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間乎有幾惟貌有稽前復情實

亦惟考察無簡不聽奇無簡不聽具嚴天成○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

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

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罪罰之屬千則罰之屬五百官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夫則莫輕於鞫刑人於鞫林而情法有可議者故

陳氏曰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能刑之所載有限

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夫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

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之於刑言且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故明謂于單辭民之亂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辭也明謂以單辭以中而

刑獄非實惟存毒功刑也謂之祥刑則刑之祥者刑也刑也謂之祥刑則刑之祥者刑也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廢民罔有政律于天子

獄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獄官足以配天則於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

臣知獄官足以配天則其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曰念之哉又曰敬

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敬之云者即帝舜欽之之意也

王曰嗚呼詞孫詞世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非刑刑成德而能全

聽之哉昔人惟刑無疆之辟明哲之人用刑屬于五極咸中有慶五極五

由五刑成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師監于茲祥刑

呂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

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究茲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

也故刑曰祥刑帶為之說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

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義和文侯也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故先相得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

天即我御事罔或若寡俊在厥服朕在位則罔克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無朕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綬在位則罔克曰惟祖

夜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資澤未珍而大我能棄之者也下民之

珍資澤既為致亂之本朕服之無者俊又乏極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

春秋三注粹

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紉網絕紐，禮壞樂崩，棄倫攸教，試道... 魯之有是，以妖火因暴而作，代俗共化而遷，陰陽... 魯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疢，瘡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宗廟之誦，與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 怨，彰君子之路，號則白駒之詩，賦大垂象，見吉凶，樂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謂爾諄諄，聽我親親，執猶坐末，所由者漸，四夷交... 聘，成同質，幽王以恭虐見，為平王以微節東遷，征伐不出，天子之命，宛令... 自桓桓之門，故兩觀采而臣，禮亡失于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春借迫理... 天下，湯湯王，道蓋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颯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 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 似，辟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替人道之幽... 變，樂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 塵一字之褒，寵喻華采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 申義之所抑，雖其必屈，故附勢匪非者，無所逃其罪，德獨運者，無所隱... 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禮感化而來，應因革... 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 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三... 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魯春秋為愛君，公羊以魯春秋為用禮，穀梁以衛... 非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

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增也，以納幣為禮，是君親可得而... 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 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讐可得而規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 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行，強通者也。漢興以來，懷望碩儒，各... 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載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與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辨納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 而當其失也，誠毅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 不潔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泮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 矣。

程子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道以理之，而起而君長之治之，而平本息道之，而生養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一聖賢世出，隨時有... 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豈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 于立矣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 下者，雖欲做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泰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待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于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儒之論曰：道莫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也。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 數千，其義難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將指時宜者，為難

如也或折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
中允益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樞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
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以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渟渟然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主
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
憫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
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
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免外傳心
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紀綱解紐紀
賊子後近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以天自處假魯史以寓王法播
亂世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肅有
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是故見諸行事非
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賞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焉世
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近世
王氏獨謂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序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斷國論者
所無折衷茲天縱聖學崇信是經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
以獻

序畢

春秋三註粹抄

魯隱公

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
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得王于穀錫之鉅賂則猶有詰命也
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書為文侯則列國猶有
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苟且苟有終遠兄弟
之刺不撫其喪周人有東新蒲楚之讒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
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散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
廷風化之原平王母適冢正后親遭穢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
覆亦可省矣又不足懲而明人寵妾是掖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
蓋有不得已焉耳托始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元年 解元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春王正月 而無所述於人者公羊大統其也

胡氏曰聖人語類淵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
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審事亦無
其位不敢自尊也其言微矣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
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嗣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
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
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授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竊
所由起也春秋首糾隱公以明大法天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私盟之始

胡氏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讓信修睦為事而刑牲執血要貧鬼刑則

此言者故說有弗獲者而汲汲焉為隱公之私也

左氏曰切鄰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故曰共叔段

生莊公之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之驚姜氏死焉他邑惟命

京城大叔公願姜氏使居京謂之京

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焉辟魯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涿邑

猶不可除必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自及言無用除之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

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遂寤姜氏于城頰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者叔為賴公封人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請以遺之

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而

胡氏曰其說曰不然公從之公人而武大略之中

胡氏曰書即伯克段于鄆是罪伯也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

歸之恐其終將執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

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

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

姓與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偷使爾於罪因以剪之乎

鉅不肯償者而鉅之役併天下實有是理乎夫甲兵之強平乘之言

莊公之鈞鉞也百雉之地而鄭之地莊公之陌阡也彼叔段之真頑不

雲魚耳豈有見鈞鉞而不吞遇陌阡而不投耶導之以逆而反誅

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察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宋武公仲子生有文

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

以天王之尊下明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後人道之大經弗矣天王紀法

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備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

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不命以明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

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誌之而書以見宰之非宰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胡氏曰盟以結信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

而

也。又况私相謀害，慢鬼神，刑政以成，傾危之謂哉。今魯既及邾，饒公

穿，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魯之大夫也。其朝也，此私交之始。

胡氏曰：人臣無私交大夫，非若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

後世事君而有戒心者之明戒也。經於內臣朝聘，皆皆與而不與，正

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二月，春，公會戎于潛。潛，魯之邑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

廢，故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也。是故以諸夏而親

戎狄，教誨之，率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諸夏，位侯王

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戎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胡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

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之始。

胡氏曰：中國而夷狄，則秋之夷狄，猶夏則唐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

敵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履緌來迎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胡氏曰：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

啜歸，則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

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此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

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助微陰益之證也。

丙午，辛卯，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能朝聘，為周禮也。

胡氏曰：功臣之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

位以尊賢也。故其官常降，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聚，威福下移，大

好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周鄭交惡。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公不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公不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惡。王崩，周人將異虢，公政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兩相君子曰：信

不由中，貨無益也。明恕而行，明則彼此相和，要之以禮，雖無有貨，能

間之，苟有明信，澗澗澗澗之毛，方池也。此水曰澗，水注川曰澗，澗澗澗澗

之菜，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行潦之水，行潦，水可薦也。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澗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貨。風有采，蔡采蘋，雅有行，常河酌，昭忠信也。

胡氏曰：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

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

不敢進，其甚至矣。與鄭交貨，夫交貨，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貨

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則乃體敬尊卑之分，湯然矣。未交貨之前

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貨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故溫之麥，洛之

禾，宜其相較而不顧也。

月，庚辰，宋公和卒。第場公立。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將往於孔父曰先君今與君而立寡人焉豈敢不立其子而立公嫁人弗敢忘君以大夫之尊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于奉之以主社稷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華德不讓於寡人君之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華德不讓於寡人君之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華德不讓於寡人君之舉也

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君正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嗚呼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為高自堯舜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鳥

四年二月官人伐杞取牟婁特書曰取以消其惡此伐國取邑之始

胡氏曰諸侯上也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然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

頃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

子焉嬀也厲嬀皆嬀也公于州吁殺人之子也幸而得寵有寵也

兵公亦禁莊姜惡之石碯謀曰臣聞愛于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之為禍不卑定州吁則宜子定若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

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偏小老夫老矣八十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為寡君取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蒞于衛蒞計之衛人使石碯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

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絕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成規其是

之謂乎

胡氏曰公子州吁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

也必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

公之位定矣恥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

也夫莊公溺愛州吁不能禁好兵之亂固莊公之不善教子也石子嘗
諫莊公矣其子亦州吁也苟知其惡禁之可矣不能禁而移刃於他人
以殺之吁與其既亂而殺之孰若禁之於未亂之先均之為不善教子
五年春公親魚于棠

左氏曰公將如棠親魚者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

不足以備器用則器用非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執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並謂之執取材以章物承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

亂政亂政至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無物不入法度則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秋氣也狩謂守也冬物畢成獮則取之無所害也皆於農隙以

講事也各處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禮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

而治也而治也幅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昭文章

不能曰公將親魚之弊者殆未以心悟之也
九月天子之宮者於成而祀也無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則
曰曰禮無貳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
之非禮也故因其來廟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則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
仲子之宮而夫人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議之實辨矣桓公篡弒之罪
六年春伯使陳
左氏曰往哉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丘公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
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將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謂通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
冢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蒿艾則夷蕪稊蓬蒿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則善者信矣則惡者信矣則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皆用六佾之總稱列象之德下象武
胡氏曰魯僭天子之禮樂也魯是成王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之於
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同群
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
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
夏城中丘 譏不時也
胡氏曰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
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
與作不時書義固為罪矣雖時義亦書且勞民為重事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棠丘以歸凡伯之患也

伯不能死
於位也

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茂先王之官
而伯有父也故能見歸於國風見衛不能備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
茅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凡伯使宛來歸防夷寅我入枋防伯欲以泰山之枋易許而前此以
枋為許也其言以枋者枋非戎有
不順之詞蓋不可而強入之也

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
特巡諸侯各朝於方微故於泰山之旁有泂泂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

田為泂泂之邑枋近於魯許鄭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
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

而敢與人以先祖所愛之邑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為主盟
與鄭也

胡氏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諸誓忠信薄而人心叛然後有盟

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乎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周官設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

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虜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

天子口血未乾而命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乎倘有不信者焉春秋

謹察盟善齊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之世

夏城郎

左氏曰夏城郎書不時也凡土功能見而戒事人見而斃本皆而書至而

今書夏故曰不時

人上敗師

左氏曰比戎伐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我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則不以速先為耻故可使之
若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抄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是從之戎師大奔

薛侯薛侯爭長

左氏曰薛侯薛侯來朝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上正也薛庶姓

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

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也則薛侯若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茲君若辱則寡人則願

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張滕侯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休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也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

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餉其口

于四方其况能父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復也佐吾子乃使公孫獲處許而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

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

矣其能與許乎君子謂莊公於其子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
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德而處之量方而有
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敗息師

左氏曰鄭息有違言相違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而量力不計親之國不
敬辭不察有罪言謂桓桓當明其辭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後師
也不亦宜乎息以書而介于大國之間而伐之其怨必深不保其國與
十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曰羽父請假桓公桓公之志未及行羽父將以求大率也
桓公之州求公曰為其少故也桓公之志未及行羽父將以求大率也
吾將殺之矣桓公之志未及行羽父將以求大率也

公使公使人人吾將老焉吾將老焉將以國讓桓而羽父懼桓公友
諸公子桓公而請弑之諸公子桓公而請弑之使賊殺公子為氏使賊殺公子為氏

先儒曰羽父敢對隱公明察賊之言是必隱公會慕顧惜之形有以
召也蓋以當按則殺何謂將後當營則管何謂將營殺機之會問不容
登登奈有所謂將耶將之一字正所以貪慕顧惜而招羽父之悔也一

魯桓公

二月鄭伯以瑩假許田許田所以易枋也鄭既歸許
胡氏曰春秋惡易許田易許田者許田之新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
先祖所授秋相宜易而莫之禋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豈有
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失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懲之也

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胡氏曰督將弑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而後
及其君凡亂臣賊子皆無若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
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收動也是故平督欲弑其君而憚孔父劉
安欲叛漢而憚及直曹確欲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
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
父示人主宗族誅殺之臣也

夏四月取郟大雩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納于大廟以祀之也

左氏曰郟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過以昭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于後是以清廟茅屋昭令德以示于後是以清廟茅屋
大雩不致大雩不致不致五木突食不祭不致五木突食不祭昭其儉也昭其儉也

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收易紀律今威德立憲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收易紀律今威德立憲
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崇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龍勝也部昂在廟部昂在廟章執其焉武王克商遷九廟於夏於
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昭其儉也

不...曰史問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魯伯納納納納之家必有所

胡氏曰哀伯之諫魯也其言則是其所與言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

其第以千畝之戰生名命之曰成師或曰成師曰異哉君之名于也

成而民聽易則生則易也嘉耦曰仇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此言有

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榮實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有貳宗士有謀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義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觀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晉乃甸侯之

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人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

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

其第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開軍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士

見宰之非宰也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氏曰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子弟以

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涓權者輔

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中國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蔡衛陳之戰于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使來成爲楚使先求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成曰隨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來諫追楚師

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必小國小國難楚之利也少師後請麻

後圖少師得其君當以少師爲計政以爲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

而君遂欲祝史矯舉以祭非獨功也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

碩也肥腍謂民力之蓄存也奉盛以告曰聚案豐盛謂其三時秋不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善粟穀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

鬼神之主民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幾

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子同生以天子之禮舉之接以大平士負之天子生三日

左氏曰子同生以天子之禮舉之接以大平士負之天子生三日

人以其孤遠天士與食之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

取於父爲類

終將諱之

聯以山川則廢王

司使

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

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

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

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

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侯吾離來朝

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者春夏以養育爲事王者繼天而爲之子

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

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之月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爲是陽而無陰... 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也

世子來終生之過也... 胡氏曰魯桓公... 鄭伯則首盟子越以定

其位齊侯則繼會于僂以濟其難... 鄭伯則首盟子越以定

類也哉此春秋之所以誅也... 鄭公子忽辭昏

左氏曰公之未昏於齊也...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

震叔伐震公... 胡氏曰初震叔有王盧公... 周諺有之曰天無明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禍也

二年莫敖採樵以誘絞... 左氏曰楚伐絞軍其南門... 則莫敖無其謀請無行採樵者以誘之

出而擊之楚人坐其北門... 大敗之於郟

左氏曰楚屈瑕伐羅... 入告夫人鄧曼... 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不在茲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 莫敖執於蒞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 易之人以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畫行也

于荒谷... 有五年春二月天王... 使冢父來求車... 胡氏曰王幾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

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貨財... 已爲不可况車服乎古之君人者必... 儉德以昭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

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號矣及後心一動矣為防制必至於六不聚
守與也蕭耻道喪龍賂日竟淪於亡危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
室其亂之由而知與衰撥亂之說矣

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胡氏曰鄭伯奔衛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君重取輕強於勇
快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祭仲殺雍糾

左氏曰祭仲專也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糾知之

謂其子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

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手於郊吾欲殺之以告告于祭仲

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正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忘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憐而告之固可以

占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愛親之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果君子

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氏曰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

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

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亡有禮易此必敗

公之威不敢寧君來脩精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
生除之思彭生與公同車而覺彭生無所歸而此君之惡聞于諸侯人殺
彭生

祭仲殺桓侯

胡氏曰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卒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

於眾也故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王子克奔莒

左氏曰周公黑心有欲欲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莒

辛伯諫曰公黑肩欲殺君而立王子克

不從辛伯之諫故及難而為王所殺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

左氏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

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壅厥

時矣

曰若不從三臣社稷食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事記矣君安得有 不從還年之年 楚子伐晉十六年楚復伐晉城之

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楛

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今會齊侯于楛是莊

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

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

衰威之不至耳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錫命之始

胡氏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桓公弑君篡

國而王不能謀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七年四月辛卯夜桓星不見夜中星隕如兩

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拒王命後此

者桓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廢運之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

左氏曰郕降於齊師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

師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齊師者桓公與齊師共圍郕也

憂書曰臯陶遺種德德乃降德人無罪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德罪在我也

爭師還師而歸君子是以善公視齊師乃君父之仇也公視齊師乃君父之仇也

及十一月癸未齊無知欻其君諸兒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信公不

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時而往以武熟之時曰及瓜而

代以明年戊戌公問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

仲年生公孫無知仲年之子使有龍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乘公

之三人因之以作亂三人連稱遂弑公而立無知遂弑公而立無知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小白

左氏曰初張公立無常糾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白出奔齊亂作會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公喪戎路傅乘而歸公喪戎路傅乘而歸

親也桓公請君討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

相可也公從之桓公從之桓公從之

冬浚洙浚洙洙水也浚洙洙水也

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安與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

川限帶封域猶不足憑而况泆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齊師伐我公將戰齊師伐我公將戰

肉食者謀之言國有大事在位者當謀之言國有大事在位者當謀之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不殺有必以信對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

也言盡情察誠不使枉枉是可以用一戰上恩利民則民思報戰則請從

則請從行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若與齊戰之心亦忠之一端也

則請從行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人三鼓則曰可矣言今可也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公欲馳之曰未下

下視其輶登軾而望之謂下車而視齊車之轍也曰可矣言今可也

之然遂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言氣一鼓而竭

以作勇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彼氣已竭我氣未竭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言其先有伏兵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言齊師之旗靡故逐之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壘此為何時而以聽欲用情對曹劌之

問對曰其迂闊而遠于事情耶觀勦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

我之盈逐彼之竭後雖稱魯與孫吳血軀爭先初非宋襄陳餘輩比也

嗚呼得之矣

千一年秋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黎庶若之何不弔

天所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謂魯公之辱臧文仲曰

宋其與乎禹湯罪已其與也傳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稱孤禮也魯公之禮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

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莊公之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災之義則皆災為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

災而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氏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

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也

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

左氏曰魯公自榜倭鄭及大陵復傳環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

盟而救之六月甲子傳取殺于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于儀言納厲公于儀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公聞之問於中繩曰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也人無冥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傳取使謂原繁曰傳取言有二

周有常刑所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也之事吾

願與伯父圖之言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氏無衷言無衷言不入不念寡人

命與伯父圖之言命與伯父圖之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言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

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七年夏齊人殺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盛也

夫以亡國餘民能殺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

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不義者之戒矣

拳兵練

左氏曰十九年初魯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暗之以兵懼而從之

曰吾懼君以兵罪吳大焉遂自刎也言楚子弗從暗之以兵懼而從之

魯公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魯公可謂愛君矣

諫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祭

人專在神謀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洽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
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侯也孔孟之急於救世豈
在魯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蓋臣是職而不敢
越臣之職也魯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高一兩據欲勝君子乎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胡氏曰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
曰陳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
遂者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也所以安社稷利國家則
書之可也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
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特之利亂萬世之法矣春秋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

胡氏曰禮者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
夫人姜氏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
而况如晉乎在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至

二十年王子頹子五大夫樂及徧舞五大夫伐周遂惠王而立子頹子

左氏曰鄭伯聞之鄭公聞其舞黃帝垂璣見流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
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禍為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舉行戮之出天賦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而樂其位禍莫大焉臨
禍志憂憂必及之言公不克盍納王乎何不討子頹號公曰寡人之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左氏曰肆大眚放易前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未聞肆大眚也肆
則廢天討高國也縱有罪無惡人幸以免矣後世以姑息為

政無行恩宥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後賢曰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勤軍旅救災而赦不妄下蜀人父而歌思猶
周人之思召公也得春秋之旨矣

榜使敬仲為卿仲公之子也

左氏曰公子完奔齊完其黨也故齊齊侯若寬其不問於教
曰驅原之臣若獲宥及於寬政言齊國寬大之政赦其不問於教
訓而免於罪及弛於負擔君之惠也言齊國寬大之政赦其不問於教
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捨我以方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
為正正乃齊之臣也飲恒公酒恒公齊之政樂恒公曰以火
繼之言齊國之政樂恒公曰以火

禮弗約於淫仁也言完辭安飲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

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夫比行禮所
民志以整坎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制財用之節必於
齊下也言齊國之法率長幼之序言齊國之法
負國者乃以年征伐以討其不然征伐而討其罪非是君不舉矣
職王有巡守天子巡守諸侯以會侯曰巡守諸侯以會天子巡守諸侯以會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桓宮桓公之廟也
左氏曰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惡言桓公有餘物之禁德而令其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丹楹刻桷若小失矣而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

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

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人主之心術也

郭公

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

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不能去則無貴

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說也人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

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

二十七年公會祀伯姬于泚伯姬莊公之女嫁于郭國非事而將會于泚

左氏曰會于泚非事也非諸侯天子非萊蕪不巡守義則不巡守

侯非民事不舉諸侯非治民卿非君命不越竟則不借私出周境

二五耦二耦合為一耦以祭

左氏曰晉獻公蒸於齊姜齊姜獻公父武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戎戎之國生重耳大戎夷吾小戎又伐驪驪亦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

驪姬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驪姬立太子昭外嬖梁五姓梁名五與東

關嬖五關外者亦名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成師

宗領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二邑名晉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

不威民無所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戎心則生心民慢其政國之

意也若使太子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

侯悅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夷吾屈屈唯二姬之子卓子在曲沃

所二五卒與驪姬諸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大梁宋公之多寡盈虧然後知官之治也故書大無梁宋

胡氏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在公室國二

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乎人同意

食者養民之本不教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滅孫告羅以滿

二十八年滅孫辰告羅于齊

胡氏曰劉向曰不言如齊之難而曰告羅于齊則其辭急所以譏大臣

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故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議夷為功君子

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九年春新延廡

胡氏曰昔韓昭侯作高門廡宜曰曰不時前年春後宜陽今年旱君不

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廢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

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羅于齊冬築郛春新延廡則其用民

力為已悉矣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

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之戒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善

胡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表

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二十二年秋有神降于莘

左氏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之蓋其德也國君之德將上神又降之

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以其物享焉物而祭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必自矣國有必亡之神

仲就惠宗區史隱字焉

亡聽於神而求仲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多涼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

魯閔公

元年春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曾敬仲言於齊侯曰

親暱不可棄也安妥醜毒不可懷也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季子來歸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

胡氏曰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

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

盟以請子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

子聖人之情見矣

孫來

孫來

左氏曰齊仲孫來省難

之公未也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

也君其待之公曰若之何而對曰不可

未可動也本國未可以動也

能觀之則是因重固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氏曰莊公忘親什怨無志於復仇

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

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

之而無憤疾之心也

之無君勤於後園人

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祭也

狄人入衛

左氏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甲者皆曰使鶴

子榮澤衛師收績

胡氏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

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

季子

賈人而當此能以女子及國公而執非愚者苦勞之者愈衆李于忠
誠顯者而附之者益多外國之懷內協國人之情邪正消長之勢
則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不能以善其後矣

世儒或言用魯之蔡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
夫人稱邾慶父奔官所以深惡其繼不討賊則非也以歸侯勃之米陳
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孟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及
手然太尉已入北軍上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言誅之也况於慶父
巨奸七百里侯國軍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

廣矣其用物公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容乎難易遲速之幾
邾其自也其子不執其君又公之使克將兵
邾侯使太子甲生伐東山皇落氏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奪奪惟我所制使克不臣之手者
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然而遂之忍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為有
假以兵柄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左氏曰里克諫曰太子蒯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
冢也子君行則守行則使太子守國有守則從君使大臣守國則從
曰無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師專謀師師者必軍旅也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為制命者得稟命則不威

則不孝若太子帥師則君之命而後行事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師
也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
晉之以睦民使主帥天是告教之以軍旅使清下軍是教不共北

何故於難太子師公衣之衣衣其衣也衣之金衣也
我先友為右先友為左梁餘子奉御半夷先州木為右
羊舌大夫為右友曰依身之偏半握兵之要
無患無患非患也非患也
衣之章也身之章也又何必為狐突嘆曰時華之微也
命以始以春且當命以時則服其身則衣之純身則當衣之
用其乘則佩之度服若用太子之中心則當今命以時卒閱其事
也非非其身乃佩以玉珠其乘也衣之施服遠其躬也衣之施服
則非非其身乃佩以玉珠其乘也衣之施服遠其躬也衣之施服

以遠之不以遠之是以以閱之時以閱之時以閱之時
窮冬則有金寒性剛而柔其珠其珠其珠其珠其珠其珠其珠其珠
無溫則無雖欲勉之欲可蓋乎山之欲可蓋乎山之欲可蓋乎山之
師者受命於廟將受命於廟而受服於社將受服於社而受服於社

常也之不獲而死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
外之不孝不獲而死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
金決不復不獲而死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可知也雖之命
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狂夫阻之狂夫阻之狂夫阻之狂夫阻之

人乃得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之說盡敵而反命申此盡敵
去之以欲突欲行法突欲行法突欲行法突欲行法突欲行法突欲行法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不忠之惡名不可取

一、乃是非... 與不毅同好... 國方城以... 侯盟于召陵而退

胡氏曰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 其戰勝攻取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楚幾乎王者之事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驪姬生奚齊及將立奚齊... 曲沃中申生居曲沃歸耶于公...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三君實不察其罪... 遂請二公子曰此自知之

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避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 春秋始不濟源之書也內而並后... 子驪不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索如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堯舜命門使奸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姦之禍者

五年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奔蒲與屈... 左氏曰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奔蒲與屈不其宜... 對伯夷者不敢論財賄對比下能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強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一旦敢遽請其二子哉

走披斬其法... 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申生... 驪姬... 曲沃... 亦斃... 君非... 三君... 遂請... 二公子... 自知之... 申生... 重耳... 奔蒲... 與屈... 不其... 宜... 對伯... 夷者... 不敢... 論財... 賄對... 比下... 能不... 敢論... 阿諛... 驪姬... 雖強... 苟非... 習見... 獻公... 之殘... 忍亦... 豈一... 旦敢... 遽請... 其二... 子哉

胡氏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愛之懼大國
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陵祚是為襄王舉而君其子之得也
鄭伯逃歸不盟謂侯會王世子者唯義世之節而春秋與之皆與之中也
胡氏曰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齊之於父子湯武於君臣周公之於元
弟皆廢其變者也野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廢父子君
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春秋非聖人莫之能修矣

左氏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
從之晉不可廢晉心無厭寇不可討晉兵而後一之謂其可再乎一
從之晉不可廢晉心無厭寇不可討晉兵而後一之謂其可再乎一
從之晉不可廢晉心無厭寇不可討晉兵而後一之謂其可再乎一

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
而奔吳故號仲流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勤在王室藏於盟府將
焉是戚何愛於虢言虞流皆與晉同宗今晉尚不愛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桓莊伯之子孫皆與晉同祖父其愛之也其肯愛虞公乎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偏乎言公所以盡殺之者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况以國乎公何肯相容公曰吾享祀豐聚神必獲也我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也乎故周書曰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日物惟德馨物
德馨此乃足物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
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首取虢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夫使晉伐虞取其二地而晉修其祀能以明德薦馨香則虞國社稷
山川之神必以晉修其祀而弗祀也此不世之仇豈必獲虞公之享祀乎

胡氏曰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虢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有貨無厭
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七年秋盟于密母 謀鄭故也 鄭猶未服
左氏曰晉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搖以禮處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
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禮以特諸侯皆侯官受方物諸侯所享貢賦
其方所當貢之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太子公猶未肯親自乞盟也
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獲君命言三族實獲君命言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齊矣齊侯曰
則以謀國也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官仲曰君以禮與信
而以姦終之君始以禮信會合諸侯而終以子無乃不可乎乎父不好
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守命共時之謂信守父命共時此二者姦豈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子華其父命從之不亦可乎
從子華之言而得國有何不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其罪而
諸侯以討鄭將獲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華之請
是以臨之鄭有弱矣鄭則謂我受其好何懼懼我濟矣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子華為成人而列在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禮後
史官列國僉諱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君但勿從子華之請則鄭天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也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免於心也於此則鄭有
叔督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而以姦終之君始以禮信會合諸侯而終以子無乃不可乎乎父不好
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守命共時之謂信守父命共時此二者姦豈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子華其父命從之不亦可乎
從子華之言而得國有何不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其罪而
諸侯以討鄭將獲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華之請
是以臨之鄭有弱矣鄭則謂我受其好何懼懼我濟矣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子華為成人而列在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禮後
史官列國僉諱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君但勿從子華之請則鄭天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也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免於心也於此則鄭有
叔督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左氏曰葵會于葵立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麻

齊侯下拜謝天子之賜曰天子有命于文武使孔賜伯舅麻伯故稱以伯舅

伯舅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既進一級故對曰天威不遠邇不

小曰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噴越于下以遺天子羞

齊侯下下適足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氏曰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生重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視諸孤與諸大夫誰在

夫荀息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幸而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也送往公死事君謂吳耦俱無猜兩無疑恨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里克忿奚齊之讎傷申生之先告荀息曰三怨俱申

耳夷將作秦晉輔之荀人輔之於荀子將何如荀子對曰荀息曰

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子對曰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以君死而樂其能欲復也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耳誰不如我盡忠於申生重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豈能止女物也於申生乎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祭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之荀息有焉有詩重

胡氏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

作人焉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

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

大臣殺其子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為後戒其義大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之罪也荀息死於難書及所以善其節

大其節也

胡氏曰驪姬欲弑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

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荀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

欲公殺而立庶之禍者使克明於君臣之善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

不取固太子以托其黨多為之故必變其志其齊則國之福也其不齊

而死於其政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

死不貴幸而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若其亦不知天命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

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暗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

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晉惠公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言若不則女如

荀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則子若者不亦難乎女之君若

如女意則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則惠公何以得與也而為君欲

之其無辭乎言君位欲加以罪而殺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賜之命佳為瑞

左氏曰晉惠公受王命而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國之有禮禮木敬禮之與也禮之主敬禮人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也

晉仲辭上卿之禮王命王帶王帶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帶王帶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

和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乃尺子所命

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德謂督不忘往尸乃職無逆朕命

君于神所勞矣

十四年秦饑使告羅于晉

左氏曰晉人弗與

何守國禦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愛鄰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譽之况怨敵乎

秦饑使告羅于晉

左氏曰晉人弗與

何守國禦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愛鄰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譽之况怨敵乎

胡氏曰狄人伐衛所以救齊也

而封之使衛國志亡誰之賜也

喪亦太甚矣桓公探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

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

夏六月宋公會齊人邾人盟于曹南

左氏曰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借為用

而况敢用人乎祭已以為人也

三公國城列於魯以屬諸侯

九年宋人圍曹

胡氏曰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

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

小利之過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

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

頌其事而經不書者

之尤務雖民力不可廢也

梁公

於諸姬...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

不別五色之童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

之其德飛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并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親之親而伐之

以從諸姦之是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召成故曰民未

王又與之鄭其與禍也其考文武何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

晉侯請饒

左氏曰晉侯朝王王享醴侍之命之符又加之以幣請饒

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周德雖衰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者而有二王

陽樊溫原皆晉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樊不服圍之者為呼曰德以

宗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言晉不尚德而尚刑此誰非王之親

如其傳之也謂居此地者納非王之乃出其民之文公乃逐出樊陽

晉侯伐原示信

左氏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撤圍謀出曰原將降

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三十里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

以壺飧從徑以壺承飯從從而弗食雖如不敢食也乃使趙衰為原大夫

展喜犒齊師

左氏曰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欲為盟主展喜犒齊師

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而勞曰寡君聞君親舉王

將子厭也使下臣犒師齊侯曰晉人怨子對曰小人恐矣君之子

否言在上之君子則不齊侯曰定以昭昭之禮而齊侯曰定以昭昭之禮

之何恃而不恐對曰昔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會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

也君相與正救之微昭顯太公之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之功我敗也君不敢保聚言晉恃子孫細相害之曰豈其詞世九

年而奔命廢我其若先君何齊侯曰豈有齊君而保中曰豈其詞世九

河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曰豈有齊君而保中曰豈其詞世九

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

左氏曰宋公孫固如晉告急之故告急于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霸於是乎在矣狄偃曰楚始得曹曹而斬於衛楚國之災也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

穀可臣玉聞其言矣言我後聞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詩以

政事為義府者誠也禮樂德之則也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也德義利之

本也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重服以庸若其試之

乃使卻穀將中軍從趙衰先納之明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入晉有國霸二年欲用之

知義未安其君言代木如君君謂上之於是乎出定襄王

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為民懷生矣廢不獲苟且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宜其用信未明於州之於信未宜其用信未明於州之於信未宜其用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以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臣曰：昔者諸侯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爭今又逼天下非有城漢之收民其被髮左任矣宜有美籍稱揚其績

文公曰：文公公不思惟然是漸從衛侯實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

胡氏曰：古者天子巡行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

胡氏曰：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名之乎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也且貳於楚也

君之所知也乃公背秦之事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西封彼既成則以圖其東方之封疆而秦在

夏四月晉敗秦於殽

乃子孫可謂死君乎... 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乙術白乙丙以歸... 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舟中矣釋左騶以公命贈孟明... 秦寡君之以為殺死且不存...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皆孟明... 不以一青掩大德... 三十三年晉以卻缺為下軍大夫... 左氏曰初曰季使過箕... 有德無以治民...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以下能君取節焉... 胡氏曰晉襄備過秦期... 而不哀其甚叛盟失信... 偷見一時之利微待其成... 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 秋隕霜不設草李梅實... 胡氏曰宜殺不殺則李梅... 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 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 魯文公 元年閏三月 左氏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 舉正於中...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公孫敖如齊... 胡氏曰凡君即位... 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左氏曰秋大事也於太廟躋僖公僖公躋於廟也逆祀也逆祀也於好燕以

明其意也明其意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官尊僖公且明見曰

也禮及以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左氏此述弗忌之言又說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謂禮乎雖齊魯聖通明不先父食

又矣故禹不先懸祭不先湯不先契武不先不胤宋祖帝乙宋始封

之子也鄭祖厲王鄭始封之子也猶上祖也言二國不肖而祖之是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祭天而以君

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言子謂魯頌之言合於禮者以詩曰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禮以詩之詩曰

仲尼曰滅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仲尼曰滅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

也作孟器孟器之室而用山簞從逆夏父弗忌之祀爰居爰居之祀

三年秦人伐晉秦伐晉也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士卒以死之意取王官及郊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逐自茅津齊封殺刀而還殺刀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也

也故能成霸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舉人之周也

善與人之一也善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

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

曰子以承秦半沼干池干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秦穆有焉

子承有焉秦子承有焉

初秦伯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

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其可敬乎

胡氏曰穆公初聽札子之請遠蹇叔之言其名為會兵是慾而不能室

也及敗於殺緝作秦晉幾能改將室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殺緝

之役其名為會兵是慾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之稱斯師也何義哉

四年冬夫人風氏薨風氏魯公之母莊公妻也而稱夫人

胡氏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度卑其身以妾母為夫

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度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榮越

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若為其母無服不敢取尊也春秋記成

風諱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賜舍且賜

胡氏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所尊者天之無所

庸者天之秩所賞而刑之者則天之命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由

謹者今成風以妾媵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賜焉而成之為夫人

則王法廢而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故特不稱天以謹之

晉陽處父聘于衛使陽處父聘於衛

左氏曰陽處父聘于衛及過宿衛從之陽處父聘于衛及過宿衛從之

遂其妻問之遂其妻問之曰以剛人姓剛剛人姓剛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夫于臺之言又臺於用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剛德猶不于時

而怨不可定身余懼不獲其利不獲其利不獲其利不獲其利而難其難而難其難而難其難而難其難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

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詩國人刺穆公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善人若天民之秀也先王遠世猶治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先王將死而法度以遺子孫况詩口人之云云邦國

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古聖王知有生

可以是以並建聖哲立聖智以樹之風聲而土地以分之采物以

之利而分者之詒言以教世為之律度以治明時陳之藝極

少之法以之表儀以昭天下之法制如之也告之訓典告之訓典

不之教之防利教之以防委之常秩任以官司道之以禮導民以禮

而使之毋失其土宜之利以遂其性衆隸執之而後即命至使隸下

其良以死難以任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征討東方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閏月之朝也而正月則朝于廟正月則朝于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月常月故不告月也非禮也非禮也非禮也非禮也

你事畢以厚生生民之消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

才也故君子取以為比其本根故詩以比况國君子一則

七年卻缺進言趙宣子時宣子為政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左氏曰晉卻缺進言於趙宣子曰收卻缺言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身書曰戒之用休重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尤

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下釋書之意謂九功九德六府三事

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德義而行

之謂之德禮無禮不學所由叛也武不樂故不歌武不樂故不歌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辭歌君子宣子說之

狄侵我西鄙左氏曰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郟且責之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趙氏執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趙衰如冬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楚椒稱王春秋之始始以觀舉夷狄之也至是楚

胡氏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以恕嚴於立法故稱號稱王而添加

對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德人之

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

左氏曰史曰利於民而不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

言不遷則君命可長君邾子曰命在蒼天君以百姓為命民得死之短

長時也人命短長各有其時非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邾

文公卒而君曰知命心不惑於時史之言故曰知命

十八年季文子論出宮僕

左氏曰宮紀公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僕因國人以殺紀公僕因人心以殺之以其實王來奔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後宣公出令謂今日即受宮僕之邑蓋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宣公出令謂今日即受宮僕之邑蓋季文子

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子以對

稱其行父事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

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

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德以處事無

失德乃能事以度功則者其事必度功以食民事功既成所作誓命曰

毋則為賊言其賊為藏藏罪人竊頭為盜盜器為姦王藏之名主

藏匿罪人之名賴姦之用奸盜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官僕生於後受其質王為朝也行父遠觀宮僕僕可則也周旋禮

所行無一可法者故忠信為言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豈僕則其孝敬

則其君父矣言者僕之為人將取法其孝敬則其忠信則竊寶王矣

將取法其忠信但見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也之兆也保而

利之則主殺也其人利地地是以訓即昏民無則焉以訓公之訓

以人無一事不可不度於善而善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善僕所行無一

善而盜賊也則則去之昔高羊氏有才于八人齊聖明廣淵深

明者允信篤實天下之人謂之八位高羊氏有才于八人忠聖肅

共端懿美宣通慈愛出惠於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

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舜舉之帝鴻氏有不才子掩

義惡賊用賊器之人則惡之而不好行凶德也而特好行之是飾

之渾敦也此則惡之而不好行凶德也而特好行之是飾

惡言以惡言為善天下之民謂之窳奇工也顛頊氏有不才子做很

明德善明德之人以亂天常天理之常謂之桀桀氏有不才子

氏有不才子侵欲崇侈貪食其財則心高乘欲積貨天下之

民謂之饕餮此四凶也世濟其惡舜去之是以堯朋而天下同心戴舜

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微五典五

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此八愷曰

宥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而去四凶而為

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夫首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

幾免於戾乎

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宮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

宣公築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而欲納宮僕又欲封之

是固群臣之所當爭也文子托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

外以嘗試宣公意以為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國之徒

若果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其自為計

如此既而宣公果感於少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欺君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之移於寘真之中也

魯宣公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卓

左氏曰晉宣公不君厚飲以進墻厚飲於民從臺上彈人而觀其碎九也... 宣公不君厚飲以進墻厚飲於民從臺上彈人而觀其碎九也... 宣公不君厚飲以進墻厚飲於民從臺上彈人而觀其碎九也...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辟臣類之又曰我亦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辟臣類之又曰我亦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辟臣類之又曰我亦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宣公之問之曰宣公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東請以遺之使... 宣公之問之曰宣公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東請以遺之使... 宣公之問之曰宣公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東請以遺之使...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避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避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避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之皆預知其... 年有... 商... 天... 三十...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言及郊宮人不肯公伐宮取向

左氏曰非禮也... 平國以禮不以... 胡氏曰以齊魯大國平郊宮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

而苦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終之本耳矣以利心而成... 孫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曰楚人厭意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

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視而笑以爲食指動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召子公而弗與也... 之而出... 欲先於子家曰君猶神也... 子家因于公反... 從之心而不能... 自適其初心之仁愛而... 氏曰首惡弑逆者公子宋也... 而後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

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行父通於夏姬... 氏曰陳靈公與孔...

左氏曰初楚子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龍虎之狀

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 野心非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

板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 猶求食人死... 尹子文卒... 子越爲令尹... 攻王... 淫於子之女生子文焉... 而歸... 楚人謂乳殺... 妻伯比... 不可復... 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行父通於夏姬... 氏曰陳靈公與孔...

行父通於夏姬... 氏曰陳靈公與孔...

行父通於夏姬... 氏曰陳靈公與孔...

其相服以數於朝者以夏... 無效焉且聞不令也... 二子詩敝之公... 胡氏曰語默死生當可... 諸比于自靖自獻于先王... 哀魯而矜之後乎... 其責厥耶不食其... 五月宋人及楚人... 胡氏曰春秋戰敗... 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且宋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侮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知保國我城郭欲滅我社稷饒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友果忠楚莊果實必以為義動遂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

君之惠也... 口不可... 及河間鄭既... 子曰善會... 而伐之服而... 鄭今年... 宰... 在左者... 權後勁... 戒而備... 姓選於... 舍其... 吳德立... 弱攻昧... 師之... 臣之... 命...

十二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胡氏曰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王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盾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濟而火藥廢發果而首倡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以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左氏曰宋人告急于晉晉使欒穀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觀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宋可與爭雖晉之理能遠天乎詩曰高下在心

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棧車車之有棧者者使許之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云爾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奔之我今殺汝非我失信於爾也

胡氏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親發爾私終三十里唯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唯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惠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和賦之入而不測坦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亂乎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迨春秋之終哀公用田賦而民財力殆無遺餘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實作法于貪其弊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先務本乎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群臣會以心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養旅陪臣執命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新矣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群臣會以心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養旅陪臣執命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新矣

六年久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凡災異慶祥皆人所感而天以其積
者入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理亂倫水旱蠶絲
之變相繼而作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解字費之也

叔肸曰賢叔肸以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凡弟無絕道故
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
也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執所以取責乎春秋

叔肸父如晉晉方強盛齊以驅夫歸父乃齊前事晉其於
叔交以刑為向背無忠信其德之心者也

胡氏曰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
去之夫經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

則公室不可張乎誘引其君當直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
其廢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魯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去明釋
者言自敗也

胡氏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
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

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數

戎伐之敗績於徐晉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筆

於經者皆以尊君父外夷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夷狄所以服則有道

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博信持國而輕於
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左氏曰魯公使孫良夫魯齊與齊師遇時齊魯遷而戰于新築敗
則遇于衛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仲叔孫將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齊師人賞之以邑詳請
曲也

左氏曰晉侯使韓穿言於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信之私焉私與曰大國以義以為至盟是以諸侯德長討無有二心謂汝陽之田歸邑之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故邑齊所奪所以齊師以齊師攻齊師以齊師
以信今有二命晉侯使韓穿言於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信之私焉
侯其誑不鮮韓穿言於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信之私焉
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執甚士之二三猶覆也覆而况伯
主伯主脩德是以用而二三其行以長有諸侯乎詩曰德之不遠是
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左氏曰晉趙盾將為趙盾之故趙盾將為趙盾之故趙盾將為趙盾之故
武從姬氏畜子公室武從姬氏畜子公室
言於晉侯曰成季老矣言於晉侯曰成季老矣
立其為善者其禮矣立其為善者其禮矣
前哲以先也前哲以先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左氏曰為婦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左氏曰為婦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

左氏曰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郟莒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
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
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晉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既從之晉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
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左氏曰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郟莒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
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
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晉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既從之晉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
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鬼神以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趙武夫公侯腹心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趙武夫公侯腹心
民杆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及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民杆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及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卒事入而受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卒事入而受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無日矣夫無日矣夫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氏曰將事不敬左氏曰將事不敬

新服陳新米和陳又判晉去年將戮於我新服新和其心未開我德則時晉而有德則諸石則擄武不然而則師於我而楚伐陳必能敵是奔陳也晉若無兵以伐陳則陳國也陳國諸華必救我食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

我私者君肯貿易土土可晉焉其土地所產一也邊鄙不登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我欲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感三也以德後我師徒不勤甲兵不損四也蓋于后拜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備子襄三時之車

五年辛未季孫行父卒自文子卒晉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事而猶忠於舊制未廢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於晉國水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无家豈為君備有以爲晉之所無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電音備無金寶之重器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謂不私

晉人滅郕 胡氏曰殺梁子曰晉人滅郕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滅亡之道也夫郕取晉公子為後罪在郕子今罪在晉何哉曰晉人之以其子為郕后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也春秋所以釋郕而罪晉歟

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以伐晉秦公知秦之力不足以左氏曰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楚不失選官不易方也其卿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所治之業君明臣忠上讓不競賞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晉侯歸諸息民傳公伐而歸以未得志

左氏曰晉侯歸諸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而積聚以貸也自公以下至於卿苟有積者盡出無積則無利亦無資民所以幣更而幣則以幣資以特牲則特牲器用不作不車那從給車服之用足以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一年作三軍古者大田三軍次

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晉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土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侯更帥以出軍畢則將歸于朝軍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繁也文宣以來攻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蓋征焉而舊法以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

又其後章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善其作念以見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晉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郕會于蕭魚

胡氏曰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胥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悼公能講於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人治晉侯

左氏曰晉侯以樂之牛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侯與子樂之絳曰夫和戎狄國之
也九合諸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侯無意也晉君之靈也三
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樂而保
力之詩曰樂只君子遐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率從也言人聚來在其左右夫樂以安德歲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皆備力
可謂樂非也書曰君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夫實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於其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功乃歸樂

三年荀彘士魴晉侯免子絳上以治兵

左氏曰荀彘士魴卒二人皆晉卿晉侯使士魴將中軍荀彘將左軍
彘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之伯游荀彘將中軍士
魴之士曰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荀彘以趙武趙武又使樂壓武位
更命樂壓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武居居上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壓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心大和諸侯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樂壓為汰弗敢違也者亦讓韓起將上軍晉國以平數世類之刑善
也夫言士魴之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亦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得安寧是之謂乎言士魴之法足以周之與也
其周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法之善也及其表也周
之其詩曰大夫不斁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子尚謂而對其下小人畏公以重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謹然則
不亦謂之善由上而下不亦謂之善由下而上乎故能如是計之
善也謂之善德國家之體必由之

三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楚過鄭

左氏曰印以廷勞于森林之子入聘以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王大
叔遊必子事畢而出言曰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諒乎諸云誰能執執近不以罷禮之於政如熱之有履也履必救熱
何患之有文子產之政也權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
叔美秀而文其美公孫能知四國之為所法而辨於其大夫之
侯姓班位貴能而為之為辭令禮能謀於野則獲謀也謀於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胡氏曰人君視一國之名能神之玉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
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豈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
人君者為後世監

士鞅奔秦秦鞅與樂城以鞅秦師城死鞅
左氏曰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為氏乎秦伯曰以
其汝乎對曰然樂壓汰虐臣猶可以免其在為乎不也秦伯曰

何謂也曰正子之德在民外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其學况其子乎
歷之善未能及人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武子所施沒矣
而之怨實矣於此者方山影射於晉國於是乎在所以其所以
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於此者方山影射於晉國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氏曰師曠待於晉侯置孫曰衛人出君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罰卷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履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或
使以則之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則

庶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列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曰國皆有
以在其家大夫有貳宗列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曰國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史為書替為詩賦工誦箴諷大夫規
誨士傳言大夫庶人商於于市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備
夏書曰適人以木錘徇于道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子有之有道人諫失也天之愛民甚矣會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蒸罔克來奔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姊皆有賜
左氏曰邾庶其以蒸罔克來奔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姊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夫者何不能武仲曰召外夫者何不能武仲曰召外
其或為也聞之在上位者夫者何不能武仲曰召外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胡氏曰夫者慶以大夫即魯而尚校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
其君而來奔校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欺則身必危以利奔義則國必
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善其姓氏謹之
伏在魯日今楚乘魯之甲與魯州與魯州與魯州

左氏曰宣子殺其黨羊舌肸等囚叔向叔向曰吾為子請言其
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於若何詩曰保彼海

我言也子優以卒嚴終壽也智也樂王姬見叔向曰吾為子請言其
向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姬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老聞之曰樂王姬見叔向曰吾為子請言其
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姬從君者也言其不能
能行邾大夫外舉不奔魯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天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姬對曰不奔其親
其有焉恨其不應故言有於是邾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奸過訓之惡
訓不倦者惠我無疆叔向有焉有此詩社稷之固也將十世有之以勸
能者全豈不克其身以奔社稷不亦惑乎孫極而高興其伊尹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如公而先之不見叔向而歸則叔向亦不克免焉而朝

滅孫吳孟孫

左氏曰孟孫無滅孫季孫愛之悼子之立滅能為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中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若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愛者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三年齊侯將為滅紀田

左氏曰滅紀聞之見齊侯齊侯之伐晉對曰多則多矣

君以武而伐所為夫見晝伏夜動不穴於纒朋長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作也寧將事之將安寧非與田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

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豸常氏在

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父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始封之姓以中宗祊也願世不絕

祀無疆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為政

左氏曰齊侯之格重也人病之子產寓書于西以告宣子

宣子謂侯之不謂令德而聞重幣也感之齊聞君子長國家者非

若吾子則之則晉國貳謂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壞則亦不務乎有德則樂則能又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也夫上帝克文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凡以遠至邇安母室使人謂子下所云子實生我而謂子凌我以生子

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侯行弒其君光

左氏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曰行乎曰吾非也乎哉吾也曰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今之得民

左氏曰子展相鄭伯如晉拜師之功其舉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子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非子產文不為功陳之明慎辭以慎其

之也

二月晉程鄭卒

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歌小雅曰美我思而不貳... 衛有先王之遺民焉... 德而不流... 德之所同也... 無天武者... 之弘也... 不德... 如天之無不情也... 矣... 胡氏曰昔秦伯奔吳而不返... 以配天之崇讓伯也... 子為秦伯之讓... 之辭位守節立名... 以因其辭國生亂而敗之也。

季札聘於鄭... 左氏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 所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然鄭國將敗如晉將伯於...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

彼必加於殺夫子獲罪於君... 也... 君又作厥而可以樂乎... 樂乎

季子產為政

左氏曰子產使都鄙有... 井有伍... 泰并因而斃之... 其末冠...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誰其詞之... 之而逐... 其田里及其入焉... 三十二年鄭人游于郟校以論執政

左氏曰然明謂子產曰... 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必多吾不克救也...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三臣... 仁吾不信也

子產止牛皮用尹何

左氏曰皮欲使尹何為己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皮曰忍愛之不吾叛也... 曰不可人之愛不來利之也... 折棟崩倚將欲焉...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則敗績厥後是懼何... 人務知近者小者... 以庇身也我遂而慢之... 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鄰國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左氏曰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矣以君威儀將有他志... 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允... 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公曰善我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可度法周旋左可則容止可觀... 魯昭公

魯昭公 魯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胡氏曰舉動人君之大節... 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 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從終後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左氏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澁而塵... 以君請更諸姜壇... 里旅不為勞矣... 何貴何賤曰賤貴賤賤景公為君者於刑... 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足之謂乎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左氏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澁而塵... 以君請更諸姜壇... 里旅不為勞矣... 何貴何賤曰賤貴賤賤景公為君者於刑... 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足之謂乎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於
人事而後言命也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許悼公補世子之樂平

胡氏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
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怨君父之心而不慎矣
一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

二十年費無咎言於楚子

左氏曰無咎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
無極曰奢之子材言奢子尚若在必以夏楚國益以死其父召之彼仁
必來不然將焉遽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執之知不速我能死爾能報聞死父之命不可以貴之奔也親

戚為戮不可以更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功必仁也擇任而
往任事也夫死不辟男也父不可弃謂死則名不可廢則其
勉之相從為愈相從俱奔俱伍尚歸楚人皆殺之楚人皆殺而員如吳
為行人以謀楚謂平王尸而報之

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逆臺

左氏曰子猶謂晏子馳而造焉謂於公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如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益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名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先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
美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可君以水泚水能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
不可也如是

鄧子產有疾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汝惟有德者能以寬
民其次莫如猛猛不火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溽積民仰而
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驟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鄰國多盜
取人於崔杼之澤崔杼名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與徒共
以攻崔杼之盜蓋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畏則料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東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施隨人為
惡之人以謹無良謂惡之人式遏寇虐之人慘不畏明料之以猛也

遠能通謂遠者近者以定我王謂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穀不穀不剛不
柔救政優優百福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

弁曰御衆以寬阜陶曰御衆以寬是寬者治民之恩也而子產欲以猛
威之弊與阜陶之說非邪嗚呼行寬於外是之時則猶慈母之掌珍提
欲易之以猛是不勝孩童之喜而為不慈之母也行猛於子產之時則
猶強奴之御悍馬庶幾足以制之欲代之以寬益傷人矣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胡氏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
亦主者則貴戚辨等列順以長謂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
刺之不矣是故觀子產以長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

刺之不矣是故觀子產以長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

初而後為帝也而漢社遂王季於國其君則設明親乘人略其
則八位無下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幸則據大勢執國命而軍政之本
矣何以竟為此春秋為後戒之意也

羅漢王王室亂漢王前傳王即位既葬廢于朝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

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維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

不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議國本之不正

也木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

而與子春秋蕙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李扎辭國取而極

名可家也則以君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

賜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木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為行無易獨于

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

世法戒明矣

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左氏曰沈尹戌曰子常必凶郢苟不能衛以謝國城無益也古者守在

四夷天子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守在四境古之天子也

善鄰鄰國不侵者為之守衛及寇薄鄰後之守四鄰以仁值其四境結

其四後民仰其野業三務成功秋民無內憂城而又無外懼兵國

焉用城今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平之不獲其四境能無心

乎昔梁伯濟其公宮而民潰城於民弃其上不山何待夫正其疆場修

其土田除其荆棘之親其民人明其任侯相為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

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不備不倉

矣詩曰無念爾祖其修厥德無亦監乎首當以若救世祖世祖

是城不亦難乎

左氏曰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禘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

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以天地則天之明因地之

性法日月星辰之明生其六氣兩所明用其五行以法則則天之明因地之

辛苦為五聲官商角徵羽章為五色青黃赤白黑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則傷性是以故為禮以奉之禮者為六畜五牲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為五味

此世周民之所以生也... 自由直以赴禮者... 身守此言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李季又雩

胡氏曰昭公之時兩地地策四見於經... 可樂矣晉高宗彤日雉升階... 故能與美極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爾克自省而求於禘祠之末將能勝乎

二十六年春侯與焉子坐于路綬 路綬齊君之正寢

左氏曰公美曰美其室其室有此子...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其於民且區金鐘之數... 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舉施不及國大夫之家... 夫不收公利各守常法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又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君令臣共臣共令臣共...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慈姑婦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而教子孝而嚴兄愛而安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 婦禮而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士也對曰

天以公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伯以王朝奔楚

伯以國有立利寵居一焉于朝有寵於景王... 非非本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是而天下未以為是... 是時子朝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非徒設此心兩弄之也... 不能勝里... 景王不鑒覆車王孫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事為後世戒也

三十一 年 侯 與 焉 子 坐 于 路 綬

左氏曰黑肱以藍來奔賤... 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名其人終為不為... 不為利回... 章德不義也... 書為盜... 而已... 無名... 曰三 瘦 人 名 以 德 不 義 數 無 無 禮 禮 志 也 罪 此 記 事 之 也

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人勸而濟人畏是以君子貴之

完公

九年得衛至大亏

胡氏曰穀梁子曰實至大亏周公受賜感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其以
昭先祖之德存庸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父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
盜得竊諸公官且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
不恭之大也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來谷公至自來谷

左氏曰公會齊侯于來谷齊侯曰立桓姜備言於齊侯曰桓姜
禮而無勇若使齊人以兵劫齊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逸曰
士兵之於士官以兩君合好而齊侯之伴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傳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也則不
祥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矣將盟齊
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汝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丘使茲無還振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兵命者亦如之揚曰如
以三百乘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典君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且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而不可出也則門中
樂不野合也雖不可樂而既具其棄禮也則用是弃朝廟之禮若其
不具用祀禘也則禘禘非月祀禘君辱弃禮名惡于蓋圖之夫齊新

以禮也昭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

久來歸罪誰陰曰齊人前此嘗歸外而後此嘗歸內父關而此歸
也而

胡氏曰定公齊侯會于來谷孔子備其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
以禮相見卻齊侯拒兵車之命而能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
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鉅備其侵疆桓公以義責
齊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善曰來京績也春秋夫
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命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
今於一息百王興世而同神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
愛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憊之有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左氏曰邾隱公來朝于魯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責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焉夫禮死生存亡之本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也邾隱公之朝也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去度心已公矣加事不於朝會加事而何以能人高
仰瞻也卑俯替也驕近也替近也嗚呼君為庄其先公乎哀公竟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夫差敗越遂入越越子係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求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或言有為淮後得非以彼...
 能戒之...
 除其害...
 復為之...
 不亦難乎...
 天而長...
 夷而長...
 年秋...
 書其不...
 夏四月...
 左氏曰...
 曰欲與...
 也以此...
 盟主也...
 何對曰...
 國之興...
 德亦不...
 謂也禍...

左氏曰...
 夫叔辭...
 父則衛...
 天理而...
 六年秋...
 左氏曰...
 太史曰...
 諸股何...
 謂入焉...
 三曰代...

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朱

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古者田出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後行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一丘十六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魯田之法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

於越入吳胡氏曰吳自相擊以水邊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

於越入吳所謂因事會而見深切著明之詞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及平爾老氏曰佳女不祥之器其事行遠夫以力勝人者人以

力勝之是管破越沒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

後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耶矣是侵中國而越

不戒不監而楚之楚矣而秦滅漢之官皇楚之楚也

小邾射以句繇來奔

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繇來奔曰使季路要我無盟矣我不使于路子

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季之國不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不死於城下

不臣而齊共言是義之也射以句繇來奔

四年春西狩獲麟西狩於大野

胡氏曰河出嵩洛出書而八卦畫焉春秋成而麟鳳至事應祥成

其理一也 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

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鸛鳴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於作臣賦其

者有之子賦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志氣天人

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桀默思道帝昏亂

得於傳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會序金縢之策夫

乃及風出罪已之言榮或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

應召物產之祥善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

與衆世世驚報九奏鳳儀下庭帝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春秋三註粹抄終

禮記三註抄序

禮記纂言序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道不遠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繁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者性也禮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經地義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或焉紛紜器數之事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玩味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心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去禮云王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濬溺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教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經家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備不自廢常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為之說曰禮之於飾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飾文則亦無從而備所謂禮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透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剛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

傳而其主善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敷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筌棄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序畢

禮記三註梓杪

曲禮 朱子曰此雜取詩書

曲禮曰母不敬儀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子於身大要在於此三者其效教不可長

賢者御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懼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

分母末多不志寡而○若夫坐如尸必立如齋主敬禮從宜使從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

不辭禮不踰節不侵侮則不好狎不好狎則不好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之質也

禮聞取於人取法不聞取人引取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四者皆由禮而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班朝治軍臨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

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與禽共也是故聖人作

為禮以教人使人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者德帝皇之世但黃德足其次者禮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禮尚

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以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於則若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

知好禮則不驕不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慍則則則則則則則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重焉

也故州里閭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

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命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告也及必面面也

所遊必有方方不所習必有業業不恒言不稱老不自稱老年長以信

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並行而為人子者

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門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

食饗不為祭祭則祭祭則祭不為尸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不登危行險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以死父母死

貧者不以財貨為禮財非貧者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力非老者

父前子名父前子名父後父者家無二尊故無長幼君則臣名君則臣名

博聞強識而讓教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

以全交也人厚者故其交難全弔喪弗能助弗能助問其所費問其所費

公之與弗與共戴天。不與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謂事以親之交游之讐不

呂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見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深

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為讐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嗚呼聖人

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釋讐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若夫公

辛論九世之讐則禮失之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溪之時孝子見讐而

不敢復則法失之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大夫之辱也卿大夫之不能謀國之地廣大荒而不治

此亦士之辱也士不與謀國則入國而問俗入國而問俗

以民決嫌疑定猶與也猶與二戰名皆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

行事則必踐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姊妹大夫不名世臣姪姊妹

君子行禮不求譽俗禮大夫士有健居他國者行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

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雖其時已久其義已純可以改其國之故也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不取麇卵

國君春田不圍澤春田蒐獵也大夫不掩群群聚也士不取麇卵麇子曰

食穀馳道不除言人君馳驅車馬祭事不縣樂也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樂者無不同其樂也

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疾病痲痺所以感吾休惕惻怛之心

非有智力與乎其間者也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夫

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

先齊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此謂也○擬人必於其倫

方氏曰禹稷類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惠伊尹亦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伯之道不同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如已毀之宗廟變者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已廢之宗廟變者祭之日殺牲不可殺也如法不得祭與不祭名曰淫祀淫祀無所神弗享也無福

呂氏曰魯立武宮舉其廢也廢自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矣居祭所不當祭也

天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天子庶子也

禮子

公儀氏仲子魯之之喪檀弓魯人知禮者免焉禮免五世之服朋友死於他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性之詞我未之前聞也為之免服仲子舍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也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也考長子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陳氏曰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弗以見焉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弗以衰麻皆重其服以識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皆紀公熱太子僕立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

世子申生少則齊而卒於亂齊齊靈公廢太子元立公子牙而卒於亂齊每每越禍良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無方言事親所死致喪三年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左右就養有方無隱無隱左右就養無方左右就養無方心喪三年心喪三年無隱無隱

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則從而污則安能言人無所失道其德也則安能言人無所失道其德也則安能言人無所失道其德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而不墳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東西南北之人無定居不可以弗識也無定居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於是封之崇四尺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讒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讒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然則盍行乎其齊也國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教吾何行知之行禮使人鮮于叔天中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
 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受其死雖然若君老矣子以國家多難猶代
 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為
 泰世子也申生自解死而伯氏不
 陳氏曰申生於劉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於善可也而不述而
 且謂天下宜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能之不聞而且恤國家之多難不
 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
 魯人有朝祥而異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
 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事哉踰月則其善也言去可敬之日
子但踰月則為善矣至期則非禮也非禮則以禮義氣服時此又踰月
行三年之喪故夫子路笑之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坐於牀下曾元曾元中曾子坐於足童子賜
 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箒與曾子知也子路以曾子未
曰止勿言曾子聞之曰呼嗚呼如有所驚也呼曰童子華而脫大
夫之箒與曾子曰然曾子遂其斯季孫之賜也我末之能易也元起易箒
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華息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旦請敬勿之曾子
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謂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難焉斯已矣樂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易箒結繩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故易變其所守如此
 孟獻子禮祭名大祥後開一月而祭而不樂比鄰而不入此及也雖此
折過不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欲

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所傳之人皆有不忍
以先王之制子路聞之遂除之
 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實過厚權其不可繼而已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友葬於周太公封齊而周為太師故死
蓋於周以死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
 立首仁也正其首以向仁不忘本也故以仁目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善其
 甚也出年則無諱伯魚乃夫子為鯉之子
期可無諱猶哭夫子所以愛其甚
 天下之禮苟徇其情而為禮則伯魚子路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
 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
 過不可以不及也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三日中制也七日
則盡於被性矣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此子思守禮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以哭甚
故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女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所居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爾罪一也言子夏不推帶夫子使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
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陰於子夏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有罪不須知
 孔子之衛遇蘧伯玉人之喪入而哭之哀有罪不須知便子責說賦而贈之贈物子責
於門人之喪余有所說賦說賦於蘧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卿若入

而夫之選於一哀而出，予惡夫涕之無從自也。言若不剛是於死者無情而此涕為無

小子行之。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長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性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性如慕及如疑此孝情子貢曰宜若速反而虞乎子貢以如疑則及不

之能行也祭此情之至故丁時之祭此情之至故丁時之

孔子祭作處負手曳杖以復其杖消搖適之貌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問之曰泰山其頽則五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

賜爾來何遲也及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昨也於昨孔子不忍死

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在西階而在位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

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乎殆將死也禮孔子以敬

陳氏曰聖人知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者天地之委順

故視肝膽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屬其適去之順將迎

無所形於外哀樂無所間於中又孰以幻滅為異哉此所以悟於將死

之夢道達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為徒也

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貢是過之者而弗敢於子張既除喪而見

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是不

賢者之所輕不自者之所勉

將軍文子即子張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

主人之子深衣練冠深衣吉也練冠可以通用待于廟廟者神之所垂涕淚

君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先

命而已

井地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謂其聲若孺子然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

喪事欲其縱縱急於禮爾吉事欲其折折從容中禮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禮之待之則無愛親之心是不

不成用竹無瓦不成味無瓦不成味無瓦不成味無瓦不成味無瓦不成味

類丁人番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而弗如如有從
 而弗及以有可既懸慨然感歎如不及其反而息聖後則不使有所從也
 且止也待其反
 公叔文子前大卒其子成請誼於君曰日月有時大夫士三月而見將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首者衛國之餓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情
 其班制班者事平之次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穀穀飲水盡其歡
 斯之謂孝飲首足形還整而無稱其財斯之謂禮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死則已矣使子
 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苦以重憂而曰然首者吾母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可去也夫子曰小
 子識之詩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萊公執摯請見之周豐必賢而應者而曰不可不見也
 曰我其已矣夫不強其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
 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信誠慝之心以位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辭乎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以袂解衣以衣
 貿貿然來黔敖執食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使來食揚其目而視之
 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

微與故未其其哇也可去其則也可食
 鄉黨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公曰雖然失席曰皇寡人之罪也曰
 寡人嘗學斯斯欲矣臣故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宮而後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若不舉爵者以人倫大變
 辱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發為禭老曰美哉輪焉美哉魚焉
 歌於斯祭於斯哭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聚國族於斯會宗族於斯會宗族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頭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禱者美其事也而曰美哉輪焉美哉魚焉
 陽門之介夫中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表晉人之親宋者及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力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
 之然天下亦無能當其言人心之足恃也
 陳氏曰吳起叱一人之疽而鄰國莫抗段頰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
 一絛則司城子罕哀一介夫而民說其可同陳抵巇而伐之哉噫者所以
 知微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治曰又笑予之
 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音木元執女手之卷然音木元夫子為
 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也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
 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文子曰行并植於
 晉國不設其身其智不足稱也行并植於

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
其君之計豈顯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我則隨武子乎
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誠其身不遺其交利其君不遺其交也
子知人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出諸其口物以音為開閉
成人有其死而不為哀者聞于泉將為成宰遂為成成人曰
績而賢有臣晉之有臣非為之也
死也死也
應氏曰仲尼相而無飲羊飲妻之民揚松柏而有滅醜有樂之效風化
之機係乎人為耳委盛冠之證雖以嚴夫民之為服者未必出於誠
心實以美子阜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弟之俗故周公之誥康叔不以
弟之入不克恭者為怒而以克敬者為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文
之君陳感悟之實機固不在多也
威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又不雨吾欲暴庭庭者暴病之人其面上
而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暴庭
從市從市從易也
為之從市不亦可乎早而從市行喪之禮以自責求
王制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行論者考其論辨者
然後使之任事任之

後命之命以一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天子五年一巡狩巡狩
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風
命市納質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市納質以觀民之所好惡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順者君流順者君流
不從者君流不從者君流
地進律地進律
劉氏曰法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未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
惰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其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
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民
不敢怠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
民不敢肆於其常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修凡是十者邦之
大典也先王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考禮使無禮
一德謂無二心一德謂無二心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
未賜圭瓚則資幣於天子未賜圭瓚則資幣於天子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宜造乎祫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宜造乎祫
於祖受命上帝受成於學受成於武出征執有罪又釋奠於學以訊厥咎於祖受命上帝受成於學受成於武出征執有罪又釋奠於學以訊厥咎

天子不合圍...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彘，諸侯殺雞。則下小殺，以示大殺。則止。佐車，驅車之車也。雖有過，使於田。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取大夫之餘，此田獵。尊中之以序。排祭魚，孟春然後虞人入澤梁。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

物各正性命也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居謂材，謂以備用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凡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壯者，謂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壯者之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軍甲凡執技輪的過四房射擊之技也

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階政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馬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司寇正刑各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三刺一謂詳臣二謂詳民三謂詳其無辜之付從輕故從重而後入之猶恐其無辜故從輕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正君臣之義以權之則事小罪大子臣

凡與衆共之凡與衆共之謂之公罪凡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者所也刑者所也而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凡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者所也刑者所也而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行偽而堅言偽而難破學非而

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此言不聽者一疑衆者三皆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厚殺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甲其日甲乙屬其帝大皞其神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地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地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仲夏之月日在奎... 其律中夾鍾... 是月也安開... 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

母肆掠止獄訟同度量... 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母澆... 母焚山林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后妃齋戒親東鄉

登分爾稱絲効功以佚郊廟之服... 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百工咸理母或作偽滯巧以蕩上心

孟夏之月日在畢... 其律中蕤賓... 其神祝融... 其音徵... 仲呂... 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立夏盛德在火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將... 命大尉養... 引而祭俊以才遂使德行賢良以德舉選而長大以力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經長長者繼之增高言者增之母有壞隘成之氣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恐妨蠶使益長使益長使益高使益高

或失時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 母休于都... 其律中蕤賓... 是月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 其律中蕤賓... 是月也日長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 其律中蕤賓... 是月也日長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 其律中蕤賓... 是月也日長至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仲秋之月日在角... 其律中南呂... 是月也乃命司服... 具飭衣裳文繡有常...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命有司申嚴百刑新殺必當母或在撓... 義在撓不當反受其殃

奉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其律中無射。是月也申嚴。命命有
司。其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大經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其水官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器闕以。應者上。是月也。以
立。盛德在水。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
死者恤孤寡。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
官謹蓋。命有司。曰。行積聚。無有不飲。命工師。功。陳祭器。按
度。程。母。或。作。為。滿。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是。月
也。大飲。蒸。乃。臘。先。祖。五。祀。以。田。獵。所。獲。之。物。勞。農。以。休。息
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射。御。角。力。大。閱。命。水。虞。澤。漁。師。人。取。水。泉。地
澤。之。賦。母。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其律中黃鍾。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諸生者萬物之。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祭。者
欲定。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是。月。也。可。以。罷。管。之。無。事。去。器。之。無
用。者。金。關。庭。閉。絜。園。圍。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室中。且氐中。其律中大呂。是月也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去。年。季。冬。月。與。日。會。于。亥。乃。星。回。于。天。歲。將。終。也。終。歲。且。更。始。天。子
乃。郊。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時。令。有。不。稱。之。以。功。未

其有異
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則曰。使孔子曰。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人
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臣有父母。喪君。許政事。不奪人喪親之心。
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焉。之也。魯君卒。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成之。雖東。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則兵以逐。吾弗知也。蓋世非之之辭。
文王世子
成王幼不能蒞。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也。魯使日夕與成王游。厲其有。親教成王。有過則撻
伯禽。成王出入起居。有愆於。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成世子及
學士。即司徒論進。選而。必時。春夏學于。秋冬學于。皆于東序。舞用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釋奠則用
言揚。凡語於郊者。謂論辨學士材能。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成
其成也。懼。恭敬而溫文。謂有恭敬之實。德後。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
成。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詳。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
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使通曉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以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 禮祭社稷...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 刑肅而俗敎則法無常... 無列則士不事也... 兩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也... 必本于天而效法... 命降于社之謂敎地... 降于祖廟之謂仁

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 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妻惠幼順君仁忠...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何以致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聖地秉陰歛于山川... 五行之秀氣也... 故天秉陽垂日

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二五而闕。日月之行，盈虧由日月之進退。四時之變，由五行之相勝。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運相為體也。五行之相勝，迭相始也。春木勝於秋金，秋金勝於冬水，冬水勝於夏火，夏火勝於春木。五聲六律，十二管，運相為宮也。宮為君，主也。十二食，運相為質也。質為臣，主也。十二衣，運相為質也。質為臣，主也。十二食，運相為質也。質為臣，主也。十二衣，運相為質也。質為臣，主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月星辰為紀。日月星辰，以五行為量。鬼神以五行為徒。五行為量，鬼神以五行為徒。五行為量，鬼神以五行為徒。

物可舉也。以天為本，以地為末。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月星辰為紀，以五行為量。鬼神以五行為徒。

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月星辰為紀，故事可畏也。以五行為量，故事可法也。以鬼神為徒，故事可畏也。

故故事可復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故事可復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故事可復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

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

故先王患禮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故尊天，所以明人鬼也。故立廟，所以示民也。

仁義之教，下達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也。山川之神，所以示民也。五祀之教，所以示民也。山川之神，所以示民也。五祀之教，所以示民也。

在學，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王前巫而後史，史以辨九疇之心也。辨九疇之心，所以明人倫也。王前巫而後史，史以辨九疇之心也。

夫禮必本於天，而後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成也。夫禮必本於天，而後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成也。

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官于天也，則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官于天也，則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其居人也，言在曰養，言本曰人。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必有所節。其居人也，言在曰養，言本曰人。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必有所節。

冠昏喪祭射御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冠昏喪祭射御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冠昏喪祭射御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實也。實也，則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實也。實也，則禮義者，人之大端也。

酒之有葉也，酒以醴而或醢，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酒之有葉也，酒以醴而或醢，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禮義之序，以治人情。禮義之序，以治人情。

故人情者，聖王之由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擇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心，節之也。協于禮，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心，節之也。

不仁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
禾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
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
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禮華充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政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
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
常也至北則成已成物乃聖王之極功故謂之也故謂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涸者居中原而弗散也聖王用民之
則不徙之居川安于涸則不用水火金木使食必時合男女頌爵位必當
年德用民必順用干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
圖鳳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
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達義者修此禮以為教達之天
達之天下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器有二義一是一李禮者成德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禮釋回增美謂
回邪之心益措則正施則行禮諸事而正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竹之
其材實之美措則正施則行禮諸事而正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青皮
也飾于外如松栢之有心也飾于內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故君子有禮則外諧外諧謂遠者無
內無怨怨近者無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設於禮物順於
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如此自然鬼神順人心是故天時有生也地
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禮鬼
神弗饗也若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禮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禘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子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父天母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禮也
鬼神者乃自然之倫序故曰順次之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禮也社稷
而為禮之祭各備其體之輕重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義者不得
之羔豚而祭士百官皆足亦足大牢而祭大不必有餘此之謂禮也諸侯
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藏龜不藏圭不藏言有辨也龜所以
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為寶大夫有家而巳故不實龜不藏圭國之有龜
所以壯國休故家不藏門此則以國家之辭各稱其分守焉故曰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
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
至敬無文祭之至者不以文為美如父黨無容見父宗族不以質素
不琢不素大羹不和大路殷祭天素而成席為席犧尊牛之形疏布
不覆也牛於尊白木有杓之具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
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豐則輸則不及惟稱為善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用之以致備物之享則德祭揚詡萬物
聖人見天地之德於萬物大道理物傳如此物之所成者傳則得不以多為
昭著盛大禮於萬物樂其心於禮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敬
貴乎故君子樂其祭也外以致備物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敬
惟存誠于內不德產之致也精微言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象者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為極致如此則

不待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慎其獨也誠之事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必
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其在內之恭故故少物亦足為貴是故先
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
也匹士太牢而祭謂之禘也不稱管仲鑄寶莒絃山節藻祝君子以為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淅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
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蓋得其道矣記者引言夫子所以能此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
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一者敬而已未有人
由散戶不○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始始死哭踊無節是直而行有曲而殺也
至平者不較也有經而等也黃燠皆喪三年有順而討也天所討下降
委曲而散也安服之物必有有推而進也推者使之行有放而文也如天
衣書龍以象變天子獨書日月以象明推者使之行有放而不致也公侯以下之
尊刻牛之象象尊則雷雲之形是故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服其文來
又于天子而有順而撫也雖拾取尊者禮儀而○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非其至也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
也先王制禮以教為本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不
也非過意為極致之情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不
此則太厚也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廢不如此則大迫故魯人將有事
而無禮也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廢不如此則大迫故魯人將有事
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諸侯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川者
河之從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此上
祀也三月繁千七日戒千三日宿千致慎之至也故禮有損見有
詳者三月繁千七日戒千三日宿千致慎之至也故禮有損見有
昭告樂有相步有扶相行者温之至也○禮也者及本修古不忘其初者

也禮制貴修舉不廢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本修古故可述而多
學也以此二者求之可以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置之使聚眾而並是
重其事又從而修成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
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天道至教陰陽之運聖人至德禮樂之作廟堂之上尊尊在犧尊在西
君而酌犧象夫人東酌鬯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
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明故觀其
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物而知其人之智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
也勿勿也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無間乎其敬也屬屬無窮乎其忠
也勿勿也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無間乎其敬也屬屬無窮乎其忠
君子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也禮行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
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偏倚為跛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
子路與室事正祭之特交乎尸外人將饗至尸內人於尸交室事正祭之
堂交乎階在尸下之人送饗至階實也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
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而全祭敬故孔子善之
郊特牲
樂由陽來者也樂安陽道禮由陰作者也禮肅陰道陰陽和而萬物得

庭燎之下庭燎中設炬火以照夜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妻拜也
 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親所以致敬也而廢廢私親何為乎諸
 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不敢二心
 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故天子微諸
 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此相真以等謂禮相僭以貨相賂以利而天
 下之禮亂矣謂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曰
 三桓始也謂齊之三桓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壽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
 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馬氏曰天以生物為功而其功故聖人闢之而為郊所以明天之道
 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
 使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使民親而尊之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極大報天而主日也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謂陶器也以象天
 地之性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黃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用素車木牛以象地旒十有二旒龍車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天璽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以和配帝郊之祭也大報本及始也
 天子大蜡八蜡一先帝二司農三農四郵表五五猪皆也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農萬物而索饗之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此故不與也謂不與也

大費不貲其質也大圭不琢其質也丹漆雕也幾漆飾之美素
 車之乘尊其質也質其質而巳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
 甚也如是而後宜謂宜也
 適子冠於旅以著代也謂其為人顯於客位而無酬酢曰然加有成也
 禮之所尊卑其義也謂禮之理謂義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物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謂行也
 厚別謂其有也也帶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謂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事
 以相見敬章別也行敬以明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
 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內則謂內則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為不善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謂父母不違其志謂父母是故父母之所
 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至於大馬盡然而况於人手
 真氏曰晉武威馮純之說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依唐高宗滿武氏
 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經禮之罪人也
 此養老五帝憲謂法其三王謂三王之道有
 下深謂此篇記天子諸侯之禮

不學不成器。人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命曰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自反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學學半。身學問之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離經辨志，三年視聽業樂群，則從無廢。五年視行習視師，七年誦論學友，辨義與論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明義而後立而不反。學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蚺子時術之。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夏禮，小舞，辨九族之別也。賓，大司馬之制也。大司馬，辨九族之別也。賓，大司馬之制也。賓，大司馬之制也。賓，大司馬之制也。

也。祭菜之時，小舞中庭，辨九族之別也。賓，大司馬之制也。賓，大司馬之制也。賓，大司馬之制也。賓，大司馬之制也。

也。無不備也。其此之謂乎。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業，業退息必有居學。統也。詩也。禮也。此特教之正。居不學，操綴謂之業。業，不學。操綴謂之業。業，不學。操綴謂之業。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傳而不反也。不亦於道。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取脩乃來。水進修而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而視其說，多其訊，問言及于教，多其說，以誦學而所進，而不循其安，使人不由其誠，誨者求其力，教人不盡其材，而後其施之也。悖也。其所施，其求之也。拂也。學而弗能，夫然後故隱其學。見所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與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無朋，逆其師，或相與以慢其師，燕辟廢其學，外誘而廢其業，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示以入道所由，強而弗抑，尚而不使，抑之使開而弗達，不竟其所以通之也。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難。失之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難。失之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難。失之也。

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教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

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

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君子知至學，至於之難，易者，王之易，而知其美惡，質美者，向道然後能。

能為君一國故師也者所以學焉君也自務學之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

於天子無比而之臣位也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庸功也感師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日及其父也相說以解

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

鳴待其從也容然後盡其聲為一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

徒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則之師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治之子必學焉表必能學焉也表補精也皮片相合以至完全也

良弓之子必學焉筭必能筭焉也筭補精也皮片相合以至完全也

之車在馬前于車後使便習之則不驚奔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也夫信不約不勞期大時不齊以分限求也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

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感物而情動於中聲相應故生變聲之清濁高下之變變成方謂

之音也或成方謂之方或成曲謂之曲也曲則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之樂也及于戚羽旋謂之樂也

故其哀心感其聲嗷以殺心則而無澤殺則其心感其聲粗以厲

心則或者其聲發以散心則而無怒心則或者其聲直以直心則而無

感者其聲和以柔柔則不煩六者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

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以禮而道其志之樂以和其聲以樂而和其

一也禮樂刑政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陳氏曰聖人於易制禮於謠作樂於箴明政於賁致刑於豎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

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君子爲能知樂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樂者樂也禮者禮也禮樂者節文乎天地之理者也禮樂者節文乎天地之理者也

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

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

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禮者節文也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不咸... 禮樂... 仁者... 禮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禮也者禮之不日易者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禮樂... 禮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禮也者禮之不日易者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禮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何從出也字交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女溺志衛音趨放煩志
齊音放併齊志此四者皆潘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蕭
和鳴走相是聽夫蕭蕭敬也雖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
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
之謂也

鍾鼓鏗鏗以立號號者有號號以立橫號令欲其威嚴橫號以立武號令欲其威嚴橫
之道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鏘鏘以立辨辨者有辨辨以致死死非明
辨於義而剛君子聽鼙聲則思死死非明辨於義而剛君子聽鼙聲則思死死非明
而收歆是義能立立者有立立以立志志者有志志以立志志者有志志以立志志者有志
之臣竹聲濫以立會會以聚眾眾者有眾眾以聚眾眾者有眾眾以聚眾眾者有眾
聲則思君奏之臣鼓聲之聲誰誰誰以立動動以進眾眾者有眾動以進眾眾者有眾
其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
有以合之也後謂樂聲令之

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其德也成其德也象成其德也成其德也象成其德也
不勅此象王持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成其德也武亂皆坐周召之
治也治者有治治者有治治者有治治者有治治者有治治者有治治者有治
成而戒商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
國五成而分周公左右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成者有成
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訖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克殷武王克殷武王克殷
北下之箕穰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武王克殷武王克殷武王克殷武王克殷武王克殷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血塗之也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
後故云劉武包之以虎皮將帥之臣使為諸侯名之曰建也建其器
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驍首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射學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也禮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
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
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治心者也治心者也治心者也
則莊敬莊敬則威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諒之心入之矣外勤斯
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
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類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
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禮主其誠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禮自外作而後生

友則矣... 禮之報樂之及其義一也。

馬氏以禮言之禮成樂成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故已介以相見不

則已歎三辭三說而至不然則已歎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不

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進旅以示其和絃匏笙箏管

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歌此皆反

而抑之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

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重於此矣故人不而無樂樂不而無形形而不

為道不而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之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而直繁而繁而齊而齊而廉而廉而

節而節而美而美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

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

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莊為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

喜怒皆得其備焉其類則天下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禮

樂可謂盛矣。

曰而靜而正者宜歌頌慶夫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

慎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體無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而夫歌者直己而懷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是及理焉萬物育焉。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如折

宗武王○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以其地則不祭○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憫愴之心非其乘之謂也春兩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也秋兩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也哀以送往送而哀哀其故神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入廟倏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視之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乎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親之心致孝思之心則著者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字思終身不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息日之謂也思日不用為地事非不祥也言以死為不言之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敬盡其私也此心極於念無不敬人為能祭帝孝子為能祭親親親者鄉也鄉之然後能親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其如親之也君獻尸夫人薦豆齊禘之饗手其敬也愉愉手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戒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

與○孝子之祭也盡其敬而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其信也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實有德實貴實長慈幼此五者先王所以定天下也實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實貴為其近於君也實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於其情竭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兌而朱紘躬束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束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醕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及及其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膾嘗而薦之非孝也君之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奉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儀此

此作
者出於此也者官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壽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及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濟眾教加於百姓於物以興其來助祭可謂不置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

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不反於身人自不以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於堂使之坐八十不俟朝見君而揖之即君問則就之即其而弟達乎朝廷矣行有而

不備不措則隨少者不可以有與並長者之有若兄與

以齒而老窮不遺再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其田賦別起須禽隆諸長者田里分禽則長者而弟達乎復狩矣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復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放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吉凶軍賞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沐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福之心此

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高也高載也中心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葬則

則祭者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畫此三道者孝
子之行也○夫祭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其具備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畫物也外則畫物內則畫志此
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親於北郊以供純服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饗於北郊以供見服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饗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畫畫之謂敬敬事然後可
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
致齊者也及其將祭也防其邪物記其善欲其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
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不足不收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夫祭有十倫焉倫義也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
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尊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
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此備言祭之攸叙○凡祭有四時
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
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其重於禘嘗此夏殷之禮加禘則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境
內之了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夫禹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
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
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譏也其先祖之有德有功於國於家於
列於天下陳列於天而稱之於世者有以其名焉銘者論譏也其惡也則
隨其名者自貶其也隨其名者自貶其也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恭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
也廣博易良樂教也雅潔莊儉禮教也察乎精微易教也獨辭比事春秋
教也故詩之失愚愚志則失於自用畫之失誣於事則失於無實樂之失
也廣博易良而簡易之失則失於毀則禮之失煩務於其辭則
也疏通知遠而不詳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吝則深於樂者
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照四海而不道
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庶幾則聽雅頌之音行於外則有環珮
之聲升車則有綉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其式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祭號令出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
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而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

禮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輕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以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說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說以奸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佐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爲坊謂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爲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賊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哀公問

哀公問曰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廢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孔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政相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於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者大昏既至而親迎。親迎者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已親其人

而己。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親則無以相合。弗敬不立。而弗敬則無以相別。愛與敬其正之本與。公曰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更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乎物之足以振之。國耻乎國之足以與之。內外之禮交當尊卑何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是時魯哀公欲振而與之而○之不便何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不知禮之爲急故孔子以是告之。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敬吾身吾子吾妻以及君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養人者言不以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何謂敬身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過動則民作則之成法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則百姓不令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不使親名公曰何謂成親孔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者至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俯有所擇則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能樂天則於理無不順成。公曰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皆在義理之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夫聖大如事親是故孝子

成身公曰寡人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過乎物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者足恭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悖戾

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則善者收斂而無餘子曰然

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

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

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

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器得其象以象氣之所由以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

之無相與偃偃無定向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憂

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終不能樂於禮素則質薄於禮虛則僞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

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辨者之鉶羽籥

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

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謂諸君而百官莫敢

不承其矣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

孔子問居子夏侍問曰詩云五鼎烹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

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

橫廣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

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言亦至焉視亦至焉聽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有共其序則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樂之所至則民之

哀亦至焉樂之所至則民之哀亦至焉樂之所至則民之哀亦至焉

樂日開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無聲之樂

氣志既超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澤足以及後世○子夏曰三

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

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

聖敬日齊昭昭運運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湯無私之德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

嵩高也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未王之先祖宗積德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玉國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喜躍而起曰弟

子敢不承乎

坊記

予言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

君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而無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坊

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而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湧

為淫神以坊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坊

開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

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弛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

不得肆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無道以安貧也約斯盜驕斯亂盜則有美破

此上禮者困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謂家族榮盛而不天下其幾矣言

多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室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

畔者○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

別之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禮益亡故君子與其食浮於人無

使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蓋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饋朝廷

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貴有德之人而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尚者

而不吝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言之不吝則為小人先言必其言之相顯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施謂君將施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降下不酌民言

則犯也謂民必下不天上施則亂也謂作故君子修讓以泣百姓則民之

報禮重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

則稱已則民作孝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慈其厚於子閨門之內戲而不嘆謂在父母之側為孺子之戲以傷親君子以此坊

於親也

民猶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祭之有尸也尸以象其生宗廟之有主也尸以象其神

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之實審以高秋也故君子不以非禮廢禮不以美沒禮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其禮後用幣帛以

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祿也故君子先其禮後用幣帛以

歸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祿也故君子先其禮後用幣帛以

猶貴祿而賤行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也其饋以此坊民

子云君子不書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食

利不力珍務力以求考蓋也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而坐其皮也以此

坊民民猶仁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禮坊民所流章也民之別使民無嫌之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

女無嫌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身於男子

表記 記君子之德 見於備表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

足憚也言足信也足不夫是故貌足畏不夫是故言足信

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然不終日也外此則不終日也亦拘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交際不可苟也苟

則褻矣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仁之體大而不尊顯揚美善義者天下之制也

德方嚴裁制事物人報者天下之利也是以相愛有文以相接何利如之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則民

之仁也德報怨雖不足以為德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夫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

自巳而置法於民以聖人之可為而制法無不盡

子曰仁有三安仁利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者之功同解於仁而其情與仁

同功其仁未可知矣而其情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

也○

亦難乎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

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

行其言○

子曰其行信以結之立信以結其容貌以文之容貌以結其衣服以移之

德之有於朋友以極之○

子曰其行信以結之立信以結其容貌以文之容貌以結其衣服以移之

德之有於朋友以極之○

子曰其行信以結之立信以結其容貌以文之容貌以結其衣服以移之

德之有於朋友以極之○

子曰其行信以結之立信以結其容貌以文之容貌以結其衣服以移之

德之有於朋友以極之○

子曰其行信以結之立信以結其容貌以文之容貌以結其衣服以移之

德之有於朋友以極之○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

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行順命君命逆則臣

有逆命君者命合于理義則順不合則為逆順則為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可以言辭而盡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根本

君子淡以成小人肆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

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口惠而實不至怨齒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嗾責也寧有已怨有求而不許始雖佛人之意終不實予信其怨小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親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之言曰為上易事也以上好信為下易知也以下用備則刑不煩矣

好賢如緇衣好之惡惡如老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

遜心遜者退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莅之

則民有遜心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有是物下必有其焉者矣故

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章志者明吾好惡

以正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

子曰王言如綏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言

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尤行

而行不危言矣君子言行不越乎中則民將效之言行必可結於

子曰君子道北海人以言而禁之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必慮其

所至則其人之而行必稽其所放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歸也則民謹於言

而慎於行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可望而

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彜善彜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子曰上之人疑則百姓惑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下難知則君長勞事君不

之淫淫則君長勞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下難知則君長勞事君不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不成由上

輕爵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見親信則

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大臣所以不可不敬適臣不可不慎也

是民之道也適臣母以內圖外不使內寵則大臣不怨適臣不

疾不至疾而遠臣不蔽矣遠臣無望於上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

子出延射曰：「射者，國之大夫與。」人後者，人有死而無子，宗族
 不立，此三人不立，其後皆入，是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用
 之，助衆序，點多揚輝而語公，用之衆揚輝而語曰：「勿壯孝弟，切壯而
 道者，壹好禮，老聖而守，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如此，則人否，蓋去者半，慶者半，序點又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廢，旋期稱道不亂者，八十九十曰：『禮百年曰：『期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子之射，射直指，而高而直，則無此也。』射之為言，音釋也。
 釋者，魯已之志也。射之為言，音釋也。射之為言，音釋也。射之為言，音釋也。
 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
 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也。故男子生，養
 逢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事於
 其所，然後敢用穀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
 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禮義明君臣義
 臣下竭力量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
 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
 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
 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純禮者，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
 禮義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也。以禮使者聘而誤，謂禮節主
 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聘使行
 則用圭，於夫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
 禮，則民作讓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石似者何也？為王之寡而磬之
 多與？」孔子曰：「非為磬之多而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樂也。終訕訕然，樂也。瑕瑜不掩瑜，美者瑜
 不掩瑕也。至尹旁遠，中旁近於外，信也。而為人道，氣如白虹，天也。精
 神見于山川地也。至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此皆指而言之。
 所貴以此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以定其則。陰陽以殊，順人情，以成其禮。故謂之
 禮。禮之者，是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喪有四制，以節制之。禮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
 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禮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捨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
 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
 以心而為之也。

父母之喪衰冠絕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一周年而練冠
三年而禘。北以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
殯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殺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禮記三註粹抄終

禮記三註粹抄序

禮記三註粹抄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雖道法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禮樂之制。而
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禮樂之制。而
父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聖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
虞極盛之時。而逆為末世之慮。紀綱法度。縱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
臣同德。利與而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萬民。既醉之事業。以聖
行。而意謂。謂明。洛。諸。周。官。之。典。刑。精。神。心。休。聖。聖。志。依。於。是。乎。周。禮。
而。為。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大。經。野。之。制。備。服。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
於。禹。而。五。刑。憲。民。之。制。具。於。舜。而。九。服。食。器。用。之。度。無。
不。備。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無。不。備。而。必。為。之。也。
虞。夏。當。而。後。已。舉。本。而。不。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
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求。八。百。年。之。命。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
公。之。法。與。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承。秦。秦。之。弊。井。田。廢。而。阡。陌。封。建。裂。而。
郡。縣。肉。刑。變。而。管。籥。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畫。復。區。區。官。
名。之。定。服。色。之。易。正。刑。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
肯。過。自。况。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乃。欲。取。之。以。輔。新。秦。後。何。人。斯。敢。輕。議。
周。禮。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
均。州。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聖。澤。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
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比。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
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後。有。端。緒。先。王。
之。制。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強。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

十用其八九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繼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其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刑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遞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政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耶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矣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照擊而嘗一用周禮奈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非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嗚呼道其不行矣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太平經國序

鄭伯謙著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奉為父持無惡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荒淫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編海淺陋足以濟時於小康而不足以為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典章文物所以本之身而布諸天下者其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子孫相

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國紀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恭儉以非以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從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誅下至於卑瀝圭璧之器擇匠輪輿之度與夫書績刮摩博填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整之微畢公所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詒謀燕喜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弊之難共和攝政天下復如故龍蟠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周鼎重而東當戰國之相吞並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自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喬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而其子孫益饒友誼迓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涉檣亂之極一變而復見疆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未遠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備備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探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握持天下之術耳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講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誓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烟火萬里其功近利已累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不安而怨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時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欲建萬世之長策每觀

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有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均刑亦復誦之未精也唐之興也太宗慨然欲廢幾成周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興廢起墜於貞觀一十二年間稅為租庸調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畿封刺史然亦駸雜而不純粹既而無統紀未幾燕拜不禁課役不均更租庸調為兩稅變府兵為彊騎世襲而為州縣不受名器而為愚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任其外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害形跡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可支持矣宋之元祐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較功利在入及身而止漢唐之治何以異此嗚呼世變不古功利之播結於人心而此書宏博浩翰讀之難曉說之易惑彼其根植於秦火既駸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友謂之末世清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岩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私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亦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早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

來於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杜魏徵則恨不能用漢之劉氏宋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駸雜而難致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嫻笑王制恣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謀僅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夫千百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周禮三註釋

天官家宰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旨也。言中也，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而後朝市，左祖右社，辨方也。胡內分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棄之立民是也。是舜則訓于帝，其訓如周公之教言是也。王業立而後，振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經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

民極之立，我有大於此者。故周官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一率訓告，若是諄復，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教化禮樂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飲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焉乎，而不定風俗焉乎，而不淳。嘗觀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至太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先王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

乃立天官家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六卿分紀天地四時而家宰以天名官，則其責任為尤重矣。司徒敘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工，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家宰掌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家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特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各曰棄天為大臣而不能任責，各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錢穀法決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兩吉不問清道，群開而問牛喘，謂三公典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

天宰六卿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正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六官分掌而大宰實建之，事典也。

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而曰使率其屬，則是一定而不亂矣。今大宰何以謂之掌六典，曾視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失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矣。舉以治則邦治不容於相傳，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大宰六官之長，一相之章，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常。

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列五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
 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於經理而統紀之也教者安靜而刑殺
 之也禮以統乎人政以正乎人刑以禁暴止邪罰以懲事勸功凡此大
 者千萬世經常不易之法邦國之治亂係焉官府之修廢係焉生民之
 休戚係焉是故大宰無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掌其貳以
 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叙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伯司馬
 司獄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大宰所以統百官也
 以八法治官今謂大夫府而皆其大也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
 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非一也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
 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先王設官分職建太宰大司徒大卿以為立小宰小司徒以為敷
 宰夫卿師等官以為攷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為設置府史胥徒之
 屬以為輔凡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今觀八法惟其有官屬則治
 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統終有貫
 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訛有官成則以之經
 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
 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皆勉勵而無怠志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
 于官府則邦治官治其有不就吾之條者乎
 以八則治者即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地也一曰祭祀以馭
 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謂官
 士也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
 田役以馭其衆

大宰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卿六選之外故又有八則
 以治之則猶法也特與官府異名耳有社稷之臣則有祭祀有長威之
 官則有法則有嚴刑之吏則有廢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祿位
 以進退之有經費之用則有九賦九貢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
 五禮之所行刑誅慶賞以收其良心田獵征伐以協其衆力八者曰
 謂其條從斷關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群臣既有八柄以馭之內而萬
 民復有心統以馭之宜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而聽其長吏之
 自為治乎
 以八柄詔王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
 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
 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人情莫不欲貴在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為得也人情
 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可以為取也一時之所
 觀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賜與之恩而使然僥倖之習平日之所
 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選置之任而使然妄行之人福若人之所祈生之
 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微之貧若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貧我
 所馭也人惡得而微之罪之顯者則廢放以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
 也過之微者則誅責以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奔也八者以柄為言
 是則入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專人情之所可親也故福威則
 惟辟賞刑則曰君富貴則曰人主之操柄德威則曰人君之大柄皆言
 其權之自上出也不然則家宰熟正百官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
 之詔王哉

以八統詔王取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廉
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天祐下民則祿在君上帝降衷無疆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六國
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生相養而已

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言曰乎臨兆民寧乎若朽索之馭
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之所謂馭者曰馭衆以寬而已

以為馭而聖人先焉蓋與民相與事於拘學福迫之中不若相厚於
令私寡大之此使民相親於拘學福迫之中不若相厚於

憐之大此太宰所以有人統之詔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以統民不
進賢則德行不升使能則道遠者用庸者係之使其樂事勤功

之使天下上進則統則統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皆
以聽其民使不相離其民使不相泰上以之使乎下下以之使乎上

極其統也惟命是聽順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為馭民之道也後
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紐誅之論興以紐詐持民則其為馭民於後

能為之私矣德色親卻勿頭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後
求與而賢能之馭失其統焉蓋考職免死物焉而保庸之統失矣

車載於遺而尊貴之統失矣即舍父老白首不選則選喪之統
失三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儀之統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存矣

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律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發曰民風不
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為馭自

故賢能庸貴吏實之外無他術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後世之所
謂馭哉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農生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
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治絲麻織布七曰

商賈通貨殖七曰嬪婦化治絲麻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
以制國之九職九曰閉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先五不先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道而後以八統
馭之人心其有不誠乎是故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

無二農以生九職國固民之所祈養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
之所取財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教以富得民則不可無

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養有無化
若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財財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

絲麻疏材以備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
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此太宰之任民有此九職也

職之任者因其心而受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強其所不
能也

以九職任財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列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
甸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

曰幣餘之賦邦甸一至六平其之賦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問師已貢九貢今以九賦任財賦不知此賦何從

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賦之所納者任地之稅也民有
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而不貢之以賦則將不畜不種不耕

不登而不能無將民地有利而不貢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
而不能無賦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賦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

四之賦如載師所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邦甸邦制之賦
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
賦乃使縣師征之閭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閭人所欲司關所征者是
也山澤之賦如山澤澤虞之地使甸人羽人斂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考是也幣余之賦如載師官府都鄙夫凡所邦財者之條根掌事
之余財者是也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並行而其質賄之入則太府受而
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之目則掌於道接之大
臣名色寧至於立輕重常至於過差出入年至於相悖費用至於是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
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芻
之式匪分也九曰好用之式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而后繼之以九式均
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
者世之所共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經費之際而節之吾恐庸
賢既開必至於泛用無度如幼理之不過推肌刺髓以為理而非正節
禁非以為理也九式節財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
牲殺賓客之有牲牢褻服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
械與作之事幣帛贈勞之將六畜多有屬秣群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
玩好賄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授之
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
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取歲又以式法而費逆會
戶幣又以式法而會事則人主不敢違賦法而適用有司不敢違式

法而安供九式之於理財可謂有助矣或曰太宰道接之臣法守非所
宜頂九式前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後用乃
君心之靈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
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會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
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有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
計用度之當否其勢不得行也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日臨乎其
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安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
斂之任能爾乎

以九貢斂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
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游貢九曰物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

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又于天子勅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
心於是有九貢之致矣然而周公之制為是貢必以供是用祀貢
嬭貢絲枲器貢器械幣貢皮帛材貢木材貨貢金寶服貢絲枲游貢羽
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器用之是供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而
待一人所致之用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修侯國之政故太府掌九貢
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用以待帛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矣良
而曰以待邦國之大用曰待帛用曰待帛用莫不取具於此則非無
名之需矣蓋周禮之言致者具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
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取而不強其不來人君昭德之致于萬邦則
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奉之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
嘗強之使貢哉周禮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以不復言致用

之意或乘歸或求求賄是又不復有吊用之幣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能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鄙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嗚呼內而侯國外而廢矣外而藩國况能必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牧九州之長二曰長以貴得民國之五爵三曰師以賢得民師者人之模範四曰儒以道得民道高人所尊五曰宗以族得民宗謂大夫六曰主以利得民利謂大夫七曰吏以治得民吏謂大夫八曰友以任得民友謂大夫九曰教以富得民教謂大夫十曰施以財得民施謂大夫十一曰賜以爵得民賜謂大夫十二曰以官得民官謂大夫十三曰以爵得民爵謂大夫十四曰以財得民財謂大夫十五曰以爵得民爵謂大夫十六曰以財得民財謂大夫十七曰以爵得民爵謂大夫十八曰以財得民財謂大夫十九曰以爵得民爵謂大夫二十曰以財得民財謂大夫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若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宗族朋友山林菽

澤之豪豈嘗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豈盡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其勢不可合矣先王於是有所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自王政不行封建隕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布列類自經營號稱愚君者常慕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召父者幾何而號房伯者相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矣曰牧曰長曰主曰吏取之最親於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其於師儒朋友宗族豪富孰

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異道旨意不同學當高門道真已死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為廢草時直不中旨為流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矧蓋勢利之交植黨羅黨軀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楚之俗厲其末大則從實京師山澤之利其為盛則幹歸公上宗族之所謂族歎牧之所謂富者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裂四出至有赤子弄兵青衫為盜封君儲儲蕃即不庭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劫而控制之又否則令忍而混待之蓋亦思吾之所以整民者何以得民者何道而乃使民至此耶

正月建寅之吉始和春謂和方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平治象之法于象魏使禹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挾日從甲至周人垂象必以正月者此人時之正也天時之春令方頒人事之東作

肇始此新民之時也正月始和則物欲其和政欲其和此四宮於有治家司徒有教宗師正月之吉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於邦國使以和邦國之民布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之民則垂於象魏而使萬民來觀焉示之以一日之象欲其觀聽之詳收之於十日之後恐其觀聽之玩先王明民之意可謂纖悉委曲矣至於六卿請法又何其繁且數乎蓋視民彌親者於教亦彌數保民無疆者於教亦無窮長正齊師之於民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况讀法之時州長則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閭師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以薰其良心而陶其美德而書之將賞而與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繁且數不厭也

歲則大計群吏之而以誅賞之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群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時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視敷言明功之法為特詳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成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成服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時為其窮今觀周之太宰廢置以歲終課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為甚密何哉蓋唐虞官簡曰事亦簡則考之法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法宜密此其所以不同與然致事於歲終者考百官也而其法似密計治於三歲者考群吏也而其法似寬蓋百官於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貳者也太宰無所分故故其致事之法當及於一歲之中群吏謂群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所謂股輔者也太宰所不當廢故其計治之法宜徐徐於三載之間是故百官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群吏誅賞權之輕者太宰得以身行之也周人考課之法如此亦豈徒為詳察而已哉然成周考之法無出於六計善言其有德行也能言其有材藝也敬以不懈為心而以直躬自守法則守法不失操則臨事不疑更以德行循良為上而不能次之故與正察其正身行已也法與辨觀其法官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漢人取法曰與廉謂吏曰廉察亦此意也漢以六條察吏猶六計也然六計有按據而無按効此其忠厚刻薄之意自強唐考功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中則曰維善有聞是猶有善善之遺意然其後有考監使有校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

不諱也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六計為首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迎而受之使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其法以前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進卿大夫士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制卿大夫士食五曰以叙受其會進會文書六曰以叙聽其情詳其情小宰奉太宰八法以治官足矣而別立六叙之目以冠其首則六叙視官為官然為重矣考之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以徒役之有才智而掌官叙又不幾於襲乎蓋小宰所掌者正群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召令之時也有小宰以正之而胥特承其命而召之耳是故以叙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以叙進其治則功過不得以相混以叙作其事則小專而大從可也以叙制其食則貴賤而職殺可也以叙受其事則日旬月歲之要有考也以叙聽其情則親疏賢能可辨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制不立而胥工等之習啓吾恐功臣孽柱者有之武夫背開者有之而正位之叙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進之念生吾恐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者有之而進治之叙廢矣作事之叙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關宰相矣制食之叙廢而小臣飽食累百鉅萬矣計簿止於其文墨田至於失實而受會之叙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叙又廢矣是則朝廷節官屬安得而舉官職安得而辨官職安得而合官成官計而安行也

總敘小宰從大宰以治官。庶司不以六職為事。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式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大臣而理小事則上入常以參事。自弊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下入每以侵官自任。而擡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稱小事大事之分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萬民。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六職即六典之在太宰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職。二曰賓客之職。三曰喪荒之職。四曰軍旅之職。五曰田役之職。六曰飮餼之職。

太宰以官職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職合邦治分其詳也。夫庶職者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正貳之職也。官正官伯官衛之職。膳夫庖人膳羞之職。太府而下財官之職。內宰而下官正之職。此治官之職也。教官有教之職。禮官有禮之職。政官有政之職。刑官有刑之職。分職者屬之為官職也。至於庶事合治有非其官之屬而實相聯者。且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贊也。甸人贊也。典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魚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職乎。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餼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職乎。太宰贊舍。鄉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職事也。司馬治軍。司

徒與民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陳師師民。司徒與民。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閭師征戰。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飮餼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隸。故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甸師之殺。冬官掌練而得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地官而致辟于司空。稍人地官而聽政于司馬。有同寅協恭而無咎。官雖以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維。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職為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其事若分而不相混。合其職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成也。

以官府之八職經邦治。一曰聽政。二曰聽師。三曰聽國。四曰聽國。五曰聽稱。六曰聽稱。七曰聽稱。八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

問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稱謂之。於版圖。則責以傳。別。稱謂之。其別。五曰聽稱。位以禮命。命有數。六曰聽取。予以書契。稱實而。生息。之。七曰聽實。實以質。利。則以書。而。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九。大司寇。則曰。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以八成。若今之。事。此責公。券。以八成。若今之。斷。律。是聽斷之。不可無八成也。此大宰所以分八成之目。而以經邦治焉。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此比。之。有籍也。聽征之。訟。則以比。居決之。遂人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此簡稽之有簿也。聽師田之。訟。則以簡稽決之。版圖如司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也。聽閭里之。訟。則以版圖決之。禮命如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是也。聽保位之。訟。則以禮命決之。傳別。鄭司農。謂。券書也。附著。又

其刑為兩本故以之決財貨稱貨多乎實與鄭司農謂符書也取其
書之相符故以之決俸秩取予之爭實刑如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刑
聽而質之質實則以質刑決之也要會如羊夫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
會聽質賄之出入則以要會決之也訓之成者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
謂之經者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然此簿書之要耳聖人於簿書之
煩惟恐防虞之不密其待民不既薄乎誠以林林而生總總而群民聚
而必有事事必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憂患於未然凡以有書
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循決事
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猶有不經之
民哉故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罰民以器
蓋取諸以治官成之謂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詳吏之治一曰蕪善二曰蕪能三曰蕪敬四曰蕪
正五曰蕪法六曰蕪辨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蕪為月終則以官
府之叙受群吏之要替家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敘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十一月乃終狗以木鐸曰不用
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諸侯大夫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
職攷乃法律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倦倦於王官之刑禁王官豈施刑之地小
宰豈掌刑之職耶蓋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官始待御
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斂皆足以害治彼宰夫則惟做戒之
而已宮正則惟令其無去守而已宮伯亦惟令其作官衆而已不有小
宰治之以官刑憲之以官刑使之各修乃職攷乃法律乃事以聽王命

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狗之以不用之常刑吾恐奇美之習作也
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若王所者皆若而
則君德必消消於客外之中而吏胥必弄肆於禁檢之內誰與繩糾
謬而格其非心也哉且獨不聞湯制官刑微子有位於乎三風十行受
戒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乎童蒙之士凜乎其嚴
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
厥身敬哉蓋官刑雖以為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官刑雖以
為王宮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官刑之掌於小宰官刑之脩
廢其君心敬息之所由判若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
周之官刑

聖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禁
而路門外則三朝率大率治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
民之逆所令而下有所言謂之逆令章奏諸告是也掌百官府之徵令
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一歲之成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九
大夫下大夫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一曰之成也四曰旅掌官幣以
治數二三四五之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文書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叙後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奔走掌治法以
攷百官府群都縣之治以時之法以治之太宰出法以治之小宰掌法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使入于月終則令正月要小宰旬終則令正日
成而以攷其治日成率夫受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做戒群
吏今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王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攷官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次謂吏自

寺... 為之版籍其人以待夕擊折所擊者而比之國有故大災則令亦
其功緒糾其德行錄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息與其計表之民也
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燕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九邦之
事也今于王宮之官府以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如所守而不得去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士謂士之適子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
其秩叙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以若邦有大事作官祭則令
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宮正官伯皆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前後左
右則其地密倫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故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
其什伍而教之道燕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敘其出入去其滯
息與其奇表之人所以微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使無廢食不繼之
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官廢職之失夫以有衛之政其嚴如此則君王所
者孰非端人正士哉
呂東萊曰古者執戟以宿衛王官皆士大夫之選無事而奉燕私則從
容養德有常澤之潤有事而司德侮則王明守義無廢心之虞下至素
漢陸捐執戟尚餘一云然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
而周廬陞桓或環以惟垣豈得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察也
拘之為宿衛也宮正官伯則統於太宰馬黃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
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何哉蓋官衛不可以不相繼兵權不
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不履後
存無事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相南

宮正... 仲相乃命仲相南... 以二千戈虎賁百人童子刺天虎賁非太宰之屬
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燕撫兵衛亦明矣然呂氏雖掌五非有宰臣之
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
兵權散主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內宰掌書訓之類版載官中百圖之之戶寺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人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
事也此正其服也其服禁其奇表止其奢也其功緒糾其大祭祀
糾其後裸獻則替瑾亦如之王既歸尸后更獻之其禮則以正后之服
既而詔其禮樂之儀謂其禮樂之儀正其肆百貨陳其貨賄出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處所居置其叙謂其叙正其肆百貨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準制謂其度以陰禮
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春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
其功績依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盛衰而賞罰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於于毛謂其種後體先熟為種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宮之政得由
焉不惟統王宮而王宮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宮而王后之政亦及焉
此見宮中府中合為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閭閻推
席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而達之於鄉閭井牧之間未
有家不齊而國自治者其可不於內政致謹乎今以內宰之理后官者
考之字衛嚴矣會計密矣祭祀之事周矣賓客之事治矣勸耕之禮行
矣親蠶之禮舉矣六宮九嬪無不由禮九御無不共職成周齊家之道

成周見以又統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齊
齊者而國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

江季氏曰晉天之下養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祭服有不足者乎而
且親養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桑織有不足者乎而且佐王之耕以

祀先男先姑收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后之尊而親養天下之
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柔者乎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蠶

桑與織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供祭
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叙
于王所凡祭祀贊王盥醑饋餼贊后薦徹豆蓬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禋祀及祭之日世
陳女宮之具凡內羞房中之物

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傳保姆之助哉蓋以九嬪世婦女祝女
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養其禮詔其職匡其過相與輔導敵戒以

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倖囚之女充後宮或
以優娼之賤偷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存由然矣秦唐山

夫人房中之歌不人徐惠妃直諫之疏稟乎姜后之風其庶幾成周之
家法乎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此王后之小臣也而序官
信之心無微不行之故伊之食上士之祿而用之掌后命正服位為前驅也

若有祭祀齊容喪紀則擯詔后之
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佳
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上所使為於此宮者

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則猶王之大僕也內監掌內外通命凡小惠
則王之小臣也閹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則宮門

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宮女之戒令相道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
察密矣王者有犬祝后亦有文祝王有大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

亦有內服王有升師后亦有追師其外以士人為之內以奄奚為之以
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可雜處也大抵王后之分一休相承王聽男

教后聽婦順至理陽道后理陰德王立朝于前以先乎義后立市於后
以后乎利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頌而後成者也成周理

內之職與治外同是以內和家理而天下風化之原已端於宮壺之中
外則衰王政不行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姦媚之道門

庭閨閣之內尚不暇於整飾而况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爭乎妃嬪
騰繞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研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宮

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妾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疎隔於外莫有誰
何之者矣寃厥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宮之職

不顧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王有五門一曰庫二曰庫三曰庫四曰庫五曰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師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
入則為之開掌掃門庭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閹人治內之政詳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內

之供給內事者如用奄人奄者犯官刑然則周人果於近刑人乎曰非
此成周之用奄人非酒盞之微則春醞之賤非尸庭之隱則桃廟之幽

耳雖曰別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又况守桃則宗伯統之春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測迹於其間哉周襄入于春秋勅詔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緣賢薦舍人爾相知則奄人預薦賢矣恃勢佐寵弄權柄至漢唐為甚以恭石顯又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王甫曹節推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瓘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聖臺符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密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士大夫猶從主關且抑姦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知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罵唐人所謂西頭執事南衙樞

機樞重宰相尚何足怪也哉

宮正官伯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監九嬪九御女使皆掌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宜預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閹否則生於奄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皆以此也夫婦寺之敗壞人國者亦以無所制而得以逞其奸也今隸之於家宰有所攝而不敢為有所忌而不敢肆誠可謂消患於未萌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王 日一舉 昂十有二物皆有俎也 羊也 豕也 魚也 腊也 腸胃也 以樂備食 膳夫授祭品管食王乃食 卒食以樂徹于造 造謂作王齊日三舉 敬發於以清其精明之德也 大喪則不舉 大荒則不舉 大禮則不舉 天地有灾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

主燕飲酒訓為獻主學后及世子之膳羞九肉脩之煩賜皆掌之九祭之致編有安而膳之以贊見者亦知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九人九川飭飲春行羔豚膳羔香春而祀牛脂曰羔香夏行膳鱗膳膏膳膳日膏膳秋行膳醢膳膏膳醢冬行膳醢膳膏膳醢膳日膏膳內寒掌主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休名膳之屬肉物辨百品實之物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之割亨其正補修刑醢陳其出俎實之牲或問膳夫而下主飲臣膳羞之味庖師而下主禽獸魚鱉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官人而下主官舍嘉醴供帳之儀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奉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食矣豈使之屬民以自養耶何其厚口休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職則養生可厚身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知慮以安之非受天下之俸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俸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燕天下之俸醴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休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境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一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必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言之則膳夫掌其多數庖人令其禽獸內饗學內外饗掌外事人掌給水火凡所以均平其氣休而護衛其生理者總之於膳人不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也自酒漿醴醢言之醢人供醢醢人供醢漿人供王之六飲酒人供王之三酒凡所以祀鬼神而通賓客之饗禮而供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命也自宮舍供帳言之六寢以致其安掃塗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燭炭以致其溫帳幕帶帷以致其貴飾九幾總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不盡其務也蓋宮舍幕帶帳御所以養正之外而酒漿醴醢所以養王之內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及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氣體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備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恭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擊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祚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安危理亂之原者不能自慮及此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蕭者蒿也以共蕭茅以共蕭茅甸師以新蒸復外內饗之木之大曰薪小曰蒸所以供炊爨之用也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土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以粢盛之奉誰可忘其自來耶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供粢盛藉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藉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屬耕耨王籍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司耶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末止二則曰曾孫

才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耒止况籍田乎甸師特言其職云爾其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勤於耨其田千畝或有柔田使之供蕭茅果畝之存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籍之暇則使之以籍蒸復外內饗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籍者天下之大教也然籍田之制后世猶未盡廢而先王教孝之念已不復存彼為周子孫且不籍千畝他可知已漢自文帝開籍田率耕以供粢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室耕于上林耕于鈞盾弄田皆非耕籍之禮彼日享王食之奉忽然而不念粢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

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脈絡相通竟之親族焉之叙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篤親則民與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中車則掌金輅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恭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王族者蓋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麗干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宗囚者不敢囚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於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蓋甸師掌其粢盛為王子孫者蓋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

刑之于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殺之也。吁！周人戮同姓于甸，
氏豈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棠棣之詩，蔡邕之刺，與甚。至同氣
相及，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成周之厚氣象，呼大宰之擊，民必曰宗以
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
人有旗不睦而飲民德之歸，厚難哉。

酒正掌酒之政，以式法授酒材。式法如月令所謂未緇必齊，醴粟必醇。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酒也，醴者成而紅赤也，沈者成而澤沉也。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三曰清酒。事者有奉於樽俎者，謂之昔酒。清者清醇而為之，
謂之清酒。酒之飲之，則謂之釀。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九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七獻。醉酒正奉之，祭其過也。
凡享士，燕者，老孤子，則共其酒。飲酌教，以辨為度，示
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酒正之出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
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掌女宮，共賓客之禮。
而奉之。凡事止酒，而入于酒府。酒正為酒官之長，故凡
成周酒正，嚴矣。在周書則有兩語：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正等官。夫祭祀
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其酒有戒，而酒
有征，必酒有言，發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今周人以酒設官，亦其

酒而抑禁酒，即是故五齊之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
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
用，考老孤子士庶，饗食之用，此正酒正之所當共者也。九酒用於登
飲，酒用於燕，禮酒用於饗，飲酒用於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曰
公酒，酒正所謂凡有公酒是已。然而酒人以其酒入酒府，漿人以其飲
入酒府，是皆王之所待用，而酒正掌酒之政令，未嘗不致謹焉。其酒材
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頒酒則有法以行之，秩酒則以書契授之。
至於祭祀之酌，且有數王之燕，飲亦有計他官會計，惟必嚴終，而得酒
正之出，日入其成，日計之也。月入其要，月計之也。而使小宰聽之，歲終
則會，雖不及王后，而世子之飲，酒則會之，則周人之致謹於酒，可知矣。
不特此耳。先王於飲酒之器，且有法存焉。彝有卬，以示其過量，則有沈

弱之禍，尊有量，以示其不即則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以示其祭酒
之有常，大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器血之度，每致戒而
沈於給用之際乎。然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當置酒
且屬民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酒，卿大夫之賓，與則屬之
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肺而行，獻醉何即蓋周人未嘗禁
民之飲，亦未嘗縱民之飲，屬之而以齒教之，而不爭一則曰禮，
則曰禮，又何待於禁乎。況平民飲酒之屬，則掌幾，酒謹酒之禁，而禮之
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此二者，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
以禁民者也。不知是則群黨以亂鄉井，沉酣以敗風俗，而後訟且盜繁
茲矣。故先王於此立法，以禁之，非若后世之禁民飲酒，而自仇其利也。
漢初文帝以靡散下詔，景帝以夏旱禁酤，慮民乏也。特賜民群飲，雖

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帝初榷酒酤禁其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告稅亦未究稅酒利也其後宣帝詔勿禁民鄉飲酒之會則稅之以為非帶之意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課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禮而已豈市息以縱民欲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之細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害而為禁則漢之榷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酤也人不以為恩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一月令斬水三其凌建丑之月冰堅可斬而取之三春始治鑑凡內外廢之騰蓋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寒無水之祭日凌水之為用大矣在隨風則誌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水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德調水之出入有以明民生之安否此周人所以有凌人職也今以其職攷之外廢之騰蓋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必以鑑是飲食不可無水也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寒無水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大寒方盛之時令斬水則冬月治水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水而始治鑑則春月治水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水政矣秋病不用水而制冰室則秋月亦治水政矣冰之用可重也如此蓋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疾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弊而抗其強故方陰之威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者猶其有餘以補

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水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行陽夏無伏陰春無暍風秋無苦兩疾癘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行助焉

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則於地而得散鹽其苦者皆散鹽其共其形鹽其形以散者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則其味其味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鹽以待戒令齊和謂之事也鹽謂鹽之味大別以和五

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貢其所有特以供玉用耳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財也蓋有數品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志本也賓客則共散塩而加以形塩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塩取其味之其甜而可嘗食也當是時上之人特資塩以共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塩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后世以塩致富強而權禁之利始與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同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塩乎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政政公上之權禁者何項也管仲曰齊人尚與王者均富主人之心術者尚富時也漢朝而權禁之法始廢周以塩用供邦事自虞祭膳羞之外則未嘗以一毫取之民漢以塩利供邦財自公上權禁之外未嘗以一孔遺之民世儒不排其非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哉

古人所以交於神明者初非繁文縟儀而已鈞鑿之共而大禁之設散

塩之共而苦塩之尚盡布之慕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友始也

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其醫爭藥皆以共醫用也九利之有疾者

死而身不廢曰非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為下

食醫學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以下膳夫所

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以滑其調以滑以利其散也

四時之食或主於相生或主於相濟所以順五行之理調陰陽之和不

使偏勝不惟有以養其休而且有以養其德矣故曰先王於食有醫所

以治未病也至於病而後用醫則未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病疾

癘醫掌癘瘍瘡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癘瘍瘡瘍而不散者謂之

而或癘者折癘瘡而折癘者以藥劑殺之也九藥以酸養骨以辛

養筋以鹹養味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筋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觀民之疾病有醫則知先王仁民之心觀飲之疾病有醫則知先王愛

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友不及焉何

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子獨不於

食醫而講求之乎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

珍醬之齊既以時而啖之醎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畜

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

未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疾之前也不特食

醫為然醫師而下酒醴有官醎醢有官凌人共冰遊人共遊盥人共盥

可以佐膳羞而成五味之旨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謹

列醫於其中而前後皆飲食之義又况官人舍人掌次之職在

之則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間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尚何疾之可治乎

呼此王所以不言醫也自王而下凡有爵而貴者其權力足以致醫其

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該官以掌之惟夫編戶齊民不幸有風雨

霜露感力既不足以致醫而官又不使人治之則又將誰治之耶然

周之醫官必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燮理陰陽者也其

所以養之於無事而畜之於未然者功多焉吾於是而知周公防微

杜漸之深意后之人有尊君休而重民命蓋亦相與講求周官之意云

天府掌宗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王鎮夏后氏之璽大寶器

室鎮玉器祖宗所以遺子孫也祖宗以全何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

王府雖以關石和鈞之徵皆以為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

負禹所傳矣至如寶玉之重禁不能有三陽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

三陽俘厥寶王而使誼伯仲伯作典至先王之視寶王不亦重乎是故

國之寶龜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故有天

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祖敬宗之心可知

矣又以上春則舉鎮寶器將以祓除其不祥季冬則陳王禮神將必

貞來歲之徵惠則是寶鎮寶器又與國事相為吉凶矣然而國之所重

豈特寶玉重鎮而已哉視周書所陳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

是室河圖大訓猶室天球琬琰也觀周禮所載以民教治中與室鎮玉

器並列則是室民教治中猶室國鎮玉器也是故小司寇又曰歲終則會群吏計獄

曰登于天府此民數之藏于天府也小司寇又曰歲終則會群吏計獄

能之者存于天府者何也蓋賢能之廣與他日詔王以祭吏則其天位
 食天祿治天職亮天工者皆若而人也此誠州縣治中之尤者孰謂天
 府而獨此耶又如大司寇之職九邦之大盟約溢其書而登之天府
 者何也蓋古者盟之時必要之以神明堅之以信誓重之以載書天
 地鬼神實臨之也此亦官府治中之大者孰謂天府而乃畧此耶以此
 見成周盛時之作人至王為室而以人民為室以民食為室以政事為
 室矣嗚呼為人君者知室物之為天物則當思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數
 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知治中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
 官府州縣之寄如此則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奉養而享天物
 之珍奉其職

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以受其貨金賄師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之府內府曰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府曰九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
 財用焉

九邦國之貢以待吊用九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九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
 之用九邦之賦用取且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王用財皆量入以為出也邦國之貢九貢之財也函札之帛於此取
 給焉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也幣服之飾於此取充焉玩好者非以供人
 君耳目之玩也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于是以其可玩也至于
 歲終則計其出入之數以攷其所修所用之多寡也
 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欲故出入之權不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欲故
 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掌於一司則出

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計不恤也財如何
 而不虧哉太府而下之官曰王府掌王之內幣者也曰內府外府掌王
 之公幣者也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
 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成周掌財之官
 然也

至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九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王佩玉珠玉
 用玉器佩玉王之所帶如環瑁玕璆王齊則供食王之助清明之祭若
 合諸侯則共珠盤王敦以或血用以明教也
 九王之獻金玉獻金王諸侯所獻者女器文織股維織文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九
 王好賜其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皆賄師大府良兵良器所藏者以待邦
 邦之大用九四方之幣諸侯之獻諸侯之金玉齒童兵器九良貨賄入
 焉九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九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至禮使至諸侯之國必有
 賜遺之物內府則共奉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九有法者而貨賄所以交易
 者惟目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國法始用錢以代貨賄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
 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泉取其源布取其故也
 之用九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幣者
 齋委送之幣也內府所共者貨賄之九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
 及后之服不會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
 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賜
 齡之欺開平至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私

廣平府乃有四方金玉齒章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終有
 知者謂度之秋羨余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
 也王嘗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源
 泉之款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款
 安於清陋而無所慕外也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
 僣之心不能自止於胸中鬱積磅礫之餘於其末而遂其威虐一日
 而發之則人皆流將有不可得而還扣凡夫玩好之私亦人情之
 所不能免也以弊之理而猶有泰管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
 之獻雖武王德不免焉後世如漢文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費而不
 能無嘗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道人主以奢後
 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王府一職始終皆稱王雖燕友
 藝者第席狀亦無不盡其餘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之器物又
 以其精美珠貝充玩好周公非不知玩人則愛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
 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君之大休則安
 得而盡絕之况夫太府所謂式貢之余財以待九式所用之余然後共
 之王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必辨其所產之地而收其入內府所謂金
 玉齒章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即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
 國珍異之物而引領之於內府者及其有省問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
 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亦無所計其物矣夫此三者既無損於人君
 之大休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家宰又時
 以道而養正之以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輒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
 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強其君

以不壞俸使之飯土糧噉土餽以萬乘之尊而下為監門逆旅無
 經不立而子孫無所持循縱欲之心未有不勃然而生者予於是而
 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也北論三府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達邦國餼授而都鄙官府之治以九
 官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
 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即邦之財用
 掌國之官府以官府在邦中也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九在書契版圖
 者之貳以達群吏之治而聽其會十九官皆掌於司會
 以泰五考日成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及冢宰庶置天下之職日成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目相攷是謂互稽日而月又以月要政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政歲成
 詳解並詳則四國之吏治不可廢矣生十九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則九賦財九事式邦中之版土
 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以逆邦國之賦用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九官
 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府都鄙
 其政以
 九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此與職內者同
 備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也掌事者之餘財
 皆辨其物而真其錄以書揭之以詔王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入
 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帶出公用

以放縱生事唐明皇見大盈庫於是賞賜無極成周職幣之官所以充
察余財辨其物莫其錄以書揭之歲終則會玉恐人主以餘財兵和也
以司會而下五官言之財之出入莫先會計司會為計官之長掌邦之
六典八法入財之賦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分治不至于購官掌
百物財用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
於踰法以泰互攷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攷月成則月考之也以歲
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
名亦詳乎按宰夫之職有能及用長財善物與凡失財用物符名者宰
夫得以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實之司會則以詔王及冢宰而廢置
之宰夫既有以詔其誅實之小者司會又有以詔其廢置之大者則其
欽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為司會之貳掌其版圖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
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上用之數則必考于司會三載則六計群吏而
民財器械之數田野之畜夫家之數山林數澤之數無不知焉司書會
計之書可謂詳且密矣職內則掌出入之數以逆賦用及會則以逆賦
歲之出職歲則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贊司會之逆是以出
入相攷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入凡邦之會事
以式法贊之是謂式貢余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此則
成周會財之官然也三代而下如漢之計相唐之度支宋之磨勘其公
非不美也然皆未有能會成周之意以重其權專其任者甚至為重承
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實治乘心史為唐宰相而曰陳
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謂有司是憲知周官司會兼屬太宰之意乎

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
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廢乎可得而論者
掌徒邦之六典以逆功過之所在也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九辨法者攷馬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
之有約盟刑券者載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刑亂則辟正法不信者刑
則大史開所載之貳而察放之有不合者亦治以刑也
掌邦國之志國志也國志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其本
則以王朝之忌諱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其本
大祭則讀禮法以戒史書叙昭穆之祖蓋太史讀禮書少史讀禮書
內少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
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內史掌八柄之法與冢宰同也風狂會
八柄掌於太宰而內史又掌之何也太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贊王以
行之也內史之職親所掌者其法考其當不得以將順匡救焉
執國法六典八則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
詔王聽治法所以便於民先王不臣已以爲明察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
於之於辨中其前之九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
史讀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古者諸侯無私史諸侯國史書國中事天子
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小行人
掌四方之書以宣諭諸侯之國則書其詞公以授之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大史八則以贊冢宰九治者受法令焉

今觀太史所掌六典之法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待邦國官府都
鄙之治大史以之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史所掌八柄之法亦即太
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馭群臣內史以之詔王治是史官之權實
與大臣相埒矣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右史書之動則左史書之今大史
內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何耶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
善惡於未發垂得失於將來不若明是非於未萌也一言以詔王
一動以詔王一忌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
隨時而正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熟矣及其系祀讀禮則有書會
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叙則有書四方之爭則有書是又以書而正王

事也豈徒載筆端而執簡於下聞王言動而特書之邪后世置史徒知
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星基有叔閣有諫垣有輪施之別職
殊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若是狹矣
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卒地官司徒使帥
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補注使各職其常曰安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馴萬民曰父子有親工曰
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司徒之職莫大
之道莫大於明倫有十二教之
無五教是舍其本而事其末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禮禮教教則民不尚民知
禮而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如尚禮則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

則民不怨禮之禮合二姓之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樂之樂
則民不怨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儀之儀辨等則民志度而不
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俗之俗安則民志度而不
偷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
甲則民不亂刑之刑則民不亂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之誓則民不怠
則民不亂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度之度則民知足十曰以世
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世之事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不肖則
民慎德賢之賢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褻則民興功庸之庸則民興功

前乎周官齊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后乎周官穆王命君牙為司
徒則曰弘敷五典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則
司徒之教合五者之外無他物考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
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為教不出此也今禮
其屬率皆卿遂疆場財賦之官而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牧司
諫六人而已考其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而所謂教者亦惟曰十
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耶
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
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為教徒善豈足以為政哉故嘗謂司
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
全天理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
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
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內而造都
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安土厚仁者故

能愛是乎合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為鄉使之相屬所以聯其
比若又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
人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為物遷性靜而不為物動然後十
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
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立正規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
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
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異獄訟者則聽而斷之于司寇上師
之官是又以過人款而存天理也泰政司徒職教而使民相生相養之
道實泰錯而並施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
法者多四曰弛力五曰全食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
不刑十曰蕃樂十一曰多昏十二曰以育民人也十三曰索鬼神
神祇也十四曰除盜賊

大司徒之於民既庶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
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為災則地利有所不能殖人和有所不足
恃聖人有憂之是故為之荒政以濟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
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輕刑罰也弛力
息徭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訛也青禮殺吉禮也殺哀節
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婚也索鬼神而為凶年禱
也除盜賊而使良民安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谷不登上之人苟
不有以賑救之不有以存恤之則民安得而聚哉周人以荒政十二聚
萬民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二政而必以散利為先者誠以利

之困於民命者至急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
之食預為先修以為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
菜色者修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倉則藏之待凶而
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糶其與積施其惠遠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荒皆先為之備也后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
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廩以賑貧民遣使以賑貧無種食者亦得周人
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為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
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
哉上無以散其利民無以聚其財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
相與講求其彈盜之策甚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札義生於
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其末蓋亦其不得已也然則
欲除盜賊當自散利始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
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慈幼如產子三人與之毋二人與之撫是也養老如
民之窮者必賑救之飢寒置之不能自存者必關給之有疾者寬其力役
家富者平其賦稅則民得其所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
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敬宮室者上棟下宇居而安焉所以
屬以垂而一本之情不忍舍也兄弟則以親以食而手足之愛不能忘也
師儒則以教以學而道義之相資者蓋深也朋友則以親以誨而信義之
相親者蓋固也衣服則以齊而道義之相資者蓋深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六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
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

子未則民樂於為之亦如國后親之百端皆與民勝則民樂於
作樂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武功是以曰侯為勞也至事多難不
我獨而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杆軸其空則其役傷於就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至事靡不盡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
至絲絲之老亦與城把雖老者不合也丞相之子亦令成道雖責者不
能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今之役法田役兵役
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額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額役既
出稅以額之差役則不見出力以任之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
為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為後今之役簡而
民苦於為後是必有故矣實之以所不能任之賦迫之以所不能任之
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哉

三本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
養以禮禮賓之殿明鄉老及鄉大夫辭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操氏曰周之興賢能後世科舉之法所由始然士之所謂德行非安行
徐言之可見也所謂道藝非誇多顯靡之所為也後世設科雖本末兼
取而主司之意多尚辭華故雖有德行素諳治道而辭華不足則無由
獲薦立選士之法惟試以經義策以時務而不尚辭華其庶幾乎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則孰不
知德行道藝之為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都夫

豈無意與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
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
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為能
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
與夫六卿之吏以卿飲酒之禮而賓之夫以六卿之民得與士大夫
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
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書將以
詔王用之夫以六卿之尊而可以受天子之拜可以繼祖朝之職是又
以賢能之可敬而始其書也六卿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蓋此鄉大夫以
正月頒法教民之始由其考察者一德行道藝也實正以正歲勵民書
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故所書雖曰孝友睦端有學問者
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平日之所教者以此則今日
之所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
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當禮之隆哉故又曰此謂使人興
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為之長則民豈有不服務哉使民
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善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
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法所以為公也後世選舉之法壞人
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與賢若
漢舉孝廉與能若漢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
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詞
章所教在此所舉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材而教化不
人心術矣后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平時無德行

豈無意與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
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
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為能
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
與夫六卿之吏以卿飲酒之禮而賓之夫以六卿之民得與士大夫
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
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書將以
詔王用之夫以六卿之尊而可以受天子之拜可以繼祖朝之職是又
以賢能之可敬而始其書也六卿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蓋此鄉大夫以
正月頒法教民之始由其考察者一德行道藝也實正以正歲勵民書
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故所書雖曰孝友睦端有學問者
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平日之所教者以此則今日
之所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
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當禮之隆哉故又曰此謂使人興
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為之長則民豈有不服務哉使民
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善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
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法所以為公也後世選舉之法壞人
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與賢若
漢舉孝廉與能若漢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
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詞
章所教在此所舉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材而教化不
人心術矣后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平時無德行

之教而一旦散行德行道藝之風豈不迂哉

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令

其所治之國上以贊小司成下以贊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

朝國有大故或變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即三物入正月之吉各屬其

謂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

州社祭社以祈穀也社祭土鼓而索饗擊土鼓而索饗與民休息

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故治及四時之五月吉則屬民而請邦

法以糾成之春秋祭祭亦如之

國祭大嘗之祭也思而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旅以正齒位

命而不齒與同姓之里則與異姓之里以長少為序再命齒于

有屬氏賈德而尚齒夏后氏賈爵而尚齒殷人賈富而尚齒周人賈

而尚齒年之貴于下又矢古之教者晉鄉尚齒故黨正屬五家之

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老而

孝弟之道行焉命有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比閭族黨者言之也

齒于鄉里則在鄉里者不以齒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則在宗族者

以齒先齒矣三命不齒則爵自爵齒自齒而不相踰矣若夫族有

者其年為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

人親比黃也尚爵尚齒蓋血行而不相悖也然周人必以是

飲酒者以民之素習於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老之教立民

尊長敬老而能入孝弟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而後

子安也故司徒以陽德教誨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儀與者

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

易雖然鄉飲之酒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

謂此禮之不可既也故命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

酒而寓是教焉天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以

子且以黃冠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於俎豆之間其浹

如哉故曰一日之蜡一日之澤今黨正以此禮而行於黨序其

意可知也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即民以德行鄉

祭蜡又見先王之即民以仁

止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考將蒞校比及大比亦如

月不同教以德行道藝使之給歲讀日月比月將至以齒而

天故會民讀法而書之則州長得以此而勸之大夫得以此而

師校其夫家教養所謂校也黨正親得館之問者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其法書其孝弟

若正月讀法讀始也茶月讀刑法者人情畏拘檢而樂改過

亦如之

五家為比十家為閭五人為伍十人為閭四閭為族八閭為

相受

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加比也

閭各黨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祀後政喪紀之數祭社州社也投田使政州聚衆族既比則謂
法書其致敏任恤者四者皆聚族以共其事既比之後九事堂其比續
推罰之事謂社也

比長各黨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善奇義則相及相和親不相和
親及猶今之連坐也

捷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捷于地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
則惟園土內之居無授出無節非姦民則殺

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故聖人慎焉其相
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修可以興有罪罰義必相及也而後姦厲無所容
無授無節則必因而治之也而後姦盜及叛之徒無處之可藏無匪而
不獲善有所勸惡有所懲業可以安生可以遂非上之人履之周而處

之當局能致是也

師氏掌以教誨玉從容以告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遠德者理之得也道者理之見也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虎門之左司玉朝者師在而德也德也掌國中者失教之業以教國子

第九國之責特于第學焉皆循循者也

九祭祀廣宴會同長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儀禮屬師四夷之諫
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暉

保氏掌三王三謂周禮也而養國子以道謂教之之藝一曰五禮謂禮記也二曰六樂
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謂射禮也四曰五御謂御禮也五

曰六書謂書經也六曰九數謂九章算術也乃教之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其容有深故謂之儀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
喪紀之容若死則皇之勇及皇則皇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九祭
禮賓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儀禮屬師王闡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國子教之以直寬剛簡擇濟之和循周
人樂德之教也教之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循周人樂舞樂語之厥也
虞則合而為一周則分而為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

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以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
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奏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體其不敬

者擇其怠慢者若是則成周國子之教大詳於虞矣蓋以公卿大夫之
子弟庸父兄之冠秦宮闈之安未離被祿已列禮紳不限不愚駭為稱

士也特世祿則鮮免由禮不舉而面則在事惟煩而無教養之素以養
化其氣質而保護其德性將何以責其有中和孝友之行有與道諷誦

之文動容未必中乎禮即恭未必比於樂異日蒞官臨民而欲授之以
政使之皆建其可得乎此周人所以致詳於國子也當成王時魯公之

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齊太公之子伋皆成王他日成王時魯侯也
非教國子之職也與自漢以來設官訓儲職非不備至於國子之教缺

然無聞是以子弟率參驕驕職此之由求其所以訓儲者非李紱教則
亦賓客周人師諭以德保訓以道之意安在哉至唐有師傳有論德

有侍讀太子之官屬倫然太子自太子國子自國子一傳而教於一
暴而十其於養成德未聞有補也豈不思古人以大業正造士而

王之太子拜后之元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者皆造士

金于市者若不可禁則博而致之則人皆安其得而後
九國事之財用取其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人所有金則歸
諸國幣所請辦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平年財之藏而地
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功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
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
通商賈而阜財也然而王后有陰陽之別朝市有農利之分古人先農
而後利則市之治教刑政量度宗令之設豈無以權衡利害於其間耶
司市為市官之長故其政令為詳凡人則掌質利即司市之結信也屬
人則掌鈔布即司市之行市也胥師則掌量利即司市之禁偽也買
師則掌均市價即司市之成賈也司市則掌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
說也至於泉府一官乃欽幣貨以利商及祭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類
欽餘也其餘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司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
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正罰出以者也然考其治市
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利何嘗於商賈之
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復征之於門關乎後世不明此意徒見周人布市
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商賈亦重困矣厥后劉歆輔王
莽開五均設六鈔長安府官別肆里區謂舍皆有征其下雖然受其弊
矣至金陵交周權而為新法市廛置稅措充民財乃出內帑錢數百萬
遣人於蠻南諸處市貨以盛商賈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庸人取沃足
同意正其市之法也

人也物揚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
者有豪民乘急而牟利則必從其抵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貸者有
民不慈而妄用則必與其有司辨而後授之所以防竊民也若夫賒而
買者有期而取償則民不至於泛賒或有稱貸而至久者而以國服為
之息則民不至於妄貸又所以謹民財也蓋泉府所給之財民賒也以
其財而濟民急宜也此又與旅師之聚野粟乃以質利致民頗異積平
其與施其惠散其財春頒而秋歛之者同蓋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
以其粟而拯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穀不至於騰
踊歛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至於大賤傷農頒言平者欲其惠
利之均也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則收其息以貨與粟不同也鄭康
成何據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貸民而可取息乎王金之乃
藉國服之說而立青苗之條不問其說否而舉予之謂為旅師之平價
不計其遠近而強責之謂為泉府之賒貸侵厚之法以行侵漁之計
竊謂恤之名以濟割剝之害哀哉此論泉府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入官也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照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
不出於關者必其物舉其存罰其入凡所建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此論
掌節掌守和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王節在中而輔建於外諸侯之象用則凡邦國之使節皆有期以交其
致力於內而辨建於外諸侯之象用則凡邦國之使節皆有期以交其
為期其事九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其節其事與節相依而行節曰節期所以輔王命傳
節即節無節則閉國道必以節期以行其節也

孫氏曰先王制為之即達於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則年之以為重適郊野四方則執之以為信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進此德不得以逞其私夫以一物之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危若是其切豈非人主馭天下之機要也哉

逐人掌邦之野野謂甸稍縣以土地之而經田野造縣鄙形躰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清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前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刑致吐刑約刑所謂要書也與復以下地為半則家取二人以田里安吐以樂昏擾吐擾也男也以土宜教吐稼穡以興利吐謂興也以時器勸吐以疆予任吐民之田所以民以土均平政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十上有畛百夫有洫十上有塗千夫有澮十上有道萬夫有川十上有路以達于畿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為徑畛塗道路所以通達於畿廣澤者三尺曰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廣二尋深二版曰澮至於川則深廣澤而不可以至于海矣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其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百井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減害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其何以為井田乎既為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既又為徑畛塗道路以通徒來謂之以達于畿則通鄉遂皆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云爾而稻人官又教人以行

田與水之法焉以積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澮水以逐垢水欲派道也以列舍水以澮澮水防泛濫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滂瀉有節也此農夫之所恃以無恐與此歲事之所以屢豐稔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察其微惡而誅賞此野九作事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周官授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而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至於庶則有微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微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與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果專於耕而非教耶

里率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叙以時此即鄉室以合耦耕者大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類一曰稼穡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小利也草人辨其地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為邑者歲之正歲間稼穡修稼政所屬詳吏也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謂政致事也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司徒既教之道人又教之耕種之趣御與既極之里幸又趣之一種
種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縣之辭之一熾惡之此族師既耕之土均又均
之用不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
耕者出屋粟俱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要其本而趣末
也甸師何與於農而帥屬以耕王籍所以勤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於
農而帥官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管之日預下來歲之變而為
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下來歲之稼而為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祭
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
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
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
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奉之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
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
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后公之心君民
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子弟則其農蓋有不待勸矣雖然周
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卿六遂之民皆授田之
農也卿大夫三年大比之貢與遂大夫三年大比之興皆於鄉遂求
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
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
也民數較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
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主藏於農則其行也
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日殺羔羊既後公堂又曰或耘或耔

黍稷彙之彼介彼土黍稷彙之天公堂之際即前日獲稻之夫豈去
黍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
也此其所以為良法與此德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
賦即九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賈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太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賦凡無職者問
出天布
孤如里之委積以待賓家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荒九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廩上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上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九委
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近有戶遠有宿又遠則有市自國野達于天
於從王事哉巡而比之則所積皆有常物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合耦而不至田不耕則粟無事而用之
以資利致民平領其與積則後民數而致其粟我所聚之粟以平粟
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不限必長持積之習故定
飲散九新吐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熾惡為之等新吐之民新吐
也賦上地惡下地
厚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待歲之上十數邦用以知
民否以詔殺用以治年之凶量穀計也年雖豐不後於有餘年

學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九章七章五章三章皆服也
車旗宮室之禁學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色皆謂之
門子正室嫡室子室庶室子室庶室其政令

與命掌諸侯之五儀公侯伯子諸臣之五等之命命百命一命不命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如一

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成均國之大學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四時天子之祭
東為東序西為西序南為南門北為北門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祗敬也庸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

周人以成均之法而治國李之政豈非虞朝典樂教習之遺法乎以樂
祖祭於瞽宗非殷李樂人典宗之遺意乎然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

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籥
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箎管樂教也人皆知周之李政掌於樂官而不知

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李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
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淑人之聲教之以樂舞

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他人也易是猶履之與子
教於典樂殷之大李藏於瞽宗此成均李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

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

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
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
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學樂之官而曰教
禮文王世子所謂習樂與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夫
禮官豈非禮樂之相為用乎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
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

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
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八音此六代之樂而用之祭祀也天神最尊而黃鍾為神之
樂歌應鍾與夾鍾合也夷則與南呂合也蕤賓與函鍾合也無射與大呂合也

先王作樂奉於樂舞者何意蓋古之教人以舞十三則教武成童
則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教之以舞所

以均訓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
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舉夫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

而必以施之舞列者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
厲為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大韶舜作

大武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以之和邦國以之諧
弄周人盡而用之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以之和邦國以之諧

萬民以之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不可者不然則蕭韶九成而
鳳凰儀于羽舞階而有苗格舜之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樂舞

先王用之為祭祀所以致鬼神示也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吸之以
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何與蓋先王之教固所以和人心於行列綴兆

此有可觀者乎遂至孔子自衛及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
尚存故也故嘗謂此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悉夏殷之禮也夫
秋在魯則雖魯宣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向使古詩散存而世而下
不復見周樂之正乎雖然古詩雖六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
耶以此不善用詩者之外以漢之詩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惠之歌
而使呂才被管絃果足謂之詩乎

以六德為之本必六律為之官人倫也師尊登歌令奏擊村擊石附石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管下故曰下管 指樂管也奏鼓 轉引也奏大鼓 大樂亦如之

志其本擊腰而誦之則人知其生之有可樂小文莫而叙之則人
其本之不可忘先王春秋民於和序之教而陶民於忠厚之風豈
多矣不然何以隸之禮官樂官之掌耶

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也師掌之武舞干戈甸于掌
之然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蓋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
飲谷明也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祭則則鼓羽籥舞

下之妖祥。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也。故其明潤澤赤而角則其明人。下之妖祥。日赤黃而流其野。大穰必占其色。相也。相則妖祥可知。五穀之物。辨吉凶。水旱。後赤動。兵荒黑。為水。黃為旱。年。降豐荒之振象。形為象。以下有二風。懸天地之命。乖別之妖祥。不同。別者。雖而不合也。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敘事。

馮相氏則司天文。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其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月星辰之行。俱不失其度。是之謂會天位。而可以為時事之候。身致日。春秋致月。日之長短。月之盈闕。以四時致之。罔有差忒。是之謂辨四時之叙。而可以為時事之期。馮相氏之辨敘事者。以此天位得其會。四時得其叙。固天文之常。或者人事未修。天理未得。而有日月星辰之變動。保章氏因以辨其吉凶。又以星土之分。而觀妖祥。

以歲星所居而觀妖祥。以五雲之色而辨吉凶之候。象以十有二風。而辨非別之妖祥。且如星見大辰。梓慎知之。將火。此以星主觀妖祥也。歲紀玄枵。禘嘗知楚下之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喪。則以雲而辨其吉凶矣。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風而命乖別矣。保章氏之詔救政者。以此也。敘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以保章之詔救政。而訪馮相之敘事。以此見保章之於馮相。其職實相通也。

分野之法。何始乎。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各有分星。則分野之說。於是為證。自時厥后。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國。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紛。異論。是以學者多疑焉。主分野之是者。則曰武王

武王在鵠火。徐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晉文公。則歲在實沈。董固曰實沈之火。晉人是若。是也。歲在玄枵。而禘嘗知楚下之將死。且曰歲棄其火。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為祭。則楚厲。尾可知。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序也。則宋厲大火可知。此則分野之說。為不疑矣。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畢比。魯東。而昴西。周宅甲土。而乃應于正南。之柳星。秦在西北。乃屬于西南。之井鬼。角九。東宿。鄭在樂陽。鄭畢。西宿。稍居河朔。此則分野之說。為可疑矣。然略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不允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災。何關於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訛。日食之變。何與於豕常。降婁而士元伯以為營衛之惡。星紀果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豈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崇。此又左氏之說。為不足信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南參。而齊祖王。魏慧星。掃東井。而符堅。上秦四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焉。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之也。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于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城皆有分星。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在何國。為者也。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待十二次而已乎。九州之。自九州之國。皆有所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好。說如是而已。說者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指后世。謂國之名。以取配之也。

經 151 - 292

昔者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皆周魯之分乎大抵
 周魯所辨者欽以視妖祥耳天子之所視者九州也諸侯之所視者一
 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視
 一國之妖祥而為一國之僭可也天子可以誘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
 不為之救政序事乎知此則可以言星上分星之說矣此論
 大小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王侯用二曰凡兆凡民用三曰原兆原田用
陽謝○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致於思慮有因而二曰簡夢簡於人心無因而三曰咸陟咸於人心無因而
 以和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
 兩八曰夢以八命者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師掌辨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射九卜
 事臆高揚也火以作龜致其墨火作龜致其墨九卜辨龜之上下左
 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
 曰正夢安靜二曰噩夢驚懼三曰思夢有所謂四曰寤夢有所謂五曰喜
 夢有所謂六曰懼夢有所謂
 季冬聘王夢獻言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當逆所送故之禮說謂來歲
 三卜三筮亦云凡矣且有三夢之法占夢所學且有八夢之占何耶曰
 此又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所交而人之精神心術潛有所感也昔
 高宗以夢而待說武王以夢而克商豈虛也故宣王考室考牧之詩以
 能麗之夢而占男以純池之夢而占女以豐年而占豐年以夢而占
 家室則夢之有占尚矣然夢之所感有六或出於正靈或出於思慮或

出於喜懼占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精神心術之運與日月之行相
 交感以此見夢之吉凶尤神於卜筮也書曰朕夢為朕夢于休祥古
 人之重夢也如此不然占夢何以曰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
 受之聘云者問焉而奉幣以慶之也拜而受者屈躬以禮之也此豈先
 王欲神其夢而徒為是禮耶
 何叔丘曰人之夢兆禍福形焉固有所漸而知者亦有無形而無徵
 者占夢之術其士久矣負天之靈叔孫信之而肇家禍瓊瑰之夢與茶
 言之而遽亡身夢登臺者以憂死夢身執者以反誅升天折翼之夢落
 史臣之效乘龍授鼎之夢來謬人之口禍福固不可測也九夢之吉者
 當思敬而不可驕夢之凶者當思消弭而無忽宜可決諸庸術之口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順才二曰年祝
 三曰吉祝吉福四曰化祝化福五曰瑞祝瑞至六曰筮祝筮從
 學六祝以同鬼神示一曰瓊而祭之二曰造以祭之三曰檜檜祭四曰
 祭川之祭五曰功早乾水溢六曰說以祭六曰說說祭
 詛祝掌盟詛詛如以詔明神謂之謂盟詛盟則詔明神謂之謂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
 於邦國之刻信先王誓詔之詞書於質列傳以為信
 司巫巫所以辨神司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疫
 則帥巫而造巫恒言造為所也
 或曰先王之世王道明躬說息安吾用巫史祝詛之事哉而周公設巫祝
 也愚以為史乃冊祝見於書用史之巫紛若見於易巫史詛祝古有之
 矣古之巫史非若后世之巫史也夫秋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携載者而
 其能齊肅衷正其能上下比義其能光遠宣朗其能光昭昭之其

聽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是豈后世淫巫左道洽待水厭勝之有哉而其所用大旱則用之天裁則用之歲時禳除則用之又非后世淫詞誦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說又何疑哉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問問一問諸侯以諭諸侯之志歸服天子祭祀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

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侯者歲編存謂其三歲編類考其五歲編省察其風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侯者歲編存謂其三歲編類考其五歲編省察其風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侯者歲編存謂其三歲編類考其五歲編省察其風

九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殷任二年五年之中父死子立曰世人君即位大國朝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諸侯名位尊卑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藉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交勞館將幣為承而擯諸侯來朝其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使其既至而館再承次饋也

九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擯見之王使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幣入以告王所為使適四方天子遣使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

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周禮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爵之皮以合之故有文以辨一以辨而向者斷等以璧璋以皮圭必用虎節以皮以合之故有文以辨一以辨而向者斷等以璧璋以皮圭必用虎節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門闕之符乃成六瑞以為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贊享之誠然後禮樂行焉贊享奉為諸侯之和好出焉若國禮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餼之若

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犯令者犯為一書其禮治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犯令者犯為一書其禮治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犯令者犯為一書其禮治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

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天子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天子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天子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諸侯之視所也

嘗讀詩至四牡皇華見周人以遣使為重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嘗讀詩至四牡皇華見周人以遣使為重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嘗讀詩至四牡皇華見周人以遣使為重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

歌四牡造詩言送以禮樂旁詩言有功而見知詩人先勞詩而後知詩人先勞詩而後知歌四牡造詩言送以禮樂旁詩言有功而見知詩人先勞詩而後知詩人先勞詩而後知

者蓋以為民違使非徒為禮樂光華而為美觀也生靈之休戚國家之
利病風俗之美惡皆使所當究心者焉馳驅之勞咨詢之博苟有功
於其民而見知於其君則人君必因使者之表而知究心於民事矣今
觀周禮於遣使一事尤致其詳典瑞則有珍圭牙璋琥璜圭之瑞掌
節則有虎節人節龍節象節之節此使臣之節持以為信者也若以書
使于四方書且令則外史掌之九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校人掌之此
使臣之所持以為命者也至於小行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王有
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行焉大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六節而齊以
為式耶豈徒成六瑞而執以為信耶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為好耶曰
札喪則解補之凶荒則明委之師役則曉諭之福事則慶賀之禍裁則
哀吊之九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往者無非究心於邦
國之民事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為一書札喪凶荒貧厄為一書康樂和
親安平為一書九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則小行人及命以告者亦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者也觀小行人
奉命以往之日與天及命以告之時奉以民事為重則其周爰咨諏
周爰咨詢者亦可謂詳微矣豈若后世之朝辭禁門情態即異兼州
將或福便行者可同日語哉故曰觀周行人人之職則知周之遣使者
為盡心於民觀周雅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為有功於民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辨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
其屬而掌邦政以佐三平邦國

司馬為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者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國之大計
莫非政而獨戎政謂之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至王政之大者也
兵之為用尚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兵不可賣則有不致自焚
之禍兵不可廢則內讓外侮之憂先王寓兵於農因井田之法以
制兵因田獵之制以誨武此所以能禁暴而靖亂保大而定功也
九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帥皆下大
夫百人為卒士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士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士皆
有長

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
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間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族之黨

五族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縣
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九環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耒而取
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兵制
所以為善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
不待遜皆吾民也將不致置即吾吏也有事則啟之於行無事已則歸
之于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斂無糜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
兵而未嘗有兵也蓋以聚之倉粟以生之群胙類坐而不使補死填
土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甸九服封國之國
正邦國設儀服之制辨位號之貴以等邦國進賢與功以作邦國建
九州立監立刑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其所能以

在邦國簡稽其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均其地之則以安邦國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劫犯寡則青之賊野營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出其君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地也君同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
之抗而正也放弑其君則殘之地也犯令陵政則杜之也外內亂鳥獸行之
其相與則滅之

司馬一職首以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
使固封域等以儀佐安分守作以功將使勉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維
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責則無疆土用之以簡稽則無遊民均守
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比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
無有不正者矣下斯時也諸侯猶有違命者不得已隨其罪之小大輕

重而以九伐之法正之伐而言正豈非以上伐下而有征之義耶現
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又况軍藏於六卿而弗謂
軍將藏於六卿而弗謂將以蒐苗徠待而隱其振旅萎舍治兵大閱之
名以比閭族黨州縣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
晦其軍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

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大法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
職奉於政象之垂及於政職之施而於兵大事不敢專焉以至軍
司馬禮圖為行司馬雖有其名而無其職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槩可
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
可明民於是乎有蒐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

將不為不豫尚何刻畫兵師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

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專焉
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宗伯掌軍禮是禮與司馬通也司寇掌軍
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一職乃統六卿六卿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
故大軍旅大田役司徒以旗致之則民又與司馬之軍通矣其政軍政
所係之重也然古人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
之司馬不歆其權之專屬于一人也嘗考之書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仲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
之命則不敢以擅發召公家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以
專行此則守衛之兵權不專屬于一人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整我六
師王謂尹氏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
戒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則征伐

之兵權不專屬于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上無專權觀此亦可見矣是
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家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
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
倅雖屬於夏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
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

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師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
也而必放辭于司寇其散兵之權散出又可知也蓋古者寓兵於農本
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在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
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之天子是以五滿于外
居然若無道及歎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比駟至諸侯更何別國專征也
卿率師大夫戴甲孔子春秋九司帥師議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

卿率師大夫戴甲孔子春秋九司帥師議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

卿率師大夫戴甲孔子春秋九司帥師議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

突得而不情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此其為也夫善人者
兵有定額將弁定有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平情之忠府兵且爾而况
不為府兵者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鄙都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視政象
挾日而欽之

中春秋振旅司馬以旌致民植旗而期平列陳如辨鼓鑼鑼之月
執帥執鑼卒長執鑼兩司馬執鑼公師馬伍長執鑼以教坐作進退
孫厥數之節遂以竟田於取取之中寓寓加之仁也

之有司行誓民鼓遂圍禁火幣獻禽以祭社司馬以單法誓民遂鼓而
五火止

丘氏曰振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
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寬符而習之因祭以行
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
而之前退而之後忘而趨文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教而屢進皆於
是時聞鼓而與聽二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陣用其所
以殺獸者而施之斷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要教養合如振旅之陳群吏役軍徒讀書契以簿書校辨號名之用
別也帥六軍以門卒辨通其門所者也各以其名各以其家以號名
家制大夫之家以以名各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別也帥六軍以門卒辨通其門所者也各以其名各以其家以號名
家制大夫之家以以名各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以辨軍之夜事

中春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以日治之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旂為旆軍車載旗為旟師都載旟為旒皆載物為物知野載物為物知
官載旂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皆載物為物知野載物為物知
法羅也幣致禽以祀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
以待其事示者以聲致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物致物以祀
中久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教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以物致物為表
立表以正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后表之中一表群吏以旗物致物為表
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后表之中一表群吏以旗物致物為表
即其民而致物致物而後至明辨旗正明而小誅后至者而後期者乃陳
軍徒如戰之陣皆坐而後至明辨旗正明而小誅后至者而後期者乃陳
命者斬之陳師野田

命者斬之陳師野田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軍徒皆行交表乃止二鼓掩鑼群吏弊旌軍
徒皆坐鼓以作土兵也振鑼以作表也三鼓掩鑼又三鼓振鑼作旗
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軍徒趨及表乃止三表坐如初乃鼓車馳徒走
及表乃止表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每設一闕則車一轉徒一乃鼓
退鳴鑼且卻及表乃至第一表坐如初鳴鑼以止
遂以待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兩難以為之群吏各帥其軍徒以叙和出
以也而調其部前後有也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以也而調其部前後有也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美懿于陣前驅車驅出禽使逆也逆中軍以

之小舍私之獲者取左可及所擊皆歸也車徒皆讓以之義使乃歸
致禽歸于如入獻禽必蒸以祭方之神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祭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若然則田
一饋特為三事講也今視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為充家
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獲禽設也非為講武言也周禮非區
於獲禽實勝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則不知古人因武
事而寓田講武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亦豈古人之本心哉是以因振
旅委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狝狩之儀因蒐苗狝狩之田而為社
杓初孟之祭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然成周田政必分掌於
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
教振旅遂以蒐田以制社仲夏而教麥合遂以苗田以事杓仲秋而教

治兵遂以狝田以祀方仲冬而教大閱遂以狩田以事蒸此則大司馬
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和其祀然也然亦現先王教兵致禽之意
可乎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曰麥合謂兵曰大閱今以中春而
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已為不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特
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差
合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
振旅之陣而不用兵之意已顯於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
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狝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
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獸也特以兵不可以無
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武定乎有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
狝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務所具設國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

行已於行於其間矣現此則講武豈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
心哉

小司馬大司馬之職掌九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畏紀掌其事如大司馬
之法
都司馬掌都之廢士子及其衆庶之卒車馬兵甲之戒令都之職以
國掌其政學政謂稅賦辛
立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廢不有孝悌在孝悌受教於司
祭進在王朝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官伯提其在板者而教之出
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
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國有大事則帥國乎而致於天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
以備合其卒伍以備置其有司以備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是皆屬於太
征其九國正弗及維解田能力犬祭正六牲之辨如存牲者九樂事正
舞位六節八節授舞器左案右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
九國之政事國子存存俸使修德孝道以成其材也使之修德學道春合
諸學秋合諸射射以攻其藝而進退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所不
備况公卿大夫泄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官泄職於內者其子弟
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不亦宜乎
季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倫矣乎非特與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
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心况幸習道藝能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

則與千賞... 利庸從... 蓋有... 且太子將為... 國子將為... 臣之分未定... 而思義... 則今日之... 將俸未必不為... 國王之將帥也

虎背氏... 先後王... 而趨以卒... 軍旅會同... 亦如之... 合則守王... 關王車之行

不先行... 則也... 王在國... 則守王... 關王車之行

夫若... 若道... 不通... 則奉... 考以... 便於... 四方... 王出而... 合於... 外則以... 死士守

司兵... 掌五... 兵... 五... 指... 各... 辨... 其... 物... 與... 其... 等... 以... 待... 軍... 事... 及... 授... 兵... 從

可馬... 之法... 以... 領... 之... 祭... 祀... 授... 舞... 者... 兵... 之... 王

且東... 來... 曰... 兵... 者... 國... 之... 重... 事... 出... 必... 告... 於... 廟... 歸... 必... 飲... 至... 以... 見... 其... 不... 敢... 輕... 舉... 之

意如... 用... 命... 賞... 予... 祖... 不... 用... 命... 數... 于... 社... 亦... 此... 意

孫黃... 氏... 掌... 執... 戈... 盾... 夾... 王... 車... 而... 趨... 左... 人... 車... 止... 則... 拜... 輪... 使... 王... 車

丘氏... 曰... 昔... 人... 謂... 奉... 天... 下... 之... 貴... 一... 人... 而... 已... 是... 故... 舉... 而... 不... 為... 物... 而... 動... 文... 謂

之儀... 武... 謂... 之... 衛... 一... 以... 明... 制... 度... 示... 等... 威... 一... 以... 慎... 出... 入... 遠... 危... 疑... 也... 周... 官... 旅... 賁

出入... 執... 盾... 以... 夾... 王... 車... 朝... 像... 之... 制... 固... 已... 燦... 然... 降... 及... 秦... 漢... 始... 有... 周... 厲... 陛... 戟... 固

簿金... 根... 大... 駕... 千... 乘... 萬... 騎... 之... 威... 歷... 代... 因... 之... 雖... 或... 損... 益... 然... 不... 過... 為... 尊... 大... 而... 已

雖然... 此... 特... 為... 尊... 大... 而... 已... 哉... 亦... 所... 以... 為... 慎... 重... 也... 慎... 重... 則... 威... 嚴... 威... 嚴... 則... 肅... 恭

天子... 之... 尊... 肅... 恭... 於... 上... 則... 環... 列... 乎... 左... 右... 者... 不... 敢... 有... 怠... 惰... 之... 容... 拜... 伏... 於... 遠... 近

者不... 敢... 毀... 于... 犯... 之... 念... 所... 以... 表... 一... 人... 之... 尊... 大... 而... 尊... 萬... 姓... 之... 惟... 仰... 端... 在... 此... 矣

之... 九... 守... 若... 各... 致... 其... 守... 不... 可... 以... 有... 多... 也... 勢... 甲... 有... 而... 不... 足... 用... 力... 復... 有... 不... 足... 供... 財... 用... 有... 不... 足... 給... 則... 變... 其... 所... 有... 金... 錢... 其... 情... 不... 足... 非... 此... 三... 者... 則... 不... 得

若造... 都... 邑... 則... 治... 其... 固... 舉... 其... 守... 法... 九... 國... 都... 之... 竟... 有... 溝... 樹... 之... 固... 亦... 如... 之... 民... 皆

有職... 焉... 若... 有... 山... 川... 則... 因... 之... 丘... 陵... 之... 險... 則... 固... 之... 而... 不... 必... 溝... 樹... 以... 勝... 險... 也

司險... 在... 野... 掌... 九... 州... 之... 圖... 以... 周... 知... 其... 山... 林... 川... 澤... 之... 阻... 而... 達... 其... 道... 路... 之... 固... 亦... 如... 之

所以... 而... 其... 道... 路... 之... 固... 亦... 如... 之... 五... 溝... 五... 塗... 而... 樹... 之... 林... 澤... 也... 以... 為... 阻

固皆... 有... 守... 禁... 而... 達... 其... 道... 路... 固... 有... 故... 則... 藩... 塞... 阻... 路... 而... 止... 行... 者... 以... 其... 屬... 守

之... 惟... 有... 節... 者... 達... 之

易曰... 天... 險... 不... 可... 升... 也... 地... 險... 山... 川... 丘... 陵... 也... 王... 公... 設... 險... 以... 守... 其... 國... 險... 之... 特... 用

大矣... 故... 聖... 人... 守... 國... 豈... 不... 知... 固... 不... 以... 山... 谿... 之... 險... 為... 設... 險... 之... 說... 以... 備... 後

世是... 豈... 特... 險... 以... 為... 固... 豈... 豈... 險... 者... 天... 地... 之... 所... 設... 聖... 人... 固... 不... 恃... 險... 以... 立... 國... 亦

未嘗... 不... 因... 險... 以... 守... 國... 而... 其... 所... 以... 用... 險... 之... 道... 則... 大... 矣... 是... 故... 掌... 固... 一... 職... 職... 職

郭溝... 池... 以... 為... 衛... 此... 掌... 王... 畿... 之... 固... 也... 司... 險... 一... 職... 視... 山... 林... 川... 澤... 以... 為... 阻... 此... 司

之除... 戎... 器... 以... 戒... 不... 虞... 像... 之... 重... 門... 擊... 析... 以... 待... 暴... 客... 之... 義... 與... 今... 以... 掌... 固... 考... 之

城郭... 溝... 池... 樹... 渠... 之... 固... 必... 修... 也... 此... 守... 之... 必... 得... 地... 利... 也... 士... 庶... 爭... 無... 虞... 之... 守... 以

領也... 此... 守... 之... 必... 得... 人... 和... 也... 備... 器... 之... 設... 材... 器... 之... 用... 是... 城... 守... 之... 具... 必... 備... 也... 材

用之... 分... 稍... 食... 之... 均... 是... 兵... 食... 之... 財... 必... 足... 也... 復... 財... 必... 移... 守... 政... 必... 通... 又... 恐... 其... 必

官皆守國之人九畿有職則守在九畿以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
十傷之官無非周人所以特以守國者也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豈以
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戎右與非日車掌戎車之左軍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死車掌
車以王乘金剛以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良馬可一物戎馬一物齊馬

者一物道馬一物口馬一物加馬一物中馬一物

春祭馬祖執狗血氣未定不可預祭夏祭先牧須馬攻時先教人

畜夏火成攻其秋祭馬社減僕其者者僕取也冬祭馬步秋馬講馭大

馭馬宜齊正之正良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節王之大六掌為馭之領

也說辨四時之君若謂彼所治之馬以禮馭夫

校人掌養馬馭牧之事以飼馬牧以放以復國師師故所其役也

周人牧馬之職校人以中大夫二人為之總馬而不皆上士中士下士

先王以士大夫而任牧養之管不幾於太養乎吁不知是不足以見馬

政之重也天下事須士大夫為之趣馬得人周政以血職惟趣馬詩人

刺之一趣馬之職而必為吉士之用豈若后世一付之與隸皂牧之

手乎大抵馮政非得人則畜牧不善士大夫之心術不良則畜牧不善

成周之上大夫皆德行道藝之選以德行道藝之人而講師趣馭僕之

職吾知其蕃牧之必善矣不然衛人美文公隸皂之富何以曰秉心蹇

淵魯人須庸公駟牧之盛何以歸之曰思無邪

人等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若之他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內其驂三公執壁孤執其法各執事以見者致鳥御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容射必有人執鞭以告獲容樂以賜奠九節五

正九節七節五節樂以射前之差張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禮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

三正士以三耦射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三侯者射

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天子將祭以作節釋士

而射也賓射者天子四諸侯會而與之射也燕射者天子燕勞使臣

而與之射也犬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此三射之所也虎熊豹麋

豺候此射候之別也王以鷹虞為節諸侯以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此

射節之異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五壬三此

射弓之分也今考之射人一職乃正射位而詔射事以射法而治射儀

耦即掌次所張之次候即司表所共之候獲即司常所共之旌容即車

僕所共之節即樂師所歌之節正即司馬所治之正而射人兼總之

此周之射法然也然古人享諸侯必以射宴群臣必以射蓋射可以觀

德也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射中者可以觀其德

之成射不中者必其德之有未全也豈徒視其巧之能中力之能至而

已哉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一射之不中而反

身之幸有焉此古人所以黃乎射也是故王與諸侯群臣固有射也

射燕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老五物之札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政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其時得與於登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后世小宰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札不講而五物之儀不闕冠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之事雖曰上庠有饗圖之名饗庭有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版謂群臣之名書于版者歲登下其損光受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大夫以下周知邦國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政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其時得與於登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后世小宰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札不講而五物之儀不闕冠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之事雖曰上庠有饗圖之名饗庭有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

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而屬於司馬何也按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今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即司馬論定之意也然司士之定稍食必以久何也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官而觀其常祿久以功不觀其職而觀其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明皆久任也今司士以久奠食又因知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為任官之完制而升階陞之法乃視此而為進退與昔年產從政一年與人訪而歌殺之定

年與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誘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德矣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知方若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故小司徒以三年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實興州長以三年而養廢豈非以三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叙乎是故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蓋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東郊是則外而侯伯蓋老於國而任也若後世之任於內者錄功勞以計進仕於外者寸歲月以希遷而已故漢有一歲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遷官者低察下吏無以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此論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司士掌六卿賞地也賞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如周公勳國功曰功如齊桓公勳家功曰庸如后稷法事功曰勞如大禹勳治功曰功如皋陶勳功曰多勝敵之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為常祭於太廟曰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於廟也功書於天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輕重祿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二惟加田無國征田又加賜之則免春官內宰稽功會食則制祿食必視功夏官司士以功詔祿則頒祿秩必視功而況司勳六卿賞地之法如載師所謂賞田者賞之以土地司不眠其功以為輕重乎蓋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數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奠食則食有常廩雖賞賜出於人君其

方相氏雲蒙能皮黃金四首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及以

祭入壇以文擊四隅歐方良所以安土也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知之

見國出之以宣其

將則施火令九祭祀則祭燿九國失火野焚則有刑罰焉

秋官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

或謂成周治底太和人之有士君子之行宜無事於刑失而周公於司

冠一官諱焉斬殺刑戮至於惜辜之法焚香之刑無不詳盡若得刑

傷人者刑而人猶有相傷苟非明法制嚴禁令使之而不敢犯何以導

民於善哉故嚴於立法者聖人憂世之大慮也於用刑者聖人仁民之

本心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

二曰刑平國

三曰刑亂國

重典

用重典

用重典

用重典

用重典

用重典

用重典

洪範所謂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五曰國刑上禮糾暴

何氏曰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為治也

一焉刑新國固宜用輕典也不幸承刑政絕祀之後人有慢心若復以

輕典治之是以水洳水矣必時出猛政攝服人心如諸葛亮之治蜀可

也亂國固宜用重典也不幸承殘虐無道之餘人無生意若復以重典

治之是如火益熱矣必除其苛政使人知有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

也平國固宜用中典也然法度不修姑息為治則國勢衰微矣必修刑

制度振舉綱使臣民皆有所儆惧子孫有所持循可也有天下國家

者其可不致審於所用哉

以國土聚教罷民國土賦也民不能

以明刑耻之則施政事以復之明書其罪於方版如諸侯以耻之

實其勤心忍性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出地也

禁民訟入求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濟也

禁民欲入納金三

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上而不已必至於獄方其爭訟之初彼此有辨而皆至於公以兩造所

之而無所偏愛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及其成獄之際彼此

之而無所偏愛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

之而無所偏愛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

之而無所偏愛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

具其書而置乎公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夫東矢然後聽之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其行者也入鈞金然後聽之金以自明其不可變而金之為物則堅攻而不變者也既于三十斤之金又延三日之久取其甚愛使民因惜物以致思不即听而待三日使民因遲滯而自求其昔先王不輕受民之訟致民於刑也非特以取民之生亦以厚民之俗歟

以善石平麗民善石文石也平麗也款使麗九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刑在手曰桎而坐諸善石後諸司空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者赤石也使窮民無告九遠近傳獨老幼之欲有復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去聽其辭以告于上而非其長弗達者告于上而長吏不以開聽使立於肺石之上至於三日之後後長吏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由長吏監罪門者罪不有肺石之

丘氏曰先儒謂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燦獨老幼夫民之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先王之特民之困窮無告者皆得達於上故長不取過左右不能蔽盡天下之燦獨老幼無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豈有無罪而罹於深文密網者哉

正月之刑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門兩廡也

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於正月之吉調刑而布行之於邦國都鄙焉蓋因歲月之更新起民心之觀視以儆省之心於是乎縣象於兩廡之間以徇萬民之視蓋先王之法若江河然

乎勿避而難化苟麗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從而刑之則一乎勿避而難化苟麗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從而刑之則是國民也象法示民所以懲其心志疎其親便知刑之慘毒法之嚴有所避而不至於誤入有所懲而不至於故犯

九卿之大盟約結信而書于簡策為約位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內史掌判之典法則之憲以治者也大史掌六卿之長皆受盟誓之貳重其事故

九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九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九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咨一曰詢國危詢所以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立君可詢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而群臣西而群吏東面小司寇執其辨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

而弊訟以王志命王而捕之以數以辨其罪而

以五刑大辨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知其罪可附於某刑備必用情訊之至于旬乃斷之不致有誤也

夫

丘氏曰此聖人斷獄欽慎之意即大易所謂緩獄康誥所謂服念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從而用情以訊之又恐急迫而不盡其明也必至旬時之久乃敢斷之既斷之矣又以其所犯之刑書之於囚審之而不變乃用法為其謹之又謹如此先王之世天下無以無冤民也

九命大命婦不躬坐獄訟九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十日辭聽三日邑聽三日氣聽四日耳聽五日目

聽人心之不可掩者心果無惡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且視而不見
知○以八辟之公議廢刑法附刑前一日議親之條二曰議故之條三曰
議賢之條四曰議能之條五曰議功之條六曰議貴之條七曰議勤之條
八曰議有之條

仁氏曰按王之親故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議之所以教天下之人愛
其親族厚其故舊國之賢能不可與不賢能同科有罪議之所以教天
下之人尚乎德行崇乎道藝有功者不可以折過失有罪議之則天下
知上之厚於報功而皆知所敬有位者不可以輕控辱有罪議之則天
下知上之重於責罰而皆知所敬有勤勞者不可以沮抑有罪則議之
使天下知上之人有敬愛之禮先儒謂人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
故而掩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為大

以三刺之 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群臣 二曰訊群吏 三曰
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刺之 斷庶民獄訟之中
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刺之 斷庶民獄訟之中
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刺之 斷庶民獄訟之中

何氏曰以五聲察其情以八辟求其生以三訊審於然然後用刑焉
人好生之德何其至哉后世雖有八議之律亦文具耳霍光擁昭帝
其功大矣子有及謀而家無燕趙准浩運籌策其能若夫一也
而過亦其族况光受先之顧命浩亦祖父之舊臣也八議不聞三訊不
舉而更臧之漢魏刑殺之辜吁可畏哉
及大比登民數三年則始計生民之數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
會家率貳之以制國用

英矣札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畜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
民之星司冠主其和故孟冬之其日獻民數于王之拜受之
以畜國用則以民之盛壯如故之豐饒由是而推益之也
歲終令群士計獄訟之數以獻於天子天子正歲之月帥其屬而
視刑象使群士以水鐸白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
使群士知法守令以水鐸白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
使群士知法守令以水鐸白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

仁氏曰按周官大司寇於正月既縣法於象魏小司寇於正歲復申命
以木鐸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睹欲其接於目而謹於身令之木鐸
使有耳者所共聞欲其入於耳而警於心然象魏之布繼以使其現刑
象則專以示民也木鐸之令繼以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
乃致事則又以警典刑者而使之用法也不用法則有常刑焉蓋布
於正月者則狹日而欽之所以示大京歲之人於正歲者則宣布于四
方所以通夫天下之於則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誤入
之而為之宣布者如此世律令藏於官及民有犯者然後檢之以定
其罪而民雖於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矣此古之刑所以莊
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也與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 三曰
國禁 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 軍中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 示貴書而
縣于門閭 示禁
以五戒先後示罰毋使罪麗于民 禁則欲其畏而不敢 一曰誓 用之于
軍旅 二曰誥 用之于會同 三曰禁 用諸田役 四曰糾 用諸
百官 五曰誨 用諸百官 六曰誨 用諸百官 七曰誨 用諸百官
八曰誨 用諸百官 九曰誨 用諸百官 十曰誨 用諸百官

理之是一民數也國用之也豈耗然焉王治之廢與係焉故官掌而辨之
 可也三官或而圖之可也然必拜而受之如受命能之書登于天府與
 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而與之朝宗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
 藏天府其愛民恤刑之意蓋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
 以天府藏民數猶足以見周人重民之意與
 刑掌五刑之法以澤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
 劓罪五百剕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
 法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辨其輕重使輕不至於失其罪重不至於溢無辜一以書為斷而已用
 刑書如伯州犂之欲上下其手張陽之欲輕重其心胡可得哉
 司刺於後之掌三刺三有赦之法以贊司寇獄訟一刺曰訊群臣
 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春憲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長情蓋於內而詳於外因法以議
 司盟掌盟載之法盟結信而誓於神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及其權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載之諸侯不違而會同焉則諸侯掌其
 如日月山川是也北面詔之者諸侯其書而告之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
 既盟上其書于天府而藏其二於同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
 不信者亦如之違命者詛以禍之有凡民之有約劑者其氣在司盟有獄
 訟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或之衆庶其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
 盟共祈酒脯則出酒脯則盟為之祈明神也
 司屬掌盜賊之任器貨賄任器者所用以傷害人之器辨其物皆有數量
 賈而揚之入于司兵器之用其奴男子入于罪諫女子入于春采人

而後其重及其年未及為放其男女九有者與七十者與未乾者
 而後其重及其年未及為放其男女九有者與七十者與未乾者
 司國掌收教能民之國士勞之若九殺人者弗使冠纁而世祀其始也
 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國王者殺雖出三年不赦
 滿而出猶不赦凡國王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其罰人也不
 以明刑而已其於五刑之屬則也其罰人也不虧財其罰人也不
 以政廉之勞而已其於五刑之屬則也其罰人也不虧財其罰人也不
 立氏曰先王之於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礼去衣冠以耻之
 加明刑以儆之任事役以勞之凡此欲其省已愆以遷善念也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期能
 改即止不能改然後加之以刑后世統罪有年限滿即出以為平人
 而無復古人其改惡之意亦無復古人雖出不赦之教矣
 掌四掌盜賊凡四者上罪倍奉而桎梏罪桎梏下罪桎梏一木曰桎一木
 曰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罪罪王之同族則桎其手有官及刑
 殺告刑于王當殺刑曰謀之罪在大辟也率而適朝士者以朝士掌外
 朝辨以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朝士以無可殺則加以明桎於
 刑審也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朝士以無可殺則加以明桎於
 九殺人者跨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之惟王之
 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下甸師氏
 本觀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
 天子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殺
 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
 私則五刑之厲三千止為民也國實則實者先得利罰則則則者

不於天下不平於上宜通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親疎不異貴賤
 致於法其所以不四諸市朝而適旬師氏者為其人恥無使人見之也
 狹刑人必于市惟同族親者也有爵貴者親親而貴貴故有犯者乃
 國家德化之不孚禮教之不行不幸犯者出於親貴中其人雖可惡
 而其惡則不可揚故執隱處以施刑焉聖人處刑其仁義兼蓋如此夫
 司隸掌五諫諫諍之職之法辨其物物之類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博盜
 賊盜賊之未服者國事之煩辱者為百官積任器用之亦其民凡囚執人之事即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復其煩辱之事掌
 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刑便守王宮在外則使守野舍之厲禁也
 野隸掌使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之小事則罪隸為之役

考之周禮官正官伯所掌皆即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皆兵衛也蓋
 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由若則有營衛之徒設公卿大夫之士庶子
 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官正官伯之徒則有虎士八百人掌
 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與
 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衛僕從罔非
 正人是也統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
 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故百官府之宿衛必有供給
 徒役之人苟不以時而紆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
 道藝之害此官正所以奉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
 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官伯惟均其秩而領其家
 均其叙而頒其誅實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

夫虞前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虞前以下六
 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况虎賁氏所掌之
 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
 夫悍卒放慢謗譎之人得廁迹於其間平時夾階庀而立堂番執劉鉞
 而止戈及者率皆昇弁之士是以雖有即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
 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官正官伯則統於大掌虎賁犬僕則統
 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從之屬何哉蓋官衛不可以
 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
 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
 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擅發召公雖得以制
 命非有一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出不在一人

而後知周公制兵之意深矣此總論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謂循行於諸侯不隔此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井極比校地自國郊以野宿息井極則後可以宿露若有宿露
 則令守塗地之人聚糧之亦塗地之人以宿露民也有相翔者誅之相翔
 則令守塗地之人聚糧之亦塗地之人以宿露民也有相翔者誅之相翔
 同欲為寇九道路之刑車擊互者叙而行之而不可行也
 丘氏曰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七十有飲食三十里有宿也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宿客師役使命之
 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
 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嚴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
 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蓋堂之乎天朝威名遠播於萬里

設官之設非不得已而不得已也承突乘應熊當御坐雖當時簡於所政

平制有不尼耳

和親之來朝聘者若以時入貢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辭令而實相之

司空掌土之官凡所以興地利與民君制封域列五甸治溝洫設壇壝築城郭命力役作器物皆其職也

於他官而雜於司徒者尤多漢興得諸禮禮之餘諸儒考古未深遂謂冬官亡矣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夫工作雜器司空之一事耳豈足以當司空之全職哉

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居王次點因之而立吉甫因之而美文正公緣為之考註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察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富邦國以天下

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土地之圖疆域之廣狹也人民之

比為輪九州之數則可知矣夫九州之數則可知矣夫九州之數則可知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洫之

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洫之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宜其野之壤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而不容有所偏倚也人知所止則遠近先後於是乎取中而不散有
不及也聖人為民立極立中道以為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
正其本乎是故司空建國必求地中則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
西必極其中朝夜長短必抵其中與日方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款其
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款其長短得中也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
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世儒徒見周人宅洛
謂之土中不知洛邑為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路均耳如以洛為土中
然後建國於其地則侯國皆不中矣天地四時果不交合乎陰陽風雨
果不和會乎蓋中在天地間不以定名也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
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耳天地陰
陽之氣豈以一方而遂窮耶聖人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亦豈有一方而
不中哉蓋中之為道不特建國為然也辨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
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
而不為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官何以總謂之以為民極也與
九造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
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莫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
以為地法而待政令造節制之法制其地或而封溝以限之以所當受之
易一易再易之法不易之地是為上田一家受百畝一易之地是為中田
一家受二百畝再易之地是為下田一家受三百畝三農國屬之類皆地
職也耕植山澤之事皆地事也九家受三百畝三農國屬之類皆地
屬也皆地貢也須政事者分命使各為其事也
小司空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起師作
也

古者寓兵於農若則為比閭族黨州縣之民出則為伍兩卒旅師
兵司空掌力役者也故因民之卒伍而行之此制一定征伐之時起之
以為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寇盜之警比之使任追胥閒暇之
時令之使出貢賦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
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煩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
也
乃均土地以裕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四段地之
段之多少也受田有九
等之法故其有三人五人二人之等然其役不測每家一人以其余為美
場作年不盡賦之也惟田役與此則丁男皆行焉作謂不徹備蓋也
九用殷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在役者
命在役者聽者九國之大事政民則會數百姓也大故致余子大故
命在役者聽者九國之大事政民則會數百姓也
九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九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一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食者
者半其民可用者一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食者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可耕之地為井
下地食者參之一田百畝萊二百畝此制賦之等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可治之地為故
域分其大者為都而辨其地使商賈厚賦
各守其地九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田制受田百畝
各守其地
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青稷黃粟麻其物也授地職
以物地事以物地事

九宅不毛者有里布

九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九封國設其社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九均力政以歲上下

若大田澤則萊山田之野

及弊田植屢莊于中

致貧而珥焉

澤其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王府

領其于萬民

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而九州山川澤數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

至於山林川澤之利有可與侯國共者

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領之

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

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

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

謹天子之守地也

必頒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

之利源也

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

利至溥也

不公其財則是山

澤天地之藏而為一人之私

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

則是山澤之利亦不

家之室而聽民之自取

是與民爭利也

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

而為權利矣自特厥后非惟盜鐵之是資國命惟盜鐵之是議

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折謂盜鐵者乎

小人掌金錫石之地而為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固而

復之巡其禁令石賦之類盜錫之在礦正石之在礦所置各有其地利

以備器用必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使取者知

所向也既設禁於天從而巡之防人之盜取也

南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

以止邦用象之齒犀兕之角龜馬齒獸之骨皆可以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掌邦賦之政令

困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園游

天理有所不能制溪壑一開堤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顧其

壑遊無度而為有洛之駭流連無厭而為理臺之觀豈特園遊而已哉

然周公之設園遊也惟以刑者守之則天子不追刑人而刑者亦不能

從王而為馳驅之事矣園人以中士下士為之賓客喪祭則其其獸物

而已雖名園遊而無一語及宴遊之私宴官小臣玉燕出入則前驅是

成王未嘗不為遊觀也而小臣以太僕之屬為之前驅又豈有馳逐禽

獸之事哉鄭氏以園比漢苑以遊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有

如漢之麗者吾恐后人之因之苑即未必無增而先有擊兔伐狐之習馳

驅未必能罷而已有射能布騎之儀矣觀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園遊也

止於收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也鄭氏之註

周禮其言園遊也此之離宮適所以開人君人獸之從而導之以制度

之者

獸人掌魯田獸辨其名物辨其名物則取所當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魯陽物性溫時田則守魯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秋獻雉冬獻絜則甲止矣置絜于田易之

中而今家論其所獲也注如水之注于下也九祭祀禮魯喪紀共其死獸

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王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司喪掌為大喪以共五祀天之服中秋秋秋良裘

行羽物仲秋王所以制物賜使春秋秋功裘以待頒賜功裘頒賜功裘

莫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天與帝用之謂乎祀先王則衣五章裳四章下享先公享射則鷩鷩自華衣而下祀四望山川則毳毼見自宗廟而下祭社稷五祀則絺衣一華裳三章祭群小祀則玄冕或則麻布九章事帝弁服弁其服者冕也無旒耳

之服朝則皮弁服用白鹿皮為弁其九句冠弁服田備之服則冠弁服凶華服弁服亦以白鹿皮為弁九章事帝弁服弁其服者冕也無旒耳

且不可以見師長况用以祀天地祖宗哉且不可以見師長况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市車掌八車官車之政令辨其用以祀以與其旗物以下而等叙之

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綬下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旌以祀王路以五

五采謂之次於王三曰象路朱樊綬也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以象

白以即戎以封四曰緇路緇路以事而祭之也緇路以事而祭之也

同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取天道交龍為旂取

全羽為旄旄之義析羽為旌旌之義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孤弓夾弓庾弓四等矢弩度弩八矢枉者殺鏃之法

辨其名物而掌其萃藏與其出入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擊弓

射其共射矢如數并夾取矢之高者以射其工射其工為市物料之直也

丘氏曰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可見周之弓弩矢能皆

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于民也及其賦成則書其工

拙等第為酒食以勞之不徒勞之而又試之試之良則上其祿甚則賞

之不長則下其祿甚則誅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賜入

家入掌公墓之地地之屬辨其兆域有制也而為之圖畫其界也

基夫掌九邦之圖九邦之圖所令國民族類謂各從其親亦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斯民生則當其天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掩

而守其五樹則子孫者其有不忠於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梁氏曰周官設家人辜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服穆而附辜矣而諸侯

群臣亦各以其屬附辜焉至于萬民之衆亦令族羣而治以王官蓋其

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

卑之公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掃其親疎如戚殯遠

如近孝欲以存人心以率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室既各異處而

山陽營治後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急陰陽拘忌申可乙否此是彼非

庶民之家尤紛然會集於富貴或父而不墓或墓之遠方或發掘頻

教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借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

縱其自為而不履其禁令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之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教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

之國使同貫利而掌之按其國而掌之也數謂別而計之矣謂總而計之

也利如金石粟帛之類善如益數長蛇之屬同貫利者謂天下人

民美惡之不同物產有無之不一貫而通之俾之同享其利也

不欲成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其偶而懲戒令日股國亦如之

守則先成令之使各修其職王出守則在前軍之而祭其戒令之

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言九服其

外亦及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今考職方九州地圖荆州曰

衡山并州曰恒山是畫東南西北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

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耳夫既在九州之外則其朝貢不常

宜其不及夫中國之政也然周人所以待夷狄者豈以不在內地而盡

置之度外乎懷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則是待夷

狄之民猶吾民也豈齊掌夷閩略戎狄之國使朝來朝傳王言而論

說之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也旋人掌四夷

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歡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

舞並陳於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方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以

于王官是以夷狄之兵衛王宮之兵衛並列於朝廷宮廷之內矣夫

遠民之來固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

雜於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眩服混處於宿衛豈能無肘掖之虞漢安

帝作西南夷樂而陳裨爭之唐玄宗作燕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

樂之不可亂也當帝金城之廢隆而殘者猶為惠光武王閣之謝賢

而待子必遺還誠以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何哉蓋王者

治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為守帥夷

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其

所以待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也

雖然先王亦未嘗及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

曰秋殺於賊也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欲其和親則以名者其去德之相也而旅賦於石公作詰果伯來朝亦命周家法也知旅方氏之致物則張養之使不必通廣利之師不必遺矣知象胥之和親則妻敬之議不必行而賈誼之策不必施矣

上方氏掌上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王舍謂王之所舍樹為之藩籬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乖反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舉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總論禮經

曾謂周公立土為表世庸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拯世道之窮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前田後書電賦壞而春秋以兵甲三軍書三月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筮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修而春秋以大飢請糴書宗伯之賓札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大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訂盟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官榘火保董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善星字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善虎牛員在之祀不典而春秋以下郊書以循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疎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孫齊季姬歸節貢獻之禮大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世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職不謹而春秋書

曰盜竊室王天子此類未易殫舉無非以權衡一字之微而較禮經三百之壞也周公慮后世之深於是乎詳非防之制孔子救末世之力於是乎嚴直筆之書世道衰實賴二聖先後為之維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於周公之變而成於周公之衰與

補亡

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於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伯圖突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遂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活吏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不保其詳是戰國諸侯之弊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崖壁之間猶繼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才衣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付之不啻如獲至寶然全書竟不

可致故一傳一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今云記而補周禮何與捨賤尊方以補虛偏之書庸人技之過也為病五官尚存武備止以為末世清亂不經之書則武帝之忽忽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廢之也嗟夫書士而張伯儂書作詩亡而東哲補詩作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經乎且百工細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之意何補又况春官有典瑞王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司馬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宗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乎也官有故人鮑人譚人雖亡何損乎雖無里氏而中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一見於逐人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工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常氏裴氏豈非天官司裘司皮之職乎大抵獻王之補亡漢儒之習未脫也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

王以此補之亦陋矣。樂記一篇欲以僉樂書之缺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云爾。然而周禮發興有不係是昔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不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豈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三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為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詳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之意在周禮可攷也。司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攷也。司比則司空一職雖亡而未嘗亡若亡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之百工之學亦不必論也。

昔萬曆庚寅仲春月
率慶堂余泗泉梓行

周禮三注粹抄

大尾

六經三注粹抄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曆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為六經於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餽釘所謂三注者亦不知三家為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讀五卷

〔明〕陳際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讀五

卷》提要

五經讀序

五經之言皆聖人之作也本於盡性至命之學引而被之於物不爲空言故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見諸行事之實初未嘗自以爲經也經之名亡而經之實存經且無有况於解經者乎使列代之事列代之言成之爲經則自尼父昉也尼父以至聖之資不獲自試於是以前聖所爲引而被之於物者

復引而著之於言蓋繫易刪詩書
正禮樂則所爲理性治物之方已
畧具矣以爲身不得試其方旣筮
民與有理已與有功焉耳旣而又
作春秋以見其行事之實則所爲
序
引而被物者將不止於空言由是
言之經之所由作與經之所由全
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蓋窮
而著書時旣暇矣而聰明思有以
自洩氣義思有以自見故其有以

然也自有六藝以來明經者無如
漢儒然以簡帙重大理義弘深各
攻一經各守一師未有合舉其事
而獨出其義者非志之不賒性小
故也吾友陳子大士氏綜博羣書
序
其于五經尤臻深妙旣得同體之
善又兼異量之美自葩經而外兼
理諸經自正解而外兼獲奇解理
不必天地有議不必前人出奧衍
精微超特孤異蓋先正分理之而

猶憊然終身者此獨合觀之而能
羸山爲道有是哉體性寄感之分
一至此乎其著五經讀也讀之者
皆在耳目之外皆在心理之內使
人愕然而駭又使人爽然而解又
序
使人帖焉而服此真不可測其源
矣昔扁鵲之工于醫也隨其地之
所重而治之或爲小兒醫或爲老
人醫或爲帶下醫何者其材具多
誠有與舉異也今讀大士之書其

于書讀語卽類伏生其于詩讀語
卽類毛公其于禮讀語卽類小戴
其于易讀語卽類京管其于春秋
讀語卽類公羊何胡其文上者可
錯諸經次亦不失爲翼是不獨以
序
義學取優也此又所謂兼有異美
者也吾妄希古學亦旣有年于此
道攻之久矣乘精神之勝度可有
進于此而又連不得志于時氣力
甚暇日力甚餘願盡其所向未能

前規散嚙旁攻或隨處睥而見之
而實無所得乃欲更果前志豈有
幸乎然于大士之書每一披對氣
義之際生其精神遂歡然泚筆序
而行之吾以大士爲有功聖人矣

崇禎癸酉夏五臨川同學羅萬藻

文止父題

五經讀 易經

讀諸圖

臨川

易之生也其本於太極乎夫太極不可分而
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而爲老少老少不得不
公而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不得不分而爲六十四卦夫陰陽者造化之
有迹者也萬事萬化俱由於此而易處一焉天
下莫尊於太極太極不可見而見尊其用之可

五經讀 易經

見者而天下遂莫尊於陰陽陽麗於左陰麗於
右而對待生陽數於前陰數於後而流行亦生
故太陽極左太陰極右而二少居中明對待也
太陽之方盛也而少陰已伏其中少陽之方微
也而大陰遂承其後而歲利終矣明流行也且
又以明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夫陰陽天地之
所不能死也天地之權且資之爲用而不能去
陰况聖人乎然太陽之時僅稱陰耳即陽之稱
者猶能先太陰而奪其所居則陰之所處亦無

幾矣又以見扶陽抑陰之意焉夫有太陽少陰
不得不分爲乾兌離震也有乾兌離震又細分
之而左方三十二卦立焉有少陽太陰不得不
分而爲巽坎艮坤也有巽坎艮坤又細分之而
右方三十二卦立焉夫陽陰消息之端未有尊
于下畫者也尊內也聖人內中國天子內朝廷
猶是也乾之後而一陰生於上進焉而一陰生
於中更進焉而一陰當生於下矣夫一陰生於
下聖人不忍其遽也則不如益一陰焉而爲二
陰何者益一而爲二陰於上猶不若一陰遽於
下之爲酷也此乾兌離震所爲次也夫一陰遽
進于下則已爲巽矣更益一陰於上而爲坎焉
使所益之一陰遽進於中則已爲艮矣艮一陽
不盡卽三畫之刻也陽之少而衰衰而死故受
之於坤終焉少陰者少陽者也少陽者少陰者
也而謂之少陰謂之少陽何也少者對太而言
太爲旺則少爲衰矣如以老少之少而已則
少陽與少陰豈顧問哉夫一陰生於上復之生

五經讀

易經

二

乾而未成者也然一陰生於上夫師六五之允
矣浸淫而至於復陽之始又安知非陽之終乎
右方之爲陰也亦猶是也易之生卦胡不以震
始之震離乾兌巽坎艮坤使陽生於子中之復
而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之姤而極於子中若
圓圖之爲之也者不更順乎曰太極生陰陽並
峙東西焉勢不得爾也故不以震離兌乾巽坎
艮坤爲次而必以乾兌離震與坎艮坤爲次既
以明並峙之道又先數乾先數乾尊乾也不獨
此也以震離兌乾與坎艮坤爲次則陰陽分以
乾兌離震與坎艮坤爲次則陰陽合分則陽微
於復而投老於乾陰微於姤而投老於坤陰陽
自生陰陽自死何所統焉則不如合陰於陽使
若陽生陽死也乾兌離震與坎艮坤而陰陽合
則陽極盛於乾少於震巽之交而老於艮死於
坤雖不廢陰乎猶一統于陽已焉且坤之爲盛
陰也吾生之者耳未有子可以抗母者也斯不
亦失抑之微極哉故以乾兌離震與坎艮坤

五經讀

易經

三

為次不得不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也至
六十四卦圖始用周流之義陽自震歷離巽
兌以至於乾而始於復陰自巽歷坎歷艮以至
於坤而始於姤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
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
極於子中而一歲於是乎成明微顯之序非生
卦之本也其外圓也規而成之者也其中方也
疊而成之者也圓外而方內圓動而方靜以應
大地之義已焉易之生也生於太極固也不謂

五經讀易經 四

生於河圖何也非生於河圖也河圖之數也入
生之河圖之數之為易數也人為之夫乾南坤
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
居東北此因周流四圖之位彼河圖者一六居
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
六何自為坤二七何自為乾三八何自為離四
九何自為坎五十既无所居而震巽兌艮又無
所分於是強五十以為太極折乾坤離坎一二
三四之虞用補震巽兌艮之闕而後八卦成

不亦穿鑿之甚也乎哉且天下之理未有不定
於一者也既分配而成八卦則不宜復以一二
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而五
十卒无所屬又復強之而為衍母衍子也將以
河圖為卦之體乎抑為卦之用乎未知其所處
耳故曰卦非生於河圖曰卦不生於河圖河圖
豈无所係焉而容呈其數也哉曰有之五行者
八卦之所生也而河圖亦生之西北之艮水已
胎焉至正北之坤而水始成東北之震木已胎

五經讀易經 五

焉至正東之離而木始成東南之兌火已胎焉
至正南之乾而火始成西南之巽金已胎焉至
正西之坎而金始成土何以無生成土之氣嘗
旺於四時也而河圖之一六實生成水二七實
生成火三八實生成木四九實生成金五十實生
成上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
五與十合既應生成之數而木實居北火實居
南木實居東金實居西土實居中又應其方焉
斯為天地自然之用耳八卦生成五行河圖亦

生成五行可以八卦河圖之故而明五行不可
以河圖生成五行之故而併配八卦也必欲配
之不得不分六之一為艮八之三為震七之二
為兌九之四為巽而紛紛起矣由此觀之河圖
者五行之所生而非八卦之所生也然艮一震
三兌二巽四夫豈無說以處于此艮一陽在上
兌二陰在上氣得也故以一二配之震一陽居
下巽一陰居下氣壯也故以三四配之一二之
陰陽弱乃不如三四之陰陽旺也雖然河圖之
不足以配八卦固也乃其所妙合者又不徒當
于五行而已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
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其相連
也奇與奇偶與偶一也而靡不巧湊以成十數
二也其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
象之數非天所命孰能得之是故欲以河圖生
易乎獨此易之用為有當焉耳夫有太陽少陰
少陽太陰而後附之河圖之一二三四也雖經
人為猶因天巧至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何止

五經讀

易經

未

六七八九无所置之而分為四象之數因陰為
陰因陽為陽猶未甚穿鑿也乃九為老陽七為
少陽固然其無足怪而十者陰之所不能進者
也則陰之老更無有逾于八焉者矣乃以八為
少而以六為老何也三奇為陽之老三偶為陰
之老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
故耳七者兩偶一奇者也八者兩奇一偶者也
故不得不用六為老陰也且非獨此也太陽居
一太陰居四而二少居中則九為老陽自當六
為老陰何者二老東西對峙以包乎二少已矣
况老陽以進為老老陰以退為老又以見扶陽
抑陰之意焉文王八卦次序自然焉爾也文王
八卦方位非自然焉爾也乾一索二索三索而
得震坎艮也坤一索二索三索而得巽離兌也
此亦易中之一義也乃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
分屬四時四方四氣何居震之為春也東也木
也離之為夏也南也火也坎之為冬也北也水
也此可推之兌之為秋為西為金已不可知

五經讀

易經

七

矣坤之爲土也在離兌之交土以火爲母以金爲子此可推者也艮之居北雖強焉猶曰視震之一陽在下者而一陽在上也爲繼之者也與之居東南雖強焉猶曰視震之一陽在下者而二陽在上也爲繼之者也至於西北之乾何居或謂乾之氣燥乾之德義乾之力健非此莫與戰乎然其意亦少鑿矣或曰兌之爲秋也萬物在澤中相悅也金氣伏藏而氣上騰陽實陰虛虛者華之外露且此時物於性命各正矣外雕

五經讀

湯經

九

內貞潛液不行一陰在外索然二陽在內充然也

上經

讀乾坤

乾坤之有文言也尊乾坤也

乾之元也萬物之氣備焉四時之氣備焉流形流此而已各正正此而已保合保此而已是以聖人象之天以元爲元聖人以明爲元元大兩四時之氣備明大而六位之時燭先定其規模

而後事事先事其規模而後遂无事

乾之初於卦爲復雷在地中復復潛也雷之能飛而致雲而龍之能飛而致雲而一也

三尊人臣之極其不稱龍疑也四儼然改物矣上疑於君而不知退亢矣四三之不敢居上三之不屑居也故去龍以避嫌也初與二何以龍無嫌焉爾

君子自然能體仁體仁自然能長人君子自然能嘉會嘉會自然能合禮君子自然能利物利

五經讀

湯經

九

物自然能和義君子自然能貞固貞固自然能幹事君子非倚四德而行之也有君子自然能行此四德而已進德修業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上位而不驕則雖在一人之下乎而不憂矣

乾元者始者始此亨者亨此利貞而爲性情亦性此情此萬物之氣備四時之氣亦備物被其利而於穆之朕索之杳然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也彼乾之所以稱大者惟其舍剛健中正純粹精之體而用自待焉耳

物發揮四時發揮六爻發揮聖人乘六龍之發揮其理皆已具矣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文王主後天之說也坤為火之子為金之母而水惡其勝木為之仇故也君子以已事君以人事君其分雖在資生其道則在順承而已地道猶是也其所以稱德合元者正惟其順承焉時未至則舍之且无所不舍而有所不敢先時已至則光之且无所不光而有所不敢後品物咸亨而益以見坤之承順

五經讀

十

君子法之以攸行一行已一與人皆是物也地之順而可以應天之无疆君子之順而不可以應地之无疆乎
六二直方大象只曰直方而不言大何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則習非直者矣又以見无所不直也大也動而方則方非習者矣又以見无所不方也大也

乾文言分四德可也坤文言分四德不可也元亨利貞未有倒解之者夫臣道所為元亨者在

利貞耳文言中義四節皆言利貞於元亨无相闕也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大要至後得主利而有常故當天時之夫至以其柔且靜者為物之合當天時之已至以其剛且方者為化之光總之順承天以時行而已矣是所以貞也臣道若此固不元亨也哉

讀屯

乾坤之後而有屯所謂資始資生之時已焉天地初闢而受之震剛柔始交而受之坎此非絕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即有絕世之才未易濟也故必立君而分之以殺天下之勢即不然亦立君而輔之以一天下之權

五經讀

十一

初九盤桓鑿六三之入林中也
匪寇婚媾不敢以盜賊目初九嘉初九也其嘉初九也政所以難六三之節也

讀蒙

屯之二陽有力蒙之二陽無力也何也二畫之陽不如其初畫也一畫之陽不如其中畫也而

蒙勝於屯何居震之初畫一動焉進而居居侵
侵乎凌三四之陰矣五中所陷之陽拔而出焉
以居于上則陽進居之功也夫

古者之求學也如求仕古者之事師也如事君
初筮黃有筮之事也

程格以正法夏楚以收威撻以記之學宮之川
也

子克家克勝也度其力之可勝而後包之而後
納之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者也

五經讀 易經 幸

無其體而效其用不可格于後

讀需

需之為卦雲上于天也其字亦復雲上于天求
雲也而天也而何以天古篆字體也雲上于天
无復有為第有須之而已人知在後之險不知
在前之險亂離之險也需之即不能出在前之
險激變之險也需之即不復入中也剛也體屯
內有能需之心正也健也用也外有能需之事
君子以飲食宴樂養道也自養所以養天下之

和平也急則敗矣

需飲食之道也非需正解也物釋不可不養而
養之以需適有飲食燕樂之事遂從而附之耳

讀訟

飲食天下之大利飲食必有訟訟之為義公言
之已焉乾坤之三而為需天之一而生水其于
太古之世猶且暮矣訟遠起焉其于世變為已
亟也

訟繼需者也有需而衆甘之食甘必爭爭則必
訟然訟反需者也有需而衆須之一須必平平
則不訟故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既不進矣尚有
不親者哉

五經讀 易經 幸

孚而窒窒而訟訟而惕惕而中中而止君子之
于訟如是而已然作事謀始固拔本塞源之道
也

九二不克訟者勢不勝也九四不克訟者理不
勝也

曰或錫鞶可期也曰終朝不待久也曰三禱

何樂也人心之直道無時而息終朝業已遲矣
人心之直道隨時而具三禮猶見少矣

讀師

三政而兵道不廢五材而金川不廢師之繼于
訟也兵者大刑也小獄陳于犴狴大獄陳于原
野至陳于原野而有血戰身觀之慘故先王務
已焉非巨藩肆虐小之毒弗動非逆鎮萌非命
之謀弗動非宗室為神器之脚睨赤子為黃池
之嘯聚弗動非暴主播殘賊之炎威強夷故內
五經讀 易經 五
証之點討弗動而又選任老成之將自能曉暢
軍事使行陣和睦母過惟愜而為鼠之伏母過
功伐而為猴之冠母希內旨而為狐之媚母妄
殺戮而為虎之異川是宿將而舉是義旗庶幾
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乎

讀大象

平時無事而使民占籍以為兵則民不問兵之
弱兵不問民之貧弱與貧不相恤兩敵之道也
一時有急而始僉募民以為兵則上倉卒以

之下虛文以應之召與應不相中抗敵之術也
孰若容民蓄衆之為愈乎民自推其丁壯以從
戎則老弱縮朒之弊可免其利一民先結其比

則以借作則同袍敵愾之誼彌堅其利二伍兩
卒徒之長印比閭族黨之師則上下相馴無逆
師譁伍之釁其利三國家得有兵之實無養兵
之費則芻粟自給無士馬供德之耗其利四此
容民蓄衆先王之兵制良精哉

五經讀

夫左規右矩之儒不足任馳驅於是取諸長材
負俗之士而小人用真才全德之美不數以充
任使於是取諸一偏一曲之人而小人亦用乃
平日第資其才力至治平始程其人品無尺寸
以相資也亦何以服其心故開國承家以酬其
功第弗任以事權而已其亦無能為國患矣

讀比

比之為義也與比相為比助者也七者貫特實
而來之益一七焉而重寶舉矣天子之器大器
也天子之寶厚寶也舉之為難故貴于比焉

上有水其麗質于地也密矣天又于民何家靡也而建萬國以親諸侯親諸侯以親民庶幾哉其比我乎

師之容民蓄衆非田法也此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新進之士常以闇而比顯心脅之臣常以顯而比顯內者闇之說也外者顯之說也大臣膺位望之隆義不得內顧大臣受腹心之托情又不忍內匿然外比于賢非獨以其賢也夫子于此有深慮焉故不曰從賢而曰從上明乎相臣外此亦公孤之分宜然初非因顯比之君而有加者而維臣極之思亦至矣

讀小畜

風有氣而無質其欲畜物也併其氣而斂之而使密雲之上浮夫不雨者乾陽盛與陰薄也陰起于巽壯于坎盛于艮而極于坤與釋陰又常申酉之交西方也然自我西郊自者未始有已之辭也無君子制之使之稍移而比為坎為艮

五經讀

易經

七

為坤而畜力堅矣其賴有健而巽之君子乎不健即無力也不內藏其健而外示其與即無力也小人方意我之巽為才之弱也謂此輩即其黨厚集亦易與耳故二與五交權而不忌小人又意我之巽為志之馴也謂此輩即其勢密邇不吾叛耳故二與五居中而不疑卒之我志行而尚往彼之施竟未得行也非君子倒操其畜之之權也哉

五經讀

易經

七

其夫耳
大畜畜極而亨聖人有慶幸之辭焉小畜畜極而和聖人有傷切之意焉

讀履

虎戾蟲也其兵在牙爪其威在尾夫虎之不為羊也明矣羊之為物雜之使前而隨其後則無不行虐亦可以此術欺之也哉而卒不啞人何也以柔而履剛是以說而應乾也若此者忠臣所以專君仁主所以事天也蓋虎與人異類而

釋卷已者頤也不敢以全物予之為其決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予之為其殺之之怒也夫人臣之於君亦若是焉而已矣非以為前也事君之道是不一端夫固各有當也

天與地可以定上下矣然澤視地有進焉爾也何者為益下也天與水可以定上下矣然澤視水有進焉爾也何者為不違行也且天巍然獨尊澤頽然獨卑守其卑而萬物說以為得所處焉禮達而分定又非強世也亦若是焉則已矣

讀泰

五經讀 湯經

大

有古今之泰有一歲之泰而皆成于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人生而禮樂興矣唐虞所以泰也一歲之中黃鐘之氣鍾于黃泉而子滋萌焉丑紐也寅引也引達于寅萬物隨帝以出而為震焉震者陰陽之交是即泰之所為交也哉泰下乾上坤乾坤各三畫而大小分焉小居于上大居于下然後二氣交然天地之分終不可易也故微示其義于泰泰之為字三大為

泰居上三小為小居下明扶抑之義已焉士有茅象何也茅草野而捐潔其為物也薄而其為用也重好以其族行義也

讀否

十月三陰金氣木盛物既老而悲傷律中無射無射言陰陽之氣不相射也夫天地之氣有所射而後有所泄七月天地之功用畢矣蓋始之候已矣秋之為言愁也夏大也天地不能常大故受之以愁其日庚申人有當戒其容止者

讀否

五經讀 湯經

九

矣亦儉德避難之一端也泰拔茅茹以其彙特予之以吉而否獨益之以亨歆之也志在外散辭也小人而有英雄之才獨無天下之志也乎哉易在外而為在君在君則其途一矣聖人善于立言也夫天下之為君子害者不在純乎小人在為小人而未純者也小人而未純者必能包承乎君子君子始有以其親已而安之矣而暱之矣而染之矣究也卒為其所毒可懼哉

讀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猶疑柔媚之私不足合于同人于野之道以收利涉大川之應繼之曰乾行也則非柔媚矣而又恐其乾健非所以乾健也故又繼之曰文明以健夫文明以健猶虞所應之不中正乎而詭于君子之貞乎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物此志而已矣其爻文明以健之為同人之善物也

五經讀

易經

手

著為同人之象焉水火正仇也故天與水相滄而為訟天與火相合而為同納捷苗于郊弗克納以義自制也乘其塘弗克攻亦以義自制也

讀大有

大有者同人之續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人柔得位而已尚未得尊位也柔得中而已尚未得大中也應乎乾而已尚未得上下之應也大有所以能者不徒文明也剛健而文明也此以能應天而時行也火在天上無所不照豈遠足

以致大有也與

讀謙

地澤胡以言臨而不言謙也地水胡以言師而不言謙也澤下于地分四應爾山之高也而屈于地之下然後可以名謙

山太高也謙焉而後可以與地平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得其平而已

謙六爻獨五不言謙者何也帝王之謙與臣寮異人主富于玉帛富于民庶富于才智富于靈

五經讀

易經

手

爽富于功業種種無非富者去一富已自不必別議謙矣以其鄰可也川侵伐可也無所弗利已焉使有臣鄰而不敢以也有叛逆而不敢征也豈人主之謙也哉

讀豫

國有五難無民居一焉故豫利建侯也武有七德和衆居一焉故豫利行師也

先王之制禮也取諸履先王之作樂也取諸豫禮兩出于履上天下澤禮之象也履虎尾而音

敬謹之心禮之原也樂兩出于豫雷山地奮樂
之聲也人心和悅而醜於變之風樂之原也
石最無情者也故能超于物染石最無情者也
故能觸乎事機

肝有恃焉者也所以有悔也肝有畏焉者也所
以能悔也

請隨

夫人主以剛而下柔也則動而為天下悅矣此
可以大亨矣未可以大亨也若欲大亨也其貞
五經讀 易經

幸

乎而後無咎乎蓋至此天下且隨之而喜可知
矣均隨也或以窒或以亨或以大或以小則
隨之時義豈易言哉

雷造化用以驚蟄者也有時與蟄俱藏焉蓋天
道下濟造化之謙也雷藏澤中造化之寐也
澤者造化之所說也雷藏焉與萬物混處而不
爭不徒善藏其身併且善藏其用

請蠱

先甲三日為辛辛新起也後甲三日為丁丁寧

也新起則前事不至大壞丁寧則後事不至連

壞然嘗試坐論乎昔日之所以致亂者何人而

追歎乎先王之所以消敗者何事大抵剛上而

柔下為之蓋人主自恃之餘且摧剛為柔無復

長駕遠馭之志人臣相承之甚且緘默守位無

復憚慨任事之心下卑與上苟止蠱所從來矣

咨嗟往事蓋令人有不敢歸咎于天運之自至

者焉剛維往事又令人有不敢委責于天運之

自回者焉則欲天下治固不免有事即有事以

五經讀 易經

幸

應天行之數先甲後甲之說可以已乎哉

蠱蠱疾也其法不欲相補而用相尅蓋其初剛

上柔下下卑與上苟止以有此疾今日復用調

和其病益深蠱由于止止由于與艮土也尅上

以木與木也尅木以金辛金也尅金以火而丁

者火也不用庚與丙者惡其太燥故也不尅不

可以幹父蠱尅之太燥不可以幹母蠱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意

承考即此以為孝矣何必煦煦之遊乎意承

政所謂承以德者也

讀臨

臨蒞也從上而下有建氣之勢焉臨過也從遠而近有及膚之勢焉其當浸而長也可恃也其恃浸而長也可虞也然其說而順不恃氣以輕擲其剛中而應不恃才以孤進大亨而復得正若此誰為之天為之天之意以為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奈何不保護之使以萬全之道自處也哉

五經讀 易經

手雷

讀觀

聖人之設教也不可不與民相示以明明則不惑而教行不可不與民相示以幽幽則不測而教尊是故先王制為祀典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百物昭明于上如或見之陟降庭止陟降厥家賚我思成綏我思成使人悅然慨然肅然以為神君至也夫未有見其饗之者也然古今遂行之未之有改此非聖人神道設教者乎省方體民設教亦就民之性而順宥之楚俗之畏鬼也

即以鬼神恐之者也

利用賓于王帝師臣王賓臣也

觀我生者為也子孫我生者也法度猷為我生者也我生性無所滅也我生性無所襲也

讀噬嗑

其大刑也師詩兵噬嗑詳刑

剛柔分則不過剛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不妄動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藹然王者不忍用刑之心焉

五經讀 易經

手雷

讀賁

獄之小者納矢大者納金九四有司也兼理大小故納黃矢九五人君也罔攸兼于庶獄治其大而巳故納黃金

噬嗑武治也賁文治也噬之而合則車書一統矣故受之以賁賁有天運焉有人事焉乘乎不已之機雖聖人不能違天定以必止之分雖天不能違聖人故觀乎天文而時變亦甚矣追觀聖人之人文而後喜可知也其以裁成大運以

化成天下也哉

內三爻皆貴傷外三爻皆非貴傷也何居內離文明外艮篤實也

五色中白處一焉五色中白處先焉

始于貴而終于白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讀剝

夫物致貴則盡矣故受之以剝繁華之後物方不支而宇宙銷耗困窮之後盜賊滋有而人民流離厚下安宅此救剝第一策也

五經讀 易經

圭

君子藉以自安也惟正黨而已矣君子藉以自立也亦惟正黨而已矣故非有趾牀有足奈何剝而去之夫為小人之所剝者必其品上者也然為小人以其易與而先剝之者必其位下者也下誰之下而何為滅之夏陽法不當書滅而書滅剝足法亦不當書滅而書滅夏陽破而書不守是去而身不守雖謂今日已滅可也

讀復

復三十二陽卦之祖也亦六十四陰卦陽卦之

祖也其氣萌于子見于丑寅之交壯于卯旺于辰巳之交而極于午始衰于未再衰于酉中老

病于戌亥之交而盡于子復即震也臨言八月有凶為君子防也復言七日來復為君子慶也

八與月皆陰七與日皆陽

一歲之中陰陽會者二焉一歲之中陰陽爭者

二焉揜身以待其定候其勝也安靜以養其微

助其勝也

與眾俱行而獨復其善天地之心也所謂出入

五經讀 易經

圭

無疾也與眾俱行而獨復其黨聖人之徒也所謂朋來无咎也

讀无妄

不曰一而曰不二不曰誠而曰无妄聖人不欲立名曰立方所也故其語固而其致神也

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即所謂復曲有主甲動

而健矣有主則剛中而應矣

妄之往其無所之易知也无妄之往其无所之

難知也

復者體而已无妄而用始見故雷于復而藏于地中于无妄而行于天下安靜以養其微迺能震動發生也

讀大畜

小畜以巽畜乾者也大畜以艮畜乾者也陽之氣發于震而極于乾過于中漸向衰矣歷巽歷坎歷艮至坤而後盡巽之力薄又當陽氣寢壯之時橫而止之必怒決而潰其勢蓋經坎險之後循循焉而至于艮艮氣大盛而陽十不能為

五經讀

易經

未

陰一矣於是始伸其畜之之權聖人於二卦取別義者不欲使陽之至此極也為世道慮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禪宗也繼之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宋理學宗也合之而理學始備小畜與說輒夫妻及目大畜止言與說輒不敢以妻道加君子也

良馬以比君子尊上交也曰牛曰豕其賤甚矣鄙下爻也

讀頤

養畜而後可養故受之以頤此言未易解也噬嗑即頤也何也食道存焉爾然噬嗑即畜也何也合道存焉爾噬嗑有間頤無間也自有大畜焉而止其健健者止則間者合矣二陽居于上下而四陰蕩蕩焉何天之衢也哉此時與天下休息愛養養之以飲食而生齒繁養之以學校而人倫美天地有太和之風而養萬物聖人有休嘉之政而養賢以及萬民蓋成康之際已焉非眇小而已

五經讀

易經

无

頤有龜象外剛也甲也頤有虎象外剛也爪也

讀大過

有大過之事必有大過之才既棟橈矣而利亨何也彼任大過之事非弱者所能勝也將轉而求諸剛乎剛又虛其激夫太弱與大剛俱非堅忍之力則俱非過人之才故必剛過而中而後能沉潛而和說大過之事可勝耳吁大過為非常之時豈靡靡者悻悻者能辨乎

本末為義二木字也本者一陽藏于木之下其

氣煖而根固故為本末者一陽發于木之上其氣散而枝榮故為末與下陰而根虛矣兌上陰而枝稿矣

九三棟撓九四棟隆何也棟撓者弱也而不知剛亦撓焉弱不可剛不可剛惟九四以陽居陰者乎

陰過而不能生物者十日之寒是也陽過而不能生物者五爻之陽是也

讀坎

五經讀 易經

幸

巽猶二陽也至坎僅一陽而已陷陰中矣坎之為比也先天後天不異焉其盛德在水天一生水而居北方之西何也道出于太虛其子為光其孫為水水者氣之最微者也又氣之最尊者也然聖人右陽而左陰尚德而不尚刑故退焉北方氣嚴而象幽又有宮焉爾也水與火為仇仇未有不相對也不對不成也仇未有不相遠者也不遠即仇無已也然獨西北戕東南未有東南戕西北其氣肅力勁而性慘天之所驕乎

水歸東而在北何也北者其本氣也西為母東為子歸東從子也母好陷物而子獨生之見天地之仁未嘗一日亡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人恃之以無恐焉使橫放而不可以為憑則毒之所至曷有既哉

讀離

離為火火無所不麗而獨不能麗水體陰言無體也火之用陽至陽而後火之用始見至陰而

五經讀 易經

幸

後火之體始見凡物有體者乃有用內外不異焉獨火用陽而已索其體而無其質索其質而不符其光水生火而水尅之何也水者火之太母也五行之氣隔一焉而至于三無有不尅之者親盡矣其亦以消息之理也夫
牝牛土畜火所生也
事君之道未進不可為富貴所驕既進不可以道德自驕
下經

讀咸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
乾坤陰陽之分咸恒陰陽之合坎離水火之分
既濟未濟水火之合尊上經也且不獨此也自
河圖而言之上經乾坤離坎皆居天地之正氣
下經震兌巽艮皆居天地之間氣正氣者折其
合間氣者補其尊上經也

咸少男感少女也夫婦胖合者也從其少焉而
標梅不傾僅矣女未有不說男者吾發乎情止
五經讀 易經

乎禮義刑其家而已兌說而艮止也有以哉
男迎女授受明也男先女名分定也

讀恒

恒者吾心如一日也

易之生卦震巽相交震一陽生至乾而止巽一
陰生至坤而止一何久也乾天坤地恒久而不
已以是而已夫上經乾坤下經咸恒乾坤正夫
婦之辨咸恒通夫婦之情咸少男少女故也夫
婦之造不可以長久遂足以盡恒乎哉震為長

男與為長女獨非正而時乎先後見剛柔之義

上下亦安在不可見剛柔之義也然吾尤以咸
者人道之交恒者造化之交乾坤並峙東西而
震巽實接焉且陰陽莫少于二卦即又鳥見其
非男女之少也哉

恒其德以任大臣人君盛德獨不宜于六五耳
六五昏柔昏則任非其人柔又恐任者竊之也
周公曰婦人吉夫子凶吾則曰夫子吉婦人凶
合之而義始備

五經讀 易經

讀遯

乾坤之後而有屯屯可為也咸恒之後而有遯
遯不可為也

遯在否之前否而小人承君子也遯而小人應
君子也承之時不可自亂應之時不可自係
係遯不如好遯也好遯不如嘉遯也嘉遯不如
肥遯也好遯善決嘉遯善藏嘉遯不居肥
遯危邦不入

畜臣妾吉者畜臣妾凶也其始畜臣妾者其

見畜于臣妾也

讀大壯

大壯者遯之後也何以修壯如此四陽遯而四陽復故也然又在泰之後矣向憂翩翩不富之小人今幸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已易為貞吉之君子而居其位所虞者未恃壯而疎與恃壯而激故不徒大而已而戒之以正大夫履而泰然後安非禮弗履真善勝小以保壯者哉

壯六爻無一善用壯者也故聖人于六爻無深

五經讀

易經

書

美之辭

大壯獨以羊言者兌象也大壯非兌而象之何也兌一陰見乎二陽之上大壯二陰見乎四陽之上猶之乎六畫之兌也角嶽然上列而修羊壯之象已焉

讀晉

文王係晉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王擇王子艱難形弓百應弓矢千馬四匹策命為伯至僖公二

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韉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三觀于是姬姓獨晉伯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言遂為後世之識無一不合豈有冥識也與

讀明夷

夷何以云傷也夷治之也夷狄之也乾八卦而遇坤泰也履八卦而遇坤臨也同八卦而遇坤遂為明夷夫泰三陽臨二陽明夷亦二陽不如

五經讀

易經

書

臨之二陽進而有力也又八卦遇坤而為復復一陽又當別例矣故乾方四遇坤未有否于明夷已焉賁與无妄之間有剝有復乃此獨有明夷而已則明夷者剝之變抑又甚焉爾矣晉而後二文卒為康侯也明夷而後箕子卒為朝鮮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文王之因而演八卦箕子之因而衍九疇

讀家人

文王之係家人也文王之治家也即文王之

國也夫周之興世有女德焉太姜太任以至太
妃太妣人知其和不知其嚴情欲之感無介于
儀容宴安之私不形乎動靜故能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二南斷斷如也故詩一則曰宜其家
人再則曰宜其家人而一桃夭之女子遂足以
視家亦遂足以視國則女貞之道顧可忽乎哉
遂者專事之辭言無忌也亦繼事之辭言無已
也女德無極必欲遂其願即竭天下之物盡人
官之能有不足奉其遂者矣婦怨無終必欲遂
其惡必沼乎人之官屋乎人之社有不足究其
遂者矣

五經續讀

易經

妻

讀睽

睽之為義也自睽始也不然有擇焉爾也睽從
目從癸目離象癸兌象不言壬澤陰水兌又少
女癸視壬陰而擇已焉火水不睽火澤睽睽何
也火水相遇火澤不相用也斯時也淺者睽以
深者睽以心何道以調于此其臣無抗兩端
之別其若無歸而應臣之剛乎然虞其

用而卒睽也夫善用睽者遇其善用和彼天地
男女萬物所以致和者亦若是而已故夫睽之
時用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同人六二稱九五為宗睽六五稱九二為宗陰
宗陽也而獨于同與睽見之何也同與人同睽
亦欲與人同而獨于離見之何也萬物之善離
者也小畜遇雨而疑起睽遇雨而疑亡一小人
也一君子也

讀蹇

五經續讀

易經

妻

蹇寒頭足脚坎為水寒莫甚焉艮二陰下垂止
而不進則似乎其寒促也夫見險而能止非終
止也誠待乎可以宅中圖治者耳而狐狸荆棘
之地非所以利戰爭也誠待乎可以輔翼建功
者耳而求山問舍之人非所以寄廟筭也誠待
乎可以綏定四國者耳而宴安寇竊之行非所
以宏遠略也嗟蹇之時何如善區區之形勢
區區之人物區區之謀略所能濟哉是以智
必止而有待

讀解

解與蹇之後必有解也田與未濟之後亦必有解也雖然動乎險所以治屯險而止所以治蹇而險以動所以治解固也乃當解之先不得不動至解之後而動不已不幾雷雨日轟轟然連甲者拆者之劫幾成而覆劫乎故曰解之時大言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臣百方以去小人而一君能留君者權之所不能抗也人君即詭百方以去小人而一心能

主經讀

易經

美

留心者說之所不能規也小人不信乎大君之迹而能窺乎大君之心故有解之小人日益不去者所托深也人臣不能窺乎大君之心而能驗乎大君之迹故必去之乃始信其能解者其術要也故周公曰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而孔子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人主亦安所藉口哉

讀損

損者泰之變也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

之陰僅損其一而世道已非泰矣民本瘠君本肥而損以益之是何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哉雖然未可一律論也朝廷有不得已之事大君有不得已之心此不得已之心見信於民則有愛惜乎君之意即重斂之後而若見為少取焉此不得已之心自信于已則有愛惜乎民之意即重困之後而若不忍為多取焉然內有不得已之心必外形為不得已之事然後民信之而不以為欺是故祭祀所損幾何乃心藉以

主經讀

易經

美

讀益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謂之曰上下下則非移開闢之粟而適為騰湧者矣則非付銅墨之手而恣其侵漁者矣
利有攸往此人所自慶也然惟有中正之德與期當厄故耳夫與期當厄而後知天下事不足

圖已涉川且可况彼往之利而已乎至此而水
道乃行乃者遲之之辭人主俾有濟險之才然
非得人心能自振哉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中正之說也國貧而益民
富而益是間益之道而誤焉者爾

莫益之偏辭也使全言之則有不止是者矣莫
益之偏辭也使他人言之則有不止是者矣

讀夫

夫大也非小也去其丁而大全矣夫夫也去其

五經讀

湯經

聖

一而夫全矣不曰決而曰夫者惡之類偶者
居其旁也又取快之義已焉壯之後即宜受之
以火而迂回數卦乃及者非非所以決小人也
故曰健而悅決而和

壯與夫爻皆稱壯稱羊稱趾夫即五畫之壯也
九二兩濡九五莧陸夫三月之卦兩濡既降莧
陸以生故象焉然二爻亦感于陰氣矣俱稱夫
夫替其決也

讀姤

夫與姤僅隔一乾耳故夫之後受之以姤焉
姤生午中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故曰
品物咸章天時同何惡焉且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人事又復如此矣然不能禁一陰之不生微
乎微乎危乎危乎

姤過也不曰過者不專在過而已夫女至于為
后極矣始遇之初已具此爾姤八月異方也其
道能入人第知柔抑知其壯也哉

夙者遇物者也小人在內為主君子在外為客

五經讀

湯經

聖

故曰賓
先小而後大者瓜是也無所制之則俄為避俄
為否至于剥至于坤而後已

讀萃

用二簋而亦可以享君子是之然益時與損時
異也見大人而欲速其功君子非之然萃世與
亂世異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信也夫
萃時之所尚者文事然文事必有武備萃時之
所幸者外寧然外寧必有內憂是故萃固是以

天下之豫乃擊柝之政不可弛也萃或至伏
不除與

讀升

晉明已由地上者也升木方生于地中者也晉
上為離二陽已進升下為巽二陽方登
離盡卯中巽離于午坤極于子子午卯酉四拱
之位巽之至于離也徑乾兌其途逆且又遺坤
也徑坎艮其途順而又道出于坤挾坤行于震

五經讀

易經

聖

復之墟是謂南征巽木不宜向南而南征何也
南吾子也于坤為母利莫大焉
寒暑之變至于流金礪石而人不以為病者其
變者微也使二者之變相尋而押至則人之死
久矣木之生于地中也其高至于凌雲于霄然
人未有見其積之倪者斯其所為順與順者微
之說也不然其不為桑穀而人爭怪之哉

讀困

升之後為困言不常升也升者木升也上

水木將安托焉木之為君子也仁也木之濟川
也才也今也水下漏則本枯水下泛則本腐而
木氣盡矣故困之為義也木見囚也

兌正秋坎正冬困在西北之交金氣剋木而冬
益嚴焉故木不得氣而衰君子不得氣而困上
六猶有葛藟秋初也六三木之花葉盡落存者
物之刺焉已爾秋深也初六其木童矣疾用無
枝則大冬也時事若此君子尚可以有為也哉
即君子尚可以有言也哉

五經讀

易經

聖

讀井

巽何以兩已在上已火陽也二已二陽也下共
井也一陰巽乎二陽之下天下之陰更無有陰
于井者矣巽何以象木木者少陽之象二陽在
上為木之幹其根入水而液之蓋木生于水已
焉上坎何也坎者土之欠者也實其上而為丘
欠其下而為坎

改邑不改井何也曰序曰校曰庠教人之政具
而畫一之養不異焉曰貢曰助曰藉養人之政

其而什一之意不異焉

讀革

已日乃乎言革道之難也誠元亨誠利貞而不信之悔乃亡蓋卦內有文明之德而不妄革外有和悅之氣而不驟革則有所革皆大通而得其正豈猶有不信者哉而悔不亡乎悔不信之悔也朱子已如此解迺復曰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可謂盡蛇添足者也睽離上兌下水火猶有序也中上少下二女猶有序也至革而水上火下矣少上中下矣此其所為氣相息情不相得視睽抑有甚焉者歟

五經讀

易經

雷

讀鼎

胡雙湖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願非鼎是也願則象在卦先非鼎則象在卦後卦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于卦者乎鼎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馬坎豕坤牛兌羊離雉龜鼈之屬皆足充也

之實而成致養之功其言其精而無以難也然亦未核焉乾兌之金安在乎兌水安在乎乾馬坎豕坤牛兌羊安在乎

金鉉者五也玉鉉者上也金可以尅木宜居巽體夫玉火三日夜而色不變精之至矣非若金之畏火者也故宜居離體也

讀震

震長子也乾之子未有長于震者矣主祭而託以守宗廟社稷非恐懼之心必不能以致寧靜焉能勝任愉快乎震東方也故從辰震乘雲者也故從兩

五經讀

易經

雷

讀艮

艮止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似乎淫于老氏之虛無矣頑空矣繼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後知其所止者未始不應也其所應者未始相與也能如是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明乎不如是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又豈能免于咎哉

不失其時而已外未嘗廢應也不出其位而已

內未嘗廢思也此聖學之宗旨也

六四艮其身象口止諸躬一字不別解蓋周公

之言孔子深服之也一艮身而心意知總是矣

一艮身而家國天下總是矣故艮其身之外別

無工夫艮其身之外別無解索

讀漸

漸水也詩曰漸車維裳水盈科而後行故取義

五經讀 易經

聖

焉鴻水鳥與漸政協

艮山也于也磐也陸也猶卑也巽風也乘風而

飛則已在木矣則已在陵矣則已在遠矣

婦孕不育已交也婦三歲不孕未交也未交可

言也已交不可言也

讀歸妹

帝乙歸妹矣而且可以致有祉之元吉者何也

德盛故也故有女壯而不可取者始之遇也有

女德之壯而不可以不取者月之望也然則女

王之係歸妹貞凶无攸利者非姝之真不可歸

也夫使妹之必不可歸也將大員上充大方下

孤而所合之道廢生化之途窒女無所終人無

所始抑何以妙天地之大義而成人道之大倫

乎而不然也則聖人政不嫌于妹之歸也然征

凶无咎之戒何居辟者曰兌之少女從震之長

男此為非宜室嗟大過之戒不曰老夫得其女

妻乎而猶能成生育之功乎且非止而悅即成

之少女少男亦何吉亨之與有故知歸妹之所

五經讀 易經

聖

以為歸妹者端山悅以動耳巽可包麗可吠桑

間可期復闢可望始以欲而忘禮終以變而成

悍始至柔乘剛而後知弊之一至于此抑知君

子固已發見而為是征凶无攸利之戒乎哉

讀豐

六二疾在皮膚者劑以苦口之藥立有起色矣

乃有非鬼非疾惑以喪志其症為疑其疾在勝

理膏肓之開藥石之所不能達砭灸之所不能

入將奈何曰此其蔽錮甚矣不利補其袞闕而

利發其中藏此其通達難矣不利發以形色而利發以精意蓋若治病狂者然露之而使求求饑之而使求食變其念慮正其心志庶幾哉其有瘳乎

九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吾悲明夷之世夷左股入左腹謂君臣之義無當然猶寬其為明夷之世也不虞當豐之時抑又甚焉右肱一折致大臣以不用終此必有任其咎者矣

五經讀本易經

哭

讀旅

旅之為義固為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然不盡此也艮上一陽本宜歸乾而僑居于坤離中一陰本宜歸坤而僑居于乾斯其所為旅乎由火賁何以不言旅旅先艮尊陽也離陽艮陰先艮以為尊陽何也旅取孤焉離孤陰艮孤陽義各有當焉其兌一陰坎一陽各僑居其位而不放以言旅何也兌一陰見乎外不勝喜悅焉旅無是也坎一陽陷于中不勝田

楚焉旅無是也旅人剛則止于外者也艮似之旅人柔則依于人者也離似之是故旅之為義精矣

讀巽

巽才弱者也與心虛者也其得小亨利有攸往者利見大人之故乎夫大人所謂剛與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吾誠才弱也則不敢與者半不與者半也夫其小亨利有攸往者獨恃此耳

九五繇辭略與蠱同何也與體也巽而未止故

五經讀本易經

哭

不必辛但丁癸之而已庚之義何居變其順習之意也乎

均一巽在牀下耳可于九二不可于上九者何若剝則聖襲則凡合則謀離則媚故斷之不可以已也自斷而已不必隨人自斷而已不必過

讀兌

感去心為成說去言為兌

兌上為八兌下為九隆一而已少也陽二又在

下焉老也建疾行師之事非澤不能順天應人
之事非說不能革何以亦稱之革命之舉在革
之四五上也夫獨非兌也乎

朋友切切惻惻兌何以利于講習也哉剛中而
柔外非友誼與且兌二陽一陰也故夫子曰朋
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吾易之曰朋友切切惻
惻怡怡如也以應二陽一陰之義

讀渙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帝立廟此合散第一義

五經讀易經

五

也夫闢丘方澤之儀榦楸几筵之設不下他人
而獨于人主何也匹夫無迎接兩間之氣脉亦
無承藉百世之流光然不于他日而獨于渙時
何也亂世久缺乎升中告皮之俸觀亦久虛乎
清廟駿奔之曠典夫風行水上亦天下之至文
也兩者一舉豈不煥乎其有文章也哉

讀節

節物之瘠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物感瘠之氣
而生其力自勁非獨以勞之故而已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非也澤雖隘而猶
愈于山乎澤與水皆水也其勢易濫而踰于則
故以節戒之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未盡也始合天下
之渙物力不可以不約士風不可以不培也

讀中孚

節義信義無以擇矣且衣食足而禮義興又古
人制為符節以通信已焉玉以為節而孚尹勿
達信也故節之後又受之以中孚

五經讀易經

五

不曰信而曰中孚者何也中實中虛皆有中義
焉
乾天也通中外皆實至信矣而兌巽二卦夾之
應天也夫

讀小過

小人之才雖大宜謹也小人之才雖小宜謹也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柔懦居中英才補外合
之而見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
審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辭也以小過之卦當

尊位其于畜天下亦若是而已
上經大過而受之坎離下經小過而受之既未
濟非大過之才不足平坎仰小過之才可以處
既濟

讀既濟

度其輪濡其尾未濟分言之既濟合言之既濟
固不謹凜于未濟也乎

高宗伐鬼方既濟未濟俱有之何也既濟重富
強之餘也未濟憤陵夷之積也故一憂其備一

五經讀

易經

卷二

慶其賞

讀未濟

離已有所麗矣未濟有待焉爾也此上下經之
別也然人情有所麗則安無所麗則天下之人
振發激厲以馳騁其未盡之才而不自衰止其
來也不及乎離吾不知爾也為勝乎離吾亦不
知爾也

讀繫辭上

易之生也其起于太極乎數以此推象于

象者自尊卑以降男女成行布滿天地凡有形
而無氣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覺
皆受男女之名皆取天地之氣而易其焉天地
生男女者也男女生易者也天地大男女者也

蠖飛蠕動小男女者也大男女生小男女小男
女之中人處一焉而小之中最靈夫天地
生衆男女而其理不易不簡則物之生者亦太
稷矣物之生者無幾則易理不備物之生者大
授則易理不待天地生物之氣無難與煩也

五經讀

易經

卷二

天地生物之理又無難與煩也故物得之而為
物人得之而為人物物具天地人人具天地天
者人之心也地者人之身也天易而地簡心易
而身簡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變通之謂事其
義亦若斯已焉賢人之德明乎非異端之德也
異端之德不可久者也賢人之業明乎非異端
之業也異端之業不可大者也蠖飛蠕動俱受
天地之氣之理而不足與天地參明乎其易
理為已瑣矣夫易辭者又大人之所其

作之也因象而係之象之變化于六虛也行乎自然迫乎不得不然有至數焉有至理焉而因以設辭也為不虛矣雖君子居而安者即為易之序樂而玩者即為爻之辭然猶必觀象不已而繼之玩辭觀變不已而繼之玩占然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况其每下者乎則置辭者也故易者聖人務重已焉重辭之謂也夫辭文王有焉周公有所焉因乎先天之所有而佐乎先天之所不及先天之變位也列貴賤者存乎此爾先

五經讀

易經

書

天之象卦也齊大小者存乎此爾其他非所及也至于辨吉凶則存乎得失之辭憂悔吝則存乎辨別之辭震无咎則存乎悔悟之辭卦有小大其故也合辭有險易其故也彰辭也各指其所之已焉其因之也其佐之也而已矣宇宙有三大理性命也宇宙又有三大天地易也用天地者用易也用易者用我也窮理盡性至命如是而已一陰一陽分之也一陰一陽運之也為繼為成爲仁爲智爲用爲業爲德爲乾爲坤爲

占為事其兩在而不測也顧非道也歟哉河圖之數聖人取之以象易非一定不可更易者也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自然也數亦自然矣三偶三奇兩偶一奇兩奇一偶為四象固然然三用全四用半不借扶抑之義以附合六七八九也哉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抑又甚焉顧神理忘洩河何以圖也伏羲畫易其氣餘有以取之是不偶焉耳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總

五經讀

易經

書

而究之猶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已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變生木八化成之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變生土十化成之天地至尊之氣始于微水之生者生爾土之成者成爾其餘生之者成之者也成之者生之者也水者大生火者大成有後顯二機無彼此二體蓋物從微而至著得煖氣而後質成物從成而至堅得氣而後肉附其成變化其行鬼神也夫尚

象尚變尚占以其至精也至變也何以至精至變以其至神也自然而然而之理故至精而極深以通天下之志自然而然而之數故至變而研幾以成天下之務自然而然而之理數故至精至變不疾不行安坐而遂知天下之物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四也二而已矣至精與至變也一而已矣至神也聖人不得已而設著也民愚焉爾也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三物俱

五經讀

易經

至

亟著抑甚焉夫使天下之人盡如聖人洗心退藏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聰明容知神武不殺即辭無所川之況著也賦而不然也明于天之道既知神物之必典察士民之故又知神物之當興於是聖人齋戒神明其德即天地闔闔所生凡象形器之物制為之法令民用焉而不自知不然太極即生兩儀兩儀即生四象四象即生八卦八卦即定吉凶吉凶即生大業其何足以令人探願索隱鈞深致遠以定吉凶以成盛衰

也哉是故著龜獨得並大于天地之間而以神物稱蓋易之四象所以示也繫辭所以告也吉凶所以斷也是故著蓋若斯之重矣神明之人非有所倚者也作易與學易俱準焉先天聖人立象而天下之事生人之故畢矣彼非有所斷知其為已罄之者也彼非有所斷知其為有闕之者也故一象之立也深言之其形而上者謂之道乃自其粗而觀第一形下之器而已然所謂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事業舉積此矣雖未之為顧已緼而包焉夫下愚之人觀象不足繼之觀爻觀爻不足繼之通變聖人不得已而徇之至神明之人與作易之聖心一而已矣即盡意之象且贊焉抑焉事乎紛紛也

繫辭下

聖人生天下之情則見乎辭矣然辭非已造之者也八卦成列而象在中因而重之而爻在中剛柔相推而變在中然後其辭繫焉而因以命

人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迺辭固已備之已焉。夫剛柔立本而變通趨時，非凶即吉，非吉即凶，貞勝而未有以已也。蓋天下之動貞乎一而已矣。持易簡之理以擬爻象，持至一之理以準不齊。因其趨時得失之故而繫以吉凶之辭，令卜筮者見之而神趨避，嗟聖人生天下之情不于此可見也。哉學之爲言效也，古之聖人無學效之而已。後世之效效人也，古聖人之效效天效地也。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世文字之祖立焉，可效也。鮮食粒食，懋遷有無化居而日中爲市也，事之可效也。然世積而天道出其中矣，人事亦出其中矣。區區焉見以爲文于前世而後，乃更以爲質也。于是聖人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衣裳之主立而萬國通也，木在水上效之而舟楫通下動上說效之而險遠通效其豫而人無暴客之害，效其下止上動而人有精食之利。衛

五經讀

易經

卷

而效朕也，藏身而效壯也，送死而效大過也。治祭而效夫也，聖人效易，後人效聖人，相效未有以已也。夫古之聖人效天地以作易，而生人之用備焉。立象盡意，豈獨一爻辭變通已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爻未而已也，十一爻繼之十一爻未已也。九卦繼之，然不能盡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均一人也，未學易之先一人焉，既學易之後一人焉。知有懼之者矣，重易之謂也。均一易也，有當其見易而若存焉，有當其去易而若亡焉。知必有自懼者矣，重人之謂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學易有要焉，本之象之原始要終，以求其質。廣之六爻之時物，以大其規，助之始焉，以審其端。循之末焉，以要其止。參之中四爻焉，以盡其變。由斯術也不出戶而知天道，地道人道矣。夫道之生也，受人情之所必趨而不能自己。夫人心有靈，世故有積，故不能即于而安于，故其變動而相交也。勢也交，然後有等級，而父子君臣之

五經讀

易經

卷

名起焉其彬彬相雜抑何文也哉夫無文物而天下之故多矣然有文物而天下之故亦多矣相保相愛亦復相戕相賊者始慨天下之生之已久而禮爲忠信之薄也是道之所爲始終也而易實準之道有變動而生爻爻有等而生物物相雜而生文文不當而生吉凶聖人於其中多危辭誠視于世道之變已焉由斯以譚易所具之世道爲已劇矣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五經讀

易經

李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一切俱生自非知險知阻之聖人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知系知剛知微知彰未有不困于世道之險阻者矣是故聖人作易而先天微其事後天闢其辭于以推本人情之變追原喪亡之由然後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已焉故聖人之作易也依世道之變而慮之者也

讀說卦傳

著者幽贊神明者也聖人還以幽贊神明生之

參天兩地之數而倚數非天之參數地之兩數皆倚此著而起著不能起數數起于河圖耳河圖攷之體著數之用然則何居乎參天兩地而倚致蓋天數本三地數本兩有著卽知其參與兩若參天兩地然倚數者麗乎數也言不自爲數也

易逆數也以橫圖而衡圖圖也天下之數未有不逆者也不逆則不能生

萬物皆相見何也因繁齊也不齊有不能相見

五經讀

易經

李

者矣

致役乎坤臣道也萬物皆致養焉母道也

乾居西北何嫌陽微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此

言戰不言血何也乾之戰未劬也

勞者不勞也勞息之義若勞矣惡乎萬物之所

歸也

神於穆之宰攝萬物之命而無其迹故曰妙萬

物而爲言去乾坤不言乾坤司神者也夫乾坤

司神豈有爲哉賴六子焉爾六子之材天下之

練材也動有雷撓有風燥有火乾坤不自始有
為始之者矣說有澤潤有水終始有良乾坤不
自終有為終之者矣水與火雷與風山與澤分
職以襄造化之功為相建為不悖為通氣同寅
以調玄工之治其曰然後能變化既或萬物言
神非六子不辨也

五經讀 書經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總論

讀古史也所以紀言而錯以事與春秋備史二
體焉春秋擬綱而書擬目春秋一代一國事耳
二百四十年法極簡嚴然文成數萬書自唐曆
周且二千年稱日而詳而文歷歷也且周書為
多而四代不半何居古史質矣抑歷世綿遠多
耗缺歟又或簡其闕道格言而存之而刪繁蕪
五經讀 書經總論
也斷自唐虞何也歐文忠公以為孔子所受書
斷自唐虞欲益焉而無由益也近代鄧潛谷氏
以為前代荒忽不可放而原則又以為斷自唐
虞者成於尼父之意然歟否歟夫孟子謂堯以
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獨舉
皋陶為已憂獨舉皋陶與舜禹並似一時不及
於簡之辭然舜之欲禪禹禹獨舉皋陶自代則
當時朝臣之所推者可知已序禹謨著代也序
稷契謨商周所從始也序皋陶謨所以明虞

自禹而外其賢莫臯若也其粵若稽古之文與
三帝大禹不殊甚矣臯之賢史之贊臯之烈也
禹之功大於治水因畫疆定賦焉是禹之聖與
神與禹之所以王也故虞世之事而附為夏書
以禹之明德鉅功肉未及寒而有扈叛君子以
人心為已感矣有扈之殺其誓之辭斷斷如君
子以世變為已感矣再一傳而賊羿射天遂太
康而立仲康此與莽操之世何其行義和之
征稍能見武此適促其忘耳高貴鄉公之不免

五經讀本

書經總論

七

子載一揆易在其不然也國統中絕少康嗣興
而書無聞焉豈遂奄奄不振乎桀不登大亂之
數觀民心之不病與湯心之自慙則桀惡未有
所至可知也故他時武數紂曰惟受罪浮於桀
意桀於紂不浮則伐之者於武浮矣湯不邇牒
色不殖貨利兼弱攻昧取亂侮匹此其人豈以
人臣自終者哉苗莠粟稅之勞必不兩存湯不
伐桀則桀殺湯湯割正桀雖為百姓請命亦以
自救也數桀之辭究不待不爾天下之人未可

以虛離誣也雖然天不生伊尹夏不亾矣天不
生伊尹商不世矣嗣子之顛覆仲虺不能制而
尹制之非尹之忠獨盛尹之威德為甲之所畏
與朝野之所服也久矣狎於不順幸未久耳久
則尹之身且不保而能及商之存亾哉尹告老
而歸尹之心猶震悸而不寧臣罔以寵利居戎
功於平居序事論理之中默露退休之意以明
志而安王尹之心苦尹之心亦懼矣然所為誨
誠者諄諄焉去而不忘老而不棄此所謂成有

五經讀本

書經總論

三

一德與盤庚遷都而為大家所格以險膚之言
惑其眾使不適有居罪大矣然既遷而委曲回
讓曰各非敢違卜用弘茲責噫此商道所為忠
厚而高祥所為久長歟朕及篤敬所謂腹心之
臣預幾密者也既事而後稱之所以防失臣之
懼已焉高宗有隱德焉居喪不言其言氣甚深
其行徑甚惟三年中默求良弼而假諸天帝之
夢以神之不謀父兄一旦爰立而位于尊得
臣之上代鬼方面商道中與有特廟焉前代

有稱高稱宗者其有廟號自高宗昉也然彤口
豐琬獨祖已訓諫豈是時傳說已不在與商有
世臣伊尹之後有伊陟焉祖已之後有祖伊焉
二祖皆能以格言翹君紂不能容比干而能容
祖伊昏暴之性無常適遭其難而已矣夫三臣
仁則仁矣然其酬答雖哀惻而非有異人大度
之舉夫宗臣國重君輕能以義正焉以義正焉
其可也微子未必無微意以探二師之旨而顧
以尋常酬之智不逮權不足矣我不顧行遁似
五經讀書經總論 甲

後世有行之者矣武成知周弱矣一戰力未深
也而遂勝商既戰時未久也而遂歸獸於始事
乎見之矣箕子於道極與矣武王得天下於商
併其道統而得之封王海外示不敢臣抑用以
防變也旅葵見夷夏之防焉金縢見天人之感
焉讀大誥而知周之大臣之不足倚也微周公
而武庚諸人豈復有所憚哉康誥哀痛惻怛委
曲周至洛誥梓材繼之以孟侯填紂之故都而
告語懇懇如此蓋思變遺風防反側矣祿父之
五經讀書經總論 五

蔡仲之命而知大臣之治罪淺矣立政而所論
者官也周官而所論者政也人與法相駁而行
也君陳以孝行受職蓋欲以柔道治之夫承大
聖之後豈易為力而卒以克和狎也此君陳所
為行也畢公元臣何不見命而顧以君陳先之
東職雖重而論道輔微之地畢公宜不得離君
陳或遊始念保釐重地強公一行耳顧命可謂
能終矣康王之誥可謂能始矣一穆王也書凡
三見君牙醇乎先王之誥矣則命憂思深長預
五經讀 書經總論 木
為之戒而車轍馬跡不免焉卒之海內虛耗作
刑以誥四方夫文武之明德顯功周公以元聖
佐之去成康之世幾何昭王遂南征之不復而
穆王見於書者如此文侯之命駸駸矣甚矣周
衰之遽也文侯之命王事之終伯事之始也又
王書之終伯書之始也次此而列國矣費誓秦
誓何居乎而附之周同姓之國晉為親不兢
而秦與秦典而周代矣故書始自堯舜之二典
而終於秦誓公風作將泚六合豈聖人罔已知

也夫

虞書

讀堯典

天時至而人事起聖人所以先人時之授天道
遠而人道迤聖人所以絕天地之道
三代以下無民焉而唐虞獨直之故二典有敬
授之文三代以下無天焉而唐虞獨敬之故四
官謹欽若之命
折因夷嶼酌民事之宜華章琬龍順時物之變

五經讀

書經

七

聖父難為子而况啓明之子聖君難為臣而况
庸違之臣
棄頑子以授舜之賢飭愛女以稽舜之實
夫人有亂天下之才不若其愚夫人有公天下
之心不必其子
朱之才不後于堯而卒不能享其父之神器鯀
之才不下于禹而卒不能望其子之後塵
知鯀之兇族而猶狗門笱之請聖人所以重
才知舜之蒸又而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

天下

先之以五典次之以百揆終之以四門雖以聖明之世猶存兢進之防五典以試其從百揆以試其效四門以試其和雖以觀刑之餘猶存稽實之意

讀舜典

舜本備人倫之變故試五典以觀其能舜本起歷山之耕故納大麓以觀其氣

天之試舜不後于堯故風雷之變猶然觀刑之

五經讀

書經

八

心舜之事天不后于親故弗迷之神猶然蒸又

文章已闢于二典而一詢一考唐虞特重言行

之科征伐不始于三代而嬪之君之唐虞特開

授禪之事

受終之後而先七政之齊似有易嗣之事肆類之後而先四書之觀似有更易之錄

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五歲巡守焉而已不以爲勞古者之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五

歲巡守焉而民不以爲病

聖人以巡守禮諸侯故獄分勤而情義爲聖人以巡守習天下故耳目遍而精神通

讀大禹謨

封禪者聖人用之於疆理而後世七十二君之說且藉口于封禪罰贖者聖人用之于學官而後世三千餘篇之煩且濫觴于宮暴

司徒秩宗之官後世合而爲一而唐虞分之見古人重教之意司寇司馬之官後世分而爲二

五經讀

書經

九

而唐虞合之見古人輕刑之心

小獄陳于狴狴治姦軌大獄陳于原野治蠻夷

聖人之治及於其細故山林藪澤與教養之政並行聖人之官因於其能故朱虎熊羆與鳥獸

之司相令

天地人者帝王之祀故分不好於庶人寅且清者曾孫之虞乃責併通之臣下

樂之道不能行於家而封豕先豨胄子之教樂之道不能行於國而丹朱政犯倣虐之科

讀臯陶

舜之羣下自禹而外無踰於臯陶而卒不王者
歷於文命之賢舜之五臣相遜而王獨至於臯
陶而卒不王者壞於明刑之報

禹疇未衍而元龜已用於虞朝夏建未開而月
正已書於舜典

招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深於易十
羽之舞七旬而三苗格焉伯益又深於兵

讀益稷

五經讀

書經

十一

敦典庸禮而木之天天子無權焉聰明明威而
木之民仰天亦無權焉

商日相承而物麗焉于是乎有網罟之利願中
有物而市合焉于是乎有交易之利

康衢之謠堯時之國風也而關雎以下無及焉
音起之歌虞時之雅詩也而鹿鳴以下無及焉

夏書

讀禹貢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歸乎上之

禹貢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出乎下之化也

冀州一而臨虜所以制夷且可資其士馬之雄
冀州三而距河所以扼險且可因其轉輸之利

先敘冀州尊帝京不言疆域大一統
九州之水充青為甚故先及之九州之水梁雍

為緩故後及之
古之帝王崛起朔代為多故西北已盡於沙黑

而東南不極於荆揚古之帝王疆理西北為密
故青兗並處乎一方而荆揚獨哀乎萬里

五經讀

書經

十一

夷狄之水入而為患中國者黃河也中國之水
出而叛為夷狄者黑水也

西北無水泉故黃河萬里而小東南無禹跡故
敷淺諸地而差

羽毛齒革僅為荆楚之材包匭菁茅不入天下
之貢

橘柚待錫而貢者聖王不欲極口腹之奇大龜
待錫而貢者天地不數生神明之物

金者五材之用而荆與揚俱有之吳楚所以獨

勁于天下者一箭之任而荆與梁俱有之肅
慎何為獨貢于春秋

萬物隨乎帝故冀州生齒獨繁而賦居上萬物
祭於黃故雍州土壤極宜而田居上

徐州東矣而土之五色似制天地之總雍州西
矣而土之色黃似得天地之中

九州之水河為長其既道得九焉西北之老數
也九州之水江為大其既道得九焉東南之老

數也
五經讀 書經 三

揚州之田最下而後世仰其財賦揚州之地無
桑而後世藉其衣被

黑水者數之可推也弱水者數之不可推也
中國無久合之端長江已以分南北天地無百

全之利弱水不以限華夷
苗民之種三危是遷聖人黜其頑棄其族于羌

夷夷翟之聞苗民之性萬世不變天地濟其好
昌其種于虞夏商周之上

河怒而不敗者岍岐諸山制之也河悍而不決

者單懷乎地驕之也

中原有弱水之經華夏且阻聲教焉河水無積
石之險夷狄且乘舟楫焉

狐狸織皮雖聖人而不嫌胡服之事易鼠同穴
雖聖經而若同誌惟之書

河分而為九聖人不與河爭權河分而為九聖
人不與河爭地

河水之性決水之最勢猛者也沈水之性下水
之最巧黠者也

五經讀 書經 三

古之天子臣僚省而管衛少故無千里之轉輸
古之役民近者數而遠者勞故有居中之服作

古之大夫內承天子而外事諸侯古之諸侯內
衛王都而外控夷狄

聖人不專天下之利故五百里而外盡捐以予
諸侯聖人不盡天下之利故一千五百里而外

半棄而為夷狄
聖人文教介於五服之中聖人聲教暨於四海
之內

中國而以夷狄待之不足病聖人之既漸被所施已解夷蠻之辯而冠裳之罪人而以夷狄棄之不足病聖人之殘聲教所訖已肉流放之骨而收復之

洛者天地之中故神龜出焉九者陽數之極故大龜出焉

龍馬獻圖而九州不聞貢著之文神龜獻書而九江迺剝納錫之例

讀其誓

五經讀

書經

十四

自唐堯以來一百五十餘年無叛逆之諸侯有之自有扈始自唐堯以來一百五十餘年無接戰之諸侯有之亦自有扈始

授禪之後一變而傳于世讓之後一變而爭兵夏啓復舞兩階之于有扈已移九州之鼎

兵制備於夏車戰徵於啓

有苗之罪止于弗辜其禍小故禹誓師之辭舒

有扈之舉志在革命其禍大故啓誓師之辭厲

禹以神起而有武功故其後屢蹶而後履歷

兵王而修文德故其後再傳而遂弱

啓於天下為世及焉有扈不達權變之理而稱

兵啓於東宮有潛德焉有扈蔑為中庸之資而

舉事

啓習為兵者也故承國大喪之後而應之甚訟

啓精于兵者也故變父寬和之制而勒之甚嚴

讀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無一語及君者見深厚之意五子之

歌無一語及君者畏強暴之威

五經讀

書經

十五

奸雄舉事必有所伺而動焉其廢太康者所以

曰天下之心奸雄移鼎必有先所立而輔之其

策少康者所以收天下之望

御母者五子之奇計以母后之命廢之所以成

朝廷之尊而後邪謀奪命歌者亦五子之奇計

以哀痛之辭傳之卽以當罪已之詔而後衆怨

銷

有五子留後羿之讒不敢發可謂失之東隅

有五子罪已昇之望所以不成可謂收之桑榆

屈窮之間叛者九起二康之際亂者數世

昇於始事之時乘數而動小人而有英雄之才昇於集事之後肆志而嬉小人而無英雄之度

讀亂征

桓公使蔡所以孤楚之籓離胤戾伐義和所以尊昇之羽翼

桓公不敢正言楚之罪者畏楚之強胤戾不敢正言義和之罪者畏昇之強

季秋者剝卦之交陽最微而食焉屏主不振之

五經讀

書經

七

象房宿者大火之火陽最盛而食焉強臣不戢之象

警奏鼓所以責羣陰明陰不可以戰陽警奏鼓所以責上公明臣不可以抗主

玩日食月朔之意胤戾之託語甚微玩渠魁脇從之詞義和之造謀已著

義和知天象者也或逆探分閭之事而用自結於昇義和不知天象者也既明知反正之舉而

為自絕於夏

商書

讀湯誓

湯之辭簡武之辭繁湯之數桀其辭溫潤而不傷武之數紂其辭刻厲而不蓄湯不稱先德其辭敏武稱先德其辭誇湯不斥言桀之名其辭恭武斥紂之名其辭倨湯不諱我後不恤之事其辭明白而坦易武直書百姓有過之語其辭文致而鋪張

桀之惡不必如紂故其身不登大亂之數湯之

五經讀

書經

七

事更自於武故其後因無多方之擾

讀仲虺之誥

放伐之事至湯而慙至武而光思舊之民於周為頑於商為義

湯不得不伐桀不伐不能以自全武可以不伐殷不伐不失作兩伯

以一童子何葛以一葛激天下合之而是聖人之仁毫以伐怨四方又以不伐怨合之而是聖

人之二

湯之不邈不殖其賢適所以見忘文之爲臺爲
沼其後乃所以自玷

夏之亡無一義士焉殷之興無一頑民焉

讀湯詁

舜曰中湯曰秉世代傳聖賢之學湯曰秉尹曰

一君臣聞性命之微

仲虺已足相湯而更求伊尹伊尹必非安坐者

也周公已足相周而更求太公太公必非安坐

者也

五經讀

太

降秉之吉上接乎虞廷降秉之學下傳于箕子

伯虺可爲相而不可爲將太公可爲將而不可

爲相

伊尹周公俱有元聖之實而尹獨受其名伊尹

周公俱有任天下之事而尹獨專其號

曰帝曰性曰敵中庸之宗旨已發而子思似接

其傳曰虎曰水曰淵戰兢之韻致宛然而詩人

特襲其語

讀伊訓

神武者不殺者也禹之舞格以之聖武者殺以
止殺者也湯之布昭有之

明明我祖僅寄五子之哀響而無救太康之亡

洋洋聖謨徒煩師保之忠言而莫拯太甲之覆

湯之任勝于武亦勝于尹先以臣而放桀而尹

之任亞于湯勝于周公復以臣而放甲

讀太甲

太甲之才在成王之上而其質絕肖丹朱伊尹

之權在周公之上而其成以無管霍

五經讀

尤

不顯有二人焉湯與文也故道統邈自堯而下

而兩人預之待且有二人焉湯與周公也故道

統斷自禹而下而兩人預之

讀伊訓

伊訓太甲之言諄切似父子平易如叔季太誓

八誥之言其數君父幾於罵其告臣民幾於謔

伊尹防寵利之居召公亦虞天休之至得損之

義焉而欲以家食當二簋伊尹萌告歸之志周

公亦獲明農之心得遞之義焉而欲以管蔡當

二陰

伊尹告歸明知非其時所以安太甲之心其謝弗仰之迹乎周公明農明知非其事所以安成王之心其釋不利之疑乎

時乃日新盤銘之語也任官惟賢材無方之事也

罔使罔事等語儼然出於尹口是尹平日所自樂者匹夫匹婦等語慨然責之君身是尹平日所自任者

五經讀

書經

圭

讀盤庚

大家爲上所愚小民爲大家所愚大家始伏小人之箴大家併侮老成之箴

大家不遷水將攻之大家不遷小民將攻之

微禹而天下魚微盤庚而一國魚

大家以救民遷徙之勞爲積德盤庚以致民安

享之實爲積德

傲康險虐所以破其隱祖父鬼神所以動其心

大家爲方燎之不撲滅之所以念神后之勞

王室爲將顛之木卒由葉之所以復高祖之德

時以正爲善勝國之曆可用焉不必三正地以利爲善勝國之都可居焉不必五遷

殷之遷商婉轉譬解而後大家安周之遷洛婉轉譬解而後多士安

讀說命

天子非工繪事之奇而說之體貌必預傳於傳嚴立譚豈可拜相之時而說之賢能必素訪於河洛

五經讀

書經

圭

其盤必爲亮陰之冢宰而遽奪其權非夢無以神其事其盤已爲舊邸之師臣而遽易之新非帝無以折其心

英雄用人常有思威顛倒之權而不沿其跡故

其盤可舊而傳說亦可新英雄用意或好甲兵

神仙之事而不執于正故鬼方可代而祭祀亦可質

可質

說之相業僅在其盤之下說之受知則在阿衡

之上

生伊尹於桑得伊尹於烹生傳說於版得傳說於夢

讀高宗彤日

雉雖生物也有屯膏不施之象而非也雉宜充
鳴實而雉焉以非其時其應蓋在彤也鳴耳雉
近人也有主人將去之象而非也雉宜入鳴腹
而非耳焉以非其地其應蓋在昵也
君之命在民而壽夭不與焉君之詞又在民而
祈請不與焉

五經讀

書經

圭

讀西伯勘黎

伐葛十一征之漸所以逼夏勘黎五十國之漸
所以逼殷

伐黎者舉西伯之職故紂不得以為罪勘黎者
擬用兵之權故紂不得制其命

紂所以亡者失在邊授西伯之兵文王悔不能
終事殷者失在邊授專征之命

祖伊不言西伯者知無相逼之心祖伊不得不
恐西伯者知有相及之勢

三仁無濟亂之才故坐視西伯之成而不能止
紂有蓋於天下之氣故蔑視勘黎之事而不之
作

紂之暴而能容諫紂之愚而能諫天

讀微子

讀勘黎而後知周德之盛讀微子而後知殷亂
之深

武之數紂以殷敗于女微子之痛紂以殷敗于
酒

五經讀

書經

圭

葛伯食祭祀之牛羊而夏亡殷民食祭祀之犧
牲而殷亡

鬼者民之所甚畏也而于之鬼者殷之所甚畏
也而犯之

效毫之遜者存祀而不效毫之遜者剖心
比干不愛七竅之剖尚為商室之魂箕子雖存

一日之生已作夷地之鬼
紂不忌箕子勸進之事以其屬尊箕子獨委

于存殷之任以其偏近

顛隳之語其情悲自靖之語其識大

伐君之事湯開之後世加于孱弱而無復中伐之遺嚼壁之愛武始之後世肆為屠滅而無復保全之厚

周書

讀秦誓

紂不殺諫臣商開未移也紂不殺諫臣周師未起也

紂能容祖伊而不能容比干日甚之惡也紂不能容比干而併不能容其妻與孕慮患之心也

五經讀

書經

周書

紂之罪浮于桀武之功光于湯

比干剖心猶無憾也而封墓則已戚矣箕子在商猶為囚也而在周則為夷矣

武之誓師三而不移其辭武之數紂三而不殺其語

自古數惡未有如武之繁者可以觀世變矣自古誓師未有如武之複者可以觀世變矣

讀牧誓

自鉅京至孟津數百里而遙凡遲遲進者所以備諸侯之心自孟津至牧野數百里而遙凡六日遂至者所以擊商卒之惰

湯用玄牡見湯無急於得天下之心武乘白旆見武無急於得天下之心

用少擊衆自武王始用夷攻華自武王始

藉八百之君而舉事故周世有封建之禍資差擊之力而成功故周世有夷狄之禍

紂疎忠賢而任勇力之士紂疎骨肉而親人命

五經讀

書經

周書

之人

微盧彭濮之用聖人之權變也不可繼于後四五六七之法聖人之經武也不可格于後

讀武成

湯聿求元聖武既獲仁人

武王疾速進師城下出其不意所以勝紂王余

卒出戰城下衆而不整所以敗

紂不守河而縱之得渡茂其寡也且欲致之戰逸待之也兵法也紂不使飛廉惡來先而

人置之前列愛所親也且驅市人以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兵法也

夷齊叩馬之諫不能以身抗周者權不足也且亦自度其才非在濟亂之列夷齊叩馬之言不及說武立殷者智不逮也且亦設身于武討其後而無可居之功

武成一篇未嘗有退讓不敢遽當於天下之旁武成一篇未嘗有哀矜自歉求助於諸侯之辭

讀洪範

五經讀

書經

美

天之顯道厥類惟彰天之陰騭厥居惟協

天不愛其道不得以其父之故而不授禹箕子不愛其道不得以其君之故而不授武

亥象之學周之得天猶未全也疇來而天已無長物矣土宇之歸周之得殷猶未全也疇來而殷已無長物矣

中國之天官而夷學之郊子也中國之天書而夷存之箕子也

氣與氣相守故五行消而疇來天與人相中故

九疇錫而倫敘

九疇之始天開之而人效之九疇之終人作之而天應之

大衍之數中為母洪範之數中為君

凡物從微而著得暖氣而後質成焉此水火木之序也凡物從成而堅得骨氣而後肉生焉此木金土之序也

凡味皆可造惟其不可造凡味不可造惟其無不可造

五經讀

書經

美

曲直之中官乎酸而兼乎五行之味焉獨鹹絕而不預從革之中官乎辛而合乎西方之干焉獨味即而不能

哲主涉與木之散日之視者同機謀主受與金之收耳之入者同機

其子為光其孫為水故水最微成而為姬散而為土故土最逆

三政之去而兵居先八政之修而師居後

惟是建極而天下之樞深微而不測惟民保極

而天下之勢重固而不搖

歛天下之福易歛一身之福難

皇極之敷言於述則為歌咏於治則為神明皇

極之辨訓於朝廷則為意旨於閭閻則為風俗

洪範一書宏深與衍五十八篇不能及也敷言

一章雅典抑揚三百篇不能及也

著短而龜長象藏而數洩

天地休咎之氣各以其志取之而無不動善氣

相相應之以吉逆氣相應之以凶天地休咎

五經讀

書經

夫

之候各以其量承之而無不齊其德隆者其應

自博其施隘者其徵自狹

牛井之從異而冬夏分箕畢之從異而風雨隨

體生於地精成於天而民莫藏五星之氣在野

象物在人象事而星或昭百姓之文

箕為歛揚之器故主風畢為捕魚之物故主雨

箕木宿而剋中央之土風土氣實為木之妻夫

從妻之所好故多風畢金宿而剋東方之木雨

水氣實為金之妻夫從妻之所好故多雨

五福者修五事之慎六極者悖五事之罰

帝者之世有勅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

讀旅葵

獻葵者自雉自狼之漸受葵者車轍馬跡之微

服食器用示四夷以心之無所貪服食器用示

諸侯以職之無所惰

人君不事外夷而中國安人君不事異物而外

夷安

務實之君不示四夷以欲恐邊彙亦由此而開

五經讀

書經

夫

開創之君不示後世以侈恐子孫且踵此而甚

垂暮之歲豈其功成而生侮玩之心神明之主

豈其自矜而為盛德之累

讀金縢

武王撫周六年而後天下安誰為之周公為之

也成王留公七年而後天下安誰為之周公為

之也

三王不從周公之請而武王殛則成王愈切武

庚祿父之變必不待於數年三王即從周公之

而周公殛則成王益孤武庚祿父之強必不
疲於二載

周公穆卜之請可拒而拒之懼搖人心也固見
忠臣之思周公身代之書不必藏也而藏之先
為已地也似涉智士之謫

三叔之心忠而愚然為其不成也成焉則忠矣
武庚之心孝而闇然亦為其不成也成焉則孝
矣

周公不避而武庚之計成何者成王之疑不解
五經讀 書經 幸

也周公避而不得其所以避而武庚之計亦成
何者成王之勢已孤也

周公居東明託者在破斧之事而實所以剪羽
真於淮夷周公居東人知者為孫膚之情而實
所以察兵變於東夏

武庚不舉事者以事在周公之身公一去而失
其所挾武庚不即舉事者亦以兵在周公之手
公雖去而擅其所資

武庚其先桃蟲也武庚其後鴈鷁也

未敢信公常情也未敢請公非常情也人知其
未敢請者禮親賢之事已篤人不知其未敢請
者懷疑畏之念彌深

公之始即二公不敢信公不然者從中調護其
信噫當不待百執之言公之始即皇天不敢信
公不然者登時發明其風雷當不待二年之後
二公早言焉而成王必有朋姦之疑矣百執事
早言焉而成王必有死黨之疑矣

雷電以風者風狂之微也不宜雷而雷君之威
五經讀 書經 幸

襲矣天之意若曰周之罰為已甚也其應在周
公也大木斯拔者大木國之鎮也不宜拔而拔
君之本搖矣天之意若曰周之基為幾危也其
應亦在周公也

讀大誥

武庚祿父事起舊人已有所格之言武庚祿父
事成舊人必上勸進之牒

周之舊人經職之餘也不謂異事而始則窮端
見矣周之舊人委裘之狂也不謂受命而棄

處分凶矣

從前而言武庚獨忌周公無周公遂無以勤王
從後而言武庚獨惡周公無周公遂無以討賊
勝則為周公敗則為堯錯

民獻十夫不必求諸舊或新以得乎居東之人
民獻十夫不必有其人或借以作乎舊臣之氣
王宮邦君室之語周公顯指者在管蔡而實陰
明乎天下議已之非考豈不可征之語周公顯
指者在邦君而實陰譏乎二公不說之隱

五經讀

三

既取我子伐厥子之說也無毀我室伐厥室之
說也

讀微子之命

崇德象賢蕃王弘祖有祭與焉有喪拜焉

宋之後而有襄公王者之後降為伯而不成為
伯其道降宋之後而有孔子神明之後還為聖
而有加乎聖其道非

微子不置監信其賢微子不置監懲其弊

讀康誥

有庸祇畏顯之意文王之天命所以誕受有怙
和棄咎之効康叔之殷民所以世享

明慎文王之所以為文敬忌康叔之所以法文
衛亂國也宜重典康叔小子也宜輕刑
治商之故地而即用商者則人服其不私罰殷
之有罪而即用殷弊則人安其不刻

讀酒誥

酒者先王用之引氣而達神後世乃移而適口
酒者先王用之輔疾而養老而後世乃移而合

五經讀

三

歡合歡不足而為沉酒沉酒不足而為湑醕
聖人以志持氣故酒之嘉而令儀衆人以欲敗
度故酒之流而生禍

王者愛用物則國自富小民愛土物則俗自厚
善事天者不以腥聞而以馨聞善觀古者不以
水監而人以人監

武作抑戒誥之遺也循以色入酒之變也

讀梓材

敬忌可以用刑敬勞可以寬刑

小民小臣無君父之通而下之鬱多矣殺人屋
人無寬宥之條而下之寬多矣

衛事多詰語者為朝歌之故也衛語多寬縱者
亦為朝歌之故也朝歌之俗地浮而氣靡朝歌
之人染紉深而思尚亦深

讀名語

關中之地得形勢之固洛陽之地得天地之中
引羌蜀則宜都周控中原則宜都洛

關中有險可乘洛陽有水可漕

五經讀

書經

書

管洛而朝貢得中故成康之間受其利營洛而
子孫思東故平厲之間受其弊

三苗不敘而虞治為大同庶殷不作而周治為
大同

多哲王在天不能救子孫之敗一婦子顛天遂
足累君父之人

禘天永命之章在誠民禘天永命之端在初服

讀洛語

秩無文所以仁鬼神記功宗所以勸忠義

隨國承家為師之終悼宗將禮為洛之始

周公特受成王二齒而天下不以為後周公專
制中土七年而天下不以為疑

二齒之錫所以重周公之權也惟告周公其後
亦所以重周公之權也天下疑周公被誇之事
而成王故重之以釋其惑天下畏周公威名之
素而成王故重之以降其勢

讀多士

遷頑民朝歌宜無富庶之閭閻遷頑民洛陽宜

多暴棄之子弟

武庚之叛者痛宗國之遂亾多士之擾者憤殷
氏之失職

頑民宜投遠裔而遷之中土周之仁也亦恐其
與淮夷合也頑民宜遷而錮之而乃欲馴而用
之周之厚也亦恐其借寇淮名也

讀無逸

子齒去角子翼兩足天之道也無逸則造天下
之福惜一身之福所以能永年遊水不腐尸

不蠹物之理也無逸則精氣勞而不滯筋骨運而日堅所以能永年

周世以農起故后稷之後而為文王之康田周世以農訓故幽風之後而為無逸之稼穡

農則其國富其俗厚故岐周用以取天下農則其理極其道文故周八用以頌后稷

讀君奭

偶我在豈言猶在耳奭去而王孤矣豈同被遺命之意襄我二人言亦猶在耳奭去而公單矣

五經讀

書經

卷

豈其矢忠貞之心

禮秩配天則家居非可受功宗之典天壽平格則靜攝未必養性命之原

召公親經破斧缺斨之變則心震悸而不寧召公身填親賢師保之尊則履盈滿而思懼

大臣與國為體不得避滋至之休大臣以人事君自可伏難勸之福

讀蔡仲之命

罪人之子一或行刑引而視之見公藹然于前

子之愛罪人之子一克蓋即言而見公戚然于三叔之刑

讀多方

奄三年而始誅五十七國之最勁者也奄數年而復起八百年之首謀者也

奄未誅而淮夷結奄以叛奄既誅而淮夷結於

戊以叛

奄首謀淮夷附從

五經讀

書經

卷

奄幸臣其叛者思紂也而非思商淮夷夷狄其

叛者天性也而併非思紂奄逆于周不可謂其不忠于紂奄忠于紂不可謂其不得罪于商

殷士漸次而為胥伯視其可用即以官爵啗之也不得已也殷士又漸次而服大僚視其可雅即以高位隆之也不得已也

讀立政

立政而擇其長者耳目所寄得勞逸之宜政而擇其近者氣體所系言立政之美

嚴惟者未進而極其慎不武者既進而極其隆
三事不精其選弊在百僚綴衣虎賁不精其選
弊在君德

三俊儲才已有公輔之望三宅任才不愛腹心
之寄

凡史藝之屬見于書者皆所以示教之所存凡
危險之地不以封者皆所以示防之所謹

記歲秒之數而副上之史之權與宰相並佐賞
罰之不及而褒貶之史之權與人主並

五經讀書經

素

灼知灼見者取人不敢謀而罔兼罔知者用人
不敢掣肘

準人本以執法而獄廼分屬之牧夫不如此則
威不尊獄慎盡以委臣而兵廼獨操之天子不

如此則權不一

讀周官

古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不紀于遠而紀
于近猶有希黃之遺堯舜之官已百夏商特從
而倍之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不失重虞之治

公調而燮之孤寅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
審象而弼承之

六卿既老筋力不足任事而格知乃足達天則
使之釋政而任道公孤之尊專思以通天人之
與而守氣以神感格之事則使之論道而不及
政

宰相至尊而班于六卿之列度支至重而缺于
六卿之中

讀君陳

五經讀書經

素

選用賢良撫寧方夏故不取擊斷之夫亟進孝
友之士載以清靜氏以寧一故能遵周公之政
即可慰東人之心

方域既分難遙度其利害故必有入告于后者
而後可以知民之疾苦成王蓋欲得天下之事
也專制既久不復知有朝廷故必有順之于外
者而後可以宣上之德意成王蓋欲收天下之
權也

讀顧命

於憲王凡之言見明王慎終之學於逆子釗之
事見大臣存變之心

成王發經遠保世之言幾在武王之上召公存
樞機周密之意幾在周公之上

讀康王之誥

麻冕蟻裳禮之失也自陳寶始也布乘黃朱禮
之失也自蟻裳始也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與天下共之王義嗣德答
拜與天下受之

五經讀

書經

卑

讀畢命

三紀之深仁餘風猶未盡殄四朝之遺老保釐
猶堪一行

先遣君陳以孝友之勤無赫赫名者也後遣畢
公以小物之謹無赫赫名者也

商俗未殄一變而為邺邺之風商俗未殄再變
而終春秋之世

朝歌紂之所化其靡靡君上之政教為之朝歌
河之所洩其靡靡宇宙之精氣為之

讀君牙

誥命之文不必由衷自君牙始也誥命之文不
必有終自伯冏始也

君陳以孝友出居東夏君牙以公族出為司徒

讀冏命

穆王始政猶謹伯冏之官穆王季年遂濫造父
之駕

穆王席廣大之氣有長駕遠馭之心而耗之于
遊幸穆王稟殊異之姿慕神僂長生之道而餽

五經讀

書經

卑

之以退年

讀呂刑

穆王之季海內怨叛不得已而嚴刑穆王之季
海內衰耗不得已而贖刑

有贖刑而天下必開告訐有告訐而天下必多
亡命

穆王周之最傑者也故以帝王不足而慕神僂
穆王周之最黠者也故以贖刑不足而託聖賢

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穆王之八駿不以駕於

而以巡遊漢武帝發輪臺之詔而穆王之百年無復悔心而復剽取

讀文侯之命

讀文侯之命而知平王之不復能東征也旋旋焉如平康之世讀文侯之命而知文侯之不復能合諸侯也泄泄焉縱犬戎之逆

平王四十九年接乎隱公周遂為春秋文侯成師之業延于桓叔晉遂為曲沃

讀費誓

五經讀

書經

聖

淮夷周初之危也伯禽周公之啓也

淮夷再滅而猶復起將欲以魯為周初之邪節

伯禽初駕而遂獨克將使其身陋後日之桓文

伯禽視其立國如周公伯禽視其治師如太公

讀秦誓

詩終幽風聖人之聖殷書終秦誓聖人之意微

秦誓之時王氣之盡也秦誓之言王氣之近也

秦華矣而春秋秋之詩殆駸駸焉而弗之禦也

秦大矣而春秋微之書殆駸駸焉而弗之禦也

錄文侯之命于秦誓之前見周盡捐岐周之地以予秦而資之以霸也錄費誓于秦誓之前見魯不能復伯禽之武以實秦而縱之使霸也錄魯頌費誓見思周公之意誠商頌秦誓陰存因繼之理

五經讀

書經

聖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國風總論

詩之為風也有二義世有風教有風氣風教者人君之精神為之風氣者天地之精神為之二者相為低昂視其所勝各為所奪人主之權勝則因其所疾反為所美而人主自弛則有不可言者因於其故而日甚焉以趣於亾故均一岐周也文王用之而為周南秦川之而為秦風均

五經讀

詩經總論

一變風也魏唐變而猶儉鄭衛變而遂蕩故曰國風國言不一地也而係之於國國又有大權焉天下皆國明其機總於上其風裁風聲見於德行政事之間可以化下於以救乎宇宙精氣之偏用佐乎天地之權之所不及此風化之名所由起也下被其化而俗成故曰風俗貞淫奢儉於是乎分或詠其樂或言其傷而所分之俗各為之質故有風人之詩上之人欲知氣澤之所存以審源流之所異於是擇男女無歸者

不食之使之民間求詩當省方之時命太史采而獻焉人主因以驗其俗而施其教於其驗俗也有風動於上之義於其施教也有風動於下之義此風之本末亦詩之所以為教也且風者被物而動詩者觸境而動被於物而有聲觸於境而有言亦風之義歸焉爾風多悲傷之語何也物激於不平而後鳴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各言其傷先王於民欲其惟樂不欲其愁嘆至其觀民則又意在愁嘆不在惟樂勤民之道也夫從其小而觀之陶二南之不得列於風也尊周而貴始也從其大而觀之凡雅頌皆風也猶之乎六經皆史也然吾謂國有風而天下無風風者立於外而觀之因以名之者也有謂晉之俗儉吳之俗桃楚之俗慄者矣未聞有曰天下之俗或儉或桃或慄者天下未嘗外此而合而歸之則其途雜既不可專指以為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又誰從其外而觀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

五經讀

詩經總論

二

之風者必其與我異又立於其外者也故殷立於夏之外則曰夏尚忠周立于殷之外則曰商尚質後世立于周之外則曰周尚文而中國立于夷狄之外則曰夷狄之俗貴壯而賤老何者以專指之以外名之勢固然也故諸侯之詩名之為風而天子之詩名之為雅為頌然而周頌鬱而與即周之政事好尚見焉魯頌從而肆即魯之政事好尚見焉商頌簡而明即商之政事好尚見焉獨非風歟曰此所謂以專指之以外

五經讀

詩經總論

三

名之者也雅之正變可以觀世焉山頌之義教與氣參之山雅之義其以係之政教斷斷如也然不列于風者各有統焉爾周南有風至其後無風蒙大小雅之文而登為雅迨岐周之地拍以子秦則斷自何草不黃召曼以後已為秦風之車鄰矣雅與風其為世孰先商先二南先其諸諸侯之詩乎正大小雅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雅與耶邠以下之時參雅斷自幽平之世邠國風則有已入春秋者矣風者自

於雅之前後者也風闕魯何也非直闕魯也微論一千八百國即春秋所見之國不既多乎哉其於風無聞焉然得以小解矣魯望國而闕有也尊魯也孔子尊諸孔子焉得而尊諸周天子以周公親賢有大功于是乎廣魯于天下不欲夷于諸侯魯之有頌也即其不陳詩之義也詩斷自周風斷自文王何也尊周而親文王也且夏商之前無傳人焉夏商之間無傳政焉周以前文王以前有詩乎吾不得而知也無詩乎吾

五經讀

詩經總論

四

不得而知也詩必有所始始孰尊於周親於文王曰此其始乎風始於二南終於邠何居先儒誌之矣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夫有曹風而後有幽風變不甚不必正也思不切不能正也故檢之匪風顧瞻周道好音西歸已見其端至下泉而極矣其受之以幽不得不受之以幽也秦繼

周又繼聲也其不以秦終之何孔子之所不然
 言也且孔子作春秋於隱桓之世則彰於定哀
 之際則微居然以秦居變風之末乎非諱尊以
 明恩避禍以容身之理苟敢焉抑又何以明循
 環之數以立教也哉故書之終秦可託也詩之
 終秦不可託也其語則王事之逝也而又續于
 弗誓之後雜錄列國之嘉言其於諱為至深矣
 若車鄰駟職之會又烏所託焉周天下之總稱
 也乃夷于召何居夫周而曰南則非係之天下
 五經讀詩經總論 五

高耳非召公之化之過于周公也因其主諸侯
 之故其取也多而其類也近其不得擬周也政
 其所以純乎召也而皆推本文王何也尊文王
 也且非獨尊文王也尊得以及乎卑卑不得以
 及乎尊關雎葛覃之德豈周召所能上擬哉二
 公輔文王之德二公之所化其為文王之所化
 而已矣夫周南為周公即不然亦侯服也其夷
 於召與其夷於十五國無以擇也而又何嫌焉
 召可合之周而弗之合也邶鄘可氓其名而弗
 五經讀詩經 木

之氓也夫邶鄘其封其滅皆不見於經邶鄘之
 為邶鄘豈矣有詩猶將氓焉而况盡術詩也此
 事之不可解也

周南
 讀關雎

關雎三百篇之所始又八百年之所始也其於
 內助也文德基之矣王業亦基之矣妃匹之
 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可不重與樂而不濬其
 不傷信夫

讀葛覃卷耳樛木螽斯

刈獲念女紅之勤非自為之也卷耳詩人之體亦非真為之也陟高岡豈婦人事哉蓋夫人憺文王行道之難欲其飲酒自遣又慮其困於馬僕之問耳至樛木而後知螽斯之應不虐矣

讀桃夭兔置

桃夭化及女子也兔置化及野人也桃夭之女子待而後行兔置之野人漸而可託

讀采芣漢廣汝墳

五經讀入詩經

七

采芣淺事也而見風俗漢廣濟行也而見人心汝墳虐政也而見主德

讀麟之趾

麟之趾風之積也風之鳴見天人之應麟之趾見上下之應

君南

讀鵲巢

於鵲巢見純一之德焉見專靜之福焉見操守之重焉見禮際之隆焉蓋有此而後可共交於

神明以備內外之官夫采芣之夫人威儀辛度也故祭則受福

讀采蘋

簋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是以蘋藻凡貴於鬼神其崇召伯分陝以主東諸侯其棠之下非所以布政憇舍而已及其濡草蟲卷耳之應也行露標有梅野有死麕漢廣之應也小星江有汜樛木之應也何彼穠矣桃天之應也應乎上者德所炙應乎下者風所流

五經讀入詩經

八

讀騶虞

騶虞正心誠意之效也得其餘焉猶可致三千斯戒之應故終之以騶虞而王道竭矣或曰騶旣官虞山澤之官吁嗟之蓋歸功于二官也

野風

讀柝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

讀柝舟綠衣而知嗣子之不終也莊姜賢不見答呼日月呼父母其情戚矣而莊公之惑日甚夫晉惡視相繼駢首禍胎于卿逆而機萌于某

姜之不允于魯悲夫悲夫古今安在不一揆也

讀擊鼓

擊鼓民怨不用命也四國連兵伐鄭欲定州吁之位春秋再敘四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惡存焉伐鄭書又責辭也至民怨不用命乃知人心尚存矣

讀式微旌丘

戎伐九伯于楚丘以歸責術不救王臣也式微旌丘之葛責術不救寄公也術為狄所滅而遷

五經讀

九

于帝丘嗟嗟帝丘也旌丘哉楚丘哉

讀簡兮

簡兮之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遠慕西方之美人俯仰感慨其中固有以過人者衛抑何多君子也

讀泉水

泉水風之禎也是故於谷風泉水見女貞焉

讀北門北風

北門勞臣固于事也北門忠臣固于事也

得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遇之初焉而

無其係戀

讀新臺二子乘舟

新臺禽行也而有二子乘舟益信天理之未嘗亡然術宜卒殺其子幾至亡國亂者數世可鑒也夫

邶風

讀栢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奔定之

方中于旄載馳

五經讀

十

讀栢舟而知女之貞也天植之也不然者則墻有茨君子偕老之所為者匪人也乎哉上有好者下甚焉桑間之民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鶉奔載在定之方之前所以見術為狄所滅之由而不知實胎於莊姜之不答彼莊嗣子而定即衛人何以立晉而有新臺之事乎于旄三篇文公衛令主也其尊禮名賢走逸國士真有古豪傑之風夫術新造劍殘卽首及此宜其勃然與也歟至載馳夫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與

河廣如一轍焉文公與二女皆姜產也而皆能以禮自克何也

術風

讀洪洪

天地精英之氣廣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薄專於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厚術濱河地氣易泄不能多有所及其氣蘊釀焉或鍾于物或鍾于人水土之際竹箭之材之不能獨當也故復發而為人文武公之為睿聖豈偶然也哉

五經讀

讀考槃

考槃賢隱也在淵在阿在陸恐人廉其跡而去之然而自誓苦矣

讀碩人

夫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宣姜之為宣也莊姜之為莊也一為德一為過總之惡焉而已矣

讀竹竿

泉水竹竿見生物之心焉而理未嘗滅也見其志焉而俗未嘗滯也

讀木瓜

報者天下之大利也傳以為美齊桓夫伯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數王者之道奕世而人猶思不謂木瓜之深長也于以見桓公之功之深于以見衛人之情之厚

王風

讀黍離

王風不純王城之詩平王遷焉而詩亦附之特非黍離之後降為國風也或曰凡天子之詩均

五經讀

讀雅

謂之雅諸侯之詩均謂之風雅屬天子即畿內臣民之詩皆雅也無論正變也風屬諸侯即二南國本之詩皆風也亦無論大小也然則黍離之降即音響節奏不同當附何草不黃諸篇之例而柰何風之則周微自夷于風而姑安之耳

讀揚之水

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之不能復東征也文侯之奔施施焉如平康之世然不若揚之水念親保仇為已甚矣春秋之義賊不討不葬枕塊寢苫

無時而釋事而後討賊之義嚴夫戎猶可耳春
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辭也申侯實弑幽王
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且幽王之禍也賊出
世子申以不忍所出之故而動於惡為平王者
夷申侯之族赭申侯之宮然後懷憤自傷扼吭
而死請于先王而謝其心之不得以自已而乃
汲汲功申侯而置之而親之則幽王之死也平
實弑之

鄭風

五經讀

車

讀緇衣

鄭世為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
之功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為莊公
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君之役春秋深
沒之以統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追武謂
有子也哉

讀叔于田大叔于田

奸臣欲動于惡必先收其眾而後可以惟其所
欲為叔段不義與無賴之民相與飲博騎驎于

猥隘之中而不自異夫虎恃其勇人取之人恃
其勇虎取之暴虎而為虎所搏傷易知也獻虎
而為公所息傷難知也夫以叔之材得莊公之
黜駕而用之豈止與齊倍稱小伯已哉而卒自
相屠天也

讀清人

文公不勝其臣而委之師因其散以為罪春秋
之法師與大夫敵蓋其重也而棄之可乎齊人
殲于遂自殲也鄭師潰于河上自棄也

五經讀

南

齊風

讀鷄鳴

庭燎王之勤也鷄鳴諸侯之勤也而夫人實為
之故風人著其美焉

讀南山敝笱賦驅犗嗟四篇

齊棄之死于弑也宜哉身為禽之行國人至緩
緩陋之無知之亦天假手以報拉脇之仇耳人
生有欲而不制以禮焉者人道何以存焉夫車
甲之變夫人與聞乎故家無二斬國無二尊則

文姜其仇焉爾則奈何其不制而使鄭躬自得也。不幾虐負其材美也哉。說者謂當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令之不行耳。然此固不足以制文姜也。成其為母而後制之。則不知其罪之所蔽。既得以行其母之權而益之以魯悍之性。挾齊以正其名。即莊公不內紉乎。吾惟斷之以義而裁其恩。吾以為母也者。彼得而母之。吾不以為母也者。彼不得而母之也。名正而後姜與齊俱自內慙而不敢挾其名以責實。此亦制之大權也。然母子至恩。莊公忍諸焉。得而忍諸夫。莊公非自制之也。示其意于大臣以聽其公論之所裁而已。不與焉。即朝夕烏烏之情。惟其所自盡。大臣弗禁也。則向所稱哀敬威令之說。庶幾其可行哉。

魏風

讀焉屨汾如園有桃
奈之興也以力晉之興也以膏讀車鄰職馴小

戎無衣諸篇其氣擊勇方之意。雖毅果敢之資。勃勃焉而魏唐之風。抑何衰也。然惟奮故力本。而財有餘。亦惟奮故。故樸而氣有餘。故自古爭天下者。先得河東之地。則勝之。帝得之。則常王得之。則王。伯得之。則伯。奸雄得之。亦足以資為亂。而不能有所定。故觀唐魏知晉之伯也。而秦風雄遠矣。

讀蟋蟀山有樞

蟋蟀山有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又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于物產之薄。而嗇地。堅則其氣不泄。故民得于天性之厚。而嗇然。視秦有悲傷慘寂之意焉。故敦以聖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

讀揚之水

叔于田。叔段可以逞矣。而弗逞也。莊公強也。揚之水。桓叔可以逞矣。而竟逞也。哀侯弱也。文侯之勳。不祀勿諸。而武獻驟廢矣。

讀無衣

學之奪正而竟篡其國也自曲沃始也天子沒于利不能致討而受其佞侮之辭其後三家分晉而復尋無衣之故態乃識者已先知之矣

秦風

讀車鄰駟駝小戎

甚矣秦風之菟也其人有氣夾質而不浮與之語聲律咕嗶之學講俯仰揖讓之節彼誠有所不能而切直無文無君臣之禮無忌諱之辭然宕佚質實足以成事讀車鄰而知秦之興也駝

五經讀

詩經

卷

駟從禽也亦習武也夫戎不世之仇而平王捐秦以予之使襄公自用其人自戰其地凡車而五祭祭輶也騎而駟駟駝也器而夾矛鏃鏃也皆取之秦而中國不與焉其人勇于爭鬪至婦人女子猶不忌敵愾之意蓋今觀于豈曰無衣之詩而秦之風亦可觀矣

讀葉茂

兼茂求賢也其境使人悠然可思曠

兼

讀權輿

秦風十篇惟權輿最賢不終也權二篇詩國皆衰亂之風焉而秦駸駸乎向社未有罰之者也天意哉天意哉

陳風

讀宛在

鄭俗之濇水土之氣之為之也陳非水上氣之為之也陳在豫州之東西望外方東不及蓋諸無名山大川非有河流所泄而獨以其俗感大

五經讀

詩經

末

姬之化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卒之寔丘東門之扮應之其風自衡門而外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葉門鵲巢凡出無非是者至株林而極矣繫聞于似女而禍生于馬旆楚師既入社稷為墟述其所自祖宗之示其于孫固不易

檜風

讀素冠

上古質朴心喪父母有終身之哀痛焉中世

清心不可滿也于是制爲喪服緣情以爲之節
文非止于三年然而遂之則是無已也至春秋
而廢久矣悲夫

讀匪風

匪風下泉之漸也吾于此益以知世道之入人
深也是故伯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數王者之事
易世而人猶思

曹風

讀鳴鳩

五經讀

詩經

九

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狃一以御
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
而儀託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
之間以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
思君子者亦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
用志其所好以想見其人此鳴鳩所爲善味也

讀下泉

政之虐也神明如君子以漸及焉穰而
著理有固然無足恠者曹爲細已其

下泉又思治也是以變風終于此而受之以幽
幽風

讀七月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
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
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此七月之義也王氏之說可謂深得詩人之旨
夫幽王業之所基也幽之稼穡王業之基也萬
物榮于黃而幽之士因之故地利耕稼其俗朴
茂少文而又得君上風之故其人樂耕稼夫耕
稼則國富且又淳也然必知農家之作苦祖宗
之勤勞而自逸亦少衰矣故周公作七月與無
逸相表裏焉

讀鳴鸚東山破斧伐柯九戔狼跋

于鳴鸚知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其變爲已甚矣
微周公之忠聖其孰克正之美哉公且之爲周
也外不肖天下之謗而私其迹必使我子孫

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
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安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斯
其所以爲聖而鳴錫之變哉矣東征之役破斧
缺斨然非征武庚武庚之征當在二年之後耳
夫武庚流言其勢不得不避避而有二公居
天下亦必不搖夫周公固武庚挾以爲質者也
避而武庚之謀細矣公之避也內以遠嫌而外
必假之事以自託然後君臣之間安而又不貽

五經讀

詩經

圭

國家以疑大臣之名陰歷奸臣之氣而陽尊朝
廷之體蓋周公之避又武庚快以爲計者也假
事以自託而武庚之謀又細矣故東征者周公
所爲避亦周公所爲假也東征其擁兵自衛乎
而又非也此又公微權之所寄也內實以鐘鼓
之靈自張陰察乎奸邪之變而外假之東征之
事以自託然後其體尊而奸不疑夫至二年乃
知流言之主名則祚父之爲計誠深要亦去其
所挾之質而又外儲于久駐之兵威故遲遲而

踪跡始露耳不然者旬日之間不已顯然有所
出事也哉鳴錫征東一時庶知流言之主名而
貽之王引嫌不得顯言之防變又不得誦言之
也適有風雨之變趨召公而公歸始決策詩之
耳其不移師擊之何也公之所不敢出也且師
老矣休息慰勞焉而後用之伐柯狼跋九戔三
詩東人愛公深矣而未知所以愛公也夫朝廷
方疑公未釋也即公豈樂于得人心若此哉

小雅總論

五經讀

詩經

圭

小雅先大雅何也古之人主不如後世之自尊
先爲之燕享以接之又非以醉飽爲德而已爲
之詩歌歡欣和說以盡上下之情先小雅見慈
惠之盡焉見謙冲之心焉且夫物之情也先小
而後大風盡而小雅小雅盡而大雅大雅盡而
頌有漸焉爾矣此小雅之真正大雅也音節不
同猶天冠地履矣而不相及也至節南山以下
諸篇其感時思難憂譏畏讒如出一人抑何以
別大小也哉且小雅燕享之詩卽不謂其何

登歌也小雅七十四篇周公諸人所作之詩僅十六篇而已六月而下有變之端焉微宣王有志諸侯效官而天下變于是乎遽矣蓋越六篇而沔水又作也然自沔水至我行其野民雖憂亂離困視節彼而後讀之尚無傷切之意焉且鶴鳴借他山以攻過自駒北空谷以留賢於十詩之中得二美焉噫嘻宣王中典之烈豈小補已乎斯于而宮室治也無羊而畜產饒也振側典起不駸駸舊觀哉一傳而幽王繼之而節南山遂出矣正小雅十六篇變小雅無論其他即自節南山以逮鼓鐘已十八篇一何多也其中有獲焉者孔子胡不刪諸則欲觀之者明幽王之禍烈也厲王之變亟矣豈無憂亂之詩而不槩見何也則孔子削之也美宣王也非純美宣王所以深刺平王也又以明作春秋之意頌亡而變雅變而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而春秋作焉則孔子強爲之以亂天下其於事爲太多矣楚茨信南山甫

五經讀

詩經

五

田大田四詩或謂雅變之可正也其雅變之可正云何雅之更端也餘幽雅以息老物之德先王一日之澤深矣固也自是而瞻彼洛矣至三救得十篇焉惟青蠅惡讒其他諸詩抑何諄諄鹿鳴天保之邈也非盛德之世無此氣象非聖賢之徒無此結撰其宣王燕飲之詩乎不於節南山之前而置諸此何也則聖人微意之所存也所以起問者見是非焉幽王之禍極而接乎平王以入春秋孔子蓋直斷之以爲雅之變止

五經讀

詩經

五

於鼓鐘而已矣雖然一治一亂生人之道變而不正是天下無邦也且又不欲明以春秋撥亂反正之權自予而迓其事以隱之也故繼之以楚茨明周天命之所以誕受服田美報而風俗淳人心厚瞻彼洛裳裳之治勃焉久之而後爲角弓以下十二篇而不純乎亂離之象則春秋之迹泯而循環之用彰矣然人不知瞻彼洛矣以下爲宣王之詩不幾使人謂平王實能此乎不耶孔子固已示其可知之微也何也節南山

後已明著褒姒之名其至鼓鐘為幽王之世之詩夫人而能知也亦極亂耳幽王之不能為禮洛也不待辯也未幾入平王之季而接乎春秋使乎王猶歌賡洛而來也即又何必為春秋之作也哉春秋之作而為詩亡之故也則賡洛以下之為宣王之詩又何惟焉或謂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于雅何也雅天子燕享之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畿甸之間臣工士女雜附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自知孔子刪之不能刪也又以為借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為六月再降而為沔水三降而為節南山雅降而後為雅雅亡而亦復為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為春秋未始轉而為王風夫黍離而下已降為王風以為未始為王風何也此迂儒無識之談也王風指王城而言之耳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手孔子刪詩至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又何以訓且

五經讀

詩經

美

雅變降而為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界之而待盡于何草不黃也故曰此迂儒無識之譚也周而獨非王畿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即甚禎然風也與王風竝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于雅不然角弓諸詩其為變風而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受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蔽也升而為二雅而雅之蔽也不降而為國風

五經讀

詩經

美

讀鹿鳴

古之人君以賓禮待其臣而見於鹿鳴夫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則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故其氣益溫其辭益緩而其情也益至

讀四牡

先日將父而後日將母者尊父也既日將母而後日將母不親母也此孝子之志人情之

讀皇皇者華

范氏曰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非也此相臣之體而非使臣之事諷謀度詢有二義焉一日審其國之政典以酬應于其邦以約獻于天子一日察其民之疾苦以觀其形勢之所伏以誌其利害之所存如是焉而已

讀棠棣

周道親親以相及也棠棣之作周公蓋感然于三叔之刑其志切其情哀其日喪亂既平既安

五經讀

詩經

走

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已中三叔之病矣承平之後嫌隙遂生勢位之疑事會之激武庚雖勝國之孽乎且引為我友生愛我勝骨肉也

讀伐木

朋友之燕也當有喬木之恩焉僅欲食過從而已後世之敗德多矣

讀采芣

君五至而臣始一答焉不敢迭相倡和尊無道也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特乃不知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配大牢貴誠之美也此物此志而已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琴黎百姓徧為爾德其為語也深其為祝也善

讀采薇出車

何奴天之驕子自獵稅之世而已然矣與西戎相煽而起北大而西小伐西戎所以斷其右臂也

讀林杜

車之堅者敵師老矣卒遇冠不可用也此所以期逝不至而多為恤也向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焉其曲而中也夫

五經讀

詩經

走

讀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儀禮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其分配之義何若我未之前聞也魚麗薦魚而且以燕也兩日相承而物麗焉禮之鱗魴魴鱣鯉不一而足也一發五珍一發五鼎如一焉德產之致也此雍產耳嘉魚則荆物矣文王化行江漢君子于是享其贊焉

魚麗駒虞之配也嘉魚鱗趾之配也從其類焉
爾也何也麟屬身牛尾而馬蹄嘉魚鯉質而鱗
鯽肌麟得土氣性似父得木氣性似母蓋水為
土妃構精而生之嘉魚水物水也鯽肌土也南
方火丙火又火也五行之用處其三焉南有嘉
魚之君子猶然公子公姓而已矣南山有臺諸
侯所以答魚麗樂章也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豈
臣子所可居之事哉

讀麥蕭湛露二篇

五經讀

无

二章俱以露言非直興也天子宴諸侯澤莫厚
焉而淫而濼而泥而濃有加無已矣方夜而虞
陽暉其時抑何長也豐草質猶薄也棘有赤心
桐有清韻其被潤澤而大豐美也宜哉

讀彤弓菁莪

彤弓武治也菁莪文治也

讀六月

何奴狄高馬肥六月內侵非法也兵於夏為夜
而與師焉亦非法也然不得已而應之者也有

奴整居則聚集矣又法嚴矣至於涇陽而何應
之緩也至于太原而遂捨之近也不得已之心
也悅禮樂而可將中軍也敦孝友而可參軍事
也古人所重如此

讀采芑

王剪伐楚用六十萬方叔伐楚用三十萬古人
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元戎十乘可為軍鋒豈
蠻荆更勁于北狄乎大抵宣王之伐楚用聲以
聾之也三千之車與元老之方叔一而已矣

五經讀

詩經

辛

讀車攻吉日

東萊呂氏之語而朱子采之曰車攻吉日所以
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
焉可以見軍容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
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美哉言
也其觀古深矣然此亦宣王徵權之所在也天
下新服不可不借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
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
禮文公之徵權也車攻吉日狩于東都因狩而

行會禮宜王之微權也

讀鴻鴈

斯干真王居也鴻鴈與民居也先斯干何也宣王勤民也

讀庭燎

齊之興也戒親朝焉周之中興也戒親朝焉未盈而以為盈未至而以為至心境之自造也齊也后警之宣王自警之夫非自警之也姜后脫珥何居內助之功豈眇哉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讀河水鶴鳴

河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已之意焉君子辭也鶴鳴各自為意而不相屬其絕句之權與歟

讀祈父

國之大命寄于將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所與者而陰厚之我能與之死乃能與之俱生我能與之亡乃能與之俱存平日不恤其饑寒至令爪牙之士不得內傾而母而欲使之爭一旦之命難矣

讀自駒

自駒留賢也自宋色客宋號言授之繫以執其馬頰之有容已言之矣其諸留微子與其子孫之詩與

讀黃鳥

異國之不見容猶可言也親戚之不見察不可言也宣王初年民固還定安集也未幾而黃鳥二篇作焉宣王之志荒矣

讀斯干無羊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卜夢之說惟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也能罷虺蛇之夢非祥也妖也能罷不知何如若虺蛇其應蓋在褒姒也虺蛇之性何所不毒焉牧人之夢尤妖矣衆何以為魚也民其魚乎旋何以為鱗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沉而徐吳楚越滌名上滄于天子昔時宮室之盛物產之饒一旦鞠為茂草而滂為鳥有悲夫

讀節南山

節南山周鼎降之一大機也王任尹氏尹氏不自爲政復任姻婭之小人小人習亂喜怒不當此豈可以臆任哉然家父作詩自表其出于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而尹氏迄未聞有以罪之家父之貞與家父之族固自可知而尹氏亦或怒已而自反矣

讀正月

正月繁霜陰氣盛褒姒之應民之訛言反復識者自痛易之止誰屋也夫人定勝天天定亦能

五經讀

詩經

書

勝人然天意不可知乃人事則有大可恃者君臣自賢使方正之士局天而跡地身廢不用而赫赫宗周其不敗于一婦人之手者幾希至此始求助晚矣夫時事若此吾生不已感矣乎彼擁親戚而樂富饒亦安知卑獨之臣之憂及此

讀十月之交

國家有失道之故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惟異以警懼之而皇父不知自變方與其私屬羣小爲遷都之計賄賂公行名爵

自濫使君子畏威承命敢怒而不敢言至求自逸超然利害之外而不可得所爲如此卽何以謝天變乎

讀雨無正

昊天不弔使天變人離而王惡不悛此時正當畏慎持之傾泄泄爲乎卽正直難容名節難貶然君臣之義重矣詭辭去之豈相望者哉

讀小旻

甚矣人主之惑于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紛

五經讀

詩經

書

豈謂國無人而奈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讀小宛

夫君子毋自試于亂當念其生之者也酒之流生禍豈曰積習固然一成不可更乎交勉焉玉喜陷人于刑不可不如溫人之所爲矣

讀小弁

小弁無罪見廢所圖在

人主之

之親也猶不能使之得所以為心憂推其忍述其所由令人慨然大息於詭人之日夜窺伺太子之短而媒孽之噫嘻小弁幾不保其躬職此之故歟

讀巧言

大夫之傷于讒也天為之非天為之若為之彼宜怒而不怒不宜信而信始以空善類而卒以空國此其事一恒人得而辯之而竟不悟何也然猶可幸者其讒人材薄黨衰也夫

五經讀

詩經

卷一

讀何人斯巷伯二篇

何人斯之慝讒也怒巷伯之慝讒也刻巷伯之禍酷也簡兮巷伯俱以賢人而於卑辱悲夫

讀谷風

詩兩谷風其情肯而其辭悲

讀蓼莪

心之為轉莪之為藟孝子之志於兩詩見之

讀大東

歸東諸侯之不貢也於京車車金見東諸侯

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

讀四月北山大車小明鼓鐘

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詩人之微也日是征役紛紛北山以賢力獨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致怨而王方流連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簧之娛故鼓鐘作焉而王氣盡矣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楚茨繼焉

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五經讀

詩經

卷一

先王之道也重農而尊神以極其節所為交神明逮羣下非盛德不臻焉獨言蒸嘗春夏二時關焉物未大出也祭祈博求之義也於彼乎於此乎凡祭之道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君婦莫莫神於是乎者飲食矣尸起而燕私也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竟內樂之公卿之祭與諸父昆弟樂之信南山有瓜獻也薦之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焉爾矣周人之祭鬱合鬯臭使氣達于

淵泉用血替合之黍稷而實以蕭爨之使氣達於墳屋人死魂歸于天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無佃甫田維莠呀呀而公卿易之地廣而人工修也髦士出于農也可以觀古人重農之意焉可以觀古人取士之法焉工之侈巧商之闕智而弗與也正心術之道也迎田祖蜡祭也伊耆氏誌之矣百日之醋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歸焉爾大田不盡利也大道之行也貨惡其棄于地穉穰遺秉伊寡婦取之豐

五經讀

詩經

卷

年之應惠窮之心天物之重具見焉合四詩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讀瞻洛裳裳桑扈鴛鴦頌弁車牽青蠅初

筵魚藻采菽

瞻洛至車攻一時之詩也諸侯朝天子于狩所懼于六師之威已焉天子答見之裳裳而因以桑扈燕之未覲而心怒也既覲而心駕矣至飲燕之際於收歛敬慎諄諄如也而戒其傲意可知已天保爾其君也古人之質也且親親也鴛

鴛乃不敢爾其君也宣王之世諸侯引嫌焉禮矣頌弁猶棠棣之志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賢之至而車牽施之季女咸之感少女可以見天地之情車牽之思季女可以觀理義之正青蠅何居而問于諸詩之中也我未之前聞也或為其時事諷而戒諸則猶然盛世之音也若然則與賓之初筵同是物矣賓之初筵疑非武公之詩也天子飲燕設事以戒云爾武公即魯昭祭何升而雅乎王在洛飲酒僑焉耳那居乎其

五經讀

詩經

卷

在鎬者也裳裳答瞻洛無錫予采菽荅魚藻有錫予洛僑焉耳諸侯之朝于鎬又加勤焉爾也

讀角弓苑柳都人士采芣秦苗隰桑白華

綿蠻瓠葉漸漸之石荏之草何草不黃

角弓以下諸篇疑皆出宣之季即白華為中后所為乎鳥從而據諸不然雜取宣王之差下者與幽王之差上者或乎王初年之詩而混出之使後人不得尋其迹以示闕大誌隱諱與角弓白駒教孫之喻若指言之而事不可考究

愛友母弟昨諸親而親之豈其有此或告誡之語若康誥之書歟苑柳難乎親之者也此殆幽王之時也大戎之禍靖天下復見周宮滅儀而嘆息焉民未忘周也哉采綠厚室家也風也黍苗周厚申無已也一申伯耳崧高爲大雅黍苗爲小雅我未之前聞也隰桑亦風也與采綠無以擇也緝蠶而下獨匏葉於燕享之義斯庶幾之卽漸漸之石若之華何草不黃不居然變風哉而升于雅夫風可升于雅卽雅已自亾矣况

五經讀

詩經

堯

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大雅總論

正大雅自文王而下蓋十篇民勞旣甚而板蕩始出也正大雅多周公及召公所爲之詩歌咏文武之德上及于太王王季而達之公劉后稷以戒成王明先世明德顯功且追言耕稼遷營忠厚勤勞本其天命之所以誕受而王業所由始蓋博宏大宏深稱性命之文焉成王受之身致隆平太和蒸洽而鳳凰鳴焉協氣之應也治之

極也無乎不陂無往不復板蕩其周之始衰乎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文王以敬德格天以壽考作人抑之戒斯庶幾之持此道也可以定蔡柔之變而中興也愛民懼灾庸功親賢懷侯詩武迹其所由蓋姜后脫珥之功爲多大美大姬大妣之徽音允乎其嗣之也非然胡長古傾城宣王之業一旦而成瞻卽也至召吳而大雅之變極矣周東焉而春秋遂作故詩以表裏乎春秋

五經讀

詩經

堯

大雅之中行葦旣醉鳧鷖假樂四詩于受釐陳戒之義何居考其聲詩格韻與小雅何彬彬也若燕其臣臣媚其君蓋居然燕享之詩矣前乎此追本后稷也後乎此追本公劉也其文義不屬也然則何說以處于此小雅燕臣者所以待賓客朋友勞役使臣兄弟朝覲有功之詩卽雅用焉猶是也未有及于祭祀者也大雅受釐則戒頌肅燕毛其上祭祀也均焉爾蓋有大焉矣矣四詩何以知爲祭祀也其頌禱也夫

大雅也。大雅之為燕毛也，是不能為幽風。七月小雅，天保解也。萬壽無疆，與壽考維祺，君子萬年之語，無以擇也。奚所據而大雅之而又以為燕毛之詩也哉？行葦之燕者，未有據也。而天保則知之矣。假樂之各者，未有據也。而危鷺則知之矣。公尸嘉告，公尸來燕，非為祭祀也。胡為而尸之也？四詩雜于生民，篤公劉之間，何也？先乎此，周公所為也。後乎此，召公所為也。召公雖咏公劉，然其意在戒成王，以民事蓋平居嘗陳之，非為受釐後而歌之者。至周公所為，則歌咏武王之德，以推太王而遠及后稷及太姜太姬太妃，固祭祀後歌之，非祭祀後不以歌也。所謂受釐陳戒者也。夫自文王推之，以至于后稷而人道竭矣。則姑與燕飲，而奈之何？無詩以備其官也哉？四詩之作，也不得不作也。四詩作于生民之後，不得不後也。

篤公劉召公詩及之者，有二義焉。近而文武王季太王遠而后稷周公既言之，成王既知之矣。

五經讀

詩經

聖

則未知乎公劉之勤勞光大也。且近而文武王季太王也，其及之親親也。遠而后稷，其及之始祖焉。義而率之，不可以已也。獨未有及乎公劉者，以其非親，又以其非始也。召公則曰：公劉之勤勞光大也。武王述宗德業，已克篤言之，固不在大宗之列乎而遺之也。

大小雅載衛武公之詩二焉。奚以不錄于衛也？以為偶忘之乎？武公衛之賢也，而其詩風之積也。藜竹已志之矣，則何居乎而錄于雅也？且不

五經讀

詩經

聖

併錄之分而配大小也。曰：此孔子錄秦誓意也。夫錄秦誓以為王事之近，而伯之修也。且夫子見微焉，以為秦且代周也。衛武而後日失其序，則奈何其以秦誓例之而非也。衛伯玉之賢焉，衛臣之所無也。衛武公之賢焉，衛君之所無也。且天下之諸侯莫有及者，即周文武而下成康方之，蔑矣。其人非復衛侯也，其言非復衛風也。詰誓之言，削秦誓也。將奚錄諸而抑戒亦猶是焉而已矣。其分大小雅也，實之初筵指一節也。

而稱戒則全體矣且賓之初筵似有為乎宴享而為之者抑戒之語和而莊則固便于獻納者哉

召康公作大雅者三而附在假樂之後則不敢敵公也周公之留洛也儼然天子也致和也二尚儼然神明也畢公君陳已退處王城矣畢公與周公未以敵言之也召公與周公亦未以敵言之也斯大雅序之意也然宣王之興也有召虎之命矣幽王之亂也有召公之思矣與召伯

五經讀

詩經

聖

勞之之語若出一揆何也召公之後世有庸于周而周公之後易世其衰矣一也召公居外以分陝其棠志之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文王靈臺凡八篇其先七篇皆歌咏文王之德大明兼言武王而猶未始特稱之也蓋靈臺而後始及武王至生民遂及后稷矣則文王之功固多于武王也雖然其自八篇乃言靈臺何也斯周公所以戒後世上木宮室之微權也代學

而克之天子毗重焉其猶然無以壯觀也則節王之不尊亦豈所以尊朝廷哉而在伐崇之後美已見乎天下乃稍稍計及祿祥之察則子孫胡可無戒也且先世陶穴而已宮室焉乎先人侈矣文王平服即康功田功能惡衣服不能卑宮室乎其以靈臺為也則又文王所以詭為窮吝極欲以自玷之微權也湯之不危于桀也其以身為莠稗也至究其所以則仲應之言曰能王不適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湯之賢適以見思

五經讀

詩經

聖

耳文王代崇而取之紂之疑周必自此始矣為靈為沼關中彈丸地已自安之豈有志天下哉或謂聖人當無此夫求美女而進之獻洛西之地而後始脫身虎口也則孰謂聖人之無機權也

板蕩桑柔瞻卬召旻五篇與小雅節南山以下止月十月之交雨無止小旻小宛小弁巧言諸篇其憂讒畏譏憫時病倦其時其事其語格無不皆者乃獨分為小雅而僅以篇首之小別之

自別之義胡取也且又安能盡小之也夫正大
 小雅鑿鑿然也變雅遂不可知而或者謂即用
 舊也即用舊又焉取大乎剛而定之也抑戒予
 已論矣然竊未安焉大小雅未有諸侯之詩實
 其中也賓之初筵抑戒胡以誌也曰賢也春秋
 記事之書紀叔姬卒卒之公房叔肝卒卒之賢
 而得書因體也而詩非然也誌武于衛誌二詩
 于淇澳固不足為稱重而序聖章章賢哉寤于
 雅而後一以為刺厲王一以為誌武公一詩而
 五經讀 詩經 聖

包之言易是信諸夫懿戒或供焉吾徵諸詩序
 而已矣
 讀文王
 一士也周用以與殷用以廢得士者昌失士者
 亡信夫是詩也周公所為作也吐哺握髮固不
 已家法而父哉詩之語未有精于文王之篇者
 也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公之作易也已
 窮數矣周公之作禮也已窮政矣其作書也八
 五經讀 詩經 聖

語何煇煇也其作曲與雅與頌也渾渾乎颯颯
 乎而語語精深蓋自虞廷十六字而外無間焉
 其可謂窮天人之學也夫
 讀大明
 紂之亡以妲己也而文之興以太姬也太姬天
 之妹其維行也天贊之也夫上帝臨女此已有
 其端矣有文王不得有太姬也周雖所以速
 也有文王太姬不得有武王也雖所以速
 也有保右而後有臨女其得天者素有榮代

後有拜伐其弋殷者和一曰大商再曰大商大其伐也又見詩人忠厚之意焉非武成之志也

讀經

古公之起也以西戎夫東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起于西翟漸而至于夏焉夫能夏則大矣爪陰物也在穴亦陰物也不遷于岐而即安于隘陘日與夫戎為伍其何保大之有圖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中狄太王又中狄也則不宿之窳于戎其勢固至乎此爾周衰者屢

五經讀

詩經

聖

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夫太王有狄難而夫文王有狄難而大有狄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而後其民益厲而奮後世有狄懼焉卒謂以凶悲夫難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爵侯成于憲府其如後世酋長焉耳本觀其制立經營而規模固已宏遠矣

讀經

棧機嶺產也淫水岐流也蓋皆即日境之所及而興之也三章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此

時事乎文章五星聚而關洛典雲漢章而散出追琢其章者周王也然而天授非人力也

讀旱麓

旱麓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為言也更

讀思齊

王季無特咏也而凡于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也而凡于思齊之篇其凡之也說親也而無特咏何也太姜之德降任姁也王季亦然其古人

五經讀

詩經

聖

之不欺也夫

讀皇矣

舜禹以匹夫崛起而居天子之位若其固有誅其君側之舊臣竄且伐其君素所寃貸之頑民而不以為遽也天下亦復安于焉固然而不之惟至武王周公始及及乎其不安且汲汲乎其自白也武成之作皇矣之作皆此志也歷救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為自祖父之時已宜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入詭撫之而猶

恐其不勝曰天曰帝天也帝也矯誣者固不巳
藉曰哉

讀下武

不言武王之德僅曰配命則已通諸天矣僅曰
繩祖則已合諸先矣不言者深言之也

讀文王有聲

伐崇文王講武也辟雍文王修文也文王有造
始之勞曰匪亟其欲以孝先也武王享續終之
安曰武王豈不仕以貽後也所謂能言豪傑意

五經讀

詩經

完

中事也

讀生民

板板除之義以禱于郊以板除不祥故用弓矢
後世射孤星仰其遺也先生如遠遠小羊也後
世稱胡人為達子蓋本諸此夫后稷之生也數
見神靈發歎一也不其所二也牛羊字伐林會
鳥糞糞三也麻麥美四也千萬世粒食所由滋
也八百年血食所由榮也非苟焉而已

讀篤公劉

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
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西夷
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
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候糧固然耳古者之建
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審其上地
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制宅
夫定軍賦也取厲蝦也為政有三取材有五誰
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洽及此有備也夫

讀卷阿

五經讀

詩經

辛

召公思去而周公留之以為鳴易之不聞也至
召公留而遊于卷阿乃自矢鳳凰之歌衛賦盛
矣身相四朝其造于周豈淺哉

讀民勞

讀民勞而知周之速敝也成王三世而問水濱
也四世而天下將有車轍馬跡焉七世為汾矣
民勞矣詭隨作矣十世而為東遷自四十九年
接乎隱公之元年而入春秋其王歸明也來明
也錫命會葬也求金求車也其其主也其陪隸

也而已矣然則周之為周其亾也最後而其弱也最先

讀板蕩

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且所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于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桑柔

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為此諸侯蠶食之矣周之于物象瓜也桑也瓜其美而善潰桑盛而柔周以忠厚立國而尚文歸馬放牛祖宗貽謀即能延其世也然遂數傳而不振吁柔之道固不利遠也哉

讀雲漢

雲漢憂旱也宣王于楚為知本矣是宜中興有

恤民之心後世之早也至欲焚巫尪夫實則不至而求諸愚婦人不亦未乎

讀崧高蒸民韓奕

崧高蒸民韓奕皆詩人作以送諸侯者也當宣王之興也諸侯效官焉然錫子亦甚矣且駸駸乎有外重內輕之勢三君之德豈誠足當詩人之稱而極口譽之也吉甫召伯厥父亦烏知乎其非與主也哉不再傳而申伯遂召大戎仲山甫在乎否乎乃不得班于劉卷王子虎矣韓奕

五經讀

詩經

卷

伯百夷而馬四匹盧弓矢千則胡以錫文侯也惟不能扞王于艱也故知三詩之所稱皆過也城謝城齊城韓皆天子命侯以監之宣王以前可知也無何而入春秋齊之伯也城邢城楚在城綠陵獨城邢為美然皆專也晉之伯也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獨城周無議然其專者多矣世變之日甚而王室之弱為已遠可慨哉

讀江漢常武瞻卬常旻

周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以兵起宣王北却敵仇

東征徐淮南征荆楚其征徐青其不來庭耳非
有洛名上淹之事淮當依然楚之僭王也自熊
通始實當平王之三十年即幽王之世無有也
其伐之猶伐徐淮而已矣然采芑入小雅而江
漢常武入大雅何也夫宣王命將出師王靈丕
振一傳而為瞻卯召女其于變為已遠矣使宣
王之後第以中主繼之猶不失作元成也幽王
豈有冀焉瞻卯之言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而
召女伋伋以思召公使召虎南仲程伯諸人而
五經讀詩經

卷

三頌總論

詩有四風也小雅也大雅也三頌也頌于詩為
最尊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事神之道
視燕享受釐陳戒有加焉其後之何也風而雅
雅而頌迺而尊之已焉且人事終而鬼事始微
風以德化感民庶雅之君臣以慈惠益下清道
德襄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收天下之豫庶薦帝
享祖茂山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

神之道加肅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即雅
亦多有此風主詠嘆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也
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周頌為章者一晉商二
頌為章者不一不一則亦有疊言者矣商頌小
球大球小共大共以外無有焉不如魯頌之疊
之也則魯不敢純擬周也文與時異且作者往
往不必皆聖賢之徒其麻浮而疎其語誇而肆
君子有微譏已焉先文王何也周之王莫文王
力也武王續終而已雅之先文王也頌之先文
五經讀詩經

卷

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見于他篇而頌
則杳然矣闕也不然我未之前聞也武之頌則
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其或詮次
之無義乎不然我未之前聞也詩之為詩也率
為有韻之文至周頌不然載芟振古如茲以為
不叶馨寧今韻則清廟句相德廟斯又何以說
焉後世之為古樂府也未嘗無韻也而獨闕之
我未之前聞也周頌僅數語愈讀而愈見焉愈
讀而愈有焉所謂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帶

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然非獨清廟也此以爲聖人之文本性情而出言也郊社之禮山川之祭莫有大焉者矣無詩焉我將非特舉也暗適亦非特舉也以爲尊而不敢以辭達乎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樂必有章章必有詩而烏乎默之且饗川薦鱸靡所弗具而獨闕此也我未之前聞也古者新年于田祖則歛幽雅以樂田峻祭蜡則歌幽頌以息

五經讀

詩經

卷

之禮樂焉欲已諸焉得而已諸且諸侯皆有祖也則皆有祭也祭焉未有暗而將事者豈其無樂豈其無詩而詩則未有不以頌名者也夫頌樂之章也是即樂也間有禁用天子之禮樂者矣未聞有禁用禮樂者矣則頌無國無之而特不予其頌受命成功之事若周頌之爲之也者且列國之頌載之不勝載焉其闕之也夫魯用天子之禮則不可知謂其用天子之樂果于何而據諸春秋考仲子之宮始書曰初獻六羽初

五經讀

詩經

卷

獨載獨此可指以生管議耳其或孔子私焉未
可知不然則孔子欲削之而不能削也錄商頌
何也宋先代之後法得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
其語皆天子之樂章也祀非天子之後乎陳非
天子之後乎川諸則皆得用也錄諸則皆得錄
也而二國闕焉或曰遠也祀不足徵孔子惜焉
春秋之中祀用夷禮以終其身况能仰用先代
之樂乎而又况陳遠者乎則吾未知其說之當
也吳與中國遠也吳子季世也則其使札來聘

五經讀

詩經

卷

得歷觀乎列國之樂而辯其政治之得失有見
舞大夏者矣有爲之歌韶者矣即孔子且于齊
聞之豈有泯焉然則胡然而闕之而獨載商頌
則孔子私之也孔子私之奈何孔子非魯之臣
子而商之苗裔乎哉且得商頌十二篇歸以祀
其先王者何氏之祖也蓋不勝欽然已焉故錄
之况吾又疑乎陳與祀之詩所存無幾而不成
錄魯頌錄于商頌之前何也書之費誓先之矣
商頌自比于秦誓若託于收錄幾編者然曰

姑以自諱乎蓋實子而文不予夫天下不以文
予夫子夫子以爲主人耳其讀而闕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商頌時代若于周之前而語
明白易曉勝于周頌何也微獨詩也盤庚詰循
古今稱之然讀之反若今人之語至八誥之文
若厥若葵及撫事如予若亦厥君先敬勞若克
闕于乃邑謀介固不已八索九丘之言乎哉管
承漢魏之後而其文乃多強造之語斯亦文與
時異焉即何論商周二頌也夫詩風有刪雅與

五經讀

詩經

卷

頌無刪而頌尤無刪其去十之九除周召二南
豳風一編宜皆在十二國矣今即存十之一亦
安見其不可復刪哉雅已寢向莊矣若頌固定
其祀何祖之詩其以意刪之孰從而刪之故先
儒于雅頌獨曰幾缺者補失次者序胡以不言
刪也惟不事刪也商之尚以自謬何居乎而自
壯也退與宋班焉不敢純擬周何謂周公嫌也
嫌嫌爲當王也其子孫川驛何無嫌無嫌何非
以王禮享矣夫周之封魯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故嘗祭
周公白牡管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有祿焉爾矣
其盛也周公盛嘗公肅羣公崇猶是也頌中多
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莫僖公賢焉春秋之
義有因褒以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後乎
僖爲代幾何也獨舉僖公僖公賢也管公乎人
之辭也商頌十二篇至刪詩之時而亡其七然
有天幸焉商不如管之缺也始王者湯也中興
者武丁也那與列祖頌之矣殷武頌之矣商之
五經讀 詩經 堯

夫
讀清廟
雍肅周之教也則文德基之矣大雅思齊之篇
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則駿奔于清廟者豈其不秉是焉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其徵也夫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信乎其以寧也
讀維天之命
天以不已爲命人以不已爲德夫不已者學術
五經讀 詩經 本
本體之統名也不已于異端不已于私欲則于
卦爲迷復爲冥豫其何德之有于是乎貴純純
者不雜其復小而辨物乎復之後而受之恒則
德一矣不已矣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變通之
事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
讀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當自緝熙文王之心始也有此
心祭之小始終以之矣無有踰鼓以臨者矣有
此心祭之大始終以之矣無有廢墮不修者矣

讀烈文

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若曰其自賈于罪戾其罪小其辜負上之恩私使上之人鬱其曲期之意其罪大蓋推心置腹之談有令人飲泣者矣然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以為苟有犯此者王法無私恩不爾貸也嗟嗟謂周獨忠厚歟哉

讀天作高山

五經讀

詩經

李

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周太王下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于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所立以徐候乎天下之自集至于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有作而已知秦之候奄及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即何以有秦哉

讀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

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密之中其光不滅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厥終堊絕之際不安于婦人女子之手發經遠保世之言其緝之微也夫

讀我將

郊焉以后稷配天也所以尊后稷也明堂焉以文王配帝也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夫未祭也先盡其所為法文者而又能致其來享之神已祭之尤盡其所為畏天者而後無負其既右之意

五經讀

詩經

李

讀時邁

周當天命初受于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小共大球畏威懷德山川鬼神莫不宗事其時邁也所以昭明其受命更始之符以整齊侯度然自是四方知朝廷有徵兵之意矣樂與賢才共守之噫周以忠厚立國卒以窮其局此矣夫

讀執競

無競維烈此詩人實辭亦詩人微辭也成康奄
有四方至昭已有水濱之間矣奄有始創之辭
亦強伯之辭成康守成且全盛也而曰奄有若
張而大之然勉強索莫之意已在言外蓋追慕
已焉則亦詩人之微焉耳

讀思文

曰文曰極曰常周人于后稷亦極尊事之矣周
人于稼穡亦極尊崇之矣其德也溥而遠其脉
也厚而長

讀臣工

讀臣工而知周之勤農也釐成受明君與天之
命在焉蓋若斯之重矣新畬何也可以觀非田
之所由制焉則初地曠民稀于時民勤于詘官
勤于農而上之未闢草之未墾尚有待于新焉
者矣後世其此寸尺之地相尋于上如魚鱗印
何能紛紛受非以滋爭擾哉

讀噫嘻

成王之世內無諸侯之叛外無四夷之擾拱手
受成率天下力三十里之間至萬人為朝民生
不見兵革與其類熙熙田間禾麥被野此泰之
所以富強也積之數世而穆王得展其廣大之
氣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耗于遊幸也悲
夫

讀振鷺

仍以國制而不改周以後無此也待以客禮而
不臣周以後無此也微子之命猶有戒敷之詞

五經讀

詩經

李

至振鷺而益渾融矣無惡無敷夙夜終譽之語
抑何愛而婉也若恐傷其意者然噫嘻後世無
望此矣當塗之待山陽典午之待歸命始終保
全其去古猶近乃劉豫獨何心也哉

讀豐年

宣公大有年不識春秋與古者以為記瑞君子
識之以為記異蓋太和在成康宇宙間故豐年
慶豐年疊見于詩之所咏東門之逆管宜預聞
乎故其何明賜之有焉西戎之俗蕪粟于

平不敗然公劉有倉矣豐年有稌矣固已備其制也

讀有聲

合祭于祖而樂作焉薦之而已非達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聲者所為詔誥于天地之間臭者達于淵泉達于墻屋若曰于此乎于彼乎發陽而周陰也殷姓從子周姓從姬義亦如是凡在廟中者羣臣列辟俱焉獨稱我客何也周于二王之後也凡有舉之莫有忘之者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潛

水澤腹堅始伐水而幽有詩漁師始漁天子親往而潛有詩皆季冬事也然季冬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逆寒氣獨無詩紀其事何也母亦以其事近惟而其禮又近戲歟蓋十二月大雩也謂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

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雩磔以撲除之其事之惟如此先王順俗置為官司官司之重其事亦所以職掌之使不亂也若形之詩歌則太重矣且事非有關於先祖之故焉不頌

讀離

武成曰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天威夫紂不能安人皇天所為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為燕也在平寧之世文德即能安人在亂離之世非文德而兼武德不能安人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豈拘拘之小智所能辦拘拘之小智則以文德終矣宣哲維人所以文武為后也其燕皇天而昌厥後以享有廣壯之薦豈虛也哉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載見

載見辟王非諸侯助祭之詩乃新天子始謁武王之廟諸侯謁見因助祭焉新天子勞謝之辭載始也求厥章更始也龍旂以下天子車服也率見昭考新天子率之也辟公尊辭諸侯助祭

之詩固不得以此自備矣

讀有客

甚哉周人之愛微子猶東人之愛周公也微子
之賢也觀其從考而知之矣然後世不免畏其
高養育材印不轉其愛而留之者為忌而留之
也哉微子其章文王之所以文王也而微子乃
敦琢其旅卒之淫威夷福以周相為終始噫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讀武

五經讀

詩經

李

大武頌武王而言不過物烈而已嗣而已愛而
已而原本于文王之開之也孝子不忍欺其親
忠臣不忍欺其君

讀閔子訪落敬之小志

吾讀成王之詩深有意乎其人也而又思周公
之教之深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于茲驗焉雖然
此非成王之言也成王之為世子也幼既免養
猶之乎幼也且其人小材也當其顧命也憑王
凡以見羣臣發經遠保世之言無惑焉已爾此

變未燥何為者則辟尚未復子也而遽能為性

命之語乎且訪落孰先周公不言及之即此
可以知其故矣小志或成王自為之前三詩斷
非成王自為之其非成王為之孰為之周公之
作諸詩也皆手定之乃託於王則三詩獨異諸
雖然周公為此何也則又其微權也託以誨焉
者也託于成王之自為之以示羣臣之不可以
不訪而其所訪之語又除為之程使其日夜不
得不勉以合于其中蓋不覺其用意之所存而

五經讀

詩經

李

權隱矣一曰陟降于庭一曰陟降于家一曰陟
降于事非周公豈其能此故曰非成王自為之
周公之為之武庚間管蔡管蔡間王室人之無
良我以為兄而任以東方之事而自贊也一桃
蠶也吾不知其為鳥更不知其為鳥而鳴臬也夫
物有大甘也必有大苦隨之成王之克成令主
也則集蓼之故也夫

讀載芣良非

農之為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勞人

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
 心人情莫不樂所麗婦女自健氣體為契又相
 慰藉也人情莫不樂苗之秀與苗之實也驛驛
 爾厭厭爾縣爾濟濟爾其無有已火之氣所
 泄而雨水不時也其無有亥水之氣所淫而水
 潦為敗也其無有寅木之氣所損而五穀不實
 也于時焉可自騰致用酒矣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與主伯亞旅妻孥共之又非人情所樂乎而
 必開之以祖妣之昇胡考之寧飲食之間有至
 五經讀 詩經 堯

讀錄衣

請絲衣而鎮審敬慎靖恭其見矣故祭則獲兩
 請酌桓齋
 酌桓齋三篇抑何含蓄而不露也然其間亦隱
 亦躍識者知其深焉遵養時晦或純臣也或守
 其也未知其果安在也後世于師昧于遵養時
 晦之義未達武心乃一切與天下相姑息不知
 時一純熙是用大介躡躡乎若脫兔適不及距
 矣實維爾公允師殆窺後世之弱勢弱政之實
 已焉綏萬邦屢豐年固實事乎而難為訓矣後
 五經讀 詩經 堯

自以崇原也王道也

之至武周之際汲汲也世變也夫聖人因世變
不得已而為此聖人爲之風俗于是乎遂成後
世循焉而又爲其每下者噫嘻聖人之心成矣
敷時釋思可釋而思者何物大封同姓大封異
姓神明之後或在賦故夏商未有三恪之備也
至周亦求諸民間而祚之以土夫以文王之勤
而諸人人人得以自利欲人釋思之而不明告
其所以若曰我周無所私利如此是亦足以答
天下矣此正所爲慰安天下之入之心以求天
五經讀 詩經 主

讀幾

般者盤也言盤樂也河非盡翁也由嶽夾之而
河身東出翁河則不由泛濫之河矣泛河者大
陸中河也或曰禹治河其利歷千百年至周

不怒

讀駟

夫爵祿不入其心牧羊而羊肥其于馬亦猶是
故心塞淵而騾斯衆思無邪而馬斯臧非有鬼
神理數然也夫信公有此馬僅一從桓公而老
死闢下悲夫

讀有駟

前之駟猶以車也今之駟乃僅以之給郵傳供
法駕而君臣相與酣飲鼓舞以爲樂魯之衰周

五經讀 詩經

主

公已見其端矣

讀泮水

泮水與學也而頌其有武功蓋受成于學釋奠
于學文與武表裏焉古者有用之學不偏主如
此淮夷自會父以來與魯爲難幾與終始而入
春秋僅有盟戎追戎會戎之事初不聞淮夷何
也及其季也何踐引兵渡淮與中國會盟亦不
聞有淮夷何也魯初淮與徐並興蓋其後徐
解句王矣數百年闕事多非舊淮夷或

夫

讀闕宮

闕宮頌僖公也推本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而後及莊公以逮僖公上原姜姬下及成風聲姜蓋依然大明之吉夫天子之尊諸侯不得以其傷而通之魯之祀也漸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于周也先王先公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犝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琖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大圭薦用玉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獻升歌清廟冕而舞大武禘而舞大夏妹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狄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彼誠有取焉爾僖公何居卽器數不過乎物而乃侈然遠及后稷太王武王也哉僖公中主成風嬖妾爾而儼然頌焉以乎人之辭也

商頌

讀那

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誥于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位哉其綏也與

讀烈祖

思成語與而奇一曰綏我思成再曰賚我思成蓋一時之語嘗用之而周魯之頌不一見何也其出也後而刪也晚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讀玄鳥

此祭武丁詩也商世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自彼手創之矣故曰肇域彼四海雖然武丁所以能此者先據山河之險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爛焉豈苟而已哉

讀長發

商何以繼白招炬而用汗光紀王也玄鳥之子號為玄王天意可知矣水德也而尚白何也白

者吾之母也周靈威仰固不東方乎而色尚赤
從其子而已且赤為勝白故祭肺焉契為司徒
而受大國小國至相土益大駸駸乎規模雄偉
矣湯應期而生當桀暴又當殷中衰也小球大
球小其大其豈伊異人非日躋莫冀已焉三孽
不數葛何也葛非桀黨而隨以兵何也肝腹之
禍不先翦之而虞後顧也幸顧昆吾夏桀平敘
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為天子也不止其為天
子而湯之師始不負于天下矣商中衰湯至降

五經讀

詩經

十五

為卿士非得阿衡左右之烏能愉快乎卿士非
謂伊尹也

讀殷武

荆楚叛服不常自殷世已然蓋三代用車且又
鄙西北一旦釋其長技而與荆楚爭舟楫之利
于數千里之外其勢不能無重發故桓公束馬
懸車而登耳耳權山戎若拉朽然至總入國之
師僅得屈完一盟然亦殆矣高宗之治羌氏乃
不如治荆楚之勞也三年而後克之或遣將乎

抑自行也而留甘傳諸臣居守乎至其所以取
勝則又用奇兵也齊桓之服楚也先次于陘而
使楚人失其地利魏武之征馬超也日報超益
兵而操大尊器欲取羌隴之衆一鼓而平之高
宗蓋得此道而用之尤奇入其險阻政所以致
其兵衆也彼險阻已失師入腹中不悉衆出關
何為迹高宗所為其漢武之材也哉

五經讀

詩經

十五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總論

自人道之多情也多情即多費道多情即多
 叛道叛道而思以防之而不得不多予以所費
 使人終日各隨其分以自贖足於情之中縱橫
 充斥而卒軌於道以無所叛夫能使人縱橫充
 斥而無所叛何物也則曰禮而已矣禮與樂相
 為昆季而究其實用之所存則禮為亟夫禮者
 五經讀禮記總論 十
 飭也樂者傍之盡也禮事實而樂事文故禮之
 分居先樂之分居後禮樂不可須斯去身究之
 獨禮不可須斯去身耳夫禮事實固也要亦質
 於樂焉爾實於人道為至文人情安乎其所安
 而不安乎其所不安禮者文也文之為言猶口
 萬物得其理焉耳萬物得理而安得文而理禮
 雖委曲煩重實緣情依性本於太乙假天降地
 而生如是而理是之謂天理既以養人之欲給
 人之求使物遂其志願之所忻得而安而又委

曲繁重者比諸義而協隱諸心而是獲其於
 欲後擅其公理而不口聖人強我吁道至禮可
 謂美矣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
 先正之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於其
 中矣此為大之言非居實之言也夫物之為理
 同者相治異者相棄天高地下何預於禮而聖
 人遂緣而制之聖人所緣而制禮者不在是也
 聖人所緣而制禮者人情焉耳夫人情有所不
 得已者聖人不禁彼其初若鳥獸然狉狉榛榛

已耳人性最靈而效鳥獸之所為將有不安於
 心其事將不可久久於裸裎必有衣服之事焉
 久於巢穴必有棟宇之事焉久於毛血必有烹
 飪之事焉久於汗樽必有器皿之事焉久於無
 父子無夫婦無君臣無朋友無兄弟必有備理
 交際之事焉初以為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
 以為質也以為質而更文之益得乎萬物之欲
 之所欲而禮大備焉矣故禮者緣人情之所不
 得已而生者也雖然不使人情自為之而必行

制於聖人何也聖人者又靈于憑生者也人情
思養其欲給其求而以其意自爲之或之於俸
焉或之於藩焉本以供道之費或遂致道之叛
何者無所折衷焉耳聖人者萬物之所取衷也
且人人以其意自爲之其權散故聖人以權自
予而其道乃可行之萬世而無窮雖然禮以養
人之欲給人之求無禮焉既無以爲觀而安乎
人心之所不安然後世輒病禮之拘我何也此
殆有說焉當各察其情辭之所差未可以一端

五經讀

禮記總論

五

論也莊生之流情既放曠不樂簡束又欲原大
道於太初太素之先故曰禮者事之薄而僞之
首夫太初太素之道豈足以治既有之羣生哉
是放曠之情其訾禮爲一端也原於遠初不知
其不足以治中天與晚近其訾禮爲又一端也
此兩端者情辭各有其差之由也乃又有一端
入道趨文趨之不已遂至于窮而無所入其所
行之禮劫于世俗而強從之無以自返精神不
足以相配而物力不足以相文曰禮真病我聖

人真病我是養之不已而適以困欲給之不已
而適以困求此其訾禮固宜然豈禮之初意與
聖人之初制哉此又情辭所差之一焉矣察其
差而禮之爲禮可知也禮記一書說者以爲禮
之詮註固也然其高文典冊微辭與義往往聖
賢之徒有非漢儒之所能及故著之爲經而後
世唯唯然受而傳之不覺于頗爲論著表次其
本末於此道誠爲劔首之一快然安得所爲禮
之本者而窮之

五經讀

禮記總論

四

讀曲禮

禮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於是有一天道者焉有
拂人情者焉原於本殺之與性命之際故聖人
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
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
質其究齊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郊焉而天神
格廟焉而人鬼饗幽深遠秘其道使人索之而
不知其故先王之神道設焉且先王之治天下
務以文章繁縟之禮柔服馴擾天下剛強之民

奉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多其節文委曲而爲之表飾揅其難制之氣習爲迂闊之行蓋人心安佚則耳目手足不知所措放僻邪侈生而天下之亂起聖人逆知其勢之必至于此于是奪其安佚而予之勞苦難行之事以養人於無事之時久而安焉而不知聖人之意之存乎此也又以見先王之微權寄焉凡此回禮之至也而近人之禮有大有小明於理之所可測而協于情之所自安其大者在於父子兄弟之際

五經讀

禮記

五

耕桑衣食之間使民無望于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籩豆酒醴之薦以稱美報而無忘其先凡所以養生送死之權甚詳而有法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先王治天下之具如此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不曲則無以達器而成物先王以爲德而不可不陳也瑣而不可不舉也聖賢之學以人道始以天道終日川飲食之細有數以至焉謹于微而鉅可致也善

少則老將智而老不及之矣故先王制爲曲禮以教人慎于人道慎于微道慎于少道其曲折之極至負劔辟咎二屨闔戶箕袂跋屨未割瓜佛鳥進戈效犬以及羹獻疏趾明視尹祭商祭脰祭清滌齋合菴其明案嘉蔬豐本之名者提童子之耳而訓之復之其事至雜雷高明之士時或厭焉先王以此治反人道之正從其少之時而豫禁以至微可忽之事然後循循焉行修言道以端至禮之質而後天道可幾也而後人情不拂也此先王曲禮之意也曲禮至瑣也先之以敬而歸其用于安民大哉曲禮乎源深而流長是以先王重著其教焉上篇近及于孺童婦女之事進退應對之方下篇進焉爾下篇乃爲進焉爾王制喪記時墟而彛集之更進焉則與禮之至者彬彬矣上篇孺童婦女之事進退應對之方如是而已乃亦彛集其大者何也抱孫不抱子也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也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也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

五經讀

禮記

六

辱也若此類者進焉爾苟為進焉爾記者未及
詮也抑或紆回以神之使人不得窮其迹闕大
以維之使人不得小其規若是則亦教之歸焉
而已矣

讀檀弓

冠昏喪祭生人之道四而喪祭處半焉祭以仁
鬼神喪以哀死以先王之所甚重也夫人生則
奉之沒則已焉以其無能也而倍之矣故先王
謹民之倍制為喪既夕虞卒哭筵豆菹醴之禮

五經讀

禮記

七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始死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喪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未有見其饗之者
而饗之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任
也禮四十九篇抑何喪葬之詳諄也喪服小記
奔喪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喪大記六篇之中
問其事宜然即諸篇不亦數數旁見也哉然六
篇之專記也與諸篇之旁記也猶明載其事已
焉以為某當為某池某當為某池某當為某靈
某當為某靈如是而已人讀之而知其訓喪也

非其篇而旁記焉人即善讀之而知其重喪也
此其道顯而人以有心逆之則不可以得其天
之自啓以神其教之所存于是聖人憂之而檀
弓記焉檀弓之日非如喪大小記六篇之有指
名也與雜記諸篇之名之未有以擇也乃其言
則視雜記諸篇之旁記喪事者純焉而吾以為
雜記諸篇之於喪事即純記之以與喪大小記
齊量焉猶不若檀弓之記喪事之純之為善也
喪大小記六篇弗逮也夫人於聖賢之教得其
意之所在而已與其明詔之不若陰詔之使其
天之自啓而後可以神吾教夫檀弓之為書若
記典故者然其人名相錯也其時事相錯也其
文詞相錯也純記喪事而未明記喪事也令人
樂於從事而不煩于親友復焉以玩其辭之所
止與夫義之所存而後聖賢所以為教之意見
矣然此猶淺也夫見聖賢為教之意見之猶未
神也且可以待天下之賢人不可以繫天下之
庸才彼庸才之士與夫天下之人慎終追遠之

意未生于中詔之不能相從而又無以自悟蓋游焉息焉彼未明詔我當何如鬻也又未明詔我當何爲法當何爲戒也彼以純載之我以純遊之彼以渾載之我以渾遊之若元氣之襲于肢體而人不覺而聖賢始有以神其教于不窮故讀全經而哀死亾之心已生矣讀檀弓而哀死亾之心尤生矣亦聖人之教也

讀王制

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也古之天子不專天下

五經讀

禮記

九

之利故以四海之地與諸侯割而食之示不以天下自子也禹於天下之大也天子千里而居中焉自子廉而握權重藏身固而控勢均至後世不復循五服之制者何也世之降也有虞心焉擇形勢之固周都關中巖然天險其俯東諸侯若建瓴而下也即又何以居中也服于土中而九隅移矣觀封建天地之開未久也周封建不待不封建也刻以後不封建不得而封建也封建治而適以亂封建益而適以私非以非生

王也其法不可格于後名山大澤不以頒不以封存變之心衰世之意已焉天子設官而監之與諸侯犬牙相入即何變之敢圖然至春秋城虎牢鄭且不能自有之而其策亦疎矣周制天子縣內千里而大國九次國二十一小國六十三相尋于上者如魚鱗則天子窶人子矣如之何而信諸自屬而長自長而連自連而帥自帥而率自率而伯而總其權于天子之老二人大小相制內外相維樞機周密統體尊嚴此道也

五經讀

禮記

十

雖至今存可也流五服之極遠者也罪人猶吾民即奈何棄之夷狄乎有二義焉懲惡而極之所以思過也實邊而填之所以制夷也凡官民材必先論之固也然公侯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即已世其子孫而又何望焉古之君子不開其取之端而天下之士安于爲固然而樂其官何者知分之有所止也且春秋譏世卿又何用知周初之不開天下以至夷之塗以今天下之其趨也天子巡守何也有八義焉勸民也養神也

禮也報朝也祝風也一制也振武也習勞也
 禮神通而耳目通職分勤而恩禮洽故諸侯考
 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而祝釐弓矢鉄鉞圭
 瓚小學大學無不領于天子凜凜焉天以爵長
 連帥幸伯以達二老而又益之天子之時巡禮
 祭灌靈其何變之能生周之敝也則乎自怠之
 過也天子之征也受成于學見古人重學之意
 焉見古學重實之意焉古之文未嘗不習武也
 古之武未嘗不資文也卻克詩書張仲孝友益
 五經讀 禮記 七
 若斯之重矣用獵也佐天行以行殺氣用數軍
 實用昭尊卑殺之中猶有禮焉而不淫于分也
 殺之中猶有仁焉而不濫于禽也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故冢宰之尊于此汲汲焉使不足不
 至于暴有餘不至于浩誰爲之而天地災傷之
 權始緇矣自天子以下其葬也有分焉爾也其
 廟也有分焉爾也其祭也有分焉爾也天地山
 川之祭也視其氣之大小而酌其位之崇卑位

有崇卑而氣應之氣有大小而祭應之非以昭
 分必見之而後制之者矣司空兼制夷狄何也
 史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焉得而施諸夫夷狄
 不能純用中國之法而適以爲累然爲此固以
 示無外之仁無類之教亦以微制夷狄使其折
 而入于華已焉夫食節事時而教可舉也六禮
 七教八政斷斷如也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繼
 惡斷斷如也能此者特舉于上不能此者屏之
 棘寄以不得等于民雖天子必有學也雖天子
 五經讀 禮記 七
 之子必有學也况其下乎官材之辨司馬主之
 車甲之數司徒主之才通而無偏能權分而無
 獨擅古人材博慮周如此夫刑者型也型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自非原父子之親立君
 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蔑能勝于
 事矣夫犯有小而不可不誅也事有小而不可
 不禁也此先王所以操刑罰之中也百官以其
 成質三官也三官以其成質司會也司會以其

成質冢宰也冢宰以其成質天子也自以其職質又操其權以代人質也此道也雖至今存可也太史實司歷代禮儀之籍其執簡記奉諱惡何以居先尊禮樂也大宗伯何以不從受質之例禮樂無所平質又尊禮樂也大司寇何以班於三官且居大樂正之下而不得夷于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司寇刑官先王之所不敢極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冠農父宏父圻父三公之官亞於冢宰而參於司會刑官焉得而匹諸

五經讀

禮記

卷

其養老之政也三代以來未之有政也而必於學何也天子固君我而猶敬老也使人著於孝弟之義而達乎揖讓之節窮民必有處也從養老推之朋友必有讓亦從養老而推之也秦以上西北表而東南楚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其故何居古之聖人未有不起於雍冀者也惟不勤遠略故也夫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則幅員愆矣聖人不私天下之利故子思之為盡推以予諸侯聖人

不盡天下之利故二千五百里而外乎葉而為夷狄後世德不足而地務過之邊之所為日蹙歟名山大澤不以封隸于天子精在下而氣通於天名山大澤為天地之房故先王慎之夫田田多而後封建可行也開田多而後井田可行也周之季也人口多焉忠日少焉其井田不得不不趨于廢也勢也周之衰也亦其勢之不得不至于此也開田餘以待封者日入其賦其後乃稍稍割以胙天下之有功而其力亦以薄矣即

五經讀

禮記

卷

讀月令

月令之從夏正何也曰此所以為經也何也時者天之所為也天統從其體也時者人之所需也人統從其用也而地統無關焉從天統從子而數之也順也無有氣遺于先者也從人統從正而數之也順也無有月遺于先者也天統尊始也人統尊壯也而地統又無關焉子與寅名之不可轉移者也正與十一名之可轉移者也

以其可轉者而從其不可轉卽以十一月爲正月其誰曰不可夫爲會爲月爲時至寅皆爲人事之起易十一爲正不幾及此已乎然寅爲人事之起非以正爲人事之起也彼曰寅爲人事之起吾應之曰寅亦爲人事之起彼曰正月爲人事之起吾應之曰三月爲人事之起亦烏見乎不足以折天下之口而服其心而其勢遂至于以正與子爲配順焉而一無所遺以收乎明生歲成之利然此一恆人知之而聖人必以正

五經讀

禮記

夫

月建寅者非其智之所不及與夫必欲易所勝之國以爲異於天下顧有精意寓焉建子吾從陽之始生而建之也易十一月爲正月吾亦從陽之始生而易之也一歲之中陽以此生亦以此死而坐觀乎陰之續其後以無以厚其所終聖人之心之所不快于此也吾以寅爲月正則其始也陽固當其極盛其終也陽亦當其方壯卽未幾而陰陽爭死生分要亦當人事未衰之候既有以振之而其後亦有所恃矣且陰陽者

聖人不祘太明令人測其分折之數故顛倒于其間而其教亦隨而尊由此觀之月令之從夏正其非爲經也宜其非爲經也凡驗星必於昏明何也昏之後明之前人有寔息者矣睽視之難也而又無準焉以決知其時之所定卽欲占候焉得而占候之昏中明中王之所設已焉而祀帝祀神何也非其帝能帝神能神也其人與其骨皆已朽矣聖神繼天立極能其五行之官先王使之必報之况甚大焉者乎一蟲一音一

五經讀

禮記

夫

律一數一味一嗅與夫物類之振動莫不備記而審察之先王之於天時事之至而治之精矣先王之於物類取之詳而格之遠矣天子一乘一駕一載一木一服一食一器隨而更焉以與節相中何也天子於時無不畢肖自中心達于外體猶是也聖王事天之學也四時各有盛德而皆在孟何也孟禘焉仲盛焉季衰焉而乃在孟何也尊孟也且孟之氣又未有以已也凡孟月天子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之雖天

子必有尊也郊天爲其近於父也迎日爲其近於兄也春夏秋冬無缺焉亦若斯而已孟仲季一失其令而三時各以其類乘之天氣所泄金氣所傷水氣所濡木氣所應何鑿鑿也將不信諸甲休咎時恒之說亦既演于箕疇矣自古聖王之養天下未有不主于靜者也夫時令一奸卽有五行之沴則春夏固貴發舒而秋冬固貴嚴肅而後可然而孟春也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汲汲焉而安萌芽養幼少存

五經讀

禮記

卷

讀曾子問

君薨而世子生可以已矣而弗已也己葬而世子生可以已矣而弗已也非直以致孝也大故之際奸邪窺伺之萌也是以先王莫務重己焉世子無生而貴者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然分固不已定哉春秋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記誌見世子于殯所以謹亂賊之源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夫行道之神至微矣委土爲山之形伏牲其上其事猥瑣而諸侯之出祭焉古人使之必報之固然然由此而推其清道而後行

五經讀

禮記

卷

豈顧問哉並有喪也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葬哀死亾奠飲食之道也葬不與奠俱先不忍其遽也父母等親而置軒輅焉家無二尊而已矣冠禮而不得與喪敵也昏禮而不得與喪敵也蓋其重也古者太廟之火也祭城門以禳氣求助於陰是舉也宋絲繫社湯其室以相救也而又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先王之於鬼神若受其職而董督焉彼誠見之非取義而已大夫士有私喪私喪非父母之喪也使爲父

母之喪又何以謂不敢私服乎天下有二大君
與親已焉而置君於親之上謂人君抑何賴於
此哉顧父母之喪之將畢而適與君之喪偶則
爲弗除也者其於禮中矣夫賤不誅貴劓不誅
長貴孰有踰於天子而卒未嘗聞無有誅之者
也天子尊天尤尊羣臣至於南郊稱天而誅其
義爲最精而於分也不僭於道也不私天子無
知而天能厭之天無言而羣臣能代之予以見
君權之未可恃有能行於其上與行其後者焉

五經讀

禮記

卷

宗子之去國庶子亦既爲大夫矣而代之祭也
猶然不厭不旅不綏不配何居尊宗子也此義
行而匹后亂適之禍庶其免夫禮人臣有父母
之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長人子之孝而
無絕其不忍之事於金革之間人子不可自奪
其喪即人君抑豈可奪人子之喪哉

讀文王世子

讀世子而知周之典也世子之所闢非細也蚤
教論德陶習其情性以使之恭謹溫文然後

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夫人孰有
生而自成者文王之爲文王也固也自武王已
不免率而行之况其次焉者乎是故周公抗世
子法於伯禽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不得不抗世
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而衆亦共著之周公一
教世子可以成君可以成子可以成民善教也
夫春夏而學于戈秋冬而學羽籥古人之學不
徒焉爾也以利其用以安其性雖世子必有學
也况其下乎是故天下之賢可取而材可斂也
古者取才不一途而已而未嘗不致其辨始皆
誓之使退而令講習所能以待舉于後三得一
焉而後予之以郊人之名使遠之於成均以取
爵於上尊蓋離學以貢於天子歌鹿鳴而來也
疏之所言非也公族無官刑也刑于隱者不與
國人虛兄弟也其于親親不既篤也歟哉彼其
與我守貴宮貴室也彼其與我守上宮下宮也
吾之明聘會同倚之以無後患乎日賴之爲股

五經讀

禮記

卷

居而一等爲武隸強本弱幹之道何居是故先王厚其恩殺之之中猶有禮焉

讀禮運

讀禮運知帝王禮樂之因革陰陽造化之流通而天道出其中矣人事亦出其中矣開闢久乎吾不得而知也開闢未久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吾有所執以知之生人之初于于徐徐其不能如草木食地德而飲天和也而飲食生于是于飲食之生夫以接氣而已誰爲師之誰爲嘯之

五經讀

禮記

圭

而黃梓土鼓已見致敬鬼神之端夫人天望而地藏體魄在下知氣在上此其事迂理秘學士家難言之誰爲師之誰爲嘯之而北首南向更世易祀而莫之改也故知禮者人心不得自己之大端也世自積也情自開也天下之變日趨于文而不復仍其故要亦備其數之所必至以歸其物之所自安爲之修火化之利范金合土宮室作焉炮燔烹炙醴酪生焉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之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禮交作乎上

樂交動乎下洋洋乎禮之大成也哉夫禮始于禮字乎彬彬終乎情文互勝及其敝也還歸太乙宗夫幽國亂國借君賜君文之敝則爲之非文之過去其病文者以全文之名去其病文者以著禮之美則禮之郁郁者何惡焉夫禮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治政安君皆以此道出之則治不出則亂出之則安不出則危此禮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典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聖人所爲藏身之固而

五經讀

禮記

圭

尊且安禮達而分定故也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人生有飲食男女之欲有死亾貧苦之惡由是情炎于中而不自禁或奢焉或僭焉非失其數之所當受即越而逐乎理之所不得遂故敗禮者惟人然人者又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性發焉而不得鬱也性域焉而不得溢也聖人知其然故隨其時之所至以窺其性之不能以自已制爲五行四時十二月五聲六律十二管五味六和十二食

五色六章十二衣本諸天地陰陽四時日星雜其物以供其用託于不測以神其尊而還相爲質還相爲宮還相爲本所以防其邪濬救其闕失然後以祭帝而祀社在宗祖而饗鬼神是謂大順積而不苑深而通茂而有間其數至能役五氣之精享諸福之應其民慊于其情之已得求于其分之不易又茫茫不能究于其本之自生而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下固已蟠結深厚而不易動搖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

五經讀

禮記

卷

于天地藏于民心之謂也

讀禮器

人無器無以學禮人無禮無以成器器有內外焉人之器與禮互成物之器又與禮需成器又有內外焉是故君子內以忠信爲質而外觀於天時有生地理有宜官有能物曲有利率之以制禮用以定名分正心術以候其德器之成是故義有外焉而君子弗支也物有麓焉而君子弗厭也夫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

制禮也與人事相中以地之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而要于節夫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時非通神明之德行變化之參必至於次裂以遂其私而成其所必就何者無可循之器其勢之必至於此也故時者從心以制器順體宜稱執器以從道聖人非不戒於非禮之禮而其慮之也深其防之也遠于是木少大小高下文質之數於最下之稱汲汲焉而

五經讀

禮記

卷

無異于天下况其下焉者乎故禮反其所自

庭詔室詔堂獻質獻文獻察獻神內金加璧列
龜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固易視也乎哉而不之
循乎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
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其矣不
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此禮也非神
明之人不能制其器非肅敬強力之人不能盡
其器夫禮時爲大然聖人之所慎用也禮器乎
禮器乎豈其不足人之所乎

讀郊特牲

五經讀

禮記

卷

先王之制郊特牲也其尚誠而貴氣也固也然
此先王所以防澆漓杜僭亂之微權也夫天下
之亂也起于僭而胎于文之無所止文則無誠
實之心僭則無上下之分而踰于所不可犯於
是相貴以等相覲于貨相賂以財而天下之亂
起矣天可降焉則天子可祖天也諸侯可祖天
子也大夫可祖諸侯也先王知其然也於是享
帝貴誠用特而已享帝貴誠用特而已者所以
明章其分以爲天下之物莫可象而報焉以退

而求諸誠微此義也則與者不區區老婦之祭
與哉盛於盆尊於瓶而已而燔諸柴其僭豈一
特相懸之間也不徒以神僭也而遂以身僭諸
侯百庭燎大夫奏肆夏玉磬朱干錫冕旅樹反
拊繡黼丹朱中衣于于如也則烏觀所出敝者
乎享帝貴誠用特而已則又戒天下之侈以相
于淫而卒成其僭夫天也而儉天子之祀天也
而儉卽又烏論其每下者哉故先王之制郊特
牲也推而遠之聖人所以南面立而天下大治

五經讀

禮記

卷

古人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而受北牖之氣以自
死夫國君惡可無戒也祭用甲非獨謂用日之
始甲與土不虞其所勝之氣以相尅乎哉土者
所以爰稼穡也惡其頑焉爾矣得木氣而其性
始疏也是王者中正之道而裁成之端也社之
祭遂焚而田何也兵陰道也殺陰氣也於社有
常焉爾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父不敢遽
也退而託諸兄夫祭天而袞璫車旂龍章無一

不肖天下為伯養之者歟哉於蜡祭見仁之至
焉義之盡焉先王使之必報之至猶虎之迎養
于弄矣先王謂是有功也祀而報之所以作天
下之氣而勸于勤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又焉知
非迎而報之者乎物勞而老物老而終聖人以
喪禮處之其於義為已悉矣生有養而卒有服
至以天子汲汲焉王者所為假其事以鼓舞天
下以齊其用於無窮也臘者獵也月獵明冬月
獵以祭之者也臘萬物畢入宜地而已車馳卒
五經讀 禮記 卷之七 蜡

息而夫也水土之品與山中之麋鹿其可盡乎
吾取以祭焉從其質也古之人之右武也其於
文蓋寬身之仁而存變之心學之設也以序飲
之節也以壺臘之祭也以田人知射不主皮羣
武士而學之為古人之尚文抑知射不主皮羣
文士而習之為古人之尚武也哉陽誘之以觀
德而陰狙之以習勞其於獵以祭也亦若是焉
而已矣方獵而大羅氏奏鹿與女也為好鹿與
女蔑不亾其國也夫淫于獸與淫于女均焉因
五經讀 禮記 卷之七 蜡

臘而戒獵因獵而戒女斯其未然之防與冠義
昏義何以附也記之錯亂多矣而又何責焉夫
殷之祭也尚陽周之祭也尚陰殷之姓以子周
之姓以姬猶是也然遠於淵泉其以為陰無辭
爾臭陽遠於牆屋何居夫孝子之於親也其祭
也飲食之而不求其為惡神之傷之也祭有祈
焉有報焉有山辟焉何居彼或有為而言之爾
讀內則

世禮合大小而言之也至內則已定其門門之

禮矣則禮人已薄焉需也內則人充薄焉爾也然內則也可以益人以外則人無所恃以爲人之父無所恃以爲人之兄徒爲人之父與兄而不得其分毫之報以自利於心必不能安而吾惟是繩之以晨省勞可知已且學士家動厭此以爲無當于性命之學然吾以爲執此以律天下大賢人君子必不能以長爲其事與不家人以其爲其事仰鷄初鳴一端自盥漱爲難也矧婦女無違夫子彬彬若此歟哉此非獨其

五經讀

禮記

手

食不異於人可無祭乎先養神而後自養乎子之志人情之實也夫飲食以行氣而輔志是故君子慎之春多酸以應木氣夏多苦以應火氣秋多辛以應金氣冬多醢以應水氣調以甘滑以應膏肓之土氣君子一飲食取天地之液而順天地之和非惟順之而且調之春夏秋冬之各有宜也以五行衰旺相參而泄其勝推此道也致中和而神輔相亦若是而已物釋不可不養也物老而衰益可知已有虛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輓近變古蓋矣而獨養老汲汲焉亦猶行古之道也養老之政其於內則何居天子養老則天下之人相率而語曰老之不可不養也如是夫固君我而與我相揖讓也祝嘏在前祝饗在後何殷殷也夫然後衆著于孝弟之道矣天子之養附之何也天子獨無家也乎哉安其家所以厚天下也

五經讀

禮記

手

存其身所以厚養生也有天下之大養然後可
以行天下之大氣有天下之大氣然後可以施
天下之大德是故王於飲食无慎焉八珍珍食
也蓋珍其身焉爾矣王無以賢為也腆其飲食
而慎持之而天和可致也夫禮始諸飲食又始
諸夫婦也微論諸姑伯姊也夫婦不至臘乎哉
柝枷篋笥必有分焉况其大焉者乎夫婦必有
分也况其甚焉者乎慎斯道故邪僻可遠也先
王之世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情無位

北經讀

禮記

卷十

道焉自開闢之賤而教固已篤矣自乳哺之時
而教固已端矣一子師也非寬裕慈惠溫柔恭
敬慎而寡言者不在茲選也弱則其氣易襲習
則其事不勞即不成諸焉得而不成諸十年而
始學書計也十三年而始學樂誦詩舞勺也十
五年而始學射御也於此見古人之漸進焉於
此見古人之實學焉古人道成而上藐成而下
引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自童子誌之矣至四
十始仕何名養深也禮也古人之仕非苟而

已彼既者得于中見足以知之氣足以持之然
後出以應良天子之求而祭其中之誠然者隨
其才位大小之所至各有以自立而不相負用
學之道歸焉耳天子之川元老也筋力不尾任
事而格知乃足達天則使之釋政而論道然不
可一傑齊之歟夫日之至虔淵也爰止其女爰
息其馬若與天下之物其向晦入宴息而已矣
物不可以終進止之故受之以懸車終焉

讀玉藻

五經讀

禮記

卷十

聽朔天下之大政也三代以下無天焉三代以
下無民焉敬而授之非賢君莫與幾矣天子聽
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
之於祖夫人君有所制然後不敢晏然以肆虐
乎民上以天子之尊而父事天兄事日禦祭受
命也斯庶幾免哉玄端謂玄冕非也玄端服之
賤者而天子朝日服之何用知非玄冕乎朝皮
弁尊視朔玄端卑尊者用以臨卑卑者用以承
尊言不敬盡飾也是謂用特牲之義也君之沐

也工升歌何也非為沐升歌也升升歌非為沐升歌何也君沐未嘗無羞也君羞未嘗無樂也羞進而樂作謂氣虛而致其養豈理也哉古之大夫其事不至謹凜也齊戒焉沐浴焉揖私朝燔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其所御之笏前訓後訓視諸侯祭前後何如哉一制器尚象于以見大夫之德已焉其受君之賜爵也受一爵而色灑然也二爵而闐闐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甚矣乎古之大夫之威儀孔嘉也古人君之

五經讀本 禮記

車

以其性輩以其氣菊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準之夫非真有不祥之物如於其中於是見古人象物之義焉於是見古人敬將之心焉

讀明堂位

甚矣明堂位之誣也其禘周公也說者謂古之君臣與聖賢之君臣有非後世所得齊量焉彼其有至體足以自恃而不得以區區尋常之理拘之不復辟則王復辟則王禮寧豈復問哉故

五經讀本 禮記

車

銜車大路周路旗之爲旂綏太百六赤馬之爲
黑鬣黑首蒼鬣尊之爲泰山壘著匠聖魯之爲
殘犖魯灌尊之爲鷄夷犖黃日勺之爲龍勺疏
勺蒲勺夏后氏之足屐股之楹域周之懸屨聖
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魯並用之一切
悠謬之談姑無深論至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
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魯兼用之抑何誣至此
夫廣魯於天下猶可言也廣魯於四代不可言
也且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也魯之子孫當
五經讀 禮記 卷一 季

讀喪服小記

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故聖人準諸天以制
禮斬與衰之分也免與瑩之分也苴與削之分
也男子不敢混施于父母者尊其天也女子不
敢稽顙于父母者移其天也親親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推而遠之之義也自高曾二祖而上

孰之是遺所不知何人也曰玄曾二孫而下而
親之是亦遺所不知何人也厥以前六世之外
自相與爲昏斯何異夷狄之俗惡其種姓之失
喪然亦足以觀親之盡矣夫親盡而遂之則其
無窮已也故制爲禮而斷之九世已焉

讀大傳

禘之爲義有二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諸
侯之爲諸侯也其流可知也始祖不待不祭也
親也功也人必有祖祖必有始過此以往吾無
五經讀 禮記 卷一 季

親焉爾矣吾無功焉爾矣天子以其流之光而
念其德之厚以爲非始祖以來數世之積也故
美報焉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
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
祖矣諸侯則及其太祖矣天子則及其祖之所
自出矣其位彌高其識彌上非天子其孰能爲
禘而愉快乎夫禮至周始大備其日趨于文也
倫致其飾物得其理蓋殷之世六世而婚姻通
焉卽釐降二女不居然舜祖始乎遠武王克殷

制爲備禮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旁治昆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矣
斯時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卽
百世通昏姻哉是故周之文也不得不文也天
之所爲也周之爲文也不得不爲文也聖之所
爲也

讀少儀

少儀朱子謂其小學之支流餘裔信然猶有
說焉夫少儀也儀於少而已矣則夫視笏澤劔
五經讀禮記
之節知磨爲辟鷄兔爲宛脾之數盡若此類不
已章章善少哉而奈何其侈之也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
社稷之役此語豈儀于少者而旁據焉使觀之
者莫覩所由纂述者之不工于詮次若此類又
豈少乎哉

讀學記

大學言體也學記言用也聖賢之學有漸焉
大始教祭菜師肄宵雅之三以官其始而

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若娥子之時術也自一
年離經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入
而後學至君求鹿鳴四牡皇華之事奏矣古人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此亦
豈且夕間所能致者哉

讀樂記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股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美盛德之形容則神之德以崇遊
神明之邪穢則已之德以崇蓋先王作易以神
五經讀禮記
於幽使人不測而教尊作禮以行于明使人不
敢犯而信其道以無及於亂又恐民之心強而
不安久而倦而隨以廢也故於天地間竊雷至
神之機因其聲以作樂則雷者天之樂語也雷
之奮天之樂舞也天地間無物而不能鳴而人
之聲最精其鳴也有感焉爾矣其感而鳴也有
節焉爾矣上古靡得而記也康衢之謠喜起之
廣此堯時之風舜時之雅也關雎鹿鳴以下無
有及焉者也嗣而爲五子之歌嗣而爲九疇之

協抑何其音節克諧也哉詩之道莫得其所所以始也樂之道莫得其所所以始也曰此其始乎雷有聲而物有鳴也物有鳴而人有言也人有言而又有節先王以爲樂已見端故取之以立教謂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形聲應于聲而生變然不彼之管絃時而聽之與主德無與也又無所爲風于天下以施其政教故協比聲律著之磬管匏絃其大者作之往往聖賢之徒以篤上下以示慈惠以襄道德以事天神以嘉五經讀禮記 堯

哉樂與政通也顧可不慎其所以感之者與故端其感而民之心應端其樂而天地之心俱應以至和之主存至和之德以至和之德行至和之政以至和之政召至和之氣以至和之氣爲至和之詩以至和之詩作至和之樂則清廟明堂之奏與閭閻婦女之詠皆是動盪天地鼓吹休明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是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其究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天地相合陰陽相得草木羽翼角觫之屬無不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豈有氣盛而萬物不遂者哉故樂者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是以先王務端其所感已焉夫樂不必皆和爲之也又不必皆聖人爲之也然必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者何居自其至言之也樂之道歸焉爾聖人之樂之道歸焉爾

自變風興雅作而三器變矣變化變政作而帝
制衰矣欲作樂諸焉得而作諸彼鄭衛之音桑
間濮上之音非與即何以稱樂哉是故先王之
作樂也德爲之始而禮繼之然後樂可作也
樂教和幸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近于仁禮近于義樂近于孝禮近于弟故樂者
太始禮居成物從天地之說則樂先焉從仁義
之說乎抑平焉爾也而以爲有禮焉樂乃可作
者何居蓋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使倫理之

五經讀

禮記

樂

間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
瑟動于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律大小之稱
比始終之序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
見於樂由此觀之先王之於樂也從可知矣樂
必下戚何也象武也王者之治化成之不必盡
文也干戚第象武已乎象武則部之文天下莫
尚焉而曰部舞何也且兩階之舞胡以誌也修
文德而象武以舞不可解矣蓋先王之作樂也
莫不有深意存焉恐民之底滯也而天札及之

恐民之膠固也而渣滓留焉又恐民之傷怨也
而鬱積無以自遣也民之懼忻焉而踴躍無以
自適不寧是而已物之兵在身人之兵在技而
以不習之人操不習之器其何以衛人物之害
以全其生于是制爲羽旄干戚以舞之順人之
性情而利其用嗟嗟聖人作樂之意豈一端已
哉

讀雜記

甚矣習禮之家記繁而志寡也一喪禮耳六篇
五經讀

禮記

聖

之中已備言之矣諸篇雜見又錯言之矣檀弓
又引言之矣是不可以已乎夫禮莫殤輕焉而
亦諄諄也陽厭陰厭之祀也陽童陰童之稱也
其目惟其詞復且也多言豈不或信多言又不
能無生得失其中也以多而其誤也亦以多也
一經之中石梁王氏數致駁焉夫使考古之
士緣隙奮筆豈非多言數窮敗績失據之咎哉
夫雜記政不必復記喪也拾其善言善行及釋
官小說之有益於倫物習于見聞者而類焉焉

卽何以諄諄死於間乎至於引大雅既濟以下乃庶幾矣一曰輕絕貧賤而重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一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一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此三語真聖人之言而雜記之體也乃若記管仲之難爲上晏子之難爲下子貢之觀錯仲父之取盜其語類檀弓斯不亦彬彬嘉言小說之流裔哉

五經讀禮記

車

讀喪大記

君子大居正死生之際學問存焉聖人之所甚重也春秋內君薨不地弑也地焉不以正寢譏何譏爾成王臨終瀕水憑几以見羣臣發經遠俾世之言而稱令主焉不於正寢其爲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者幾希大位奸之窺也疾病邪之伺也且無論葬也獨不虞宮嬪小人相緣爲奸也哉記者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大居正而已哉

復近于戲焉而先王行之何也一號於上奠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奠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奠魂自天地四方面而來未有見其復之者也然三代之未之有改也臣子之心苟可以致焉而致之苟可以致焉而致之卽不可致焉而亦致之矣

五經讀禮記

車

親與哉
喪用巫以人死而無能也懼物或干之而假巫以自衛其禮晉不視其所由始也其當商之世與商俗尊鬼而遠人盤庚之遷高宗之昵於鬼神數數焉古者以所能名官朱虎熊羆之薦爲虞也意可推已殷之賢臣巫咸其起于巫乎抑職官也列子有季咸者善巫咸胡以季也胡有遠宗巫咸以長伯尊之而以季自任哉

古人之於喪至矣小歛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大歛君陳衣百稱大夫陳衣五十稱士陳衣二十稱及其葬也君龍帷振容黼荒魚躍拂池之類不可勝紀大夫士有差焉豈不用生者之器乎哉然附棺附身勿之有悔焉爾矣

讀祭法

先王之祭法也仁之至義之盡也遠而及於郊禘大面及於燔瘞未已也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四坎壇祭四

五經讀本禮記

聖

方凡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莫不宗事而未已也從郊禘推之而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秩如也從燔瘞推之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秩如也從泰昭之類推之而天子之九祀則祀諸侯之七祀則祀大夫之三祀則祀士之二祀則祀法施于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又秩如也其報之也仁也其分之也義也故觀祭法知死上之於死而王矣盡矣無以

矣

讀祭義

夫人之祭也祭吾心而已矣其樂以迎來也胡然而樂也其哀以送往也胡然而哀也其居處笑語志意樂與嗜之必思也胡然而思之也其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胡然而見也祭之日入至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胡然而見且聞也其致敬則存致愆則著也

五經讀本禮記

聖

平以詩曰緱我思成賚我思成非思成爲思誠也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此物此志而已矣是故仁人之事帝也如事親事死親也如事生推廣事親之意而後親可事也推廣事親之意而後天可事也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親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親雖諸侯必有兄人君父天而兄日其大報天而主日也孝子之志弟弟之情見矣衆生必有死道之至要物之大歸骨歸土下其氣發揚于

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祠之著也而祭之謂也天子而凡口百物之精索而祭之此皆廣事親之意也為其近于親也為其近于凡也為其近于幼也故善于事親然後可以祭就善于祭親然後可以祭天使非有孝子之實則已之心已不能祭矣而庸有真乎故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教者孝而有文者也其本立謂孝而已矣其孝之至也至不敢祀以不仁之眾至不敢以其身行殆推孝而遠乎弟推弟而

五經請禮記

聖

遠乎朝廷遠乎道路遠乎州巷遠乎蒐狩遠乎軍旅是能自祭其心者也有此心也然後可以慮事可以具服物可以修宮室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是故以祭則受福是祭之義也

讀祭統

甚矣記禮者之遠于祭者之心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是故賢者之祭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禮明之而已矣不亦其為以為孝

子之實甚矣記禮者之遠于祭者之心也昏禮與祭禮通焉者也大明生東月生于西是故必夫婦親之以備內外之官夫有夫婦則陰陽之義備矣有夫婦而有昆弟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其合漠致福也實備官為之故曰此求助之本也

五經請禮記

聖

儂者神之餘者也祭者澤之大者也何大爾以其餘頒之下夫餘何大爾食人之餘以為辱食神之餘以為禁餘無幾而大何也惠以神重非其多之謂也且又以卜其大澤之將至也何以卜其大澤之將至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禘有樂而嘗無樂嘗有思禘無思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牲無嫌尸有嫌也何嫌爾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君有不得伸其南面之尊者二師則弗之臣焉爾矣尸則弗之臣焉爾矣

夫三有旅酬遠賤者也夫祭有輝胞羸鬻者澤

賤也賤音速則廟中無弗逮矣賤者逮則竟內無弗逮矣王者施惠有微權焉未能即及乎天下而能有以慰服天下之人之心彼見吾之端也以爲徐相及也彼見吾之甚也以爲亟爲及也彼見吾之心也以爲不必及也

讀經解

經解不如其已有疵言焉無要言焉古之教者三年而通一經視人之性情使麗之麗之者使身比于此以成德而達材固也然學也者將得

五經讀

禮記

冕

其性之所近乎抑矯其性之所偏乎即以春秋論夫人君誠能操三無私以臨天下一賞一罰不失曲直之繩累輕重之權衡其不學春秋也其學春秋也奚以異夫惟無當于此然後學春以治其性而友之正而又口實之不相中也使之麗于他經則其先必至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不知其爲惡而爲之予之以大過受之而不敢辭蓋其弊烈至乎此也且歸辭比事僅章句之學耳以爲深於春秋固不淺視春

秋也哉至其他淺陋失次姑無論焉

讀哀公問

先王尊禮非直尊禮也抑自尊焉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一本之禮然後禮達而分定天下之人士安爲士不爭鶩爲大夫大夫安爲大夫不爭鶩爲諸侯諸侯安爲諸侯不爭鶩爲天子且禮者習爲恭敬之節注闢之數制其剛強之氣而靡其豪俠之骨其勢

五經讀

禮記

羊

可爲良民不可爲奸民然後人君得以其身托之乎巍巍之上運之乎茫茫之中而天下嚮結柔馴不易動搖由是觀之禮者要亦專于自爲而已故禮者人治之大者也夫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而親迎親之也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行三物而愾乎天下者此而已矣故妻者以奉宗廟則求助之本也理國家則求治之本也以盡節文則求禮

之本也魯之敵也其諸姜乎文姜哀姜上殺其夫下殺其子而由姜下不能保其子中不能保其身文姜固不以禮制者也哀姜不與俱入未至而如在國中抗也由姜卿逆慢也哀公其所聞之世矣何可無戒焉夫哀公不強于政治走越以卒日月之喻其以行健勉之也夫

讀仲尼燕居

禮者自尊者也有禮焉則獻啝之子或在社稷有禮焉則獻啝之中事如聖人此其事固然然五經讀禮記

五經讀禮記

卷

古者不過以禮樂相示代言而已非禮之至非禮之至而孔子極推之何也則疑乎非孔子之言也
蕤達于樂而不達于禮于此見偏林焉于此見練材焉物之練者必其專焉者也古之用人無不仰其材而用之義和之天象稷之農益之虞伯益之禮后夔之樂莫不咸精其能後世莫及其所造者後世宗之以為神明之器而獨禹材焉夫諸人仰不通材固貶其為古之人

讀孔子問居

天下誠而已矣丈人之承嗣誠于嗣也紀昌之視虱誠于虱也伯樂之相馬誠于馬也李廣之射虎誠于虎也夫達于禮樂之原而致五至三無之總致者專之之謂也專者誠之之謂也專于伎伎疑于道專于道道疑于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非有餘術誠于一而已一以貫五一以函三一無所弗至而實無迹可尋哀樂相生之朕神以流化故以演新非有器以憑之也積誠以積道積道以積知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四方善敗必先知之則誠于道者之所致已焉至此而全經禮樂之原觀矣

讀防記

禮者防民者也記之全經皆防之矣即五經皆防之矣不必別為防之目也何者防之之數善筭者不盡也樂言防渾言防其防也益廣且其

防也又益深言之則有不及防之則有不及防者矣且其言所為防吾以為直決之非防之而故決之也其語蓋不圓矣其論讓也弟其言不可不讓而已乃其言似以讓為空虛無用之物而無救于敵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則其讓也固便于讓者之口實也當其時民未知父之可自戕也民未知身之可自獻也即知之猶以為天下之為此者

五經讀

禮記

卷

如此其少我不宜獨受其名也即知其人之多也以為無防以至於此則猶心知其非而內慙焉不敢公然出之今乃歷數而告之曰某戒弑父某竟弑父也某戒獻身某竟獻身也則人心又將安所底止哉彼其意非有惡也其言乃不免敵于天下豈聖人之言哉

讀表記

表記之言君子辭也其後推之乎為忠恕之道已焉夫報者天下之利也我報人人報我無所

不利天下並報之並利之而天地亦無憾矣而聖賢亦無事矣故曰以德報怨當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形戮之民也此夫子之言以為非夫子之言何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因各有當也即仁之取數多而不汲汲于繩人也疑于薄待天下而非也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藹然聖人之言矣哉至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于己其意一而已至恭儉以求役

五經讀

禮記

卷

仁信讓以求復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其意亦一而已唯然故其待死民也不刻矣諡以尊名節以一惠猶然寬身之意也唯然故其待生民也不刻矣愷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亦猶然寬身之意也蓋父母之分水火之判而天下之情勢生矣三代環而救之而民卒歸仁厚之化也故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敵夫虞之道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意蓋傷

當時慨然有慕古之思焉夫無欲而好仁無畏
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蓋若斯之難也
百何可刻求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巳而置法於
民故繼之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
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其意直欲無刻求焉耳又
繼之曰仁有數義有長短論厥孫謀以燕翌子
數世之仁也我躬不問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則其語員矣諸篇不必一一牽合乃其大旨皆
有悽惻怨物之深情記者類附之豈爲過已哉
五經讀禮記
讀緇衣
防記表記緇衣三篇皆援引詩書其格若出一
手者何也此詩外傳之權輿也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敵所以爲教也爲
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所以爲治也
多聞質而守之精知略而行之所以爲學也師
道也君道也弟子之道也
爲其近君爲其近親有此意而後可以行五至
之道見似日瞿司名心懼有此意而後可以服

三年之喪

讀奔喪

居喪而至滅性君子比之不慈不孝故不食止
于三日奔喪而至日闌君子比之不慈不孝故
行止於百里念其生之者也孝子不敢以其親
嘗巧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

讀問喪

問喪一篇悲哀宛轉讀之使人若與之殷殷然
田田然而不能自已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五經讀禮記

禮記

妻

夫人之父母一而已矣其死也神理在陰不行
留也其葬也返真冥冥不得返也哀哉氣不上
塞乎氣火也火以水爲妃離而上焉順行則爲
鬼矣氣激而火生氣鬱而火伏水炎上而又不
得泄其勝也其有疾焉必也殞身滅性君子謂
之無後故聖人制爲哭踊之禮歌必舞哭必踊
人性之常則踊以下氣又以成悲已焉夫送形
而往迎精而友形者實而精乃不可知矣即可
知願備而迎而返也哉悲可知也親無時不

在內也疾焉猶在內也殯焉猶在內也而今乃
那在內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凶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始親凶吾
不忍決其爲真凶也今親凶吾迺始決其爲真
凶也痛親之情無時不亟乃屬纊與反哭之際
抑甚焉親何如愛我者而今乃在外在土也親
我何如愛者而今乃在外在土也枕塊哀親在
土寢苦哀親在草苦塊誠非人所居顧視親不
既侈乎

禮記

五經讀

禮記

葬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五爲天地之中數故
天地間之五末有不精者也喪者天地之大刑
也又天下之總刑也父母之喪其罪至重故服
準之重刑人死矣重喪人亦幾於死矣故其言
曰天降大罰累及天親三年之喪非惟志其不
忘之意亦所以罪之耳親之凶罪累上也孝子
之喪罪累下也故游惰之士不齒之民俱以輕
喪之禮處之然後知刑喪之合一已焉人刑犯

者寥寥也天刑人無得免者悲夫

禮記

孝子之戚無所不在有哀之發于容體者有哀
之發于聲音者有哀之發于言語者有哀之發
于飲食者有哀之發于居處者有哀之發于衣
服者夫惟孝子之戚無所不在而人道始立

禮記

古之居喪者未有服制也以心喪焉終身而已
矣終身之喪非忘日之謂也創鉅痛深無時而

五經讀

禮記

禮記

釋事也雖不免杖其爲免杖也大矣中世而人
心稍僞以爲心則弗可知也弗可知則詭焉以
自託者有之於是聖人定爲服制緣其情以著
其飾而一斷之以三年夫三年之喪非從天降
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夫非取法于聖賢
罔其取法于鳥獸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則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使鳥
獸失喪其羣匹越日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嗚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况人乎然三年之外而遂其無已之思則其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制中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由此觀之三年之喪人道之至質者也何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焉爾也然三年之喪又爲人道之至文者也何也上古心喪莫有章於此焉者矣大功而下莫有飾于此焉者矣

讀深衣

深衣者其制深其義又深也短無見膚長無被

五經讀禮記

李

土者制深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義深也深衣者公與私上與下文與武其制也無所不通也故古今用之然而世趨簡便矣

讀投壺

古之人無弗射者也蓋武之用可以格鳥獸而備盜賊故聖人設微權以陰風之其禮射也萃文上而學之而愚之以觀德其投壺也萃嘉賓而學之而美之以敬養不知者得以習其技

之者遂以承其意至於承其意則其事更甚于明教以決拾之務者矣或謂古人之意不出此臆說非也夫古人之意不出此則胡然而舞者以于胡然而舞者以馬于也馬也豈苟焉以命名者哉

讀儒行

儒行其語複其辭誇質諸聖人之言弗肖也質諸聖人之心而又弗肖也何者夫記禮者託于聖人之言往往而是矣則胡以獨衷儒行也

五經讀禮記

李

讀冠義

先王之重冠也有二義焉元首之尊也成人之禮也三加何也丁寧焉爾也於客位尊也父醮之尊也母拜之兄弟拜之尊也至此始以成人之禮接之則其責有重焉爾矣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夫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盡諸則吾未記所由盡也一冠焉且駸駸向壯矣爲人父爲人兄爲人長顧不已亟尾之哉

讀昏義

昏之義何若詩誌之矣綱繆束楚三星在戶女
陽物而晦時故昏者昏也夫婦胖合者也胖判
也二姓判而合也又若室之事雖故受之以有
別而後夫婦久而不敵蓋判之而後以合已焉
易大繫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
奇偶之分抑何斷斷也然後一與六偶二與七
耦三與八耦四與九耦五與十耦而夫婦之合
始成禮義之錯由夫婦昉也可不慎與婦見舅
五經讀禮記 李

讀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

鄉飲酒所以洽鄰美也制為鄉飲酒之禮所以
受上恩也有四焉天子賓天下之賢卿大夫禮
國中賢習射而飲也蜡祭而飲也其為澤也
厚而深其取義也精而博

讀射義

射武事也而飾之以文是陰鼓天下重文之鈞

禮也禮文事也而著之於射是陰鼓天下重武
之微權也惟夫健卒使之習于繁文以柔其剛
強難馭之資故其心有理義之守而不至于亂
學士大夫使之習于決拾以作其靡惰畏事之
氣故其人無厭薄之心而有以應乎變

讀燕義

於燕義見慈惠之盡焉見名分之嚴焉不以公
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何也明上之不微假于
下也一拜而已而君且酬之况有功于國乎故
君之答拜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
五經讀禮記 李

讀聘義

聘密上下之交也天地不交而品物不生君臣
不交而情義不篤且又以之為鄰交夫隣國不
交而後天下之故多矣故先王制聘禮焉質明
而始行車曰後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
行也此非君為迂闊之行以靡天下之人也聘
也者一以聯天下之心一以堅天下之氣夫勇
取有力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理義天下有事

則川之以戰勝川之於戰勝則無敵川之於禮
義則順治是故天下莫貴乎禮於聘義凡之矣

讀喪服四制

聖人之制喪服也非聖人之能制喪服也聖人
亦有所制何制爾制於仁義禮智已焉夫禮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固也然而其為喪
服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而要非從天降也非
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有制於恩以見仁制
於理以見義制於節以見禮制於權以見智其

五經讀禮記

五經讀春秋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總論

春秋何為繼詩存王而作也非繼詩而作也以
為文焉已耳詩與政事相隱見焉其說有三一
者王巡狩而有詩王不巡狩失時政之大者後
世無由知其不巡狩以無詩故知之此其一也
其一王者不能因時立政因俗設教故天下多
失所之民亦多失義之民而哀痛滂沱之辭興
五經讀春秋總論
此其一也其一先王所行之政形見於詩如出
師命將勞使臣之類不能一一放而行之則當
時之政可知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夫詩
豈真可以退虜也哉中國無政致然耳此又其
一也由斯以譚春秋繼無政而作非繼無詩而
作晰矣故以為繼詩而作為文焉耳王者之迹
熄而政亡政亡然後春秋作政與春秋事之太
類文之不類也則不如更之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更隱而類也且叩諸實

而亦有之故後之君子弘而通之也所謂存王而作卽所謂存政而作者乎古之王者設之史所行之政書之天下之事亦書之衰世而廢矣卽有所書皆以其意自爲而無復書同文之義夫子考諸遺典仰墨被則一循其舊而復之所書之事平亂不同而事不廢書書不廢法則依然紀言紀事之故而已矣故曰上以遵周公之制也此則春秋存王迹之一也乃其大者王者之政以賞罰齊一天下爲大端不能必天下之

五經讀

春秋總論

二

皆奉吾法吾有吾賞焉耳不能必天下之不好吾章吾有吾罰焉爾賞罰治而天下之不治不足以及損其實而傷其名雖文武之世亦如是而已矣春秋之世下之諸侯大夫之僭越吾不能禁也上之天王之凌替無以行其權于天下吾不能止也此亦極亂耳然天下之亂吾聽之吾苟能治之則雖極亂之天下吾猶視爲文武治之天下何者文武之世未嘗無亂恃吾有以治之因目爲治世而已矣今也天子不能治而

吾託諸史官之書以爲治某日有善諸侯有善大夫吾微辭以志褒其日有逆諸侯有逆大夫吾微辭以示貶其意非託史官爲治也儼然聖天子權天子在上而明於賞罰敢于賞罰吾恃奉簡記替筆左右效其實而已矣因世之亂愈以著天子之能治如是而文武之俗已失文武之政不依然赫赫於宇宙之間乎此又春秋存王迹之一也又其甚者存王之迹併周以前二王而存之併周以前二王以前若唐虞之世

五經讀

春秋總論

三

迹所自始者而存之春秋之法制有不盡周者矣如周不諱盟會而春秋譏之周不廢世官而春秋亦譏之善胥命美蕭魚蓋有志于大道爲公之世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舉卽其所惡知其所嘉卽其所獎知其所樂先儒之言所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也禮樂刑政之用損益以見其全則固深於存者矣此又春秋存王迹之一也春秋之存王迹者三卽無詩固不已唐虞三代之際乎雖然孔子修春

秋亦非如後人之說字字有意義也春秋之書其不成章者多矣孔子修之視前有加焉耳凡事之後起者常審而先立者常疎蘇氏所謂自以爲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春秋之作亦若是焉則已矣且春秋之義有故書者有例書者有平敘書之而義自見者夫故書而義見乎敘書之而義自見雖用意有刻緩淺深之分而皆其精神之所注乃例有不待不書而孔子書之此亦可謂有深者乎抑春秋爲懼亂臣賊子而作也乃故爲深長之意義以難之聚天下後世明智奇博之士專經而攻之童而習之白首而茫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卒不知其勝負之所在又况其淺淺者乎以專門之儒而不解以亂賊而解之此亦說之不通者矣故如諸儒之說以懼諸儒可也以懼亂賊則亦未見其可也一春王正月聚訟者嘖嘖爭鳴嗚呼何其不忍之甚也夏時冠周月此政如子莫之執中彼此互據而皆敗也何也正月固與春配

五經讀

春秋總論

四

非可與他時配也正月爲春之始四月爲夏之始七月爲秋之始十月爲冬之始在四時則春夏秋冬相循而往而爲首尾在十二月則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相循而往而爲首尾此道之自然雖有神聖能變其更始之符而卒不能變道所自然之符故殷建丑矣地統可託也然大事用之必曰冬十有二月不曰冬正月亦必不曰春王正月與春王十二月也周建子矣天統可託也然大事用之必曰冬十有五經讀

春秋總論

五

移月何所見而謂夏時冠周月乎以夏時冠周月是以春時冠冬月不通之甚也移一月以夏時冠之則一年之移者不勝勞二百四十二年之移者愈不勝勞嗚呼利不百者不變俗聖人當不好勞如是耳然則春王正月固實已春王正月也冬王十有一月不知行之幾時而遂變而從之夏政以行夏之時千古固有不可易焉者也孔子作春秋將以誅亂賊而已則奸之其何以服天下奸王章無大於不奉正朔更之而

五經讀

春秋總論

六

善固已見笑于亂臣賊子矣而况迂謬牽制有如斯乎故觀春秋者平心而觀之而得其易簡之理則亦庶乎其有當焉爾

隱公

讀隱公

平王四十九年當隱公元年而春秋託始焉前此不作乎有待焉爾也曷言乎有待焉爾也前此猶可言矣後此不可言矣桓王方在魯也魯有見焉則曷為不待之也平王猶有三

有不書王者矣乎王猶有天也桓王有不書天者矣且乎王即未四十九年而隱公立焉猶之乎始隱公也何也春秋必有始也魯十二公傳而外莫隱若焉始隱公又賢君也

讀元年

元年以為春秋深明其川當自貴者始責人君以體元非也春秋紀事必以年年必有始元始也不書一年書元年取雅焉且有所因也體元調元之說起於易之文言夫乾元亨利貞文言五經讀

五經讀

春秋

七

讀歸則

本意止謂大通而宜於正孔子分而疏之而說春秋者附焉繫矣雖然分而疏之孔子且不免於鑿即何論後人也
桓公弑君未嘗弑君也隱未成乎為君也且桓之弑械平王與惠公實成之以妾為夫人而不虞甲其身以宰下則乎諸侯之妾而不虐亂乎紀則桓之為桓也正其為適也夫事必有其本而後能責其末桓殺其據位者而未嘗弑君也

桓王即欲舉天王之斧得乎

讀于宿

有特盟而後有參盟有參盟而後有伯主之主盟于蔑特也于宿幾參之矣瓦屋而後參盟之勢成駸乎不五伯不止也春秋惡盟非也五伯受盟之委而加甚焉五伯者春秋之所甚重也無五伯是無春秋也戰國已在前而周久不祀矣惡盟將惡五伯乎然則何說以處於此直書特盟參盟主盟而日甚之則世變之如江河

五經讀

春秋

八

讀石門

已可知矣已書特盟參盟主盟而尋寒之則人心之如鬼魅又可知矣凡有譏者必有其迹者也如曰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內不得不書及微者不得不書人于宿不得不書宿有宿國之君在焉不得不志欲尋其譏之之迹而安可得焉

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為之也齊僖鄭莊號稱小伯書石門而齊桓之伯也有端桓一伯而襄而

晉遂以數世至晉定而齊景始有與晉代興之語蓋有志乎復伯也有桓公而一匡之烈將復見於天下然景非僖匹也而陽生又非小白匹也蓋自是春秋終而戰國始矣

讀伐鄭

東諸侯分党鄭之禍自此始鄭者走集之國而天下之所必爭也魯東諸侯也晉北諸侯也泰西諸侯也楚南諸侯也入春秋以來四方無有不伐鄭者矣齊桓晉文秦穆楚莊自主盟以來

五經讀

春秋

九

讀聾帥師

五伯無有不爭鄭者矣人臣將動於惡必收大衆於耳目之間而狙人心於悖逆之事然後權有所必歸而相與為臣子所不敢為人將安為固然而不之惟聾帥師主兵猶可言也彼所會者誰氏之子乎且無論國人狙也即聾又柰何使之狙也魯惟狙焉而鍾巫党氏武闞之禍相尋無已時矣

讀四國

四國異術而卒不自免宋主兵而身先弑陳序
宋下身即免焉而子亦弑秦最後獨能以首領
沒耳適然亦固然也術之亂者數世蓋至文公
而後定使衛人之禍放乎夷滅者誰爲之狄爲
之非狄爲之則四國爲之哉

讀伐宋

壹帥師何以知其先期不氏也前此氏乎則會
四國未有矣曰先不氏固請而行也後不氏先
期而往也然則入極之師無駭何以不氏無駭

五經讀

春秋

十一

未賜族安知壹非未賜族乎至逆女始稱公子
安知非桓德而賜之乎去氏者謂不宜以貴戚
主兵耳然異姓主兵亦烏見其可也兵者威其
也虎之兵在身人之兵在衆而皆足以自利是
故有兵而貴戚異姓始皆有利人主始皆不利
矣

讀入鄭

鄭方爲二國所入討莊公非盧于野靜保于旁
也耳何能即時乘四國之鬪拚而取之此古

精于兵者所必無之術也春秋之事不可考若
此類固已多矣

讀入許

受人之朝入人之國固以見隱公之志荒然猶
不若鄭伯之侈也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取四
國而猶然得保首領夫成敗不足以論人也齊
僖之待弟年至探其子孫之世而加諸始事親
愛之人則誰敢愛其弟者然此猶可苛例以舜
待象之事也若受朝入許春秋之世習以爲常
止當以理責之而責自合矣

五經讀

春秋

十一

讀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魯周制也春秋
凡外諸侯皆書曰卒胡氏以爲貶諸侯非也春
秋諸侯豈無彼善於此者乎齊桓晉文春秋大
其功使無二伯即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微
獨二伯凡諸侯春秋之所甚重也有罪則即其
事而貶之貶之亦僅直書其事令後世自以其
心齊量之耳未聞畜其怒以至垂沒而又不聞

其輕重比而大夫之夫名有所定則不可復選而詰其實之所止齊桓而大夫晉文而大夫降而弑君得國者亦大夫即不幸進而大無道於天子者亦大夫乎既舉而定之名弊固至乎此也夫以諸侯待我則以諸侯自爲也以大夫待我則以大夫自爲也則不若正其爲諸侯而因責以諸侯之實不能者因事而直書以誅之且未聞大夫而可放恣而可不請命也大夫可放恣而可不請命是大夫之權固勝乎諸侯也然

五經讀

春秋

主

則烏乎卒之我未之前聞也

讀叔姬歸于紀

叔姬歸于紀聖人特錄之也何特爾賢也其賢奈何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紀以奉祭祀其志可哀其賢亦可風矣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讀浮來

參盟自瓦屋始君與大夫盟自浮來始春秋未有也我盟者自魯隱昉也春秋未有先與小國

大夫盟者亦自魯隱昉也黃池已極天下之秋禍而于唐已見其端漢梁遍刺天下之大夫而浮來已見其端

桓公

讀公即位

桓公書即位胡文定以爲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予以爲不然美惡不類同辭固然然上明書桓公弑君而下書即位則將激乎天下後世之人心而使之憤今即不沒地以存見弑之實

五經讀

春秋

主

然以自斃爲文使無傳將安知爲弑乎即弑亦安知爲桓公之預聞故乎夫子于此削其即位明弑君之人不得有其位也亦既隱藏亦既明切矣胡爲而不削之使若無罪者然夫書即位必天王已錫命耳直書僭貶人王也豈曰無衣之詩曲沃滅晉天子且六之七之而又何靳於魯桓魯桓之罪輕于曲沃其錫命也固援歸則之意而順之也

讀滕子卒朝

胡文定貶滕子之說雖秦法不若是刻也非徒刻也又復煩甚夫用刑之道恕與平而已滕侯不得已而朝也則與紀侯等也無罪焉爾已其爲桓而朝乎宜在殺鄧二侯之列貶名足矣柰何子之仰子之而柰何終其身且世世也滕侯國耳貶之若是仰前伐鄭四國與後平宋亂四國罪有大焉者矣而又何無此峻刑乎春秋之世非身爲弑君之賊則身爲弑君之黨而比而同之則一千八百國半子之矣卽桓之身與桓之子若孫其又何罪之從此又必窮之獄也且滕世惟無賢君也卽有之若孟氏所謂王者師也者而歷于遠祖一舉趾之謬竟坐前事失侯其然乎否耶深文之論小弱之凌春秋平恕之書必不爲此然則何以子之夫滕祇長補短其地無幾而名爲侯服天子之方物伯主之庭實必有重焉者矣其諸自請而夷于子者歟

讀于唐至唐

成之盟隱不致桓獨致何危之也何危爾隱會

五經讀

春秋

五

之又盟之隱之於戎撫之可謂厚矣桓之盟之也臣子有危心焉及至而後喜可知也四國不至安之也盟戎獨至危之也美在夷狄則貶在中國

讀春正月

桓累上而貶王猶可言也王累上而貶天不可言也王不王有不稱王王不王有不稱天王者以天自處不宜以私而貫桓聖人以天自處不宜以私而貫王自主不稱天而聖人之天見矣

五經讀

春秋

五

讀于蒲

于垂貶也書過譏其簡禮也于蒲善也書胥命美其近正也

讀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不宜逆女也輕也然公子翬猶不宜逆女也賊也

讀宰渠

天王終以桓公爲適而可立故渠之聘也與則之歸同聖人終以桓公非適而不當立故渠之

名也與咍之斥同

讀伐鄭

詩矣於王疑也疑而書不可以為訓故編詩之敗沒之以統名戎於王斯下矣下而不書不可以為戒故茅戎之敗者之以誌儆

讀子同生

子同生何明與子之法也十二公何以不書未有嫡子之先生者嫡子之先生則文姜獨也傳非天下之正法萬世獨寃舜而已故傳子以

五經讀

春秋

未

滿天下之達禮聖人務重也焉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書曰子明有王也丁那詳之也詳之柰何詩曰展我甥兮詳之亦猶詩人微意而已矣

讀穀鄧二侯來朝

四年七月去秋冬二時而巧合乎宰渠之來聘穀鄧之來朝也以予計之此似有所闕而不宜附會之意夫春秋如桓公者非一人矣鄰國之別與天王之聘亦非一人矣盡去諸則時不勝

闕也使從重弑君之罪均焉爾從同同則當於

其始事者例之四國宜先闕二時矣是不可解

者一也宰渠之聘也以夏穀鄧之朝亦夏也夫

故得闕二時也使聘與朝或在秋冬之間將不

闕乎無以立教其闕之也則併致闕之故而去

之後之人又何緣知其為立教焉是不可解者

二也且二年秋冬幸無事即有事將遂闕不書

乎小事猶可設復有鍾巫及四國者亦將遂闕

不書乎書之無以立教不書而有漏于事且漏

五經讀

春秋

七

大事也其無以立教有甚焉者矣書傳一經於秦祖之灰燼再經於漢儒之附會未易事事迎合也若名宰名二侯則真聖人意之所存耳

讀于櫟

夏陽法不宜書滅而曰滅于櫟法不宜書入而曰入下陽滅而虞已無事矣于櫟入而鄭已無事矣

讀蔡季

蔡季春秋賢公子也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

以辭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逝而不迫宜與季在
子臧叔盼爭烈矣然論者於蔡季則謂于是見
貴於春秋於叔盼則謂于是取貴乎春秋而獨
於札有遺議者何也得非其辭國生亂乎然爲
二人也易而爲札也難札不辭國而宿室之刃
先及札之胸僚光華豈一日忘王位者哉札欲
以禮息爭而不能以義討賊而不忍札蓋智以
自全春秋固無責耳不然以札之博雅見微而
知清濁其賢寧在二人後也

五經讀

春秋

太

讀墓桓公

仇在外難乎其爲報矣墓桓公君子辭也以怨
待人之道也雖然薄乎云爾仇在外遂可以不
報乎則春秋又何望莊公之深也

莊公

讀孫于齊

夫人孫于齊胡文定以爲國論之難斷者也然
書夫人孫于齊聖人五字成文則固已斷之矣
夫母子私之爲通恩然文姜與聞乎故與手

同絕不爲親卽凡人耳遜齊也春秋奔之是王
法奔之也夫法之所施卽情之所當非法之外
更有所謂情者莊公而不忍諸拉脅之事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

讀逆王姬

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棄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是故有三年之喪者天子不呼其門所以教天
下之孝固如此莊公新有不共戴天之仇於齊
而天王使之主王姬之婚天王無責爾魯之受
之也亾乎人之辭也有人焉如子產者周天子
焉得而強諸自是卒王姬矣不得不卒也卒王
姬而齊仇於是爲不可復

讀于禚

夫人不遜會于禚猶可言也夫人旣孫會于禚
不可言也桓公車中之變也若得暴疾者然而
歸獄於彭生視之不謹也則猶可藉口於未知
齊之弑之也卽知齊之弑之也若托他故者然
則猶可藉口於未知文姜之私於齊而與聞

故也自孫齊而獄始不可解矣會于禚齊襄文
姜之惡比諸禽獸無責焉爾矣魯莊心也
魯廷亾乎人也是不可惜矣乎文定謂莊公哀
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候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令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然此不足以蔽文姜之
罪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也且又不足以制文姜
正其爲母而不絕之母之所以欲往人子焉得
已焉若文姜者大臣聲其罪絕之于廟盟之一
也

五經讀

春秋

羊

讀餘五

下陽曰滅餘五曰伐此必關天下之大故者也
故以爲誌慶受之得兵權也胡氏謂春秋中魯
之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古
今一揆何論春秋哉然兵權不屬於此卽屬於
彼貴戚不竊而外臣竊之外臣不竊而中官竊
之專其權而一無所操卽一無所竊則又易而

國因以不振分其權而無所專操卽無所專
則又散而事因以不理然與其竊也專也毋寧
分之要之將善將兵人主善將將則其善夫

讀鄙人于齊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
君以避患非人臣也然紀季見貴於春秋其有
弗獲已矣夫其有所奉矣夫其有紀侯之命矣
夫紀季之去有紀侯之命焉可謂能行權視微
子之事爲有加也已然吾有感於叔姬紀季其

五經讀

春秋

羊

志可哀其事可悲而徐傷魯國之無人也魯能
聲鼓鍾之靈決策一戰則親佐可復而婚姻之
難亦復可解尚謂強弱不敵則向者四國之師
獨未始敗劔哉

讀狩于禚

春秋責莊公之志齊也不一已焉然未有公之
親之也築王姬之館于外猶知外之也至公子
溺會師則漸親之矣至是而躬會獵焉于禚何
夫人與齊侯所會地也狩何一爲乾豆以上主

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凡責人者從重莊公之罪未有重於此已焉伐術固耶若安以爲固然爾故傳者謂莊公於齊前此有事矣後此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行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此物此志故也

讀葬齊襄公

五經讀春秋

幸

卒王姬不得卒也葬齊襄公不得不葬也

讀獻舞歸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石失地則生而名之比于賤者夫獻舞之無志也固也然蔡季賢公子而狃狃焉未有間也何智控于大邦豈無因無極而卒已焉其才不足稱矣或謂季是時已八則哀侯在楚蔡不改立君而北杏之會猶得列於諸侯以尊伯主夫不改立君與請論桓侯俱賢者之事度非季不能人之材有至有不至蔡季

之謂乎

讀滅譚滅遂

荆夷也然僅執獻舞耳齊桓儼然圖伯中國方修北杏之會而先滅譚繼滅遂何居春秋未有滅人國者滅國自齊桓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桓能置國乎然其滅也有二曰譚諸侯曰倍兵力故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爲伯無亦遠能邇之心也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能伯得遠攻近取之術也

五經讀春秋

幸

讀定伯之事于幽

桓蓋經替數十年遲遲而後取之北杏之後已伐宋矣已會鄆矣至伐邠而猶序宋下也迨同盟于幽而後八國諸侯始左提右挈推戴一人於節旄之下其時近古而其氣象幾於王者至文不然一戰而勝一勝而伯吁王風之降而爲伯桓伯之降而復爲文君子悲世變爲已亟矣

讀荆人來聘

幸之戰荆驟見于經而以州舉狄之也二十三

年來聘進而稱人嘉之也荆禍先中於蔡荆聘先通于魯

讀姜氏入

入者逆辭也以宗廟為弗受也仇人子弟使薦令於前以為不可見乎宗廟丹桓刻桓以誇示仇女莊公為有人心乎以女妻而得老矣必和以仇耦而當佳妃必怨嗣子之不終也夫固早知此已

讀鼓用牲于社

五經讀春秋

肅

教日食者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之禮接之鼓者責之也牲者禮之也而責亦有二一曰責羣陰一曰責上公責羣陰責其不職而食也責上公責其不救而食也天子鼓用牲于社諸侯鼓用牲於朝何也天子尊責神諸侯降于天子自責而已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讀同盟于幽

桓八年同盟于幽於是而授之諸侯未安也桓十九年同盟于幽於是而授之諸侯已安也

讀卒葬叔姬

叔姬天下之賢女也歸紀歸鄒必書其卒其葬必書紀之國若夫去而已而賢者乃在叔紀之夫人在殯而已而賢者乃在滕叔姬於節苦也於歸妹女賢而配不良也

讀子般卒

卒子般春秋愈不足以傳信矣公薨不地以存見弑之實是也卒子般何居其與卒公子牙也又奚以異卒子牙不知其醜之也卒子般不知其弑之也閔公不地已曰矣下書夫人遜慶父奔又曰矣子般未始稱公也無以異也而下書慶父如齊也無以異也使無傳後人亦安知子般之弑與慶父之弑之乎

讀季子來歸

來歸喜辭來歸亦緩辭也

倍公

讀城邢

伐邢又伐衛而兩國幾亡狄中國之狄耳非

如後世匈奴等也二國不支齊率諸國救之卒
回翔容與而不敢急擊此時事之不可知者或
謂劍不鉅者功不高然使狄人輕齊而狙焉亦
豈管仲所稱得志哉

讀薨夷

哀姜之罪降於文姜而哀姜不免焉桓何以獨
寬於前也曰方經營之初而沐之逮也然圖伯
固有急此者乎蓋一以護襄公之醜一以念莊
公之思一以忿于糾之保至哀姜而無是矣殺

五經讀

春秋

柔

哀姜不如其旌叔姬也存三國不如其封紀
季也

讀于質

遠結江黃江黃之為討左矣齊桓之為討左矣
江黃小國得其力不足以困楚失其力不足以
困齊祇取滅焉祇今人滅焉故曰討左也且遠
結二國奇兵也盟諸則誰不知之知之又誰不
備之而焉取奇也八國之師不得一矢相加道
豈其藉二國折鈎之喙以益鼎乎言諸侯首在

則又矣也于阨八國則八國也于質四國則四
國也何用知為諸侯皆在也與其諱諸侯則不
如其諱江黃也

讀次陘

蔡潰而楚失其與矣陘次而楚失其險矣總八
國之師臨之豈虞不勝而卒以禮下之不敢擊
者何也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
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其庶幾為王
者之事固也然亦有說焉次陘之師不如城濮

五經讀

春秋

毛

之戰有四一曰重兵深入懸棲為客主可以逸
待之一也城濮無是也一曰八國并將事權不
一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久而變生二也城濮無
是也一曰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
我師坐老三也城濮無是也一曰楚氛甚張全
師未弔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
者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城濮無是也申侯
之誤師也師出東方循海而歸卒遇寇老不可
用去此其時無幾勢已如此使方城漢水誠為

是固即管仲善謀又何以克還無害哉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夫既受盟楚之禍亦少紓矣

讀侵陳

伯者之事即方功而人已殺王者之澤歷百世而人猶思桓公欲徑陳陳不具約執轅濤塗其教矣夫大抵春秋之世凡三變桓公之身亦凡三變盟幽以前一桓公也次陞之時一桓公也召陵之後一桓公也其始念深禮謹其後震而

五經讀

春秋

毛

讀首止 葵丘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洮也首止也葵丘也于洮王人微者而序其上葵丘周公冢宰而序其上至首止非徒序其上也且殊會之殊會世于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君子謂桓公于是為知節矣桓有大功三而洮不與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工

無周也無葵丘中國諸侯無周也葵丘次之立止召陵莫能軒輊已焉春秋所以予桓也

讀詭諸卒

獻公得侯也迹其所為大類漢武之為人拓地開疆寵姬愛子靡所弗嘗其時齊桓方伯中國而褒如充耳曾不遣一介行李一何雅樂也至申生奚齊之際耄矣夫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其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申生誰殺之獻公殺之也奚齊誰殺之獻公殺之也卓子之殺亦獻公殺之也獻公殺三子里克弑三君申生非里克弑之而里克弑之何也里克之言曰與弑太子吾不為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避其獄諸焉得而避諸夫里克不死于世子而死于亂賊其亦不知命已焉齊桓之禁曰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獻公實犯之亂者數世則獻公亦奈何不一及衣裳之會也

五經讀

春秋

毛

讀伐黃

裳之會也

天下有大機焉夷夏貞勝之際不可不務慎也
楚之亟病中國也自敗蔡始桓公未有與也猶
得以有說自後駸駸乎食上國矣召陵扼而盟
之而中國之勢張俄而問于黃之役遂公然伐
黃伐黃義不可不救卽勢又安得不救伐黃所
以明逼齊也齊師不出于是而遠及徐徐與齊
邇伐徐是從腋下取物也伐徐而齊救不力則
天下遍被夷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也伐黃一大
機也惜乎桓德之衰之不逮此也

五經讀

春秋

手

讀于瓶

侵陳人救桓矣然亦陳之罪也伐齊人愈救桓
矣然亦宋之罪也狄與齊仇也而亟救之邪與
狄仇也而合救之救在夷狄則病在中國救在
仇讐則病在同盟

讀曹商

五伯莫微於宋襄五伯亦莫恭於宋襄宋伯而
伐齊喪圖伯而執滕君既伯而用鄆子伯諸盜
賊之人皆可司壇墮也伯諸華夏之人皆爲供

魚肉也

讀盟于齊

首伐伯主者宋也卽其圖伯者也首卽楚盟者
齊也卽其伐楚者也

讀鹿上

宋襄之氣最豪而意絕奢齊桓止欲合諸華宋
襄遂欲併南北自葵丘以宋子與盟亦既見齊
桓之事矣竭力擯之而伐黃伐徐卒不能救僅
一伐厲伐英氏以相報復宋襄何人顧侈然欲

五經讀

春秋

手

使楚子旒焉受事節旄之下其亦大愚已焉蓋
之執楚子直玩弄股掌之間爲戲具耳

讀于孟子薄

序宋公于諸侯之上而書執宋公若諸侯之執
之然不與夷狄執中國也其盟于薄也以公會
諸侯爲文而深沒楚子若諸侯之自釋然不與
夷狄釋中國也

讀獻捷

齊侯獻捷且書曰戎捷楚人獻宋捷止書曰捷

非獨以其勝晉爲之諱也中國執夷狄則張而大之夷狄執中國則沒而隱之中國能捷夷狄也夷狄無能捷中國也然則曷若弗書之弗書而此義隱矣

讀于泓

齊桓晉文未有獨與楚挑戰者次陘八國城濮亦四國也齊桓晉文未有無權術以與楚次闕者次陘拒險城濮亦用奇也吳獨克吳強也晉以後亦多獨克晉甲兵日以加亦強也宋亾國

五經讀

春秋

垂

之餘又見執之後也有一子魚而不能用獨闕而又不阻隘兵敗身傷固宜且夫宋襄之仁義謂其僞焉又未足以服其心也齊桓之伯也召陵之役可以勝矣而弗之勝也宋襄初狹其事而欲矯其所爲奴虜滕君犧牲鄒子齊君臣數十年經營而不足直欲旦夕圖之將拆服強悍之楚繫其頸而管其背道身自見執而後知計之疎齊桓之未可非也然後始轉而效之慕焉而爲已甚意若宋襄者其亦愚人而已矣

讀杞子

杞伯也而曰子杜氏謂文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非也猶之乎滕子自降而已矣當時即夷者首蔡次鄭齊伯烈之餘而盟會禮義之國而乞師討天下半用夷者謂揖讓衣冠之未變乎則荆楚之文物豈有異焉而號舉州舉不一而足也一槩而繩之則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之刑也不一槩而繩之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說也

五經讀

春秋

垂

讀乞師

魯大國也僖賢侯也十年而如齊以行朝禮三十六年而如楚以乞濟師屈伏于鄰誰昉之倍公昉之也屈伏於夷誰昉之倍公昉之也

讀圍宋

宋襄未伯而予以伯傷中國之絕也楚成已伯至莊而後予以伯抑夷狄之強也

讀城濮

楚未有強于成者成之起也值中國之盛中國

三伯而三值焉召陵也孟也城濮也楚稱欵于
召陵之師而甚張於于孟之會非城濮挫之耕
霸問焉其何日之有夫孟無論已召陵惟不極
挫故楚大張而齊日以不兢城濮之勝晉始定
其伯世於天下於此見兵力之不可已焉宋之
圍也因襄也城濮之戰也亦因襄也襄之為襄
也多矣乎其能知晉文也

讀衛侯出奔楚

衛之禍放乎即夷狄者誰為之晉侯為之也衛
五經讀 春秋 毒

之禍放乎殺母弟者誰為之晉侯為之也夫心
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整者乃能處大事晉
文伯夏舉動煩擾視桓庸有異乎文之材非桓
匹也其衰偃諸人又非仲匹也伯風於此降焉
悲夫

讀河陽

踐土削其下勞之事去其實以全名河陽以自
狩為文正其名以統實蓋晉侯召君其可訓乎
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

忠亦至焉齊桓會不邇三川晉文嫌朝王其伯
者之心正而無譎者矣

讀翟泉

桓公會不邇三川其知節矣夫文公則已盟翟
泉矣桓公不以大夫亢王人其知節矣夫文公
則已使大夫矣

文公

讀垂隴

翟泉以列國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也見諸侯
五經讀 春秋 毒

之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
張也見伯主之輕諸侯也

讀納幣

莊公不勝其母逾期納幣焉君子以其為已緩
矣文公不喪其父不及期納幣焉君子以其為
已亟矣夫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
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文公之志已
在逆女之前故春秋之譏遂當納幣之日

讀逆婦姜于齊

文姜不與桓偕入抗也哀姜不可見乎宗廟仇也出姜若已成爲婦息也女壯者或弑其夫或弑其子女弱者至不保其子與不允其身

讀夫人風氏薨

妾母之稱夫人胡氏謂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然此固不可以責文公歸仲子之明考仲子之宮已有夫人之實特未被以夫人之名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又何惟焉禮之失也自成風昉也成風之爲夫人也自仲子昉也

讀合明會葬

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夫成風之爲成風也與天王之待成風也莫仲子甚焉仲子將宰一貶而已仲子將宰一貶而已則成風乎宜益進焉益進自不能舍乎天王也歸舍且明會葬王不稱天也固應焉爾榮叔居然字之

無恙也召伯居然字之無恙也胡然也從重從重天子重焉爾宰一貶而已天子一貶而已已不敵王也再貶焉其於貶爲已重也

讀姜氏至自齊

莊姜之不答于衛州吁所以成其惡也出姜之不允於魯襄仲所以肆其姦也

讀秦伐晉

春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待秦穆待之也愈厚則責之也愈詳人之斯責之狄之甚矣狄

五經讀 春秋

毛

之非狄之也責之重未有如狄之者也

讀厥貉

書次於厥貉以見楚伯之難非也楚成已伯矣且次厥貉下未有所處即次厥貉有妄動之意焉又伯之累者也次厥貉包藏禍心以憑陵諸夏亦非也楚自成王以來戰勝諸侯威動諸夏滅黃滅江亦朝駕而夕至獨力而取之若承嗣然糜之爲糜其居徒幾何顧必厚集其勢進審其繼而後發乎

讀于戰

長狄也獲之而股肱之種遂亡計長狄必非若
甲氏留吁赤白嬰兒及莘洛之戎居於中國者
也又必非若後世大氏月支烏孫之種居於遠
裔者也防風氏既受約束奉琛球當在近塞若
孤竹卑耳之間其來獨將也無一人得還者占
人公族大夫人人善戰固如此

讀術聘

楚之見也文也則敗蔡始也秦之見也穆也則

五經讀 春秋

夫

戰韓始也皆驟凡于經又驟強也然秦穆賢矣
無憑陵之事置晉摧荆風起于程駁駁乎夏聲
此之謂伯之修已焉故春秋於秦穆多恕辭其
來聘也楚一聘再聘君臣始並見秦則無俟乎
其再也此春秋輕重之權衡也

讀新城

厥貉之次中國委靡楚攫一糜不足支其禍而
盡其貪行將及諸國矣懼而同為新城之盟同
外楚也雖然宋公陳侯鄭伯意不可誣焉使三

國者盡若蔡左提右挈而為之先驅中夏不幾
繼漢陽諸姬而盡乎

讀于扈 伐宋

于扈而散言諸侯略者等于狄伐宋而並人大
夫賤者窮諸人人可也狄甚矣諸侯之貴加于
大夫而于扈之賤甚於伐宋何也其位也彌尊
則其責也彌重

讀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殺其君

商人

五經讀 春秋

夫

舍未踰年成其為君者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
人賊耳成其為君者所以結齊人之罪也稱公
子罪止身也稱齊人罪累眾也是故稱公子非
有世族之譏稱齊人非關討賊之義

讀如齊 子卒 歸于齊

書二使如齊於前而子卒繼之書夫人歸齊于
後而子卒先之讀之見隱諱之情讀之亦有悲
切之意其善志也夫然夫子逆知有傳之者矣
非有傳之者亦未易以明也

宣公

讀宣公

子赤之弑出姜之歸讀之有悲切之意焉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矧伯餘乎矧齊出乎叔姬之誣令之死而弗克問也嘗為齊弱久矣齊之為是也賂諸濟西之賂幾何為細女也出姜已在前矣夫以齊之強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動於惡者也仲遂得臣先如齊蓋計而殺之也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即于會者也季孫行父繼如齊蓋嘗而親之也書曰公會齊侯於平丘平其辭焉無汲汲之意斯其責齊至矣乎

五經讀

春秋

聖

讀非林

師與大夫敵也大夫與諸侯非敵也師與大夫敵言會晉師則已明矣大夫與諸侯非敵言會趙盾則已元矣獨將救陳者急也合將伐鄭者緩也

讀四國侵鄭

一宋耳而夷夏之曲直勝負在焉宋棄圖伯而

楚成執於壇坫之上曲在楚矣故有城濮之戰以強力勝之而不可宋照被弑而晉及諸侯昧乎鍾鼓之靈曲在晉矣故有侵鄭之陋以中國正之而不能

讀楚人侵鄭

四國侵鄭免鄭之責辭也而楚亦免矣楚人侵鄭免鄭之責辭也而晉亦免矣

讀黑壤

春秋榮義不榮勢黑壤之不與盟諱之也辱也

五經讀

春秋

聖

沙隨之不見公著之也榮也

讀辰陵 摺函

五伯之舉未有先及於弑君者也及之自楚莊始宋昭之亂也汲汲焉少西氏之亂也汲汲焉晉於宋亂猶可言也至陳亂而方申戎之好于摺函甚矣戮陳之賊復陳之祀齊桓之舉未有過矣或以夷而貶其伯噫夷乃不得為仁義哉

讀聞鄭

春秋於楚莊多刻辭非伐陳之後不以伯子之

春秋於楚莊多恕辭即陳鄭之事不以重之也一嚴滑夏之防一大討賊之義

讀清丘

楚莊初年晉方全盛同盟于新城中國懼也楚莊末年晉已敗衄同盟于清丘中國彌懼也傳謂譏失職非也要質鬼神脇心以擠楚獨非職乎

讀晉侯伐鄭楚子圍宋

伐宋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

五經讀

春秋

聖

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怨鄭而苛宋責晉而寬楚納夏仲夷豈春秋之旨哉

讀于穀于宋

以列國之大夫充而與國君會大夫張也中國于是無君矣以中國之大夫屈而與夷狄會諸夏陵也中國于是無華矣然有制焉一會齊侯會楚子其書法不異而充屈已殊若曰公孫歸父不符會齊侯者也而以會楚子則屈吁聖人之微意或在斯乎

讀宋人及楚人平 以賂子嬰兒歸

宋及楚平天下將成南北之勢而晉意不在中國嬰兒留吁汲汲焉嬰兒晉爵免嬰兒之責辭也見滅者免則滅之者不免矣夫楚為辰陵之盟也而晉方為檜函之會以與狄媾楚為城下之盟也而晉方事鄆舒之蔡以與狄媾楚重得志而不兢直書其事以陋之

讀斷道

新城清丘之同盟不可已也斷道之同盟不如

五經讀

春秋

聖

其已也楚方張而伯主方返南轅之駕從事於狄楚方張而中國方修同仇之意釋憾於齊楚十舉而十當晉十舉而十不當同盟不外楚而甘心一笑之忿其為不知類也陋矣夫

讀楚子旅卒

卒楚子不葬楚子恐民之感而避其號何也春秋之君其卒也侯侯也伯伯也子男子男也迨其葬則自蔡桓侯以外即滕杞賤稱子焉未有不公之矣葬楚子將葬楚子乎無是例也抑

楚莊王也是明予以收物而京師楚也雖然胡不併卒樂削之四夷雖大皆日子夷之大無如楚楚之大無如莊於是因其卒而借以著教且楚日以強又日與中國為事也椒聘矣君臣並見矣于宋薦斯矣欲不卒諸焉得而不卒諸

讀公孫歸父如晉

晉宣公刻意事齊高固止而請女其辱之也豈止一笑已也然怒其上卿而歸父遂如晉矣君乃不能如臣也至三家之怒難嬰抑甚焉請去

五經讀

春秋

聖

三家而歸父遂奔齊矣君乃不能庇臣也甚矣春秋之世之臣也雖然齊頃怒晉魯上卿春秋沒而不書何也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然觀頃公八年之間元年公孫歸父會伐莒四年會齊侯於殺五年仲孫蔑會高固於無費而已豈行父初聘而有帷婦人之事乎乃缺克獨不載何也沒而不書所以重鞍戰之罪齊若無因而受師者然

成公

讀赤棘

斷道盟而齊魯之交攜赤棘盟而齊魯之隙決然斷道之盟為齊之怒季孫赤棘之盟為齊之納歸父也季孫隙於齊去三家不於齊而於晉何也三家強齊力不辦也歸父新有好於晉三家逐而奔不於晉而於齊何也以季孫主於魯克齊又怒季孫也且歸父于齊數有所親也三家於宣勤矣宣欲去之何也或有所挾焉不忍其求也而倚歸父去之何也歸父賢也

五經讀

春秋

聖

讀戰鞍

鞍之戰甚力移而駕楚城濮之勳豈伊異人然泌之戰先殺不用命舟中之指可掬也戰君之愾不如戰已之愾也可慨也夫

讀盟于蜀

辰陵之盟止陳鄭二國從之耳乃遠不如蜀蜀之盟十有二國而楚其已偃然執牛角於壇坫之上前乎成成未有是也前乎莊莊未有是也楚公子嬰齊驟見其氏于蜀君之主盟與中國

準匠之氏族與中國之大夫準此亦關天下之大故而將有混一之勢聖人於此有所弗獲已焉耳矣

讀鄭伐許

狄鄭也狄秦而後狄鄭然有狄晉者矣夫狄秦鄭可也而狄晉為已甚也聖人於此蓋有弗獲已已焉

讀梁山崩

沙麓繫之乎晉非關乎天下者也梁山不繫之乎晉關乎天下者也沙麓小而梁山大

讀蟲牢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文定以為惡其不奔天王之喪夫當時楚氛已甚天王且有改王改步之憂而鄭之為鄭南向楚則楚重北向晉則晉重彼方悔禍之延引領北路中國諸侯柰何弁髦棄之九國之同盟也志同欲也人臣事君當權其大小而計其緩急蟲牢之役雖不奔喪其為亦也大矣

讀立武宮

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所以明即遠有終之義立武宮不宜立也然祀緝宮其故可得聞也立武宮其故不可得聞也或非祖廟為晉至此事變愈多有增兵講武之意作在甲立武宮安知非一類事也乎

讀致女來媵

伯姬之賢也致女使卿特厚遣嫁之禮諸國爭

五經讀

聖

廢信無妬忌之行及當諱諱出出之變則諸侯同會澶淵以謀之雖其事已過然亦足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亾也

讀瑣澤

鄭自蟲牢以來馬陵有盟于澠有盟未始心外晉也銅錐之執藥書六國之伐楚一救之而不能則晉強而楚少懦矣何事而與楚為成於瑣澤乎說者謂晉士燮會楚公子許偃監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在中國也夫聖人之存中國往往

而然然據當時之事勢以合于經然有此即又奈何信傳也且地于宋宋與焉况乎許偃許偃又不必諱也而繁不書何也

讀如京師

天王狩于河陽不言召全乎名也諸侯伐秦如京師不言朝正其實也

讀鍾離

楚之為中國患也非中國之為之也吳之為中國患也則中國之為之也鍾離猶殊而會之等

五經讀

春秋

果

池遂爭而長之夷狄不可使有親不可測其中夷狄不可使有功不可格于後

襄公

讀城虎牢

城虎牢所以扼楚亦所以制鄭未幾而為鷄澤之盟蓋三駕而楚不爭鄭不叛非獨得善勝之道操至誠之心虎牢之城亦預有力也夫

讀鄭伯卒于郟陳侯逃歸

不以夷狄之民加鄭伯故卒之不以匹夫之事

貫陳侯故逃之

讀邢丘

夷狄之張也有鍾離而後有黃池大夫之張也有邢丘而後有渙淶

讀會吳于相

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然于鍾離于邢于相其車好不一而足也夫豈無所用也吾謂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而吳竟未嘗一矢遺

一鏃吾謂此即江黃按兵不動遙相躡角之遺

五經讀

春秋

果

智也夫晉師三駕而後緹楚也吳長岸之役一舉而覆之吳于是始輕中國矣

讀蕭魚

悼公三駕五伯中之用兵未有善於此也桓總八國之師幾老而不可用其後始懲而為將畢師少也文之勝幸焉爾則胡以及悼公悼公之罷楚也或謂其法久而覺而可迭為備以靈其來則胡伍員之再勝楚猶然藉其術哉雖然悼之為此也而恃虎牢也楚長驅以入敵人之

境非有空城可以畜扉屨也。造不得或退，而無以自處，則病矣。虎牢可扼楚而還，以自藩居疾於虎牢乎？是得其勝形也。

讀侵齊至殺

春秋之大夫，猶有義舉焉。納捷菑于邾而弗克，納也。侵齊之役，士句聞喪，引還，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讀商任沙隨

五經讀春秋

五

春秋之法，有為一人一事而書者，其書也以明道，有不為一人一事而書者，其書也以紀世。至於據其傳，有其事而求諸經，無其迹者，不可得而解焉。會商任，書其會商任也，未嘗言其銅鑿氏也。會沙隨，書其會沙隨也，未嘗言其再銅鑿氏也。既不明言其事，又無褒貶其辭，其意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讀次于雍榆

晉人者，也未有人伐者也。伐盟主自齊侯始。

晉救人者也，未有人救者也。救盟主自雍榆始，自伐盟主天下之伐舉無足望者矣。自救盟主天下之救舉無足書者矣。齊先伐盟主，此所以為功利之國也。魯先救盟主，此所以為禮義之國也。

讀夷儀 重丘

夷儀受賂而還，天下知晉非徒義之不足以激也，抑且怨之不足以激也。于是重丘之諸侯畧而不序，夫重丘猶書同盟也，自是雖同盟有不足言者矣。

五經讀春秋

五十一

讀于宋

中夏之衰，未有甚于宋之會者也。夷狄之盛，未有甚于宋之會者也。說者謂于溴梁而天下無君臣之分于宋，而天下無夷夏之辯，蓋蜀之盟楚儼然伯矣。然天下之服不如晉之服之也，蜀之盟晉猶離之宋之會晉遂合之甚哉。趙武之偷而詭言以自說也，宋之會猶不如申之會也。然而宋託始焉，是故視于會宋說者知昭襄。

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讀公如楚

甚矣公之屈於楚也始焉椒聘我矣繼焉君臣
並見聘我矣權其意進之權其勢進之若有新
惜者然不得已而身與大夫盟又不得已而大
夫與其君盟至獨之會不得已而以身推之至
宋之會又不得已而以我之伯主推之然未有
身自旅見之也如楚焉京師楚也僖公伐楚者
也子孫至易而為朝僖公朝齊者也子孫至易
五經讀 春秋 幸

而之楚甚矣公之屈於楚也乎

讀公在楚

公在楚公在虢侯帝在房州同一書法也

讀閔弑吳子餘祭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
吳子之近刑人所以近死也罔也然常考之季
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
迭為君而致罔乎季子故諸君輕死為勇飲食
必祝則門巢之變未必由不飾城而請罪府中

之乃亦未必非以身適之也夫吳俗慄勇而輕
自古而然矣

讀杞子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自親之故賤之
也夫春秋之盟也非我適彼則彼適我其來盟
豈獨一杞哉即來盟蔽其罪之所在當不至夷
於賊與將於虜者夫胡氏之言微乎則杞來盟
固與朝桓用夷之罪均已焉春秋胡寃于強大
而介介乎滕杞也或謂先儒之言所宜信從則
五經讀 春秋 幸

五經讀 春秋

幸

何杜不居然漢晉乎說春秋者謂褒貶君大夫
莫備於隱桓莊之世蓋言一貶而已一貶而已
者從重又從同同乃何杜輒謂春秋文致太平
至定哀之間而純粹其意以為無可貶矣則亦
將著蔡之而不敢置一喙哉

讀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先儒未有明之者也至王廷尉
之言而其論始定說者謂吳何以子札賢進之
也是臣為能進君也札何以不稱字辭國生亂

因來聘貶焉則微論札非生亂卽生亂固不爲
後事乎貶之是逆探其後目而成心以要之也
此於人情何居仲尼不爲也然則何爲而予之
又何爲而稱札而不書季以賢之也公察能歷
聘上國矣於是乎子之而猶不欲純予之也故
名其臣罔待夷狄之體也於札無異也

昭公

讀楚子麋卒

邾放之卒也罔實弑之罔乃自立而後遂大

五經讀

春秋

卷

會十二國諸侯于申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
向戌鄭子產皆有獻焉聖人於此若革其僞此
而正其弑君將恐天下之人惑之謂弑君之賊
可儼然司華歆也唯是憫之甚懼之甚沒邾放
之弑而從其赴以卒書此皆裁自聖心以達三
事游夏不與焉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然齊
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弑君之賊儼然司
華歆也益令人髮上指齒相擊而欲食其肉也
何居乎其能惑人也哉且何不於其大會於申

而再貶之也北元魏之譏江南也江南自號中
國一歲一君而北魏百年一君若沒邾放之弑
是故便于罔之爭盟也中國益無君焉惡在其
憫之甚懼之甚也然則其義何居楚遠也縊隱
也而夷狄又略也以遠裔隱微之事而察察焉
詳以諫之聖人以爲大罪不可輕殺之人且又
不如聽之足以示略也略之其亦足以見懲矣

讀伐吳

說者謂通吳以困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

五經讀

春秋

卷

吳者楚謀之失也蓋懲黃池之事與後世唐之
突厥石晉之契丹宋之金元也然亦有不可樂
言者吳與楚至門巢以來其釁深矣長岸之戰
君妻其君夫人大夫妻其大夫夫人生者竄伏
死者暴露使非越誅其子而縊其身其何報之
有且越又何嘗患楚也黃池之事其得越力均
也通越因吳楚謀非失也通吳失之然賴有楚
矣雖然卽通吳未嘗失之教之乘車教之射御
以夷俗而習華教彼用其法而不能純則不如

斷髮文身與人無爭與已無患也故通吳吳用以強亦以弱且夷狄自相攻擊而中國始得息肩畜全力而制其後則通吳即可多營哉

讀蒐于紅

蒐紅謂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文定之義誠精矣然春秋凡書晉卿會盟伐圍取滅其不自公室出已非一日即暈帥師之時業有然者履霜之戒始於蒐紅責之不亦迂闊也乎

五經讀春秋

美

讀陳災 公在乾侯 昭九年 昭三十

年

陳灾存陳也公在乾侯存昭公也一則斥夷狄之猾一則養臣子之心

讀伐莒

齊晉諸卿有公族者矣未有如魯三家之強者也魯弱國也獨不廢大夫之強然魯所以久存者亦藉焉而不及齊陳氏晉之三卿何也三家之強強于魯非強于天下也且物老而衰氣過

而復三家之強又強于先非強于後也當魯之盛而三家強當陳氏韓趙魏氏之強而齊晉弱盛則僅致其微弱則遂可代也其理其勢所固然也夫

讀晉伐鮮虞

說者謂始伐鮮虞狄晉也晉主中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臣無中國之志也于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有事於狄於是狄晉其說固然猶

五經讀春秋

老

有疑焉春秋之例有不能盡書者則從同同從同同書其始之者也辰陵之盟晉方有事於攢函城下之盟晉方有事於潞氏楚莊之欲得志于中國也其於靈晉景之能得志于盟主也猶未如始之不振也而攢函之會醜于伐戍潞氏之滅基于伐圍從同當從始從重又似未有重於晉景之為之也然一日晉侯再曰晉師未始狄之而獨欲鮮虞之伐何也此堯叟之註之所本及許也夫晉春秋之所甚重也然晉是無別

已焉久而不得已而後一狄之自此以後始從
同耳且厥愆之會請于楚而不得也救乎蔡
而不能也此晉景之所未有也况乎縣陳陳陳
又楚莊之所未有也即從重乎而能合是乎至
謂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虞也于是狄
晉此尤非確論矣入郢吳為晉制楚也入吳越
為晉制吳也此晉所以賀也且夷狄相攻又無
與中國也

讀平丘

五經讀 春秋

堯

平丘之役非徒威諸侯其或有懲心於楚焉未
可知也甲車四千乘矣師武臣力既足以扼楚
且諸侯惕於強又服晉也同心協力又足以謀
楚楚新有蒙棄疾新得位聞之庶自怖乎隱太
子之子悍太子之子各復其國而封之棄疾罔
矯前人之所為矧自說於國然亦或憚借中國
以名而為此乎

讀宋衛陳鄭災

棄昭之世宋衛陳鄭遍被楚禍矣此中原之氣

衰也故四國一日災焉天應之也當蒙古之敗
宋也屯錢墳而海潮不至駐崖山而颶風大作
此誰為之而誰致之故曰禦戎無上策當以氣
數勝古今一揆是不可為大息哉

讀吳敗六國

四國同日而災自有開闢以來未之或見也六
國同日而敗自入春秋以來未之或見也中原
之氣衰夷狄之氣盛也夫後世論形勢者必先
河東土悍氣決饒士馬故爭天下者視其先

五經讀 春秋

堯

河東者則勝之伯得之則伯王得之則王奸雄
竊之亦足以配天下至吳楚自未有典者以其
弱也然春秋時則獨勁也何奴之強也以能
純用其法而不雜於羣羣之為吳楚之為楚當
時未有其異於何奴斯所為橫行無敵耳而不
意亦有天意焉四國之災六國之敗豈偶然而
已哉

讀入王室亂

介伐晉天下已無伯矣王室亂天下遂無王矣

王室之亂也始于分立而迄于佚誠惜哉天下之無伯而囚無王也有桓而王室不亂有文而王室亂可復定非獻子謀微會之策則天下曷蕩而君者不皆出葵女下乎

讀齊侯唁公於野井

齊景有志乎復伯也其端見於申傳而其實效於納燕伯于陽夫燕伯款之事無以異於昭公也昭公欲去季氏燕伯款亦欲去羣大夫使齊景決策再納昭公則伯事成矣乃唁公而不納公為可惜也所以然者為有欲於魯大利其小利其賄也而又有格于晉晉之臣且自格也以為季孫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此燕伯所以反國昭公所以客死歟

讀鄆潰

鄆潰所以免季孫也而深罪昭公然亦安知非齊晉之謀哉高張荀躒之唁或以探公之情而坐錮之也

定公

讀元年春王

定公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此直闕文耳胡氏以為書正月謹始也不書謂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聖人欲謹之而不可也故去正月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然為此說者亦太鑿矣不稱天王猶可言也去秋冬二時已乖矣然猶可言也何者猶有其理也若去正月其於義何居魯無君顧無正月乎且正月幸無事即有之將不書乎書之將不繫正月乎未知所自處也夫十二月公薨于乾侯至次年六月而昭公始喪至越六日而定公始即位胡然而七月始以喪至也又胡然而六月始以即位也則魯之為魯已自可知而季氏之罪亦著矣奚以去正月為也

讀十四國召陵侵楚

召陵齊桓所以盟屈完者也自僖公四年齊桓率八國之師一盟而後凡一百四十八年匹馬隻輪無有復至其地者而劉文公內定王室外

統諸侯與師以問納于敬之罪且發憤於祭之
以一裘一馬見拘也無何而劉子卒又無何而
荀寅貨百年之大功敗於一旦而出於勾吳書
寸八國侵楚于前書戰柏舉入郢于後其陋之
也夫其惜之也夫

讀於越入吳

於越入吳何以復從其伯號也狄之也微之也
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
國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郟也則楚

五經讀

春秋

奎

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柘舉
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未以敵言之
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此堯叟之說也
辯之至也然堯叟之說往往有遺焉夫吳楚之
見于經也必關中國而後書昭五年越人會伐
吳也伐者吳率者楚而所與者則中國之君其
人之之異於吳職此耳楚之敗莘也與者中國
之蔡也吳之會鍾離也與者中國之晉也所以
而未盡也楚與中國接也即凌中國也吳

與中國接也亦僅通中國也未有如越同病吳
者也其亟稱人職此已焉不獨驟強而已不然
豈其能入吳也而弱焉其復舉舊號也然而猶
未盡也夷狄之漸進也或嘉其中國而中國之
不則勢有所不可已焉且問中國之罪與問門
之輕重也欲不進諸焉得而不進諸進之非欲
進之也蓋有弗得已焉矣楚之君子也與夫君
臣並見也臣公子也其君卒之也吳猶是也其
初不以敵言之其後卒以敵言之也職此也越

五經讀

春秋

奎

入吳書吳入越不書何也越之所與者雖中國
之君而率之者楚子也則其所親者亦楚子也
傳机有書乎則赴告者倚相之史而已春秋胡
誌也吳與中國從于簡書有奔告之義而無張
侈之辭固情耳且越未竟其事而春秋終焉即
越且隨滅也使進之與夫愈張也安知不如吳
楚也乎

讀從祀先公

立煬宮大天無諸侯也祀先公祭臣無大天

讀盜竊寶玉大弓

盜竊寶玉大弓春秋治陪臣也若註疏之說亦以為文致太平矣

讀歸田

蕭魚序績可言也歸郟謹邇陰田不可言也仲尼以天自處人有善不蔽也仲尼既以天自處已有善無嫌也

讀墮郟墮費公圍郟

歸田仲尼序績也墮郟墮費圍郟仲尼解嘲也

五經讀春秋

卷

其墮郟也書曰叔孫州仇率師墮郟其墮費也書曰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郟者孟孫之邑也叔孫之邑叔孫自墮之季孫之邑季孫自墮之而孟孫之邑孟孫竟未帥師也公圍郟而已公圍郟而孟孫乃不墮郟也獄不已歸孟孫也哉

哀公

讀桓宮倍宮災

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災桓倍之宮天應之也

四國同災者中原之氣盡也二宮同災者二公之親盡也

讀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蜀之盟晉與楚諸侯而弗預也申之會晉盡于楚諸侯而弗爭也厥愬始請楚釋蔡而弗獲然未有自執而予之者自執而予之歷莫甚焉楚欲蠻子即執蠻子楚欲晉衛將遂執晉衛乎進此焉晉衛再進其自執而為卿壁之事而已矣

讀吳救陳

五經讀春秋

卷

陽生沒不書弑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吳救陳削不書子不忍以夷狄之民救中國之君其義誠精而要非其至也陳上公之後而齊猶伯國之餘也吳肆其封豕長蛇逞志于齊而魯為之道使其君不能保其首領其臣不能保其君父夫吳之惡甚于楚而齊之禍甚於陳其救陳也非其所能救也削不書子意在斯乎書吳救陳若曰即向之患若齊者而救陳也其罪中國亦至矣季子或年長矣而猶能帥師救陳

亦沒之何也無能改于其君無能改于其君其沒不書也固宜救陳而書之則季子能得吳之權者也不禁君之暴而無救國之亾其爲累也大矣則不書季子者所以爲賢者諱而善全之也

讀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其論者非一家一日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否也一

五經讀

春秋

卷

曰文成而麟至以爲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夫春秋之成未知其底極也續經而書孔子卒則獲麟之後尚有經焉耳况麟而獲也烏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春秋以天道終又非也春秋以天道終是仰文成麟至之說而益張大之凡此皆尊聖人之過而不得其實計孔子之作春秋或在定公之末年或在哀公之初年與夫哀公十一年之前後俱未可知也但欲託始而不得其

以始也隱公賢又當天下之大亂也曰其此始乎有其始者必有其卒畢書之則是無窮已也至獲麟而後書可知已春秋必有卒卒未有善於此者因絕筆焉其慶明王之典與悲吾道之窮固或有之若曰麟出而作書成而至當不其然至謂應劉氏之王以爲麟木氣之精也西金也獲傷象馬刀也吁讖緯穿鑿之說願以誣聖經哉

五經讀

春秋

卷

五經讀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
制藝傳經術非所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
時文之語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翼二十卷(一)

〔清〕孫承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二年刻本

五經翼序

聖人之經聖人之道存焉
爾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
於是經自垂世人自說經
而終無以與於道豈聖人

廉序一

之道終不可以得明耶西
漢儒林傳書其人傳經次
第生何里族宅所行事異
時官爵所至纖悉乎紀之
非以其人之一能不詭於

聖人之道爲出於辛苦懷
抱之餘聖道之不絕者殆
一綫至微而統承至鉅其
事固不可得而略而或謂

秦焚經而經存漢窮經而

卷序二

經絕斯論之過激憂夫漫
漶牽綴者之失所歸也人
心媮習而安之豈誠秦焚
爲有功於存聖人者耶斷
不然矣孫北海先生一世

所仰止也稱儒宗其藏書
甲天下余無似竊相與閱
聖道之湮遠絕學久而昧
所原不及今

文明大啟之會修葺而聯比

卷序三

之王臧趙綰之屬彼何人
哉顧弁鄙妮嘗視蔭日爲
也於是畢蒐前集中諸儒
先所發明經趣者各以經
相次得易四卷書二卷詩

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
并北海先生周禮舉要二
卷總爲二十卷名之曰五
經翼其間或鈎隱願或伸
類例或闢塗徑或刊落煩

麻序四

難氷解凍釋或攻罅抵巇
成偏銳之師指不期同義
量所得如入市然百物充
陳各私其欲厭心而反又
如登山者曰幽寒矣或亦

曰高大矣曰艸木如此其
羅生曰烟雲何自而興且
滅曰產物之盛如此乎資
世用所舉雖自一偏莫非
山也統而會之而山全是

鐵序五

矣是故有取乎經翼也王
元美言經至聖人而止矣
自孟子第爲翼經况其下
乎雖然必如孟子絕雲氣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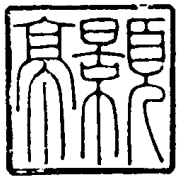
亦誠難之第專誠乎六藝
 之科屏黜竒衰扶微昌緒
 當亦聖人之徒之所許也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以俟
 來茲焉

卷序六

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
 賜進士出身吏科都給事中

前翰林院庶吉士嚴沆

題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遼輯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沆

第一卷

易翼

易總論

王弼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五經翼

易

卷一 目次

論重卦

孔穎達

周易畧例序

邢壽

闕氏易傳序

趙蕤

焦氏易林序

王兪

周易集解序

李鼎祚

易序

程頤

易傳序

易說序

郭雍

易非止於卜筮說	歐陽脩
易論	蘇軾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周易窺餘序	鄭剛中
易小傳序	沈該
讀易筆記序	王炎
卦變說	
周易義海撮要序	李衡
五經集易 卷二目次	三
易數鈎隱圖序	劉牧
漢上易傳序	朱震
第二卷	
易翼	
易學啓蒙序	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論河圖洛書	
易象說	

元亨利貞說	
易五贊	
易學序	王湜
論程氏易傳	馬端臨
周易輯聞序	趙汝楳
易雅序	
易筮宗序	
論卦變	章俊卿
五經集易 卷二目次	七
周易折中序	朱采
易傳序	楊萬里
易傳序	楊簡
周易康成注序	王應麟
周易象義後序	丁易東
易通序	趙以夫
紫巖易傳序	張獻之
易啟蒙翼傳序	胡一桂

學易紀序	李簡
論先天後天之易	鄭樵
上下經辨	
易取變易	
西伯演易於美里	金履祥
第三卷	
易翼	
易纂言序	吳澄
易序錄	吳澄
河圖洛書說	
關子明易傳後序	吳萊
周易旁注序	李恕
周易衍義序	胡震
本易通釋序	胡文炳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說	

易象圖說	黃鎮成
周易集說序	黃潛
明象	黃澤
周易說辭序	虞集
周易參義序	梁寅
周易程朱說序	董楷
研義圖序	王栢
周易集說序	俞琰
繫詞發揮序	何基
周易總義序	陳章
第四卷	
易翼	
古易堂記	吳源
周易旁注前圖序	朱升
洛書辨	王禕
題誠齋易傳	楊士奇

讀易軒記

薛瑄

易論

章懋

易說

羅欽順

先天後天表裏說

阮琳

啟蒙意見序

韓邦奇

周易贊義序

馬理

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王慎中

書河圖洛書

唐順之

五經翼

易

卷四目次

大

圖書考

張治

周易象通序

李維楨

易圖論

歸有光

周易孔義序

高攀龍

古易題辭

錢一本

孔易序

胡世安

五經翼卷之一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一

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為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

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
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
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
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
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
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
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
知行易從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二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
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
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
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
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
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
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
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
資四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
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
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
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
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

雖云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存
若論在內在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
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
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金解云七日當為七月
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
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
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
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
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
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
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
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
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踪可尋輔
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
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
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乙令也輔嗣

皇經翼

易

卷之一

四

又云令治乃誅故後之三日又與卦云先庚三
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
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
為甲者宜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
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
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
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
怪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
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
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臣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
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
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
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
首兩

皇經翼

易

卷之一

五

論重卦始于伏羲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為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

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

神明而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著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土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雖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

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為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

五經翼

卷之一

八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為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益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羲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

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九

周易略例序

邢 璣

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賡
 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
 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
 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
 藏用實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著龜
 知來藏往是以孔子三絕猶求樞與劉安九師
 尙述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漁獵墳典偏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

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
 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孔仲尼之論備矣至
 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
 爻之得失承乘迎順之理應變情偽之端用有
 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
 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
 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弘易道庶
 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爚增輝於太陽涓流助

深於巨壑臣之志也敢不上聞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一

關氏易傳序

趙 蕤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蕤粗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註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五經

易

卷之一

十一

焦氏易林序

王 俞

大凡變化象數莫逃乎易惟人之情偽最為難知筮者尚占憂者與處其明且哲乃留其術俞巖耕東鄙自前因蒙客有枉駕蓬廬以焦辭數軸出示俞嘗讀班史列傳及歷代名臣譜系諸家說之文盛稱自夫子授易於商瞿僅餘十董延壽經傳於孟喜固是同時當西漢元成之間陵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上干梁王遂為郡察舉詔補小黄令而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蒙遷秩亦卒於官次所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事本彌綸同歸簡易辭假出於經史其意合於神明但齋潔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為辭費後之好事如君行者則子雲之書為不朽矣

五經

易

卷之一

十三

周易集解序

李鼎祚

敘曰元氣氤氳三才成象神功決洽八索成形
在天則日月運行潤之以風雨在地則山澤通
氣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諸身四支百體合其
度遠取諸物森羅萬象備其工陰陽不測之謂
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仁者見之以為仁智者見之以為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斯乃顯諸仁
而藏諸用神無方而易無體巍巍蕩蕩難可名
焉逮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五運相繼父子道
彰震巽索而男女分咸恒設而夫婦睦人倫之
義既闢家國之教鬱興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
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
犧氏殺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操木為耒耨之
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

重經翼

易

卷之一

十四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殺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
宜之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古者
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
壯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取諸睽上古結繩而治後代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故聖人見天下之賾
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
之能事畢矣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
肆而隱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者也至於損以遠害說以先民定其交而後
求安其身而後動履和而至謙尊而光能說諸
心能研諸慮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重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五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莫善乎著龜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將有爲也問之以言其受命也應之如響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故能窮理盡性利用安身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精義入神口僻焉不能言心困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易有聖人之道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焉斯之謂矣原夫權輿三教鈴鍵九流實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惟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則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見莫辨源流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揚黃華嗑然而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臣少慕玄風游心墳籍

歷觀炎漢迄今巨唐採羣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蹟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辨玄宗先儒有所未詳然後輒加添削每至章句僉例發揮俾童蒙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得意忘言當仁既不讓於師論道豈慙於前哲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對采非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

易序

程頤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太

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

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

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九

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
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
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
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二十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
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
人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一

易說序

郭雍

易道冥昧於鴻荒之世庖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槩見於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逮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於世孔子於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二

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沒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

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

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於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與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三

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於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沒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沒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况於孔子沒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艸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

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唯懼無以遺子孫於是
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於家使毋忘先人之
業道雖不足志則有矣孟子所謂膠膠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易非止於卜筮

歐陽脩

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
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
之事所謂辭者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
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
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
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
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
作象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
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為言蓋明
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
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於六經矣易之淪於
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泯不
見矣

易論

蘇軾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廿六

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大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

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

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鱣奇三揲之餘而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廿七

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

其一爻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爻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爻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爻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爻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爻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爻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爻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六

孫莘老易傳序

游醉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汙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尚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七

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翫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

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
武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
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
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
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十

周易窺餘序

鄭嗣中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
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它時兒童輩有
問淺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
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
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縷縷也伏犧氏畫八卦
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
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攻爲神農之
說者曰耒耜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
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
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著
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著猶在六爻
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
夫重卦者非伏犧乎伏犧氏既畫卦又爲重卦
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
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十

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旣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是已要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羸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續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

五經異

易

卷之一

三十一

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象繫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象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謂象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象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象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象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穎達主之象也

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

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象分上下且說爲勝以文王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子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與乾坤則又易之與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

五經異

易

卷之一

三十一

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髣髴則隨子索毋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自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及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

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
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
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
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了窺餘所不
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
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
之與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
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
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
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
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
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
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
自爲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
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

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
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於聖人之旨未大
悖也併見於序之末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為少陽九為老陽陽盈也八為少陰六為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六

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辯貴賤所以明不可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辯逆

順有遠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始終三材就列六位時成此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辯吉凶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唯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為典要爻也者言乎其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七

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奧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翫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為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未有書契之初羲皇首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有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占者世雖未之能學至其本元河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畫奇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著之用衍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者所通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也象者理之所托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為八卦六畫為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即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未能有見故發其凡于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于卦之爻爻象之詞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五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五

或語密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畜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易韋編三絕且曰假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鬼神之所護持以詒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王弼承其後遂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為井以木異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願願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四卦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筮所以在魚得

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窮亦知其不可而狠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鬼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旣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則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論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窮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聖

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偶之書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卽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汎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論爲例哉前輩嘗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撥捨先儒舊說嚼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

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在辛亥始脫爲縣之厄明年魁自中都僑寓古艾杜門却掃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熟習於山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其玉然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象之辭是未得其象也況爻象之辭而未合於六畫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以窺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聖

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以辭對觀互攷二者如合符辨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爲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闢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

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翫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係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未可知也

五經

易

卷之一

望

卦變說

王炎

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小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交則爲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卽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分剛上而文柔乾體得坤一柔而成離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文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

五經

易

卷之一

望

泰變為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
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
其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
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
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
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
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
與而下次坎得乾之一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
得中是謂來而不窮與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
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然則
凡卦二陰二陽變於臨遯三陰三陽變於泰否
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
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無妄
而力主其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
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

五經集解 卷之一

四

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
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則為初二兩爻
於無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
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
外反為無妄則艮變為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
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無妄後大畜
謂大畜剛上自無妄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
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無
妄儲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初有一剛
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
對自與卦變不同子發以反對為卦變則尤失
之蓋邵氏之學長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為
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
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
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能之也讀易
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

五經集解 卷之一

五

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六

周易義海撮要序

李衡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於虛無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為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為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同異理相疑惑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七

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尚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載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

易數鈞隱圖序

劉牧

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讚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九

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於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繁辭不偶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今採撫天地奇耦之數自太極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臆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窺於至贖牧也曩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則象有定位變

有定數不能妄為之穿鑿耳博雅君子試為詳

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九

漢上易傳序

朱震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
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
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
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
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
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而成文
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序

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
也經實備之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
者以不變為體不變者以變者為用四象並行
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
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
曰爻此見於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
交乎坤白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
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卦分

至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於子而左行

坤貞於未而右行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
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
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
日在革曰先王以治曆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
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
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
於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序

復生六十四坎離肖乾坤者也大過小過頤中
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
之動其畧陳於雜卦其詳具於六十四卦之彖
所謂辯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
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
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
生坎在繫辭則網罟取離耒耨取益為市取噬
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柝取豫杵臼取小過

張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夫
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
曰雜物撰德此見於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
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
五生土而成十生於陽者成於陰三天兩地也
生於陰者成於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
地以二兼三伍位相得合而為五十其在繫辭
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五

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此見
於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
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
得於乾者也辛巳丁三者得於坤者也始於甲
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
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在離曰巳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
莫大於日月此見於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

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
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
無不偏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
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也數也占也無不
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
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
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
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
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於此止矣
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於一也是故
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五

五經翼卷之二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學啓蒙序

朱熹

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其為著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一

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滂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杰鳳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朱熹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一

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翫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

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論河圖洛書

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公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七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主上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四

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

五經翼

易卷之二

五

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

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

五經翼

易卷之二

六

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

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
 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王變故極於九而
 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
 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
 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
 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
 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
 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
 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
 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
 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
 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
 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
 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
 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
 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

五經異

易 卷之二

七

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
 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
 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
 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
 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
 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
 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
 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
 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
 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
 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
 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
 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
 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
 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
 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

五經異

易 卷之二

八

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九

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

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問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

易象說

朱熹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一

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翫辭翫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一

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攷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元亨利貞說

朱熹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圭

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易五贊

朱熹

原象贊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餘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日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古

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賭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與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

良與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
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
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管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
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
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
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
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象辭
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
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
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于術數僕句成敗黃裳
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
乃作象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
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
匪差匪謬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

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
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
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
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
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
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
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

無名指開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
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
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
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
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
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

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
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親被所存
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
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
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

弗專家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

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

五經翼易

卷之二

十七

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

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

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

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

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

為則

普學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

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

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

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

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

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

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

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

五經翼易

卷之二

十八

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之

易學序

王 湜

余平生喜易內求於己外求於人非一日矣晚
得邵康節易學喜不自禁晝夜覃思未嘗暫捨
方其有所得也或不寐達旦然聖人至理萬物
取之不竭而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草藁
或得於外之傳聞草藁則必刪而未及傳聞則
訛謬而不實儻不能用心精擇則是非雜擾而
至理終不出矣於是平心如權衡無今古無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九

我無知愚無彼此惟道是從而輕重之自希夷
先生陳公而下如穆伯長李挺之以至劉長民
鉤隱圖之類兼而思之罔或遺佚亦不敢以私
知去取但重別推行使明白易見或見不能窺
測藩籬而難盡者作闕疑說以示方來俟明哲
者之思索焉大抵道之不明其說有二愚不肖
者固不足以及此賢有智者反從而鑿之其於
聖人妙意豈不胥失乎哉凡諸好學君子當如

是求焉可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九

論程氏易傳

馬端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翫占亦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口則卑辭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一

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

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菴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一

周易輯聞序

趙汝楫

易道幽三極而神萬化易書立三極而萬化神
道主於有書主於用也體易君子處而用身出
而用世皆於此焉出以用為動則靜者其體也
動之變無窮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
智未易知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
易而變動不居以虛而言則至於無畔以固而
言則或有所不通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

隱載之於書莫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
而悟無形之妙即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翫而體
之服而行之言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
意正心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効此
體用兼該之學伏羲畫卦之旨文周憂世之情
夫子傳易之志也汝楫齒耄學荒何敢言易獨
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藁日進日益末
藁題曰補過汝楫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

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教
且以觀吾過云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四

易雅序

趙汝楫

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物理
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
埤雅雖依倣為書大槩於道無所益易雅之作
則異於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又異其旨萬變
畢陳衆理叢載學者如乍入清廟目銜於尊彝
幣玉體煩於升降盥奠耳亂於鍾鼓磬簫凡禮
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况能因之以知其實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廿五

乎又若泛滄海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
知出入之會汝楫嘗病焉乃復熟晝醉而為此
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用或
曰子何沈錮辭晝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
程子論為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
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為無不同徧實則外於倫理嗟夫淺深
非二本體用非二物精粗無二理也易之為書

言近而指遠不知言何以知其指通乎近則遠
固在是儻慕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而已爾
世或外辭晝以求易則此書為贅否則不易吾
言矣程子之論真為學之大閑歟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廿六

易筮宗序

趙汝楫

神哉著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吉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已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難曰神道設教非無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太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往來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於其間者故禍福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七

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易去曷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蘊而神著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著道道生於庖犧有著用用著於媯帝而詳於箕疇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標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攷也孔聖歿銷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

後學得講求之汝楫承先君子訓且俾博攷先傳粗得其說作筮宗聚也筮之學聚此編也神嘗謂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者矣著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極也猶未判之著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八

而吉凶禍福已對立於胸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胎乎潔如常若太極之未判著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茲釋茲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動斯吉有不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著筮之本

論卦變

章俊卿

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

壯夫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白復來者一卦豫

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白泰來者九卦蠱賁恒

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自夬來者

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

卦隨噬嗑咸益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自剝來

者一卦漸渙未濟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

五經翼易卷之二 廿九

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

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

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兌四卦閔李鼎

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變而頤卦虞以

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圖攷之其合

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

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

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

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

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卦五陰

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

畜大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

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凡卦四陽二

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損

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

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妹節損豐既凡卦三陽

五經翼易卷之二 三十

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

未濟困益噬嗑隨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坎離

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中孚或曰先儒

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乎

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

易以變為占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

壽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剝柔相變繫之

以辭焉以明往來屈伸利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

五經真易

卷之二

三

周易折中序

朱 采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為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

五經真易

卷之二

三

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
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夬
反爲姤既濟反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
實憂慮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爲倚仗治亂
安危之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
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爲君子
謀不爲小人謀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
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
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已見泥象
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
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義文
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
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稽
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
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爲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地自然之法象而加一倍焉耳自古聖王之致
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功九敘九歌是
已是以周公作爻辭於乾卦首發用九之義未
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曰乾元用九天下
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
過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
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
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夫子因數推

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
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
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溯而上之以會義
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
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爲
主而附以鄙見問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
發明雖然俗士口易贊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
著書未嘗及易邵子以爲易道存焉且以爲善

用易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
家之無過蠹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
願就有道而正焉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三五

易傳序

楊萬里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
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
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
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
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
幽觀其通而逆繹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
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三五

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
其道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
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虫可吞
愿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
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
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
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
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

櫻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道吾術摯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易解序

楊簡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

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而
吾性並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
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
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
之分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輯周易鄭康成序

王應麟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
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合四卦繫辭謂之
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
撰德是也唯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
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合艮
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合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合
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合離三陽卦之體互自
相合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合也王弼尚名理
議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剗助睽
自初至五成因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
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顛難
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
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
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
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
師此景迂見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
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
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
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攷云然康成箋詩
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為彪猶豕之牙為互
包荒讀為康錫馬蕃庶讀為蕃遮皆甲宅之皆
讀為解一握為笑之握讀為屋其說近乎鑿學
者盍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為荏苒者幾希

周易象義後序

丁易京

易變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變也三百八十四
爻一初九之變也太極動而生陽乾之初九也
動極而靜乾之用九也靜而生陰坤之初六也
靜極復動坤之用六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
易之變不可勝窮矣太極之動乾而已矣動極
而靜乃有坤焉得乾之初九者復也變而為一
陽者六焉得乾之初九與九二者臨也變而為
二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三者泰
也變而為三陽者二十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
四者大壯也變而為四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
初九以至九五者夬也變而為五陽者六焉自
初九以至上九則乾之全體也變乾之初九則
為姤變乾之初九與九二則為遯變乾之初九
以至九三則為否變乾之初九以至九四則為
觀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五則為剝變乾之初九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以至九則為坤而一陰者五陽之卦也二陰者四陽之卦也三陰者三陽之卦也四陰者二陽之卦也五陰者一陽之卦也六陽俱變則用九而為坤六陰俱變則用六而復為乾乾而坤坤而乾然則乾之一卦非六十四卦之所自來歟初九一爻非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自來歟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不得於變勿求於象不得於象勿求於辭不得於

五經

易

卷之二

聖

辭勿求於占卦之變如此則卦之象如此卦之象如此則卦之辭如此卦之辭如此則卦之占如此也漢去古未遠諸儒嘗以象變言易矣言象變而遺理不可也王輔嗣一掃而去之以其遺理而去之可也併象變而去之則後之學者不知三聖命辭之本心矣嗟夫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初九之變也故有變卦焉有卦變焉變卦也者六十四卦變

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變也者十二辟卦變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畫而變焉為十二由十二而變焉為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變焉為四千九十六蓋變卦其流而卦變其源也變卦其文而卦變其本也有卦變而後而變卦故予之於易既以變卦而論其爻必參卦變以原其畫夫然後聖人作易之旨無餘蘊矣雖然探願於積年之久成書於期月之間若神明之有以

五經

易

卷之二

聖

開其心者而猶懼夫失之易也是其是非其非蓋將有待於萬世之公論焉儻毋忝於鼻祖將軍之家學云昭陽協洽侯豫外武陵丁易東後序

易通序

趙以夫

易變易也而有所謂不易者存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要不過乎動靜兩端而已一動一靜造化之所以周流而無窮也卦六十四文王象之首以元亨利貞之文爻三百八十四周公繫之總以用九用六之說夫奇耦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交書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之謂亨爻雖變易而中有不易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是之謂貞聖人作易所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而示人以趨吉避凶之方孰有外於亨貞者乎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即靜也悔即動也故靜吉而動凶則勿用動吉而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寓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也臣幼學之年受易於師涉閱三紀猶憤如也辛丑居閒盡置傳註觀象既辟豁然悟曰吾夫子之心其文王

周公之心乎何所言無毫髮之殊也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之歎蓋歎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當時羣弟子已未足以知聖人矣臣生後夫子千七百餘載豈敢自異於先儒以為獨能探三聖人作易之微旨第以參稽卦爻往來俱通如是而亨貞如是而悔吝如是而吉凶无咎若象若數理無不合此臣所以自信其愚也丙午之夏書成名之曰易通不敢自秘將以進于上庶幾仰裨聖學緝熙之萬一云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紫巖居士易傳序

張獻之

曾王父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為之傳前後兩著
藁親題第二藁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
四月六日某書斯為定本矣獻之頃嘗繕錄之
附以讀易雜說通為十卷藏之於家忠獻嘗與
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
人心法又答澹菴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
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惜其傳之未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廣揚來春陵刻于郡齋與學者共之

易啓蒙翼傳序

胡一桂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
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
專論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之攷變占以終
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為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
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為啟蒙通釋
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為本義附錄纂疏以承
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真如圖書已
擅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
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丹矣復
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
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
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辯矣夏商周
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
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

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
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
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辯疑以審其是
而河圖洛書常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
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義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
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
苟知其槩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
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
爻便如筮所得觀象既辭觀變既占而又求其
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
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
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
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
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願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

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
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
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筮而
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尚此請申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學易記序

李簡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于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也歲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萊蕪挈家遷東平時張中庸劉佚菴二先生與王仲微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一相見遂得廁于講席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能無少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也僕居萊蕪幾二載當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則未之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雖在道路鞍馬間與廳下無少

異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與否也比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段及得胡安定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之說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氏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而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于其間者其初心將便觀覽而傳于家非敢有意傳諸人以取著述之名也親友之間有堅欲求觀而不能遠者或復爲人錄去予甚患之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重加去取焉噫親友相知相愛由此書獲謗獲罪於朋儕亦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辯之者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論先天後天之易

鄭樵

先天始於復姤終於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於乾坤終於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炁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劉宗素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先天得於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於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羲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祕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

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遽盡其蘊也是以

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爻象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間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與自理數之學興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書未曉其象於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邵康節得之於希夷將啟手足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日又爲圖以示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此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旨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於其後者此也後天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

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搖蕩萬物莫如
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之尊莫如
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
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
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
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
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
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與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
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
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
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
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故曰
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
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
曰成言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潔齊乎巽故

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
見乎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
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爲說故曰說言乎兌
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
有變此後天所以異於先天也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上下經辨

鄭樵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卦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經字為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於乾坤蓋天道也父母之道也下經始於咸恒蓋人道也夫婦之義也天道莫大於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於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始末下經以震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七

艮巽兌間於其中非他也所以受而推之也見於序卦上經三十而下經三十四者非他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三三如坤三三如大過三三如頤三三如坎三三如離三三皆一定而不易也卦之反者二十有四如屯反而蒙需反而訟實以十二卦反而為二十有四也正者六反者十二共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之正者有二如中孚三三如小過三三

三二卦皆一定不易卦之反者三十有二如咸反而遁反大壯實十六卦反而為三十二卦也正者二而反者十六亦十八卦以十八卦之反正而論則上下經實無多少之別矣上下經各十八卦共三十六卦正合八卦之數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八

易取變易

鄭樵

易之為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為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合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為疏胡安定辯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於變易之義吾夫

本經翼

易 卷之二

五九

子已於大傳而發明之矣既曰剝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剝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是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與陰陽相為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西伯演易於美里

金履祥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為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

本經翼

易 卷之二

本

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

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
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乾始
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
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
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
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
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奎

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
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
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
物理之常變悉官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
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
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
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
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卽連山

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
也然其辭不復可攷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
王蒙難美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夫後世無
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
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
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
之旨而未之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
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奎

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
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
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
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
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
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
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
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

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
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
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
金本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居西
南也艮山土之積與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
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
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
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奎

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
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
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
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
萬物與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
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
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
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

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
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
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
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
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
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翻
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
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李西

本主於雜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
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
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
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
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
爲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
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
辭象而不象則是揲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

不過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
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
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
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
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
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
占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
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六五

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噬可卜也至於
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
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
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
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
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
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
之事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

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
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
道之勝明蓋闕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
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閔
子明可樂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
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
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
理朱子兼之而至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六六

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既辭求意
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
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
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
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
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

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於
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幸七

五經翼卷之三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纂言序

吳澄

右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
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泰焚書
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
也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註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生呂
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
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
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
亦不為無小補云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一一

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出而馬背之旋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平日觀於天地人物無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辨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

背毛之旋文如圖星者之圓圈故名之曰圖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夫子以河圖之數言也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洛有神龜出而龜甲之坼文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後六左後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禹平日默計天道人事

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辨焉於是

以天道人事分爲九類品其緩急先後之次以配龜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爲洪範九疇所謂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者此也以背甲之坼文如書字者之橫畫故名之曰書周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此箕子以洛書之數而言也大戴禮記明堂篇曰二九四七五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五

六一八注云九室法龜文故取此數河圖洛書者天降其祥人傳其象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王府其貴重可知秦漢以來官府既不收貯學者亦不復見觀漢志劉歆所云本孔安國蓋亦祖述相傳之辭爾未曾親見圖書之象者也後漢鄭玄注禮記則不識河圖之爲何物及魏何晏集註論語晉人作尚書孔傳顧命洪範兩注雖皆用孔劉之說而頗失其意蓋孔

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
洛書陳洪範則圖書自圖書卦範自卦範猶知
其爲二而不誤認爲一也若魏晉諸儒則直謂
周易八卦卽是河圖洪範九疇卽是洛書蓋以
河出圖爲龍負一片之圖洛出書爲龜負一卷
之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記疏宋邢昺論語疏
亦然且雜取僞書怪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
十數九數之象故也大抵周後漢初儒流專門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七
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
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
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
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
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
是以漢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義易圖書
不傳於儒流而方伎家藉此窺造化乃祕而
寶之然歷代方伎之人不過泥小術數鮮或探

大本原雖祕此寶特小用之逮唐亡宋興之際
異人挺生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負豪傑之才兼
孔老之學從方伎家得此三寶當時有穆脩种
放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圖書穆傳李
之才再傳而至邵雍种傳李溉許堅范諤昌四
傳而至劉牧邵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洞徹
蘊與幾以加矣劉亦發揮圖書有易象鈎隱圖
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數
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河圖洛書邵所
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然
邵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劉則以九爲河圖
十爲洛書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爲人亦質實非
敢固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
不曾分別何者爲圖爲者爲書是致混淆而不
免差互非劉之罪也當時有阮逸者作闕子明
易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
後右阮與種穆同時人蓋因二家而得見圖書
之象故云然然歐陽脩亦與阮同時阮及見圖
書而歐陽未及見蓋當時所傳未廣也是以歐
陽與臨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見圖書歐陽
直以八卦爲河圖不信有圖書并疑繫辭傳非
孔子所作王氏雖不以爲無而未嘗見其圖象
故其說圖書皆以意臆度懸空立言直至乾道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八

淳熙間朱子始推尊邵子之學然當時信從者
寡亦未盛行於世也又曰河圖之馬不異於凡
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怪事至今馬背
之毛之旋有如星點特其旋無此十數爾至今
龜背之甲其拆有如字畫特其拆無此九數爾
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
拆如字畫之縱橫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
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伎家之取用不過以

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
其省易如後世以隸書代篆以擲錢代蒼之類
亦取其省易也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
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
哉且龜甲之上豈應現出圓圈之形鄭樵漁仲
通志序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
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
本於此而不偏廢者也鄭氏雖非精於河圖洛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九

洛書之學然其所誤通志有六書略有圖譜畧
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
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故曰自然之象
自然之理象猶天象之象日月星辰理猶地理之理
也山川脈絡旁觀暗合有見於圖書二名之異故其
言亦精當使龜書如舊作字畫而不作圓圈則
圖自爲圖書自爲書無出紊亂矣

關子明易傳後序

吳萊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子明事後得天
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
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
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
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
觀其傳說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
舜相問答辨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

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
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
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
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
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因其自然之
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
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
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

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

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
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
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
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
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沐浴
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母乃徒託於此而侈言
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一

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
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
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
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
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
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廢介
鄙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纖緯之流耳
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

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
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
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繁
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
有少差忒者張彝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
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
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
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闕氏每拳
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
爲而爲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闕氏
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
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二

周易旁注序

李恕

易說至程子選擇而明至朱子麴曲而盡蓋惟
程子能真體四聖人之心惟朱子能反覆推明
以備程子之說若繫辭本義則又卓乎發千古
之昏朦而足以釋程傳之遺憾者也恕伏讀三
十年常疑學者謂程傳專主義理本義專主占
筮廼取二先生之書熟玩而參考之每程傳有
未安本義必推原經旨期於允當而後已至於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三

程傳之巍然炳然者本義初未嘗別出新意乃
知本義所以補程傳之遺而於占筮猶拳拳者
亦因程傳所畧而著之而後聖人吉凶與民同
患之意始盡學者徒見其異不知合異乃所以
爲同也余不量淺陋輒合程朱二家之說及本
義附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
而一之以爲旁訓通異同之說集一書之成非
敢有去取於其間約而歸之儻便初學云爾

周易衍義序

胡震

易大傳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如是則易之為易聖人經世之書也亦聖人憂世之書也自其畫於伏羲辭於文王周公翼於孔子經四聖人手而易始備義文周公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四

之易雖依乎象數而實根乎義理之正孔子之易雖明乎義理而象數之妙亦在其中矣昔吳之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自火于秦六經之書唯易以下筮存獨得為全書天之未喪斯文也豈非所以揭萬古人心之日月而開萬古人心之言海歟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五行陰陽之道

消息盈虛之理往往淪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

皆未明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道也以言者

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

筮者尚其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易之一經

實備乎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比賦正

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偽則著乎禮樂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五

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

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

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

辭云乎哉文辭云乎哉雖然易者崇陽抑陰之

書尊乾而卑坤尊君而卑臣尊父而卑子尊夫

而卑婦尊中國而賤外表尊君子而賤小人三

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

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是則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不然何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愚生賦性愚魯識見庸陋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意會之表始知易之爲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人物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修齊平治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謹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爲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賢之確語有益於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極知僭踰願就有道而正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六

周易本義通釋序

胡炳文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盡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烏乎此其所以爲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七

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
義之與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
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春新
安後學、胡炳文仲虎父序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八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從也後天圖
衡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
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
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
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
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九

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
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
男離得坤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
得坤上爻爲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
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
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坤逆布此先
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
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

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先天也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爲八卦次序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爲八卦方位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四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二十

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方圖在內以象地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但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爲

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朱

子蓋以此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大抵文王以前有占無文本非可以言語文字求之易之見於辭者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自孔子於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大明先天之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或謂太極圖與先天圖皆自希夷來其一自濂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或謂周邵所自得使圖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先生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其自得處非師傅所及真大賢之言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一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熊朋來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直以易為河圖範為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至謂洪範中幾十字為龜文固哉其言圖書也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數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摯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世一

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金言之

易象圖說序

黃鎮成

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以陰陽錯綜奇耦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以八為經以六十四為緯畫卦之次序先天之圖位瞭然矣則伏羲作易時已有其圖傳之三代故夫子極儀象卦因而重之之說與京君明魏伯陽納甲卦氣之法皆圓圖之序則先天圖其來已久特後之說易者不復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圖雖在而學者不傳至邵子而後得耳先儒謂邵子傳之李穆李穆傳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謂啟蒙先天圖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漢上已有此圖則其出於邵氏為無疑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然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清江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世三

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於諸經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嘗以其斲索之力著為易象圖說一編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剛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著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環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四

而參同契邵子太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羣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疑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為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

者能隨所見而實有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圖說既成首辱見示予特愛其象類渾成而條理精密故借書于首簡而歸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五

周易集說序

黃潛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
 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
 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
 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
 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
 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
 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
 五經翼易 卷之三 廿六

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
 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象
 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
 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
 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
 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
 者未可竝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
 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

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
 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
 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
 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
 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
 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
 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
 知也

五經翼易 卷之三 廿七

明象

黃澤

易以明象為先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至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八

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况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畧象學既明則因

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

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

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

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

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

自異作辯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

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

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九

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

周易說辭序

虞集

周易說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說其辭動則觀其變而說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既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說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三

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智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

言卽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

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畧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舍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者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三

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

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

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

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濡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怠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

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既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序

周易參義序

梁寅

敘曰漢班固氏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夫羲農以前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皆未著也而八卦之畫三才備焉六位之列人文彰焉天下之道盡於易矣文王之象辭周公之六爻孔子之傳贊辭無不備而吉凶爲益明迨仲尼歿而商瞿以易相傳授漢興易以卜筮存而田何之學爲稱首爲之訓釋者益寔多焉然九師之說無聞百氏之言雜出其高也或淪於空虛其卑也或泥於象數而易之意隱矣程朱二夫子出而大明斯道於是闡其微窮其贖廓其拘啟其室象辭之義變占之法陰陽之妙人事之殊復燦然著矣夫聖人之書其所同者道也其不同者言也善學者各因其言以求其道則其要歸一而已觀於傳註者亦由是也程子論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究易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序

之用非故爲異也其詳略相因精粗相貫固待
乎學者之自得也寅讀書山中竊好是經懼於
荒怠而無以自勵乃參酌二家旁采諸說借附
已意別爲一書名曰參義俾觀之者由詳而造
約考異而知同則是書者亦程朱之義疏也今
天子卽位之九年爲至元六年歲名商橫執徐
月名畢聚始緒錄成編總十二卷將以行於四
方誼之君子以俟詳訂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六

周易程朱說序

董楷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
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
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
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
子象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
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
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與而河圖大衍
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
掛扚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
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下筮得不亡而
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
空妙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
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
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
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六

貫乎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楷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人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楷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錄其間有成書所未備者輒隨所得附于各章之末歲月既久集錄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共之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易未必無少補云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研幾圖序

王栢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翫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五經翼易卷之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成圖沉潛翫索萬里悠然而幅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敘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十

周易集說序

俞琰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捨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捨畫而說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于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傳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古而宗邵康節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十一

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書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聖三

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甲申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

繫詞發揮序

何基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通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做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聖三

至文王之繫象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旣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

之間是故因俗淳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闕遠蘊與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翫釋卽燕閒靜一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四

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著求卦而占自顯者其視義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翫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嘗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與義則

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沉潛反覆卒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五

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編闕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筒積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項以精本刻梓肝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蒙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潛述梗槩與同志共

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聖六

周易經義序 陳章

易以總義名者總卦爻之義而為之說也昔者聖人作易得於仰觀頹察者八卦之畫而已後有聖人者作重之以及繫之以辭貫天理於人事之中而後知有顯必有微有體必有用惟能識義理之總會然後卦爻之指歸可得而明也山齋易公先生蚤歲讀易講明是理久矣嘗舉大綱以示學者曰大易者元氣之管轄也聖人五經翼 易 卷之三 聖七者大易之權衡也先生之學其梗槩見於乾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貞而反於元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先生於二卦首發是理然則濂溪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者先生固已默會之矣元亨利貞至理無妄五性於是乎始萬善於是乎出天下之事於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先生侍經筵日常以是經進講燕居之暇復

取足而研究之閱二十餘年優柔厭快渙然水
釋於是略訓詁而明大義合諸家之異而歸之
於一每卦各列爻義總為一說標於卦首欲其
倫類貫通而學者有所攷明焉既又為舉隅四
卷哀象與數為之圖說蓋與此書可以參攷云

五經集

易

卷之三

中

五經翼卷之四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
則畫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
以文王而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為古以周公而
視文王則文王之易又古以孔子而眎周公則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一

周公之易抑又古矣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為今
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
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漢晉諸儒之過
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
伏羲之始畫卦卦即字也六畫而成卦畫全而
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
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象某
卦於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

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爲傳非敢亂易之文則於彖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爲卷簡不相連文不相襲

費氏而後晝辭雜見經傳錯出於是世無古易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斯言先儒嘗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年而學易未必不在贊易之先安知非五十時爲此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二

言哉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明乎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篇以復義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旨顧年近五十日坐斯堂研窮茲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見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室著人所

不好之書爲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既用名堂則又爲之記并志予迂癸卯白露前五日莆古易堂散人吳源自記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三

周易旁注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四

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五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三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洛書辨

王 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
 堯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斃堯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
 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
 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
 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六

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
 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
 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
 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為
 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
 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
 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
 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
 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
 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
 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
 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
 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
 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
 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七

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八

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

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九

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賜恒兩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

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

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墮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敷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

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子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一

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

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
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
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
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
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
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
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
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十一

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
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
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
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
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
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
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
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

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
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
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純陰而肇
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
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
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
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十一

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
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
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
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
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
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
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
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

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繁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益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題誠齋易傳

楊士奇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錄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孫黻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黻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讀易軒記

薛瑄

四川榮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
 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為之記予惟
 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
 所聞為文淵叢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
 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
 隱於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
 下六十四卦文王之象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
 五經翼易卷之四 十六
 翼而已而於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聞焉至宋
 希夷陳氏始以義圖授穆脩修授李之才之才
 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為之發揮然後知文王
 周公孔子之辭皆本於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
 原復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
 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
 朱子所謂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
 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肅容端席於斯軒之下

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翫周孔之辭精究程朱
 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於身心則
 於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
 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七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為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

五經翼

易卷之四

六

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為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見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

此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傷

所謂咎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慎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與而

五經翼

易卷之四

十九

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脩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特金柅是繫惡麻豕之躑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必將曰覆餗而刑劓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覆餗而負乘也獲狐

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魚貫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

五經真易 卷之四

二十

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易說

羅欽順

易之爲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皆出于自然其理卽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辭也特因而順之而深致其意于吉凶悔吝之占凡以爲立人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變復生二者相爲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夫消變于未形聖人之能事也自大賢以下必資于學繫

五經真易 卷之四

廿一

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學易之極功也占也者聖人于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于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吉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于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于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功夫初

無待于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
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于
是乎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二

先天後天表裏說

阮琳

八卦之象兼取天地乾天也坤地也震陽爲雷
巽陰爲風天之氣也艮剛爲山兌柔爲澤地之
質也離坎氣行於天則爲日月兩陽質具於地
則爲水火明暗蓋兼天地二體類分以成八卦
先天別卦象之位以定天地之體後天合卦氣
之交以明天地之用蓋相爲表裏焉以先天言
之天地定位者乾上而坤下也山澤通氣者山
宜西北澤滙東南氣通而位不易也雷風相薄
者言二氣戰也蓋陽爲陰薄奮迅而出則爲雷
陰爲陽薄旋盪而激則爲風故雷嘗起於東北
春回之後風漸肅於西南秋入之時雷聲達則
風氣和風力勁則雷聲伏勝負屈信相薄之勢
然也水火不相射者火射於水則滅水射於火
則竭朔而日月合則日食望而日月對則月食
陽亢則雨焦而旱雨淫則暘奄而滂是故火居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三

東方而麗於木水居西方而涵於金日出於東
月生於西雨足於春陽燥於秋火盛於夏水盛
於冬遠則相須近則相害皆不相射之義也此
先天卦位所以爲明天地之體以後天言之邵
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然則離生於酉坎生
於卯可知矣又曰坎終於寅離終於申然則乾
終於亥坤終於巳可知矣由是推類盡餘則震
生於申終於未巽生於寅終於丑艮生於巳終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四

於辰兌生於亥終於戌其理宜無二矣然則後
天乾坤之交者坤反就生位而不能達地之窮
也乾進就終位而遂老焉天之寤也故皆不用
坎離之交者日自東升麗天而普其炤水自西
下入土而動其膏燥潤相須雖不相射未始不
相逮也震自東北而進位乎東者雷始發聲於
仲春之候鼓萬物而得時也巽自西南而反居
東南者風本解阜於南薰之時利萬物而不撓

也動故相與雖相薄而不相悖是震巽之交也
艮自西北而進居東北者山氣下降而左通於
澤也兌自東南而進位乎西者澤氣上騰而右
通於山也山降而通澤者起於閉物之戌至開
物之寅則止而不復降是以山嘗潤而不枯澤
騰而通山者盛於春夏生長之際至秋成萬物
遂說則水泉潤而不復勝矣是以澤嘗盈而不
竭魚鱉肥於秋冬之後得山氣也艸木茂於春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五

夏之間得澤氣也蓋流峙殊勢而體實相涵升
降異時而機嘗相倚此艮兌之交也夫八卦有
嘗位而不可易六子有嘗用而不能兼此則物
也未足以言神也八卦相交六子並用遂能變
化以成萬物此則神也不離於物而亦不滯於
物妙萬物而不窮也此後天之易所以爲天地
之用也然則二易果有二乎哉

啟蒙意見序

韓邦奇

夫易理數辭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數者計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與也辭之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文修辭以達義極深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相盪而先天之義微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盪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六

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爲之本圖書爲之原卦畫爲之明著策爲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冊將以備溫故焉奇也思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爲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爲之備其象

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未如之何也

五經翼

五

卷之四

廿七

周易贊義序

馬理

夫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者此伏羲所畫之卦先天之易也乾坤設而易行乎其中至未濟而終焉者此文王所敘之卦及所繫之辭後天之易也周公又繫之爻辭遂成一代之書名曰周易者以別連山歸藏夏商之易也孔子贊易於周不於他者以是易變通無方而不離於正雖至凶之時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九

位有吉道寓焉潔靜精微而不失之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不窮以是道而行於上則垂裳而治堯舜之君也以是道而行於下則昭明協極堯舜之民也是故聖人明之則希乎天君子明之則齊乎聖小人明之則吉無不利而天祐之矣是故易之為書有轉禍為福之理有以人勝天之道非龜卜之書所可班也故孔子贊之自孔子贊易而龜卜書廢蓋卜之吉凶定於

天而易之吉凶係乎人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吉凶誠係乎人而非定於天也是故孔子獨於周易贊之以示夫堯舜君民之治聖人君子之道吉凶消息之理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易誠萬世不刊之典也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九

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王慎中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

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剝乎文字之際寤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

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邇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與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

圖之解推衍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卽遊先生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爲可語以斯言忘其顛愚黽勉朝夕雖於精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天容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頽而無所啟發遂終爲顛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

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媿悚隕越如不能生顧
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為書
者既已家挾而人誦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
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
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槩以告之使知
斯道之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義文
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此文載遵嚴集乃為易時中代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書河圖洛書

唐順之

卦未畫書莽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
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
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
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為木鬯達
者必堅凝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
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
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
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
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朋得二十五
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
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
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
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

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慤忿室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五

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

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五

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於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求附於聖人而本實益以晦矣今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岡洛出書聖人則之考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三本

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欽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峰氏乃衍九疇之數

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諛之以為因占說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圖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三本

九屬之天畫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於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準之於易無不合者以之為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十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何以居左而五紀

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爲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
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
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耶况書之數一三五
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
極何以屬之陽與奇耶二四六八者偶也偶爲
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耶
若舍陰陽奇偶而唯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
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三

以待禹第而出之耶其爲牽合附會可知矣故
愚以爲圖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
蔡氏皇極內篇之作又多可論者蓋禹所敘箕
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
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龜
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爲疇之目合於書
之九也範之疇猶夫易之卦也不知圖雖無文
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若蔡氏所行之

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
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
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
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
數果若卦之有爻辭否乎其於九疇之目自五
行金木水火土至於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
滲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其
爲穿鑿強附可知故愚以爲範有九疇所陳者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三

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侯之書詳
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
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
也學者誠達於象數之原以辨傳心之要則何
有於諸說之紛紛哉

周易象通序

李維楨

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為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疎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勝琪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為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傑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為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象者言乎

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為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即漢以來諸儒各得其一察以自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為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率然各當於心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為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為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為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
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之謂通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
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
言易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
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興焉通
也者懲於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
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能事畢矣亦孔子之指也

易圖論

歸有光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
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歿消息
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
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
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
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
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
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
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
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副

宗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圖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四函

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圖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圖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

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閏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行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行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室

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

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象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六

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七

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人

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

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人

今夫治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兗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

欽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
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
辯也

周易孔義序

高攀龍

夫易豈難知者乎哉豈難能者乎哉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八者流動克滿于吾前吾於其中具
形而爲一物天地之八者未嘗不備于吾吾之
成象者退藏而爲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爲德吉
凶悔吝如日月之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
人惻然患之莫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
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

而不密則不占動而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問之以著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著
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之不足以盡易不可雖然
不見易而能知者鮮矣則謂著爲占也亦宜於
何見易曰易無之而非是識其無之而非是無
之不可見易也然果何物也曰吾之心也天下
有非易之心而非心之易是故貴于學學也
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易則吉非易

則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註于後儒易註
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五

古易題辭

錢一本

易有今古之異乎義畫文彖周爻孔翼皆古也
无今也今古之分漢有費直本初畫全卦再畫
本卦又畫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
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玄本于費本有省移
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于
經于彖傳加彖曰字于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
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五
贊爻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
字歷代因之是為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
篇呂大防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為八
卷呂祖謙復定為十二卷一以古為斷是為古
易瀛海耿侯之述古易其自彖象以下有所更
置序正者易辭也其于易畫上下二篇以今文
上篇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下篇三十四卦二百
有四爻通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文上

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下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通爲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變之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侯之言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體也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易之用也文王泄天地鬼神之祕于指掌其用至妙而難言故寓不言之意于譜卦之中使學者得意而忘言嗚呼得意忘言茲侯之述古之遐思乎本至愚極陋原不能言而竊逆以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四

意卦有六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有三百八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之策數也侯嘗憂象數難明而謂象數立則天地鬼神未來之祕如指諸掌舉全易之象而統之于乾象舉全易之數而統之于乾數乾象立天下其有遺象乎乾數立天下其有遺數乎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

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卦爲一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恆至損益合六卦爲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既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剝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又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象豈遠乎哉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五

數豈多乎哉豈凡今學易者之所易窺乎哉昔者堯舜順稽古精而一孔子好古博而約侯懼人之多言无當而曰學易者用易之謂也古易之譜譜此或曰文之序无改于義畫也侯之譜无改于文序也余曰文雖无改于義然不曰易興于中古乎侯茲无改于文而譜之意則遠矣思挽今而進之古者至矣視世之窮年兀兀殫精註解以言求易而卒无得者相去遠矣萬曆丙午秋季之吉

孔易序

胡世安

讀書不求甚解向以為鹵莽之見今乃知最精細之言也何則大道本徑而人迂求之求解則章句之紛紜求甚解必意見之穿鑿而易尤甚漢魏以來諸儒或畸理或畸數或兼理數或切象或離象或審位或叅位時非不各矜珠探赤水霧披青天乃引繩傳翼未免羊亡多岐則亦求甚解之過也孔子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六

意子輿氏亦云引而不發躍如也以其解求解與不求甚解之解其得失何如乎北海孫先生以易學名世自隱退谷十年著述充棟至所編易宗綜宋儒之長發先聖之蘊學者靡不著蔡奉之先生一旦廢卷而起曰是猶之乎以甚解求易也絕韋之論次具在如之何其別構競長於是盡刪陳詮條析傳系以大象疏卦畫彖傳附彖爻傳附爻名曰孔易惟于傳中關鍵如內

外往來之宜承乘比應之義問一拈及其弊繁指歸開卷了然如所云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乾之象其六十四卦之象歟抑何其辭簡旨該豈僅正費王之割裂完經哉余從先生質易有年今得沉研此書不覺疑聞殆見灑然冰釋始知余秀巖易編終未免脊脊筆墨緣思以其解求易能無辭費之譏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七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述輯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 沆

第五卷

書翼

尚書序

孔安國

書序

五經翼

書 卷五目次

一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泰誓論

歐陽脩

書洪範論序

蘇洵

洪範論

廖偁

讀書當觀其意

鄭樵

禹貢洪範相為用論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禹貢地里辨

金騰非古書論

王廉

論書序

朱熹

皇極辯

舜典象刑說

禹貢集解序

喬行簡

增脩東萊書說序

時瀾

夏柯山尚書解序

書集傳序

蔡沈

五經翼

書 卷五目次

二

尚書序

程瑛

書發

黃淵

尚書名數索至序

方時發

第六卷

書經輯錄纂注序

吳澄

書經纂言序

書攷錄

書詳解序

陳經

讀書叢說題辭	許謙
讀書叢說序	俞實
書集傳序	陳櫟
尚書表註序	金履祥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皇極說	王栢
尚書集解序	林之奇
尚書通考序	黃鎮成
五經翼 <small>書</small> 卷六目次	三
書傳會選序	劉三吾
書論	章懋
洪範圖解序	韓邦奇
尚書序錄	歸有光
尚書日記序	李維楨
進洪範義序	黃幼玄

五經翼卷之五

北平孫氏家塾本

書翼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一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莒夷
頽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
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
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二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中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三

書序

孔安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艱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
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飭臯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
山濟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
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經真

書

卷之五

四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
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
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遂伐三躐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

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作湯誥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
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
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

五經真

書

卷之五

五

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乙訓諸王作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
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
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代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武王戎車三百驅虎賁三百人與

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代殷往伐歸獸識其
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
旅獻葵太保作旅葵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五經異書 卷之五 太

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
俾祭伯作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
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名
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
五經異書 卷之五 七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
王既代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
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
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
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蔡叔既沒王命蔡
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歸作秦誓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
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
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
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
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八

后勳華揖讓而典讓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
君宜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道以
顯聖人芟頌亂而翦浮辭舉廢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磨荆山之石所得者連
城窟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
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哲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以戰五精永聚儒雅與

深究同埋經典共積薪具煥漢氏大濟區宇廣

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

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

兩泐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遺巫蠱遂寢而不

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視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蚤

出脫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九

不歇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
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天寶巢猗費彪顧彪
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
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
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
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
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聽於靜樹

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
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難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
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
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
奉明勅攷定是非謹啓庸愚場所聞見覽古人
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
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

五經

書

卷之五

十

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等謹共詮敘至
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號騎尉朱長才等
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庶對揚於聖範莫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
云爾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
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
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
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
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
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
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五經

書

卷之五

十一

嘗醜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
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
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
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
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
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

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

五經

書

卷之五

十一

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

五經

書

卷之五

十一

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書洪範論序

蘇洵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
且不與二劉之增貶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
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
極之不建不能至五事下與五事商而均獲一
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
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
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五經翼

卷之五

十四

之說則貶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
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
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
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
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
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
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
其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

應某事者必其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
亦不曰必其福必其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
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
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
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
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
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
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

五經翼

卷之五

十五

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
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也今欲重
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
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
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
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
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
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

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
庶驗有曰賜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
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
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
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
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
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
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十七

蒙矣胡復多言哉

洪範論

廖 偁

箕子之敘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歿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傳其言
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
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
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
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
文而後知洪範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
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
而前偁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
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
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
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
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十七

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界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

五經

書卷之五

大

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曆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蘇有凶德於天下之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

界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曆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曆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偶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

五經

書卷之五

十九

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怪矣雖然欲成其為天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如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讀書當觀其意

鄭 樸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火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十

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至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

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因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為太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十一

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禹貢洪範相爲用論 鄭 樵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于五行五行之綱領在于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如冀爲帝都
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
木屬東方故次充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充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荆皆南方也楊荆之水既治水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交接境自充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楊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世

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于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著也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世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鄭 樵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于瑤池忘歸諸侯費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

五經翼

卷之五

書

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于列禦寇謂西極之僊人與穆王同游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駕言以神僊人之術大祭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管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矣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為據也退之名為信吾道非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展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

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

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事雖當者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

五經翼

卷之五

書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為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說傳于左氏以及于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七功同若果耄且荒

何暇訓夏贖刑乎

禹貢地理辯

鄭樵

驗星纏攸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縣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理乎曰疆場廣遠足跡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傳聞之事常多失實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所及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爲據所可據者禹貢一書耳然禹

書經

卷之五

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之地理亦難乎參稽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辯之楊雄班固皆相忘於誤者也亦惟證之以禹貢而已况僕而中諸儒之議論乎何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攷之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型蓋

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

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史遷之作河渠書曰厥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句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予長之論其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楊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爲秦之前未通中國因故李白謂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

孟經

卷之五

然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貢梁山之域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班固述河源之經既遠窮蔥嶺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渠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抵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

爲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
之言與才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
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
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
川小者係其偏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則一山
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
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蹟所及
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

五經翼

卷之五

十一

續敘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
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于終篇不過百言
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
遠近非深於遠能之乎

金縢非古書論

王廉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
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
弗豫二公曰我共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禱爲壇于南
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
而却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
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
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
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割
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卽
命于元龜爾其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
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道者矣

五經翼

卷之五

某

又曰公廋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禱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書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卽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幸

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啟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旣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于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論經序

朱熹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是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幸

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

皇極辨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子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五

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北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

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

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五

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筮羹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嗜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

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答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華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

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筮獨而良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廣至寬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邊王之道無有作惡邊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例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
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
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
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
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道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

五經真書

卷之五

美

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教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
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
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九厥庶民極之
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
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
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

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
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
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
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
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
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
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

五經真書

卷之五

美

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
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
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
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
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
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
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

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
賢否質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
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
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
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
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
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
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
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
惑焉作皇極辨

皇極真

卷之五

朱

舜典象刑說

朱熹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
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
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
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
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
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
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
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
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典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
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
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

五經真

卷之五

朱

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敢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鼻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剝宮大辟五

五經

書

卷之五

聖

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報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

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

五經

書

卷之五

聖

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良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良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旣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

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鞭以冀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

筆經集

卷之五

聖

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邱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入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

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乎殺入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

筆經集

卷之五

聖

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少切焉餘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子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豈而又託於輕刑之

說以遠達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蚘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叛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决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禹貢集解序

喬行簡

今學之不及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曆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攷寤日夜不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攷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决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旣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攷文多欲鑿之板未辨姑樵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

傳名寅鳥傷人也暮晚而徙居與余為同里云

五經翼書

卷之五

四六

增修東萊書說序

時灞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為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極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為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

五經翼書

卷之五

四七

不可禁禦夫子謂偃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

武之大全矣自堂徂與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姦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借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朋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寔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

五經

書

卷之五

聖人

夏柯山尚書解序

時瀾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諱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為書斷自唐虞迄于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啟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庸見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臯夔

五經

書

卷之五

聖人

稷契接武於下都兪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撰少業是經妙年擯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殿

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
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與旨皆有以發其機
而啟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
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
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
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
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
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該而華
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
親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尤而顧於後則絕配夫
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欲
秘爲己私命工鑄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
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町
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歸之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書集傳序

蔡沉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
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
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
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
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
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
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
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
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
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
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至有志於
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
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
生蓋嘗定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
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
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
五經翼書卷之五

五

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
指意之大略矣

尚書序

程 珉

將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
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
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
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
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
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楚霸王謂尙相能讀墳典然則

五經翼書卷之五

五

皇墳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
三千餘篇於是悉力整彙刪除繁冗如班固謂
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
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
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
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助華揖遜而典謨與湯武
準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
所執以爲依据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

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名不能起，亟遣鼂錯受業焉。纔得秦書以前二十餘篇，兩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旣成，會有巫蠱事，隋

五經翼

卷之五

書

書發題 黃 淵
書有古今不勝其多變矣。中更殘缺，諸儒勤而緝之，有上古帝王之書，則典謨訓誥誓命之外，有三墳等書；及劉向所錄周書七十一篇，是也。有夫子筆定之書，則昔之百篇爲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餘，旋經秦火，復出漢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舊矣。故有伏生口授之書，而鼂錯以意屬讀之者，是其一也。有孔壁復出之書，而孔安國變科斗爲隸，古謂之隸存古，是爲二也。二者所傳或三十三篇，或五十八篇，則百篇旣損而又損矣。然伏生齊人也，齊人語異，口相傳授，必有遺失。自鼂錯已病，其不盡知矣。幸而繼出於屋壁之藏，而漢人已無識科斗書者。孔安國始以所聞伏生之書，因義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簡寫之。方伏生口授之書，已失其本經，所聞者旣非真，而古文又非後人之所易曉，則

五經翼

卷之五

書

更定之間豈無有差失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
斗之傳又如此沿流求源得一書而讀之亦云
動矣奈何巫蠱之禍方興是書之傳天其秘諸
天下來世又安知有張霸偽書乘漏抵欺而得
以惑世乎大抵漢晉儒者猶未見古文若大禹
謨孔壁續書之首篇也地平天成而杜預謂其
逸哉見瞽瞍而趙岐謂其逸闕石和鈞載於五
子之歌而韋昭謂其逸惟尹躬豎湯咸有一德
五經異書 卷之五 五

統曆引武成而有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之語
鄭康成注禹貢引胤征而有厥篚玄黃昭我周
王之詞其乖牾有如此者若是者皆未嘗見孔
傳也是則兩漢以來能及見古文者什一以偽
傳偽者是也至晉齊之間是書漸出而舜典猶
失至開皇始大備自漢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
年凡六百七十餘年向之五十八篇乃始克傳
於世至天寶復廢古文以今文化之而頗改其
五經異書 卷之五 五

見於書而鄭康成謂其逸若是者皆未見孔壁
續出之書也秦誓三篇雖非伏生所傳之書而
古文猶有存者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其弘
能道之杜預以爲今秦誓無此語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單襄公能記之韋昭以爲今秦誓無此

語若是者皆未嘗見古文秦誓也賈逵尚書之
疏以火流爲鳥爲周之瑞服虔釋左傳之文以
亂其紀綱爲桀時其僞妄有如此者劉歆作三

詞古文跡此遂絕則今之所傳者又復非安國
之全書矣嗟夫安國定古文已非孔壁之全天
寶易今文又非安國之全使千載而下博觀載
籍引經考古孰從而定之哉

尚書名數索至序

方時發

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極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
矣此編題以索至舊出於賢闕纂集獨詳於諸
家如堯典之天文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
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制度服食器用辯
之必明確乎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文也復
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粲然誠有補於疏

五經翼

卷之五

五

通知遠之學余自潮歸隱溫理舊書惟此編江
廣罕得其傳由是載加攷訂付之剞劂其貫穿
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魄未易悉通茲魯豕
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秘書視其違闕儻改而正
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五經翼卷之六

北平孫氏家塾本

書翼

書經輯錄纂注序

吳澄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
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
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
有所疑而為之不敢易邪訂定蔡氏書傳僅至

五經翼

卷之六

六

百官若帝之初而止它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
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
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與抑艸藁粗成而
未及修改與金滕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述
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
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
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
內而前後抵牾如此何哉名洛二誥朱子之說

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番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于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囚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為伐紂時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一

事名詁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詁商士為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為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此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

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游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國之蔽於是為識其卷末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二

書經纂言序

吳澄

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日者聿古筆字以
 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詰聲伏羲始畫
 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
 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
 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
 紀錄定為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
 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
 五經書 卷之六 四

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
 生一人年九十餘遺學故菑錯卽其家傳受僅
 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獻偽泰誓一篇
 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偽舜
 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
 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
 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
 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

承用命儒臣為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
 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
 為正

五經書

卷之六

五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
 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
 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
 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
 遣掌故臧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
 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

五經異書

卷之六

木

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
 授而臧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
 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
 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
 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使梅
 頤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
 鄭冲授之蘇愉論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頤頤遂奉上其書今

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
 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
 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
 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
 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臧錯所受伏生書以
 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

五經異書

卷之六

七

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
 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
 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
 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
 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
 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
 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
 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

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此張霸偽書遠絕矣祈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

五經真書 卷之六

九

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脩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願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願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

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結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者又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

五經真書 卷之六

九

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

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
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裏以別於伏氏之書
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
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濫之私言也
聞之先儒云爾

五經真書

卷之六

十

書註解序

陳經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
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
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
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
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
訓誥而已於已奚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
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

五經真書

卷之六

十一

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
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不
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
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
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
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
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
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

反風亦豈啓金滕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汎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卽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二

讀書叢說題詞

許謙

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云書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益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尅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三

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懲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

讀書叢說序

俞實

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為奇新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為士所宗為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四

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潛所為墓志序銘茲不述

書集傳序

陳櫟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大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一五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恨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楷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

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六

尚書表註序

金履祥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
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述以
觀其用督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指諸其事
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
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
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述
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七

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
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
以詒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
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
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
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
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
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

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六

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詁味則見其節大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五經翼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九

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畧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者如何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辯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金履祥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金義子王子魯齊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金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屬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

五經翼

卷之六

二十

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

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

五經翼

卷之六

十一

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
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
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
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
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質而治教
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
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
五經集 卷之六 十三

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
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
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
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
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
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皇極說

王栢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
 物各具一大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
 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
 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
 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
 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
 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
 五緯真書 卷之六 廿四

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
 南陽也木為水之稗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稗
 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
 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
 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
 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
 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曆數星辰雖可析

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
 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
 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
 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寒九六老數則互
 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
 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
 陽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
 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
 五經翼書 卷之六 廿五

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
 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
 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
 皆是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
 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
 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
 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立與危
 微精一之傳相為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

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
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
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五經翼書

卷之六

廿六

尚書集解序

林之奇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闡
百聖而不惑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
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
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此竊謂學者之
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
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
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譴
起好惡鬪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
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
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
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
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
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
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

五經翼書

卷之六

廿七

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縱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秦

五經集

書

卷之六

廿六

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子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

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

五經集

書

卷之六

廿九

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聳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語今如說命高宗彤日均高宗時語言如

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觀易

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

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

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

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此二十

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

艱深聲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聲不可

五經集書 卷之六 手

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

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防於此中

登來來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

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

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

言使其女傳言教誦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鼂

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

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

如是傳者用之矣

尚書通解序

黃鎮成

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

故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

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

昭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

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

以月為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

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

五經集書 卷之六 三

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

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

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

窮理即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兄輩

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闕涉考究者會

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為圖以示之至眾

家之說有所不通則問述臆見以附于下如舊

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

析焉歲月積累寢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類末
以便考尋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
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
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於
家俾為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耳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十一

書傳會選序

劉三吾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
天子位之日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經莫
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
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
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為集傳發明殆盡矣
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
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為天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十一
之陰陽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
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允請乃召
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
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
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
先儒姓氏定為凡例列之于後云

書論

章懋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

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為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寤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哈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爾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幸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非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

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爾其所以爲訓安在曰
 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可以訓人之父而可
 以訓其子湯武之亨不可以訓人之臣而可以
 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
 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
 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脩處仁
 遵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
 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
 五經翼書 卷之六 三

五經翼書 卷之六

三

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
 者也

洪範圖解序

韓邦奇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
 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
 宋蔡九峰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
 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
 子之妙用而範之爲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
 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爲占也著皆

五經翼書 卷之六

三

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
 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
 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
 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爲八八
 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
 揲歸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
 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太玄潛虛之
 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義文之學見於易禹箕

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不師傳其功懋矣當宋時五星聚奎實範成之兆其他諸儒明道立德註釋經書因漢唐以來儒者之常不得與於斯也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蘇峰氏補其缺辭而謂釋之其義復明然基有陰陽著惟奇偶而考占未備焉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

五經翼

卷之六

三

尚書敘錄
歸有光
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亾之餘以篤老之年歷

五經翼

卷之六

三

垂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

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
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定正吳公實有以
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
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
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
見吳公書乃依埒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
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甲十

尚書日記序

李維楨

六經樂久亡行于世者惟五易詩禮春秋不無
缺誤而書爲甚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取武
成爲證孔子所定百篇大半遭秦火伏生口授
二十八篇後得秦晉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書
出孔安國定爲二十五篇別出舜典益稷謨盤
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古寫定
謂之古文尚書坐巫蠱事不行而張霸之徒造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甲十

偽書二十四篇兩漢儒者未見真古文故杜預
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引書出
二十五篇皆指爲逸書也劉歆欲立古文尚書
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然自歆以及賈馬鄭服輩
亦不見古文至晉齊間漸出而隋開皇求遺書
得舜典書始大備唐天寶間衛恒改古文從今
文今之所傳天寶定本也孔壁書明白易曉伏
生書艱深難解則以齊人方言故衛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使女傳教電錯齊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以其意屬讀而已朱子嘗欲作書說而不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不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為之不敢易耶蓋昔之書有古文今文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高皇帝嘗御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為書傳會選其後有直指輯註會通纂義疏意書釋數十家是為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布在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三

示予俾予為序予為吉士時曾受此經粗知句讀而已今忽忽不省記大兒營易受書贖贖無所知比得公撰著贖若發蒙何能贊一辭竊聞近代儒臣以古文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襲其字句而緣飾之而以胤征虬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作武曰班氏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則漢世偽書不相混如此唐人以晚晉雜亂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廢又有言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多載圖書至海島中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三十四年始焚書故司馬溫公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倭為徐福遺種乞乘欵貢之後遣使求遺書蓋漢武時已有樸學之刺况於後人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余僉楚所駭聽竊謂此經聖作明述閱千百年不容矣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三

豈蒙諸說經者如王公故不易得學人能雅言是足矣

附王中丞樵云義理蔡傳發明已盡今欲學者認歸切已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遠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司馬遷敘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蓋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紀也據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雜聞故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四

事多陋故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爲明經能以古事敘今事斯爲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武帝不知通古事于今事故以爲樸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可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予何足以知前人短長但以家世業是經時爲子弟說之亦欲使人如見庶有所入不爲空言故本其記錄之意如此云

進洪範明義序

黃幼玄

臣觀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它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氏投氏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氏以證古簡是以諺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述記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五

義如武成雜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諺字如晨爲農弋爲忒極爲極之類皆伏氏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

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
 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為明義四卷其上卷
 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
 卷皆言陰陽和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
 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
 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
 私意以為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
 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六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遵輯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 沈

第七卷

詩翼

毛詩大序

卜商

詩小序

毛萇

五經翼

詩

卷七目次

詩譜序

鄭玄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第八卷

詩翼

詩圖總序

歐陽脩

詩譜序

詩論補亡序

詩解統序

王國風解

定風雅頌解

時世論

本末論

序問

四家詩

二南辯

國風辯

五經真詩

卷八目次

二

風有正變辯

雅非有正變辯

幽風辯

風雅頌辯

刪詩辯

第九卷

詩翼

詩論

蘇軾

小雅周之衰論

詩說

風雅頌之體不同

風雅正變

論詩序

毛詩集傳序

呂氏讀詩紀序

讀呂氏詩紀桑中高

五經真詩

卷九目次

三

詩序辯

毛詩本義序

嚴氏詩緝序

詩地理考序

詩考

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辨詩小序出於衛宏

第十卷

徐積

章俊卿

朱熹

張燿

林希逸

程大昌

詩翼

詩集傳名物鈔序

吳師道

辨詩序不可廢

馬端臨

詩傳疏義序

朱公遷

韓詩外傳序

錢性善

詩敘錄

吳澄

詩補傳序

逸齋 失名

感興詩通序

胡炳文

五經翼

詩 卷十日大

四

詩童子問

胡一中

辨說詩之失

黃澤

詩傳旁通序

翟思中

詩辨

王直

詩論

章懋

讀毛詩

黃仲昭

大雅小雅

楊慎

毛詩鳥獸草木疏序

曹學佺

終

五經翼卷之七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毛詩大序

卜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一

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多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
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
四始詩之至也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洪容齋云

附子夏詩序後

洪容齋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
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歸與他人不同
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
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
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
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
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三

子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于論
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
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
于子夏斯其證云

詩小序

毛 長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矜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四

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葛
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
進賢之志而無險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
憂勤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
之心焉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

忌則子孫衆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如忌

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餓民也兔置后妃
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漢廣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汝墳道化行
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
猶勉之以正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五

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
麟趾之時也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
以配焉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
則不失職矣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也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標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
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
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五經集

詩卷之七

六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
而作是詩也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衛莊
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
至困窮之詩也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
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
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
其勇而無禮也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
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雉刺衛宣
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匏有苦葉刺衛宣公
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
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
俗傷敗焉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苑
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五經集

詩卷之七

七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簡
今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
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刺士
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
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
焉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新臺刺衛
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八

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
之二子爭相為殂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栢
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歿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牆
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毋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
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
與君子偕老也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

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或
散民流而不可止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
以為宣姜鴉鵲之不若也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
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蝦蟆止奔
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
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九

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于旄美好善也衛文
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載馳許穆
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處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
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
而作是詩也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

使賢者退而窮處碩人閱莊姜也莊公惑於嬖
妾使嬖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閱
而憂之氓刺時也宜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
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
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
正刺淫泆也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
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大夫刺之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

五經真詩

卷之七

十

作是詩也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
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
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木瓜美齊桓公
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
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
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子陽陽
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
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
焉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五經真詩

卷之七

十一

采芣懼讒也夫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
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朝
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
善之功焉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
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
忍以致大亂焉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譴

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大叔于田刺
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清人刺
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族朔
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
以風其朝焉違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
去之國人思望焉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
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
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
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
美然韓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寒裳思
見正也在童恣行國人歸孤國之正已也幸刺

五經真詩 卷之七

十一

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
也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揚之水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滅亡
而作是詩也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野有蔓草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寤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焉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
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鷄鳴思賢妃也哀
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
道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
之好焉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
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東方未
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五經真詩 卷之七

十二

不能掌其職焉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
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甫田大夫刺襄
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盧令刺荒也襄公好
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
焉牧笄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載驅齊人刺襄
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十四

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
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
於民不修其政貪而與人若大鼠也蟋蟀刺晉
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
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山有樞刺
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
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
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叔聊
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網繆刺晉亂也國
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

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
爾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鴇
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無衣美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而作是詩也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
棄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葛生刺晉獻公
也好攻戰則國人多蹇矣采芴刺晉獻公也獻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十六

公好聽讒焉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焉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
之事囹圄之樂焉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
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
周禮將無以圖其國焉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
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
勸之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為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
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
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
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宛丘刺幽公也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十七

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
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
歌舞於市井爾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
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
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東門之楊刺
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
也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

讒君子憂懼焉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林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道邇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

五經

詩

卷之七

十一

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埤埤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鵲鷄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鵲鷄焉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狼

五經

詩

卷之七

十一

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四牡勞使臣之來也適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適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棠棣燕兄弟也鸛鳴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天保下
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焉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獯豸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
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
以勸歸也出車勞還率也杖杜勞還役也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二十一

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
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蓼蕭澤
及四海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

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
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
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
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
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出庚廢則陰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二十二

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
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
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
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鴻鴈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庭燎美宣王也因以餒
之河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
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
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室也無羊宣王考牧
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五月經異詩 卷之七 廿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
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
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谷風
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王

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大東刺亂也東
國困於後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夫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金輿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無將大車大夫悔將
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鼓鐘刺幽王
也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信南山
五月經異詩 卷之七 廿二
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
思古焉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瞻
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
人在位則讒諂金進素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
焉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蓺蓺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車奉大
大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津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
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
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魚
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五經集詩卷之七
甘四

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黍苗刺幽
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名伯之職焉
隔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白華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取申女
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
為妻以尊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
也鰥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食教養之故作是詩也瓠葉大夫刺幽
五經集詩卷之七
甘五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角弓父兄刺幽
王也不親九族而好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也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
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都人士周人
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采

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
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漸漸之石下
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卒東
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苔之華大夫閔時
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金起因
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已達之故作
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
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

是詩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五經翼

詩卷之七

廿六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泂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卷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戎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

五經翼

詩卷之七

廿七

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著侯褒賞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名公平淮夷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聽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名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知也

公之臣也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
 清奏象舞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天作
 祀先王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時邁巡狩告祭崇望也執競
 祀武王也思文后稷配天也臣工諸侯助祭遣
 於廟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振鷺二王之
 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始作樂而合

五經異

詩

卷之七

其

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雖禘太祖也載
 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也武奏大武也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茨嗣
 王求助也載芟春籍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
 稷也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酌告
 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桓講
 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賚大封於廟也賚子也言

所以錫子善人也殷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朝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有駟頌僖君臣
 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閔宮頌僖
 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燕
 公其問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
 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

五經異

詩

卷之七

廿九

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建於高
 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
 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
 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
 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
 五經異詩 卷之七 等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
 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
 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
 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邠不尊賢自

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

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

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

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刳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

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三

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
 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
 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
 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難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黜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諸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五經真詩

卷之七

三

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隙靈輿而變風息先君宣父種正遺文緝其精華裨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甲

公騰芳於鄩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金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摭以爲

五經真詩

卷之七

三

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助其會同時有穎躋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賈晉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
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
載之於卷首云爾

五經真

詩

卷之七

辛酉

五經翼卷之八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
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
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
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一

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三
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
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
變雅始作厲王歿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
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
遷于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
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
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

之太史以爲周公詩王道幽國公劉太王之季
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
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
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
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
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
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十世王
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一

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者爲後王之法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
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
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
鄭爲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
定世次皆宜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
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三

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
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
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
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
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序

歐陽脩

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穆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

五經集

詩卷之八

四

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循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

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

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大者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

五經集

詩卷之八

五

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于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五經翼詩

卷之八

六

詩譜補序

歐陽修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俟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人想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于後以見其終始若周公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七

而夫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

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八

詩解統序

歐陽脩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淺深今攷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詩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惟今人易而不習考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九

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闢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率于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泥于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辯此

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
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
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
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闕難上
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
惡之事廣濶邈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矣益毛氏之疎略而不至者合
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

王國風解 歐陽脩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
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
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
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
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
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
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
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
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
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
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
嫌其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
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名二南至正
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
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一

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存於上周
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
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
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
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
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
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
雅頌未可知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五經裏

詩

卷之八

十一

定風雅頌解

歐陽脩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
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
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
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
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
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
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與變風息焉王道廢詩
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
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
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
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
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幽是矣幸而
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
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五經裏

詩

卷之八

十一

時世論

歐陽脩

按鄭氏譜周南名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名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狩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名公謂之名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四

為說者又自相抵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名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名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采芣斯桃天兔且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野有處麋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

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召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且與其行允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五

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名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有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名公至于闕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十一

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

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爲周衰之作

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關雎爲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衆篇所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十七

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駟虞之瑞亦以爲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駟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

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爲說必
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闕雅作不
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
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怒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
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

五經真詩

卷之八

十一

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
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
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
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
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
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

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
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
以頌皆成王詩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
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
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
通知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
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
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
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
而闕雅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
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
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
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
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
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未明者而擇
焉可也

五經真詩

卷之八

十一

本末論

歐陽脩

闕雉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名公名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幽幽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名周公名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衛之詩

五經異詩

卷之八

辛

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遠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成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兩詩之作也兩事感物文之以言美

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

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

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

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

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

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

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

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

五經異詩

卷之八

廿一

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

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
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
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
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
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
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
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
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况其末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廿三

乎所謂周召邶鄘唐幽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
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
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
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說汨之
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
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
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
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

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
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嘗
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
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廿三

序問

歐陽脩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
 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
 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
 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
 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
 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闕雅鵲巢繫之
 周公名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
 五經翼詩 卷之八 廿四

及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
 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
 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
 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
 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
 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
 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
 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

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
 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
 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五經翼詩

卷之八

廿五

四家詩

鄭樵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五經翼詩卷之八廿六

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叢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

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

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

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

於周夷以南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

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世也

五經翼詩卷之八

廿七

二南辨

鄭 樵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名
 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于召南係
 之名南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
 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
 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
 取以為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
 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
 五經翼詩卷之八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
 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
 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雜鍾鼓之詩曰以
 雅以南以箏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為有象舞
 節南舞箏者詳而考之南箏二南之箏也雅也
 象舞頌之雜清也節之舞象箏之奏南其在當
 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
 則南之為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騫美詩亦有

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
 無異也若以為周衰之詩此齊魯韓之學也而
 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
 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七

國風辨

鄭樵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
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名王幽之詩同出於
周而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
分為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
周南得之名南者繫之名南得之王成與幽者
繫之王成與幽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

五經翼

詩卷之八

三

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名
南也故列之名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
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
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
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
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
美齊而在衛蒹葭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
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名穆之民勞衛武之賁之

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

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
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
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
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
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
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
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

五經翼

詩卷之八

三

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
之在頌襄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
封唐在變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
今其目乃為唐也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刺朝
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幽在盤庚時商以為
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得於其地係
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

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卽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五經集詩

卷之八

三

風有正變辨

鄭樵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其欲往之心如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灰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淫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

五經集詩

卷之八

三

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辯

鄭樵

三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

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子六

幽風辨

鄭樵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名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檜曹幽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已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邶風邶雅邶頌聖人以邶詩列于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穆風而即於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鴟臬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子七

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

深意也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三六

風雅頌辯

鄭 樸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與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
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
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
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
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
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
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三六

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
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
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
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閭睢以下方謂之風不
必自虞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
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
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
者風之為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

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觀閔旣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五經集詩

卷之八

四十

刪詩辨

鄭樵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迨迨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

五經集詩

卷之八

望

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矣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咏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樞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四十一

五經翼卷之九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論

蘇軾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一

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攷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愛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
飲食牀第昆蟲艸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
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
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
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
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
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
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二

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
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
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
其意故後人之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
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此興
若夫闕闕雒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
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
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此者皆興也而志於闕闕雒鳩在河之洲南有
樛木葛藟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若此者又皆興
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
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
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
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
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

小雅周之衰論

蘇 軾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于閭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篡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四

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厲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

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道備矣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五

詩說

徐積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為國風而雅有大小又為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於閭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其餘刺惡之詩乃刪詩時分附于諸篇其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六

惡之大小自可各見別無意也故惟箴刺之詩不專立名也且十五國風者乃謂車同軌書同文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故無所分別先後且季札謂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為周之盛其旨異矣蓋當時樂歌適附所刺之詩所以為衰而王通原鹿鳴以下之大旨所以為周之盛各以所見云爾非不同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

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也蓋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國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頌言成功之始所以見周家終始之道一隆也其終有魯頌者何也蓋魯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豈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故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七

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風雅頌之體不同

章俊卿

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亾已久矣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八

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

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

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膠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益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九

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

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

五經異詩卷之九

十

以泄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叻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王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鷓鴣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鷓鴣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嗚呼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

五經異詩卷之九

十一

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
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
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五經翼詩

卷之九

十一

風雅正變

章俊卿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
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
變二南之詩則爲正風十三國風則爲變風文
武成王之詩則爲正雅幽厲則爲變雅有是理
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
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三
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

五經翼詩

卷之九

十一

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
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洪
漢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
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
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
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
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
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

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犬戎之既西周以凶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麇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詩人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四

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爲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

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五

者或以爲然

論詩序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亾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談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矣者又直以爲聖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六

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卽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亾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名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東南有名城古以周名二公分土而治至東西

方諸侯干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闕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名公謬矣之甚也卽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闕雖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七

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禰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禩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禩亦當抱衾禩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八

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莒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安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九

王之化鬼且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悅無使麗吠之語序于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能

東宮之妹那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于詩序暗昧

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之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廿一

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安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

肅雅則云以成肅雅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之美嫁于魯魯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寢葵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廿一

由知謬也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五經異

詩 卷之九

廿一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

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

五經異

詩 卷之九

廿三

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魏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

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及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五經翼詩卷之九廿四

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祭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呂氏讀詩記序

朱熹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

五經翼詩卷之九

廿五

三百五篇之微詞與義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

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施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其可謂有意乎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澆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書本

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謙予之悲恨云爾

讀呂氏詩紀桑中高

朱熹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勸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懲勸之資耶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鄭風若干篇是也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書本

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
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
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
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
不爲桑間亾國之音則其篇快澗亂邪正錯糅
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
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
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
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
歌諶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士風
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
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
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
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其

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快不同施用亦異
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
察之既不詳於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
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獨而
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龐雜之甚而不
自知也夫以狐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
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
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
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
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
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
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
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
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
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其

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
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
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寺

詩序辨

朱熹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
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
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
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
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
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
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昔句則已有不得詩人
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
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
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
之說益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
後而起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序不爲疑
辭而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寺

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展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失云

毛詩本義序

張燾

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詩乃百一十四篇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辯之曰是不然也其詩之本義則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闕雅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闕雅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泛論五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語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鄭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

其知者謂歐陽氏全書也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十四

嚴氏詩緝序

林希逸

敝曰六經皆厄於傳說詩為甚我朝歐蘇王劉
諸鉅儒雖罷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
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
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為全書蓋詩於人
學自為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遂非若他經
然其流為騷為選為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
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書

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
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
道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
印此語者華谷履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
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
抵與艾老合且曰吾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
應決樵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
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

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與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密開卷瞭然易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汝亨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金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五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天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闕奧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
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

詩地理考序

王應麟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廷陵季
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
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
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
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五
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
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
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
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
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
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
其推本之也是用摭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

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
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者
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五經翼詩

卷之九

三

詩攷

王應麟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歷存外傳而魯齊詩亾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闕雖則取匡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

五經翼詩 卷之九

五

左氏傳抑戒自誓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被鹽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乃又證諸楚辭一洗宋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遺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

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五經翼

詩卷之九

四十

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程大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詩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

五經翼

詩卷之九

四十一

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道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

陳槍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聖二

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 程大昌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者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亾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聖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聖

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
 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
 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
 一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
 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
 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
 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中釋先序時義
 非宏而就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四

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
 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五經翼卷之十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集傳名物鈔序

吳師道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
 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者獨詩集傳名物
 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
 于其間子曷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尚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三南之風在上則有雅
 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
 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
 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
 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
 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
 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幾闕失次者爾

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學發蒙詒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表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栢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行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彙摭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

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然而弗言王先王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鸛黍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溢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彘中漆洎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

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麇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啟其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辯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四

辨詩序不可廢

馬端臨

按鄭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事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五

詩傳疏義序

朱公選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
 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
 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遺遺
 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
 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王詠
 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
 委蛇而辭若甚俗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五經真詩 卷之十 本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
 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
 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
 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
 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
 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
 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
 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
 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
 者不美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
 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
 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
 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飶積日累
 月乃若有默辨焉此不敏之資因學之方而未
 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
 五經真詩 卷之十 七
 閱而放之則幸矣

韓詩外傳序

錢性善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為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為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絲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八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服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

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秘而不傳視為已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染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今既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尚當舍余詩學侯詩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九

詩敘錄

吳澄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如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徵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

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

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

猶可攷見及分其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誤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

五經翼詩

卷之十

十一

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攷据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

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
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
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
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
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
謂之雅故附之商風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二

詩補傳序

逸齋

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
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
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此之
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
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
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
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三

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
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
異同者一之隱與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
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
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畧如此或曰詩序可盡
信乎曰聖人別詩定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
乎况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
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

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栢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四

感興詩通序

胡炳文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闕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刪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耳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爲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五

詩童子問

胡一中

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與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六

而鼓舞為飛魚躍之夫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莢於樞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者述之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鉸諸梓且載文公傳于上而附童子問于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辯說詩之失

黃澤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七

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太史大師同車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鄙人為之賦清人罪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

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旣翫而言者亦祇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并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

詩傳旁通序

翟思忠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楷於此昧必欲奪情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悉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

詩辨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二十

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薰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為也奈何秦燬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放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

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

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

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

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

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

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

之咏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廿一

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翫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

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整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于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思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既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先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

五經真

詩

卷之十

廿二

悖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適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邪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五經真

詩

卷之十

廿三

詩論

章懋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
 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
 鏗鉤炳燿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
 者無所不至也今考其詩大率多述閭門之事
 與夫邨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
 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為
 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夫關雎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十四

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
 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
 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
 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
 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咸囿於文王
 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
 運太虛無為而草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
 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

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

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高厚
 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沿泚易
 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
 以駟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駟虞麟趾也彼雖
 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
 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十五

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
 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
 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
 莫非文王之化哉詞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
 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
 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
 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
 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

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五經翼

詩卷之十

七

讀毛詩

黃仲昭

自武王有天下詩之作於周者皆謂之雅及平
王東遷詩之作於周者則降而為風果其詩之
自降耶抑夫子刪詩而降之耶謂其自降則平
王雖東遷而天子之名猶在其詩固不得謂之
風謂夫子降之則夫子脩春秋常以尊周為義
今而刪詩乃降之使下同於列國不亦自相矛
盾耶噫是亦足以驗世道之升降矣周之世道
莫升於武王有天下之後莫降於平王東遷之
時世道有升降則詩隨之而為升降者理也亦
勢也是故周之盛時成王為天子周公相之朝
廷制作大備故其詩之見於小雅者則為燕饗
之樂其見於大雅者則為會朝之樂受釐陳戒
之辭武懼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武恭敬齋莊
以發先王之德藹然雍熙泰和之氣象焉及周
之衰平王東遷朝廷已無制作其詩之見於國

五經翼

詩卷之十

七

中者不過閔宗周之顛覆傷行役之勞苦述其
亂離之憂淫奔之情甚至忘申侯殺父之仇反
爲之戍守致民之怨而形於詩焉果有如小雅
之惟忻和悅者歟果有如大雅之恭敬齋莊者
歟其詩既無二雅之事則亦民俗歌謠之詞與
列國等耳夫子蓋亦因其詩之自降是以從而
降之也雖然平王之詩與二雅之正者固大有
間矣然者爲天子之詩以之而附於變雅可也

五經集詩

卷之十

其

大雅小雅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
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
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
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
公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
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
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
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奇興之辭蓋兼
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
皆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戛然不同比之小雅
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
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
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金稱謂
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

五經集詩

卷之十

廿九

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起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五經真詩

卷之十

三十

毛詩鳥獸草木疏序

曹學佺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鄭夾漈以為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議附詩釋詁

五經真詩 卷之十 三十

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焉里人吳君悼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為三十音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莢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閟雅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

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驥犬之類而有盧虬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艸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刪也太史公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三

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初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樂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

則極力排斥之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說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略穎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摻倖矣然不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其固也浚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衰然大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三

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

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
 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宗伯少子世陞
 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考三十卷陳棻
 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
 而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王經翼詩

卷之十

三四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遵輯

同里王崇簡

禹航嚴

訂正

第十一卷

春秋翼

春秋公羊傳解詁序

何休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五經翼

春

卷十一日大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范甯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宗指論

啖助

三傳得失議

趙宦

趙氏損益議

趙宦

春秋繁露序

樓郁

春秋論上中下

歐陽脩

春秋傳序

程頤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 軾

第十二卷

春秋翼

春秋權衡序

劉 敬

春秋提綱序

胡光世

春秋辯

鄭 樵

因舊史以脩春秋

三傳各有得失

五經翼

春 卷十二日大

二

例非春秋之法

褒貶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特筆

春秋纂例序

朱 臨

春秋辨疑序

第十三卷

春秋翼

春秋傳序

胡安國

春秋讞考三編序略

葉 適

徐湖州春秋解序

春秋經解序

楊 時

春秋比事序

陳 亮

春秋尊王發微序

魏安行

春秋古經後序

李翁山

講春秋序

李 夔

五經翼

春 卷十三日大

三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講春秋序

黃 淵

春秋集註序

張 洽

春秋集傳詳說序

家鉉翁

題劉著作春秋講義

真德秀

春秋意林序

史有之

第十四卷

春秋翼

春秋王伯列國世紀序	李琪
春秋諸國統紀序	齊履謙
春秋敘錄	吳澄
春秋通旨後題	吳棻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釋例後題	
五經翼 <small>春</small> 卷十二目次	四
春秋舉傳論序	
春秋世變圖序	
論改元	
春秋本義序	程端學
春秋釋義序	俞阜
第十五卷	
春秋翼	
春秋纂疏序	虞集

春秋諸傳會通序	李庶
論四事以考書法	黃澤
春秋屬辭序	趙昉
春秋左傳補注序	
春秋集傳序	
春秋師說序	
周正考	
與宋潛溪論春秋書	
五經翼 <small>春</small> 卷十目次	五
第十六卷	
春秋翼	
春秋經筌序	趙鵬飛
春秋析句附元序	劉炳
春秋論	章懋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論	
周正辯	周洪謨

春秋正傳序

湛若水

周正考

林懋和

春秋集解序

李維楨

左國書序

李光縉

春秋匡解序

錢謙益

五經翼

春

卷十六日次

六

五經翼卷之十一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同、不得不廣、是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一

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五經翼

卷十一

二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

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

五經翼

卷十一

三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後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

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聯，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三曰貌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願，諸所諱辟，盛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汗，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亾，欲蓋而章，善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四

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劉通、天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五經翼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五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碑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
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查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
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
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六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
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
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
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
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
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
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
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
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
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矣又引經以至
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責至於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七

自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孽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五經翼

卷十一

九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倖理極、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適謂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也、於是

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

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賚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

五經翼

卷十一

九

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其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輶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

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納幣爲用禮。是若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

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典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鑿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

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實之法也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

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歿亡無日。日月逾邁。跋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典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一

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懸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

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

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

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

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

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

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

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鄭

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三

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

罕備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
飭以文辭其理致難者迺不入其根節又意在
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
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蠶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
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
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倍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
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
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案殺戰在葬晉文公之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四
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
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矣規得失
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
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
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
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

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
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
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
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
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
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其案定至十六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五
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
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
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
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真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宗指論

啖助

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爲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爲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弊猶末、設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六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七

教于末、弊將何若、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于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用忠道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按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

徒皆造室室其于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
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
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
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
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喪政唯在立忠
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一

故夫子傷王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
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
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逸矣崇高反云黜周王
魯以為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
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
陳梗槩殊無深旨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
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
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

春秋始于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
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王及麟出見傷
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
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
後王法始于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
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
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
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
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
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一

三傳得失議

唐 啖 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
艸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
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
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
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
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
因典禮，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

五經翼

卷十一

二十

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
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
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
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
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
少，是非交錯，洞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
故此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
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况

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

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

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

未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

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故配經文。

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為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

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

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

五經翼

卷十一

廿一

滯，泥難不通。此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
復強通，踏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
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貶，誠則然矣。其
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許內以畧外，因舊二
史之文之類是也。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
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
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
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

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
文衰貶爾。左氏言衰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
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
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脩春
秋乎。改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禮記卷十一
書一

趙氏損益議

趙匡

陳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
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
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
及詳省。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况賢者乎。予
因尋釋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取之。陵氏依公
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
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與

五經真義卷十一
書三

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事。悉不書。喪紀。卒
之外。雜喪事。朝聘。變文者。上之。非禮也。祀。伯。蒐。
皆記。非禮也。朝聘。姬未朝。其子之類是也。
狩。昏取。此二禮。皆違禮則譏之。據五禮。皆
事。亦不書。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
聖心。以定衰貶。所以窮精理也。謂變。精理者。非
權無以及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故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
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發機斷。以定歷

中辨或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
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
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
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
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鍼藥爾。故春秋者。亦
世之鍼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
謂春秋變禮典。則鍼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
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廿四

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
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
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
指安在。答曰。在厚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
彰善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
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
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時凡十二
王。其有崩葬不
見於經者三。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
傳悉無貶。三

亦不言。盟會侵伐。豈非褒貶。亦莫之論。三傳略
無義。略

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知之也。
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
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翳霾千
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
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
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
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廿五

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
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
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
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
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
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金非
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

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一二曰略常以明

禮。祭記婚姻等合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從省簡

類盡然。諸前日後凡師師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

師不言君使之類是也。五曰卽辭以見意。謂不成例者

必有褒貶之義。六曰記是以著但於辭中見

褒貶之義。公追齊師至鄆齊人來趨公孫敖之卷之類是也六曰記是以著

非。書于同生及葬七曰示諱以存禮。內惡事皆

以示諸侯之類是也八曰詳內以異外。內卿卒皆書被伐皆

臣。九曰詳內以異外。言某部之類是也九

曰闕畧因舊史。宣成以前人名及十曰損益以

五經翼 卷十一 十六

成辭。如鄭輪平若言鄭伯使人來輪平卽不成

辭。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

麟故書西狩。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

此益文也。以議之。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

何也。怪其辭意深微人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

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

也。如我君有稱罔何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

也。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

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

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

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

五經翼 卷十一 十七

春秋繁露序

樓 郁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幾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遠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子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言微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五經集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之言，至寤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屬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春秋論上

歐陽脩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五經集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

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黃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子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子

五經翼

卷十一

三

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官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于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

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恣使其惟是之求則子不得不爲之辯

五經翼

卷十一

三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有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

五經異

春

卷十一

十一

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已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

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代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者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

五經異

春

卷十一

十一

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于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
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亦
半假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攝公
子曰凡魯之華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
曰公狄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羊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為舉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
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
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
人不與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
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
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
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羊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
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
全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
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
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
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

三子之初說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
遂弑而盾不計其迹陟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
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
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
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
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三六

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無不然
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
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
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忠
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
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悞也問者
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然趙盾弑

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
一人焉為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歿又有一
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
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
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
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
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
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
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之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之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
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
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
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爾
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三七

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易為復見于
經許悼公易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二子說兩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
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
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
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
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
五經真 卷十一 夫

五經真

卷十一

夫

可盡信公干殺梁以尹士卒為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
傳者蓋如是是盡信乎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豈乎三王迭一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
忠賢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

五經真

卷十一

夫

已事之繆泰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
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敢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免譽則能辨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跡春秋
擬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舉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
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覽

五經真

卷十一

聖

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涵泳然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
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泰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
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
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成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
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
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
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
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
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疆君莫能加焉知天

五經真

卷十一

聖

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
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于行事有其具而
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
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
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
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
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

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避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
失至于若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
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
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
徵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
同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
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
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
也晉荀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
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衛至於
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
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

五經真義 卷十一

聖

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
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
君存不能正其違戾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
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
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五經真義 卷十一

聖

五經翼卷之十二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權衡序

劉敬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

五經翼 卷十二

一

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日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

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

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

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

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

而昧權如贏或利其多而昧權如縮若此者非

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

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於

五經翼 卷十二

二

權衡何傷哉於是卒定其書為十七卷

春秋提綱序

胡光世

春秋一經說者亾慮數百十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亾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驟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筆極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秘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鈔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

五經翼

卷十二

五

五

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春秋總辨論

鄭樵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資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喪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及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五經翼

卷十二

四

四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
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金作予奪不同
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官之私鄭史書董
隊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
聖人因魯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
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卽經
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卽史以知其詳此則
五經翼 卷十二 五

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
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
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于
此見之

因舊史以脩春秋論 鄭樵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畧
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
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
專天子之事其言爲不徵故當時高第以文學
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
朔之像羊是子貢之志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

五經翼 卷十二 六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
意也如子路日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語
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爲聖人之言晦而難知
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
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
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文可則
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卽其舊文而因之則
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

趙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鵠之類是也疑則缺之則如甲戌巳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七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樸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盲廢疾善公羊者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人

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緩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范審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虛全春秋三傳束高閣虛全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辨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辨人私怨之官

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太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

五經集 卷十二 九

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

家背經以作傳循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臬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

五經集 卷十二 十

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蔡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毅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毅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

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自見其有
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
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非而
議其失也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十一

例非春秋之法

鄭樵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
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
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
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
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
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
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

五經翼

春

卷十二

十一

樂驚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
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起告而與魯共事
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
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盼之卒延廐郎固
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
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堵塞門之在齊是也
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蓋如此烏有所
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

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
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十三

褒貶

鄭 樸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
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
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
於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脩春秋游
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
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
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
漢儒其說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
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脩之前故學者因而得
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
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杖劍戟風
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
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
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十四

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茲所以為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五經翼

卷十二

十五

春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

五經翼

卷十二

十五

十五

不日而葬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日月而有不書日月者則

五經異

卷十二

十七

則而幸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舍則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賈罪在冢幸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舍則答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小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末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

五經異

卷十二

十八

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彝夏之分而
顧乃進□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
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
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
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
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過平如來至伐圍取
椽大遷戊襲奔叛執故水旱雨雹冰霰彗孛
五經翼卷十二 十九
類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
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
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
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
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
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
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
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

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
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
著其字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
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
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
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
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
臺于邱夏築臺于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
五經翼卷十二 二十
城小殺則有以見纒闕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
十五年秋螽冬螻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
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
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闕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
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
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
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
楚則有以見其朝□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

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
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間九月而
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
電庚辰大雨霽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
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
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
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
則有以見明日迺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一

丁未及孫良失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
衛已未同盟於鴉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
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
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
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
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
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
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

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
人巳而書吳子于以見□之浸盛矣魯聲柔
鄭寃啓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
氏者鄭瑕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
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
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可以見
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
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之大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二

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柰稱于有書子而
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
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
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
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
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
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
于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

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教會諸侯名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宴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二

廿二

爾學者之視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

特筆

呂大圭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實事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名王見於傳者之所故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五

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五經翼 春 卷十二 廿六

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彛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聖人書之曰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滕婦遂及

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聶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聶之桓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

五經翼

卷十二

廿八

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春秋纂例序

朱臨

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十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經始大光瑩乃爲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與論曰文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九

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肖高以爲師獨有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論也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之蘊又可量也自孔子沒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至然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爲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

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為書乃益曉發若瞰淵
際危而獲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焉則無高深不
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述其遠到子厚謂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况有明
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為尚學者
無小大以不通經為恥則此書之傳為時引翼
豈可忽哉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三十

春秋辨疑序

朱 臨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歧茫
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
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
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
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所得
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符多
也亦宜矣考其脈排詎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
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
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
疑始故子廣其傳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三十

五經翼卷之十三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盲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按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五經翼 卷十三 一

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悖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衰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

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

可尊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肅有德者必衰

而善自此可勸有孽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

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舉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

此書之作道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

世慮至深遠也舉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五經翼 卷十三

卷十三

十一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

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

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典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

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

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

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
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
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
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
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
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
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
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三

華莫之過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
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
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
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
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彝大法畧具庶幾聖王
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讞攷傳三編序略 葉適

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
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趙啖論三
家之失爲辯疑劉氏廣趙啖之遺爲權衡合二
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攷曰
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
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
歎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四

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
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
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
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
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攷於義不得
於義則攷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辯訂
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向休之說以十二公爲
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徐湖州春秋解序

葉適

賤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
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
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
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
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
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
之先後固察也觀湖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五

至於投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之變先略
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
繫自公毅以來盡為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
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湖州殆鮮焉然則
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
人以其教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
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
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

人之用則子未敢從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六

春秋經解序

楊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
 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
 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
 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
 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
 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
 五經翼春卷十三
 七
 儒學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
 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
 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鑿餘盡發聖人
 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
 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
 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
 能釋手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

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
 庶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
 敢指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
 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耶
 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鏡之非惟不足以為重
 乃退之所謂言之過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
 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
 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於其意而勿謂焉
 五經翼春卷十三
 八
 可也

春秋比事序

陳亮

春秋繼四代而作有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攷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予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者有遺予以春秋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予

五經真

春

卷十三

九

讀之源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棻湖州人常爲葵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編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春秋尊王發微序

魏安行

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獨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滄陽公餘獲與同僚黎校廩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

五經真

春

卷十三

十

生標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春秋古經後序

李着山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三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十一

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益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變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亾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隨經籍志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脩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

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

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

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明

為國子博士正德惟正元末陸淳纂例三傳經文

觀十七年也明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

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謬不止二百

四十一條惜趙煥集傳今具失墜無從審覆耳

唐志陸贄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

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十一

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

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渾

川謝晦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附

以斯事居三月而成書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

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

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

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

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諸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十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之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三

講春秋序

劉 弁

弁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為予怒不正為奪樵鍵張闕至則迎受於是褒貶可寄而其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俗不復多謝彘括而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攝有一丘之民以治因張吾已試之效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彼推輪之魯史雖與晉之乘楚之檣杌同為寂寥無詔之腐簡可也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襲彼游氛奄奄就盡而文武木喬是生孱王邦畿千里播為嬴國始則胎禍祗席孔兵懷抱終乃魚爛狝突國參辰而家胡越於是無復勤王之舉矣一變而為葵丘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黃池之會則 橫中

五經翼

卷十三

十四

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耶且詩在猶足以形
怨誹攻缺失夫詩與王澤斬焉亡矣春秋欲毋
作得乎哉然時無神瞽執識中聲身為奎井不
俟甘石則孔子之於春秋雖曰取魯故時冊書
附著之至其倫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貶之
詳略對校之寬迥蓋亦一折於晚出於聖筆矣
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察人倫者
也其法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五

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豈虛言哉孰謂變周
之文從夏之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說為足以
知春秋乎考之於經其排推抑揚猶華袞之與
鉄鉞也一加焉則萬世之榮赫愀愴不可以述
揜猶權衡之與繩墨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
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謹嚴峭駁猶黍之不使雪
桃而筭冠新履之不可以首足易也其據約趨
煩循天地之中有陽城焉非燕之南至則楚之

北轅也是故有用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

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

深討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

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

者如五石六鶴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

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

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

五經翼

卷十三

十六

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
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換之為已蹙矣而又無不
爾或承以尊王人薄于云爾以治疾首事
甚熟惡翟中國人諸侯討大夫略微者則亦無
所不至焉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
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賸出奔然也
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
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

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
盟詛之始也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
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
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弊與四卜邾不從乃
免牲則密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悉也
由此觀之殆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贊入道
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
顏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然則是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十七

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
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中非若夏爲陽
而有建巳之陰冬爲陰而有建子之陽駁之也
聖人也者做乎陰陽以信喪貶則其事固嫌乎
不正爲陰陽者也反是而稽焉則褒邪貶邪特
未定也褒而有疑於貶貶而有疑於褒若不正
爲陰陽然彼悠悠之後世尚焉從而質諸乎此
則魯人命春秋之意而雖孔子亦莫之能易者

也自孔子沒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邾氏夾氏
獨泯滅不傳後世亦莫知其爲何等學則蓋自
漢興以來已患春秋爲難知矣彼賈誼董生歆
向父子橫寔嗜好於區區之傳獨何邪左氏公
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於剖析條流探願
理詣博矣而蹠踔騰軒尚恨數有蹶跌可不惜
哉至唐晚有啖助趙正用得失時時窺規解者
僅如對家然自五學而後此兩人者其最有功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十八

於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
廢疾是蔽其所習者也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
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酌其波流者也范
甯曰左氏富而盪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
也俗殺梁清而純其失也短是旣其文辭者也
若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波流不旣其文辭則
劉鍊以謂左氏以情角二傳以法斷情角則不
禁法過則不行者爲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猶勁

乎強弩之合發乎激矢不同而均志於的亦中而已矣然不可為小不中而舉動強也公羊長於敷敘穀梁長於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雖二子亦蹟矣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大過拘之大甚耳求之大過則精理漫拘之大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沂洽安入吹泔聖人之心知

五經集

卷十三

十九

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春秋者聖人戒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戒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褒亂之述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

五經集

卷十三

序

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各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矣隱惡之

謫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脩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魯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教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騷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卽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敝所以懼後車也退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王息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一

十一

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喪焉至於□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鬪干戈以濟貪忿之志序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異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為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一

十一

余由重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焚絲目睹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攸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

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而後已耳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廿三

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低牴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仲仲尼之志雖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講春秋序

黃淵

譚經難譚春秋尤難高抄者誕幽深者晦新奇者巧皆非也記經解雖非孔子語屬辭比事直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一大斷案汗漫如莊周只把道名分說最直截馬遷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儒之說出其辭費矣費則差差則害道徐贖發題偏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已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莘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廿四

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爲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程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筆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朱晦菴從諸先生長者聞春秋義例終不敢措辭獨於大倫大法爲有感焉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

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未免又落科臼林艾軒
至春秋無爽然太虛卽六經若何而求春秋鄭
夾深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秋意出
魯史非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
也某老矣無聞舊讀遺忘茲辱朋友願相磋磨
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
聞綱山麥科開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
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敦質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書

諸同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緯所聞以求是正

春秋集註序

張洽

會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
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宜進于朝付秘閣後集注
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
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衆爲序其事以
表率桑梓諸公錢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
舉張思敬滕斌亦序其事告當路好事者求助
間闕兩載僅成三卷時瑞教虞汲留洪見而嘆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書

曰豈食士所能辦於是率同志爲上其事於文
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實主張之移文
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
於壬寅之冬而至司任事者往往不得其人遂
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
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
御史臺行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甲
寅詔與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

李廣文萬教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校正補刊
於是集傳始為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
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
又因循及至治壬戌夏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
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牒呈本學而教授劉豈
矯慨然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同知趙文
炳經歷呂邦直俱為賢明有德君子即出學帑
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迄工廣文亦既敘其本末
於其端矣而庭堅承委校正誠恐咕嗶之煩尚
多遺缺敢識其事於卷尾以質之四方同志而
是正焉沿革一書繼今其圖之

五經集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春秋集傳詳說序

家鉉翁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
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
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
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其闕或書或不書
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
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為斷爛
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
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為一時記事之
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
何以知其非史而為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
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
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
齊桓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
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
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

五經集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繁而宏綱與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檇杙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為經昧者以史而求經矣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為深責也

五經集 卷十三

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

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部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覺

輒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踴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為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為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詮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攷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借鑒之罪則無所逃

五經集 卷十三

題劉著作春秋講論

真德秀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
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
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
從灰者晉文之名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
証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
亂經者為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
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
合公而有知富不佞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辯纔
十有三條麟經大旨畧盡於此其言曰吾奪法
更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
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三十一

春秋意林序

史有之

清江為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
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
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如摛訪得
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
異時立朝抗節不與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奉宦
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迺知所學蓋有自來
歟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
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三十一

五經翼卷之十四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序 李 琪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一

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札故典舊章無盡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固無不紀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賭本末之宏濶而攷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先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敘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與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二

春秋諸國統紀序

齊履謙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攷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季舌盼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傳於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三

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為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

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為敘類私之巾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處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四

春秋敘錄

吳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且澄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縣語

五經集

春卷十四

五

音字畫之外此類宜從左氏是也然有著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備詢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獲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宦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

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

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澄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傳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

五經集

春卷十四

六

以侮聖言頗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通旨後題

吳萊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警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職，王和寔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七

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彝，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益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書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書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

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欲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斬死，會夜月出，即逝，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八

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生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名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吳萊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
 意林猶未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
 從諸國覈告故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
 秘閱因敘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
 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
 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
 楚有檇杻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
 五經翼 卷十四 九
 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
 引夏商時國二卦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
 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
 而附庸小邑蠻彝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
 稱魯君資孔子之局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
 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
 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

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
 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
 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犂鳴犢至
 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
 斬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
 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矣稱
 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
 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
 五經翼 卷十四 十
 乃以僻陋而用舜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郊子他無見也
 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
 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
 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
 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
 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
 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

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後而弗信者矣。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十一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吳棻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斯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東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第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十一

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邠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孫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輻輳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子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今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

卷而集注又聞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說爭爲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闢域之外四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十三

春秋傳授譜序

吳棻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繁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至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扞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十四

傳數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
 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
 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
 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誰咋靡然趨下夫學
 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
 十二公之道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
 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
 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突趙氏蓋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一
 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
 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
 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乎
 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
 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孔經師授
 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
 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

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十六

春秋釋例後題

吳萊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竝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七

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為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擇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有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糺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

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昔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十八

春秋舉傳論序

吳萊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掇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五經集 卷十四 十九

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廢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

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荀曰微辭以碎稱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奪所傳奪之在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能誅其既成篡弑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五經集 卷十四 二十

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說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

司萬民之警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警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諷人為哉故唐突助趙宦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

五經異

春

卷十四

十一

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春秋世變圖序

吳萊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以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

五經集

春

卷十四

十一

蓋深有所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舉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廿三

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

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

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至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昇履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廿四

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擊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論改元

吳 棻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朱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籍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偶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則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稱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公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

五經翼

卷十四

廿五

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

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成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卒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禮乃次第以書

五經翼

卷十四

廿六

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
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
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
爲元杜預曰人君卽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
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
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五經集

卷十四

廿七

春秋本義序

程端學

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定彝
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
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
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旣安姦僞不作
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
夫專陪臣竊命四彝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
於上災異薦臻民生不遂孔子旣不得出而正

五經集

卷十四

廿七

廿七

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
春秋卽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尅
其事之非常則知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
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
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
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
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
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善有以識夫筆削

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道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褒貶以抑揚子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其矣彼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弊

五經真義 卷十四 廿九

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詭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孫太山劉原父樂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弊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朴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

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弊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

五經真義 卷十四 三十

春秋釋義序

俞 卓

愚竊謂春秋一經聖人憂王道之不行於天下而作也周自平王東遷之餘紀綱廢壞諸侯盛疆天子有德無位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然事變至繁經文至約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國之事而以萬八千言該之其抑縱與奪皆得乎義理之安以垂訓戒豈徒褒善貶惡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而已故及三傳繼作左氏則按國史紀事飾以文詞然而大義未明時有譌舛公穀雖按事釋經理亦未備頗多臆說兩漢諸儒議論紛紜於三傳各通其一以名家何氏獨註公羊傳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說謂公羊傳如墨翟守城而不可攻於左穀則無所取也鄭康成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悉反其意今是說無傳焉晉杜氏註左傳甚為詳密范氏亦

註穀梁並行於世然而僅釋一傳各遵其說唐

孔穎達集諸說作正義始究三傳得失但不能

詳備至啖趙二家發明凡例議傳之未當者逮

宋孫氏尊王之說彌顯而劉氏又有權衡意林

以訂諸家之言及程子出而紹道統為傳專釋

經意深得聖人之心時蔡京輩妄指其著述為

謗訕禁止之故傳僅止桓公九年厥後則惟存

舊所解說今其書雖未全而其分別義例同異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推究事理是否粲然明白大有功於遺經焉南渡之初胡氏繼述作傳兼用三傳及諸家之言師友淵源有自來矣逮乎朱子雖未及釋經然於他書之中議論之間多有發明其作通鑑綱目乃續春秋之筆也方今聖朝設科取士務在明經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以相推衍然愚觀諸傳五有得失未能貫通紬繹不倦有年于茲深懼初學不知據經以覈傳而反按傳以疑

經或各遵一傳之言而失夫經之本旨或兼取諸傳之說而昧其是非於是述為釋義敢以程子朱子為先兼取啖趙孫劉陳項呂張諸儒所傳亦竊附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以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昔經冠傳首列圖說開卷悉在目中有志是經者似不為無助其於尊王賤伯仲典庸禮正人心明綱常或

有補於化民成俗之萬一極知僭踰尚賴先知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先覺者指瑕而教焉

五經翼卷之十五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纂疏序

虞集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學尚焉唐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一

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

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二

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

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會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于湖省，其歸養也，能取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叔志父詳序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

春秋諸傳會通序

李廉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已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四

大綱本、孟子、王、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味、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隄、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誰多、或源委之

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謏陋、

盡取諸傳、會稱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

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

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竝

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

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

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

非敢與學者道也、通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五

豐城揭恭題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黃澤

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至。其大要則在攷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木

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彝。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論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且史可脩。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

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春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七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春秋屬詞序

趙 沆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八

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構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

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九

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闢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祇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

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舛。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華舛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者。徒史矣。然特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

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一

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趙 沅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其撥亂之權惟孟子為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源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五經翼 卷十五 十二

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夷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說經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五經翼 卷十五 十三

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沅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又反復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年又知二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

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
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
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
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
之蔽也嗚呼使非先生積思通微因先哲之言
以悟不傳之秘學者亦將何所置力乎第左氏
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
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四

氏章旨附於杜注之下去兩短集兩長而補其
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
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
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與旨
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
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
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爲一
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

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
固不暇及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五

春秋集傳序

趙 仿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
興諸侯倍畔并翟僥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
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
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
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
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
競諸侯復故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

五經

卷十五

十七

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
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慮當世諸侯莫能用之
蓋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脫尤拳拳
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
君復周公之法脩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
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

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與誠國繼絕世事逸

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
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憇也
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
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
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子雖聖人

五經

卷十五

十七

亦無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
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
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
是歲之夏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適當脩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
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弟子蓋僅有
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
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

益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
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
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
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
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
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九

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
室之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
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
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
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
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
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

太史氏所職而脩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感志歟
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
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
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此制作
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
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
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九

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
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
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
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
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
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
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

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

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薨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葬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道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

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薨婦薨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勅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一

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

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堯葬曰孫曰夫人不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二

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闕於天下之故不悉

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于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彝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橫大夫專兵而諸侯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三

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其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彝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疆於四彝僭王得夏故伯者之典以褒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圖鄭敗宋盟于蜀

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四

也春秋錄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五

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
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
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
意於千數百季之上也蓋汭自蚤歲獲聞資中
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爲書法爲
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
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
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六

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
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
不井然各有條理洵經雜亂深恐失墜乃輯錄
爲書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
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
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
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
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

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
取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七

春秋師說序

趙 汭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
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
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
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
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
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
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

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
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
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
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
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
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汭自弱冠卽
往拜先生于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
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頽愚不敏往

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
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
矣乃卽前諸書中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平日
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
春秋師說汭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
言蓋將沒身而已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九

○ 周正考

明趙 汭 子

春秋雖脩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五經異，春卷十五，三十。

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工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建時蒸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孟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

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

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

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

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

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

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趙子

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

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

五經異，春卷十五，三十。

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

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

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日為正，夜

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

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

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曆志，撓

三統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

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投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

五經真

春

卷十五

三

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大初曆其在立冬小雪、則

日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曆、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闢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者、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

五經真

春

卷十五

三

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讓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禺吳仲迂

五經翼 卷十五 三五

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曆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曆、實劉歆之誤、按律曆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爲六

曆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曆每後一日、則由曆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曆、非魯人所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經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常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曆、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

五經翼 卷十五 三五

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卽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辯、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

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偽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典故、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六

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室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

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教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七

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况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

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郎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

五經異

春

卷十五

羊

晉八月甲午晉侯圖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圖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偏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

五經異

春

卷十五

羊九

經傳日月參攷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為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己丑者、退小

五經翼 卷十五

四十一

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證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日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與宋潛溪書

趙 沆

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蕪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况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為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

五經翼 卷十五

四十二

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汾出於一得之愚、若非棄剝、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添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為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

策如山亦必爲辭此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
春秋者若非屬辭此事亦未必能建筆削之權
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於經的有
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
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論
卽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金不見筆削之跡
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
而補其所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空二

五經翼卷之十六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經筌序 趙鵬飛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
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
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固之蓋吾之所謂筌心
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固而可以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一
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
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
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
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
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
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舉十六相誅二叔與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
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

貶而誅姦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繡
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遂可俄而度
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
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
譎矣後學何所適從耶及何休杜預之注典則
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
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
有大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與賣餅之護各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一

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
期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
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者然
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癡護
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
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
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
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

春秋析句附元序

劉炳

春秋萬八千言脉易與書為尤簡而事目錯綜如萬鬚絲鈎索者類難之蓋由屬辭比事之際辭雖以時日相屬而義或不相屬事雖以時日相比而義或不相比以至此也余舊以私意編十二篇古經為十二卷凡書年書時書王書月書日書勝書朔書中書吳之類以至所係之事皆模倣史遷年表月表體區別而句析之若崩若堯若卒若葬若殺若刺若戕若用若弑之類則又竊有以為之別且取遷年表周及列國元年附於其間以便溫故其法雖若癡鈍然開卷疾讀則時日井井于上事目條列于下逐年所載凡若而國若而人若而事悉自呈露如白地珠貝無所逃遁亦當世明經者省力之一助也竊目之曰析句附元春秋而刊之家塾以廣其傳儻不以癡鈍廢之則力省而功博余之區區似不至虛設矣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五

春秋論

章 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凜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六

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

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邪首正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爲皆不爲僭其僭者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七

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武奪或進武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爲周公之後

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八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烈周王魯之言而曲爲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春秋論

唐顧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閒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卑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九

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領征伐雖其顛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征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

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顯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

□ 侵中國有以中國攘 □ 有以中國借 □ 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離有回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 □ 受盟有以 □ 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

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慢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淵淵兩會之外益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

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皆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地足之書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

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極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徒岐豐之地委爲草莽溼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泉暴寡大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相朝強弱相切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淇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鄰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存春秋收既存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

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

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冓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渙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三

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渙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鷄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郟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

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樂懸荀偃高厚華閱則瓊
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
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
在而大夫較盟則亦詳焉渙梁鷄澤是矣不繫
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倍以前侵伐書
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徧裨亦牽連而名之鞅
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
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四

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
貶彼壓閔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
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
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
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于其
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
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
大夫偏受貶也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

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
書墮費書圖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
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
往公山佛肸之名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
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
盟踐土師於名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
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
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五

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
桓文之旣出也則權旣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
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
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
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
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
至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至故
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聚而可

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
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
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謀之坤曰由豫由我
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
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
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
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
國相管相結而已亦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

五經

卷十六

十六

有十餘國而恭文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
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
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辰之前乃不得
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儼然受諸侯之
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
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
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
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

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名陵城濮者
而據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名陵城濮之甚
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
聖人以諸侯授之以齊晉也夫王室之不媿也
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
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
惟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
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

五經

卷十六

十七

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
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勤於
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
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
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
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昇宋爲
誦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又
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

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彝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辨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辨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九

以獻舞歸則其躅跡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猶中國之始春秋書大子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于名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警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警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九

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警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揣晉人知之也彌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彝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彝也天

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彝禍極矣書伐邾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彝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鷂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四彝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秋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狄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彝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春秋私攷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欺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

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也在也
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勃
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
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
可忍而煽之於隱然而在不容息是以能
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
覺其隱然而在不露而不知其勃然而動
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廿四

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
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
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
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
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
其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
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

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
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
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
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
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
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
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
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廿五

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
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
視予則公殺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
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
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
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
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

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闕故不槌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晚然及在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

五經翼

卷十六

卷十六

廿六

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遠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子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

五經翼

卷十六

卷十六

廿七

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敦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本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五經翼

卷十六

廿八

春秋正傳序

湛若水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辨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微言者，亦莫如孟子。孟子

五經翼

卷十六

廿九

廿九

曰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檇杙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惡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

不亦異乎或曰經為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間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后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

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已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後之學者欲治春秋明王道正人心遏讒邪禁亂賊以沂大道之源必於紀事之傳焉核實而訂正之可也木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十一

春秋春王正月周正攷 林懋和 闕人
周正建子改時與月孔子作春秋首書曰春王正月者從周制也當時傳春秋者三家見而知之則左丘明也或見或聞而知之則子夏門人公羊高穀梁赤也其後三家再傳漢則胡毋生董仲舒孔安國鄭康成何邵公賈景伯服子慎晉則杜元凱范武子隋則劉光伯唐則孔穎達啖叔佐趙伯循陸元冲皆專門師授有所傳聞而知之者也踰數百年不聞異說迨至宋儒始出胸臆以爲周正建子者非改時與月也惟是元年之紀自子月始夫子作春秋志行夏時乃以魯史子月年始書於夏正建寅之月垂法萬世其在周人則初未嘗改仲冬爲春日十一月爲正月也此一說也或者又以周正建子卽正月也其改月明矣惟時仍爲仲冬未嘗改也夫子志行夏時故加春於王者以夏時冠周月假

天時以立義，示後世之可行也。曰王正月者，以周正紀魯事，示無位不敢自專也。此又一說也。嗣後諸家各伸其喙，網羅易書詩禮月令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紀，凡可以為吾夫子行夏時之徵者，罔不獵微剔隱，不憚牽合。至於經傳齟齬，物時差互，不能曲通者，則直指以為左氏之誣，漢儒之謬，祭舉而盡廢之。其至於不改時與月者，則必因文緣飾，以成其編。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此又其說之不可通者也。羣咻衆難，填腹塞膺，絲泣蒼黃，岐惑南北，雖以攷亭文公，多識稽古，亦以是為千古不決之疑。蓋嘗因是深攷當時經傳之文，旁及遷固二史所載秦漢行事之實，與夫律曆天文志命筭推步上求往古晦朔分至之故，稽其日月，詳其先後，訂其辰次，有以知周人之必改時與月，左氏公穀漢晉隋唐諸儒之說，遠有端緒，而後宋諸人紛紜異議，非惟泥於為邦之告，尊信太過，抑亦不精不詳，而尋聲附響之失也。請試言之，均是月也，而子丑寅之獨得迭為正月何也？竟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帝王受命，本諸曆數，曆有三統，天開於子，斗建玄枵，天統正月也；地闢於丑，斗建星紀，地統正月也；人生自寅，斗建析木，人統正月也。三王代興，各據其統，迭以其月以為正月，明其受命於天也。義益是之取爾，夫既以其月為統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之正月矣。則其他時月安得不改其數易其序以從之。而尚仍前王之正乎。此必無之理也。漢興去古未遠。典籍燬燼之所餘。師儒誦習之所自。猶僅有存者。故陳寵傳云。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地正建丑。商以爲春。人正建寅。夏以爲春。豈其創語耶。夫固有所受之也。今爲宋儒之言曰。前夫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按固史太初曆志。上推

五經翼

卷十六

三六

太甲卽位元年得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而引書序伊訓以證之。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茲有牧方明。謂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以配上帝。據此。則知商書所稱十有二月乙丑朔者。卽夏時之子月。其稱越弗祀先王以配上帝者。卽以其月朔旦冬至郊祀上帝。與汲冢周書謂三代雖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者。其說不約而同。宋

儒殊未深究。乃謂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指爲建丑以爲不易月之證。義亦疎矣。然考之今書無文。但漢書曆志所引。當時必有所據。今則盡逸之。不可攷矣。又曰。後平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又後十一年。乃崩沙丘。迄無元年冬十月之文。至二世三年。子嬰立。漢高帝入咸陽。始書曰。

五經翼

卷十六

三七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不書冬也。固史則書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兵至霸上。天文志亦同。但下又云。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宋劉攽註云。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非也。乃是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初讀茫然。細攷乃得其說。蓋謂秦改年始朝賀。皆

自十月謂以十月爲正月也。設不改月而仍夏正，則十月是姤嘗之次，其月日躔應次析木、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遠不能一兩次，當在壽星、太火之間。今日在析木，距東井一百二十餘度，是太白辰星二星法不得遠日，如是以同鎮星筭，惑從歲星聚東井也。惟是亥爲正月，則順數至申得秦冬十月，乃今之七月也。其月日躔當在鶉尾，距東井三十餘度，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

五經翼

春卷十六

羊九

也是知五星以秦之冬十月聚東井耳。非夏時建亥之十月也。張耳客曰：五星從歲星，其下之國當以義取天下，東井秦分也。沛公兵扶義而西，先諸侯至，是得天也。故曰：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卽此而推，則知秦改亥月爲正月明矣。故史記曆志云：正以十月，是其證也。諸儒此之未嘗而遽指以爲時不易之證，又何哉！然此特質之二史云爾，伐柯晚昧，猶以爲遠，能近取譬，固

不若直據經傳互相考證，研厥真實，至當歸一。便是是非非不可復辯之尤爲深切著明者也。謹按春秋左傳，僖公五年紀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夫曰日南至者，謂日行南陸，短景至是極耳。其在夏時，是爲仲冬建子月也。今傳書曰春，則時改矣。又書曰王正月，則月改矣。固未嘗行夏之時而日爲十一月也。茲其明徵一也。難者曰：子言據傳是則然矣，然於經無見也。寧知傳之

五經翼

春卷十六

羊九

非謬乎，則將應之曰：按是年左傳紀晉人滅虢，卜偃推之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取號旂，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考之月合，孟冬之月，日在尾也。月在箕者，辰所合也。鶉火中，朱鳥之尾，中南方也。九月建戌，十月建亥，丙子旦，十月朔之始，而九月晦之終也。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今傳書曰：十二月丙子朔，則是亥月也是周之改月又明矣。此其明徵二也。難者曰：子之

言似又然矣、然攷諸經、書冬晉人執虞公、未正目其月也、且謂之冬、安知非夏正之孟冬而必為周正之季冬乎、則又應之曰、按成公十年、傳紀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於夏時四月而登、乃今六月、又奚食新為也、惟周六月、乃夏四月、故傳紀晉侯欲麥也、今經書丙午、晉侯孺卒、是經與傳協矣、此其明徵三也、難者又曰、經書丙午、晉侯孺卒、係於五月、伐鄭之後、安知六月非左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十一

五月之誤乎、似又未足據也、則又將應之曰、按傳、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夫隕霜於夏時、建亥之月、常也、非異也、且菽、亥月為其久矣、久為從殺之、惟為周人建酉之十月也、則霜未應隕而隕、菽方實而殺、虐則甚矣、此其所以為紀異也、今經既書曰冬、又曰十月、則周之改時與月、嶮然明白甚矣、然則夫子之作行、春秋未嘗夏之時、未嘗書元年於建寅之月、未嘗加春於

王而假天時以立義也、而又何惑乎、難者又曰、古人折獄、必明清于單辭、今子於周正改時、雖月、僅得此一證、差確矣、單辭無比、恐未足以決千古之疑、而關眾說之喙也、且將奈何、則又將應之曰、按傳、昭公十七年、經書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紀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其說謂日過分者、已過春分、夏時之卯月也、未至者、未及夏至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十二

夏時之午月也、茲月實夏時之四月也、故曰當夏四月、是為孟夏、今經書曰夏、又曰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子將以為夏正建未之六月得乎、固不可以單辭無比為難也、且不特此證也、經於是年又書曰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為心、心為大火、火山於辰、中於未、流於申、下於酉、故傳紀申須之言曰、彗除於火、火出必布焉、梓慎曰、宋衛陳鄭其有災乎、火之房也、火出於夏為三

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若作、其以壬午丙子乎、
明年、經書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月斗建、
則壽星之次也、是經傳之文又協也、且夫子生、
于襄公二十一年巳酉、歷昭公至定公元年巳、
四十餘矣、其書日食四國災、俱霜殺菽、蓋所見、
之世也、無容謬誤矣、又按全經、書秋九月大雩、
者七、誠為戌月、則百穀已登、旱且不害、又安用、
雩為也、此則可以理推者也、即此數端、合而觀、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三

條貫、并包帝王、或剗制以憲今、或述事以章往、
意有所指、不妨異同、是以商書享帝、日則南至、
月稱季冬、周禮立言、既云正月、復云正歲、夫子、
亦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今用之、吾從周、此其、
徵也、又諸儒取證、義多斷章、驟而視之、似足發、
明、細繹指歸、率多馳背、如所引周書君牙之若、
涉春冰、何以必其不為周之季春、寅月東風解、
凍而懼涉也、易臨卦之八月有凶、何以必其不、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三

君以王稱正則寅朔紹帝而王始自文命意者
夏后氏典則之遺胎厥孫子而呂不韋懸金成
市廣集諸儒博采舊章雜以時制以成厥典后
戴之徒因其詳雅勳入其說記之於禮者乎觀
其王之章服宮室飲食必以四時之色王制王
燕不諛也大尉之贊俊遂賢周官之分職位事
無列也麗而未純亦可知已若夫夫子春秋之
作其垂訓之旨與四經則同而立言之體與四
五經翼春卷十六 四四

經則異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權則
天子之事守也以道名分以定是非以明成敗

以正褒貶停典席禮命德討罪以尊周室不容

毫髮僭差者也乃於屬詞之首即遵異代之正

是何異執規矩準繩以律人而已反先踰於方

圓平直之外智者且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此

又必無之理也然而偏辭飾說牽合文致踰數

百年牢不可破侮聖誣經疑誤學士長臆議之

階啟專倍之漸言可言哉今故歷舉經傳時月
之義以明夏周正朔之實參伍極夫天人錯綜
徵之文獻若紛絲之有緒而經緯可尋若完璞
之既攻而瑕瑜畢覩疑必窮乎衆難不諱靡以
蓄疑說必希乎大通不支離而曲說俾建寅建
子指掌可知為冬為春披籍如見將使師心任
意者捫舌而廢談疑傳倍經者更端而失據我
且直之敢謂當仁慎言其餘寧辭率爾雖徵詞
五經翼春卷十六 四五

與旨無得於聖經筆削之精而明分正言或亦
足發於仲尼從周之志也已

春秋集解序

李維楨

蘇子由春秋集解蓋倣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云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平帝時立左氏春秋諸儒專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而左氏晚出盛行然求多之口紛紛不已元凱集解發明詳盡亦左氏之素臣也子由集解大旨在以史事論左氏其言曰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聖六

也孔子作春秋事亦畧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春秋魯史也孔子目擊時事心憂且懼之難於直陳借魯史隱括成文以寓是非特二百餘年大綱要領耳條目原委具在舊史觀舊史則聖意可知舊史不傳而學人以意揣摩如射覆如鈎距如法家深文豈不悖哉孔子據舊史左氏亦據舊史其解經者無幾其凡例不盡經

所書間出已見筆削褒刺不必盡當於孔子而事則與孔子所據史畧同奈何□舍事而以

意求之意可穿鑿事不可強造也子由事主左氏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質諸孔子書法而義與事不相通者始取公穀啖趙則優於元凱之癖左矣並江都春秋繁露其七十七章言循天之追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于下南方之中內萌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聖七

陰而物始養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于和成必利始于中止必中中者天地之所始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德莫大於和道莫至于中中和天地之美聖人所保守也謂春秋為中和之理可謂善言經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夫以意觀春秋者之所親愛賤惡長敬哀矜做惰而僻

焉不中不和而曾是可以明聖經乎子由之前
有孫明復氏不信史後有胡安國氏憤南宋不
復讐以春秋進規意愈高而愈遠愈嚴而愈偏
然後知子山解以事不解以意之為當也文部
陳伯為蘇瞻叔校而行之南都使余為序後進
膚引敢妄置喙然朱紫陽語錄稱子由解春秋
謂從赴告為是定哀之時孔子親見從實而書
隱桓之時既遠史册容有簡略故不備書又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罕八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胡文公曰事莫備於左
氏藥少蘊曰左氏傳事不傳義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則宋之諸儒所見與蘇合者自不乏而未
得立學官如漢故事豈端明禁錮文字毀棄波
及株累耶余觀劉向別錄左氏以授曾申吳起
與其子期鐸椒虞卿苟卿漢則張蒼賈誼以下
諸人統緒甚明而晚始得立宋自胡氏傳出置
三傳若紫色尅聲而蘇氏解賴諸君子表章則

經傳廢興亦有造物定數焉衆言殺亂有所
折衷余因以知國家文運大典士大夫問學博
綜雅醇非漢晉以下諸儒所及也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罕九

左國書序

李光縉

左傳國語二書金左丘明氏所著傳為春秋經羽翼明矣史遷不云乎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大抵其盲後所作謂出他氏筆非也既傳矣又語何或以傳為內傳語為外傳傳依經編年之大而語則採摭于列國之遺籍也豈傳中所紀載其蒐獵猶未廣而均此二百四十年間之事或內之或外之于義又何居也仲尼生衰周季王室不綱政教凌夷假魯史以修春秋寓一王法其事略其文微其為義嚴而正隱而不彰雖以游夏七十子之徒不能口授其秘旨左氏生當仲尼世懼後世學者失其意弗詳於事固蔽其文而滋舛于其義故按經為之傳蒐羅列國或依例以詳或附錄而見使當時侯王之行事與聖人筆削之心法昭於指掌而後之讀之遵途而可尋深思而有得此其為春秋之素臣也春

五經翼

卷十六

五

秋續雅詩存王迹也為粵周室而作改謂天子

之書而夫子之微文與旨寓於褒諱抑損之中不盡以書辭見乃已之所為傳依經之文因魯之年雖以周天王之尊事之僅存但附載於十二公諸侯之間不無使後人疑於有魯而無周真謂夫子以天子之權與魯而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故晚年復分國為語首周於魯之上而次魯於周之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春秋之所以作乃據魯而親周非舍周而與魯也齊晉楚諸大國不惟不敢望周且不得望魯夫然後共主之分明而春秋大一統之義著傳以魯為綱年為體邪葛杞蔡之小靡不備載大一統之義也語以周為綱國為體齊魯七國之外不復再錄亦大一統之美也魯望國也齊桓晉文伯之盛也楚子問鼎輕重鄭射王中肩也無王之尤也吳秦伯後也定哀之際魯國微矣吳

五經翼

卷十六

五

越平攻卒以滅吳遂成楚強始周終越良有深
 意其於齊獨紀桓公之勳而于晉事為詞次則
 詳于楚耳周攘勢之義不言而可見其有功於
 春秋尤大夫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開卷
 第一義也魯奉周正朔不應改元書元年罪魯
 僭也書春王於元年之下不以正月屬魯存周
 祀也儒者以元為大尊尊而失之以春王正月
 為夫子改周月行夏時尊夫子而又失之孰斯
 五經翼 卷十六 五三
 說也幾無周矣春秋所慮者為無王也無周也
 故一涉筆而遂稱王公穀以下罕窺此義國語
 先周得夫子王正月之旨矣夫子自謂無毀譽
 而附於三代直道之民知我舉我以屬春秋至
 其所與同恥者則不予他人但歸左氏得無曰
 左氏魯之遺直耶乃其所好惡而得所恥他不
 可樂見獨見之於傳與語則知春秋之義者信
 莫如左氏而以為斃而誣過矣爪步饒君德仲

本二書而手抄之錄其節文著其章法約而不
 漏詳而有要亦分而不混無失左氏之意蓋于
 二書有深知者余故與詳論之

五經翼 卷十六 五三

春秋匡解序

錢謙益

余為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王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宅日得山其門墻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倘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此於聞風私淑猶為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為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瑞侯游相與五經翼春卷十六

至五

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為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遞相傳授各仍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直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

新學與新法並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異之說遂馴致二帝播遷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五經翼春卷十六

至五

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全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麟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闕于存心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脈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為也是可視為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

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
 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
 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
 高曾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
 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天子方崇
 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故廢獨抱遺經
 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
 而為之敘或以為王文詭諫自致其矇瞽之言

五經異

春

卷十六

五

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ZW 21181000542626